



文
白
对
照



礼 记

中 国 古 典 名 著
青 苹 果 电 子 图 书 系 列

礼 记

目 录

曲礼上	1
曲礼下	23
檀弓上	36
檀弓下	67
王制	95
月令	120
曾子问	150
文王世子	170
礼运	182
礼器	196
郊特牲	208
内则	224
玉藻	247
明堂位	263
丧服小记	269
大传	278
少仪	283
学记	294
乐记	301
杂记上	327
杂记下	339
丧大礼	356

祭法	375
祭义	380
祭统	398
经解	413
哀公问	417
仲尼燕居	422
孔子闲居	428
坊记	432
表記	443
缙衣	458
奔丧	467
问丧	474
服问	478
间传	481
三年问	485
深衣	488
投壶	489
儒行	493
冠义	499
婚义	501
乡饮酒义	506
射义	512
燕义	517
聘义	520
丧服四制	524

曲礼上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

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疑事毋质，直而勿有。

若夫坐于尸，立如齐。礼从宜，使从俗。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

行修言道，礼之质也。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

也。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于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

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长者问，不辞让而对，非礼也。

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

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故州闾乡党称其孝也，兄弟亲戚称其慈也。僚友称其弟也，摯友称其仁也，交游称其信也。

见父之摯，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此孝子之行也。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恒言不称老。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

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食飧不为概，祭祀不为尸。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𦵿，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

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

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咎诏之，则掩口而对。

从于先生，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先生与之言则对，不与之言则趋而退。

从长者而上丘陵，则必乡长者所视。登城不指，城上不呼。

将适舍，求毋固。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屨，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视瞻毋回；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后入者，阖而勿遂。毋践屨，毋踏席，抠衣趋隅。必慎唯诺。

大夫士出入君门，由闾右，不践阼。凡与客人者，每门让于客。客至于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后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客若降等，则就主人之阶。主人固辞，然后客复就西阶。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步以上。上于东阶则先右足，上于西阶则先左足。

帷薄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并坐不横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向而扱之。奉席如桥衡。请席何向，请衽何趾。席南乡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主人不问。客不先举。

将即席，容毋怍。两手抠衣去齐尺，衣毋拨，足毋蹶。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

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坐必安，执尔颜。长者不及，毋谗言。

正尔容，听必恭。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生。

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请益则起。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

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见同等不起。烛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烛不见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让食不唾。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屦，视日早暮，侍坐者请出矣。侍坐于君子，君子问更端，则起而对。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闲，愿有复也。’则左右屏而待。

毋侧听，毋噉应，毋淫视，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敛发毋髡，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

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敢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屦，跪而迁屦，俯而纳屦。

离坐离立，毋往参焉。离立者，不出中间。男女不杂坐，不同檐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

外言不入于梱，内言不出于梱。女子许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寡妇之子，非有见焉，弗与为友。

贺取妻者，曰：“某子使某，闻子有客，使某羞。

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

名子者不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男女异长，

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许嫁，笄而字。

凡进食之礼，左殽右馐，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脰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泄处末，酒浆处右，以脯修置者，左胸右末。

客若降等，执食兴辞，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进。淆之序，遍祭之。三饭，主人延客食馐，然后辩肴。主人未辩。客不虚口。

侍食于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共食不饱，共饭不泽手。

毋抐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嚙羹，毋絮羹，毋刺齿，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辞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辞以窶。濡肉齿决，干肉不齿决。毋嘍炙。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

侍饮于长者，酒进则起，拜受于尊所；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酹，少者不敢饮。

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赐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

御食于君，君赐余，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俊余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御同于长者，虽贰不辞，偶坐不辞。羹之有菜者用挾。其无菜者不用挾。

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为国君者华之，巾以俗。为大夫累之，士薏之，庶人斲之。

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

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

水潦降，不献鱼鳖，献鸟者拂其首，畜鸟者则勿拂也。献车

马者执策绥，献甲者执冑，献仗者执末。献民虏者操右袂。献粟者执右契，献米者操量鼓。献熟食者操酱齐，献田宅者操书致。

凡遗人弓者，张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执箫，左手承弣。尊卑垂帔。若主人拜则客还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乡与客并，然后受。

进剑者左首。进戈者前其镡，后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鏃。进几杖者拂之。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执禽者左首。饰羔雁者以绩。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剑者以袂。饮玉爵者弗挥。凡以弓剑苞苴箚笥向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于门外。若使人于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

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为君尸者，大夫士见之，则下之。君知所以为尸者，则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齐者不乐不吊。居丧之礼，毁瘠不形，视听不衰。升降不由阼阶，出入不当门隧。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饮酒食肉，处于内。

生与来日，死与往日。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

吊丧弗能赙，不问其所费。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见

人弗能馆，不问其所舍。赐人者不曰来取。与人者不问其所欲。

适墓不登垄，助葬必执紼。临丧不笑。揖人必违其位。望柩不歌。入临不翔。当食不叹。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送丧不由径，送葬不避涂潦。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紼不笑，临乐不叹，介冑，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

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德车结旌。史载笔，士载言。

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鳶。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摯兽，则载貔貅。

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临祭不惰。祭服敝则焚之，祭器敝则埋之，龟策敝则埋之，牲死则埋之。

凡祭于公者，必自彻其俎。

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

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妇讳不出门。大功小功不讳。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为日，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卜筮不过三，卜筮不相袭。

龟为卜，策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则弗非也；日而行事，则必践之。

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軛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左右攘避，车驱而驰。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闾、沟渠必步。

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若仆者降等则受，不然，则否。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不然，则自下拘之。

客车不入大门。妇人不立乘。犬马不上于堂。故君子式黄发，下卿位，入国不驰，入里必式。

君命召，虽贱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介者不拜，为其拜而蹲拜。

祥车旷左，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仆御妇人，则进左手，后右手。御国君，则进右手，后左手而俯。国君不乘奇车。

车上不广咳，不妄指。立视五辔，式视马尾，顾不过毂。国中以策彗邴勿驱。尘不出轨。

国君下斋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马。

乘路马，必朝服载鞭策，不敢授绥，左必式。步路马，必中道。以足蹙路马眚，有诛。齿路马，有诛。

【译文】

《曲礼》一书上说：凡事都不要不恭敬，态度要端庄持重而若有所思；言辞要详审而确定。这样才能够使人信服。

傲慢不可以滋长，欲望不可以放纵，意志不可以自满，欢乐不可以走向极端。

对待道德才能兼备的贤人，要亲近而又敬重，畏服而又爱戴。对待自己所喜爱的人，要能够分辨出他的短处。对待自己所憎恶的人，要能够察觉到他的长处。财富有所积累，要能够散财于民。安于舒适的生活，要能够适应变迁。遇到财富不要随意地获取，遇到危难不要随意地逃避。与人争论不要力求胜过对方，分配物品不要力求多于别人。自己尚不清楚的事情不要乱作证明，自己已经明白的事情不要过于自夸。

如果进入成年，坐着就要像祭礼中的代为受祭的人一样端正，站着就要像参加祭祀一样肃穆恭敬。礼要合乎事理，如同作为使者要入乡随俗一样。

所谓礼，是用来确定人际关系的亲疏，判断事物的嫌疑，辨别物类的异同，分辨道理的是非。按照礼的要求，不可以任意地讨好别人，不可以随便地讲做不到的话。按照礼的要求，言行不可越轨，对人既不可侵害侮慢，也不可过于亲昵。陶冶品德，实践诺言，称得上是完美的品行。品行修整，言行一致，是礼的实质。

对于礼，只听说过人们从礼中寻求行为准则，不曾听说过社会依从人们的言行。只听说过前来学习礼，不曾听说过社会

强行施教。

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得到体现；教育训导，纠正习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的推行；分辨事理，判明诉讼，没有礼就不能正确地裁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没有礼就不能确定关系地位；做官求学，没有礼就不能使师长弟子关系亲敬；朝廷的职位，军队的组织，就官任职，执行法令，没有礼就不能确立威严，使人服从；祈求福禄，常行的祭祀，供奉鬼神，没有礼，就不能表现出诚意庄重。所以，君子做到恭敬合度，退让有法以明确礼的意义。

鹦鹉虽能说话，终归还是飞鸟；猩猩虽能说话，终归还是走兽。现在的人如果不讲求礼，虽能说话，不是和禽兽有同样的心吗？只有禽兽没有礼可言，所以才会父子共妻。所以才有圣人制作礼仪来教诲人们，使人们有了礼，知道用礼把自己同禽兽区别开来。

上古时代崇高淳朴的德行，后来懂得要报达恩德。礼要求有所往来，得到恩惠而不予报达，是不合乎礼的。领受了报达而不予恩惠，也是不合乎礼的。人们有了礼就会相安无事，没有礼就会招致危害。所以说礼是不可以不加学习的。

所谓礼就是要自己谦卑而尊重他人，即使对挑担子做生意的人，也要有所尊重，更何况对富贵的人们了。富贵的人懂得礼遵从礼，就能够不骄奢不淫侈；贫贱的人懂得礼遵从礼，就能够意志坚强而不怯懦。

人长到十岁叫做“幼”，开始就学；二十岁叫做“弱冠”；三十岁叫做“壮”，可以建立家室；四十岁叫做“强”，可以做官；五十岁叫做“艾”，可以参预国家政事；六十岁叫做“耆”，可以指

导别人；七十岁叫做“老”，可以传交职务；八十岁九十岁叫做“耄”，七岁孩童叫做“悼”。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七岁的孩童即使有罪过，也不施加刑罚。人到百岁叫做“期”，靠人供养度日。

作为大夫到七十岁就退休，如果君主挽留就会赐给他凭几和拐杖，有公务外出就会派妇人相陪伴，到四方出巡就乘坐小型车辆。这样的大夫可以自称“老夫”，在自己的国家还要称自己的名姓。遇到出国访问时，必须事先告诉他那个国家的制度。

在和长辈商议事情时，必须随身带着凭几手杖前往。在长辈提问时，不做推辞就直接回答是不合乎礼的。

凡是做儿子的礼仪是：要使父母冬天感到温暖，夏天感到清凉；晚上要伺候他们安歇，早晨要向他们请安问候，在父母面前，同辈间不要有争执。做儿子的在受君主的赏赐时，即使受赐三次也不会赐予车马。但是对他的品行，州闾乡党间的人们会称赞他孝顺父母，兄弟亲戚会称赞他仁慈善良，一起做官的同事会称赞他尊敬兄长，志趣相投的朋友会称赞他仁爱可亲，有所交往的人会称赞他诚实可靠。

在见到父辈的同志友人时，不让靠近就不敢擅自靠近，不让退后就不敢擅自退后，不提问就不敢随便开口，这就是孝子所应有的行为。

凡是做儿子的，出门时要向父母禀告，回来时要面见父母，所出游的地方要有一定的去向，所学习的东西要有一定的内容。平常讲话不要自称“老”字。对比自己年长一倍的人要以父辈相待，对比自己年长十岁的人要以兄长相待，对比自己年长五岁的人虽是平辈要甘愿随从。有五个人同在一起，年长

的就要单坐一席。

凡是做儿子的，居家生活不要占据尊长的位置，不要坐在当中的席位，不要走在当中的过道，不要站在当中的门口。宴请宾客时，不要过于考虑限量；举行祭祀时，不要充任神主受人祭拜。在无声中聆听父母的召唤，在无形中观察父母的意旨。不要攀登高处，不要靠近深险，不要随意讥评，不要随便嬉笑。孝顺的儿子不做暗事，不接近危险，避免连累父母。只要父母活着就不能答应替朋友舍命，就不能有私下的财物积蓄。

凡是做儿子的，只要父母活着，穿衣戴帽就不能用纯白色的；父亲去逝儿子当家时，穿衣戴帽不能用纯彩色的。

对幼小的孩童不要总是用谎话哄骗，不要让孩童穿裘皮衣裳。教育孩童站着一定要端正，不要歪头倾听。教育孩童在长辈要拉着手走时，应该主动伸出双手去拉长辈的手。在长辈俯身耳语时，应该用手遮住嘴来回答。

在跟随先生出行时，不要随便跑到路的另一边与他人交谈。在路上遇到先生时，要大步向前迎过去，正面拱手而立。先生有话就认真回答，先生无话就快步退到一旁。

跟随长辈登上山丘高岗时，应该向着长辈所看的方向；登上城楼时，不要胡乱指点，在城上不要大声呼叫。

要拜访别人时，不可以强求。要进别人堂屋时，应该高声探问。看到门外放着两双鞋，听到说话声才可以进入，听不到说话声就不可以进入。要进别人屋门时，眼睛要朝下看，进门后手扶屋门，不要左顾右看。原来门开着就把它打开，原来门关着就把它关上。后面还有人进门时，不要把门关紧。进门时不要踩着别人的鞋，就坐时不要跨席，要提起衣裳边走到席位

的下角落坐,回答别人问话时,一定要谨慎恭敬。

大夫或士进出国君的宫门时,必须从门楣的右边走,不要踩着门槛。凡是和客人一同进门时,每到门口都要让客人先走。客人到居室门口时,主人要先进去设席摆坐,然后出来迎接客人,客人再三谦让,主人就恭请客人进入。主人进门向右,客人进门向左;主人走到东阶,客人走到西阶。客人身份低时,就会走到主人的东阶,主人要再三推辞,然后客人再回到西阶。主人客人要谦让登阶的先后,主人先登上,客人跟着登上,主人上一级,客人也上一级,客人前脚正跟上主人后脚,拾级而上。上东阶时要先出右脚,上西阶时要先出左脚。

在有帷幕的屋外不要快步行走,在堂上不要快步行走,拿着玉器时不要快步行走。在堂上行走要用细步,在堂下行走要用正步,在室内不要甩开臂膀行走。和别人并坐在一起不要横着肩膀,拿东西给站着的人不要屈膝,拿东西给坐着的人不要直立。

凡是替长辈打扫席前有一定的礼节,必须把扫帚盖在畚箕上,用袖子遮挡着边扫边退,不使尘土落向长辈,把畚箕朝向自己撮扫垃圾。抱席子要卷成桔槔上的横木一样。为长辈安放坐席时要问清面朝那个方向,安放卧席时要问清脚朝那个方向。

坐席凡是面向南向北的都以西方为尊位;凡是面向东向西的都以南方为尊位。对不是请来饮食的客人,设置席位要远些,席间的距离在一丈左右。在主人跪着为客人整理席位时,客人要按住席子加以推辞;在客人要撤去重叠的席子时,主人要再三推辞;客人上席落坐,主人才坐下。主人不提问,客人不

要抢先说话。

在将要就席时，不要突然改变脸色，要两手提起衣裳，使下边离地一尺左右。不要掀撩衣服，不要乱伸腿脚。有先王的书本琴瑟放在面前，要跪着将它移开，切忌跨越而过。

在闲坐着时，要尽量靠后坐；在就坐饮食时，要尽量靠前坐。坐着一定要安稳，要保持自然的神态。长辈没有提及的事情，不要胡乱讲。表情要端庄持重，听讲要虔诚恭敬，不要随便插嘴，不要随声附和。讲话一定要根据以往的事实或引述先生的言论。

在陪伴先生坐着时，先生提问，要等问话终了再做回答。向先生请教书本上的问题时起立，向先生请教更进一步的问题时还要起立。父亲招唤时不要只连声答应，先生招唤时也不要只连声答应，要在恭敬地答应同时起身行动。

在陪伴自己所尊敬的人时，不要离得太远，在见到同辈时不必起身。见到端着灯烛的人来要起身，见到端着饭食的人来要起身，见到上宾来要起身。

晚上到别人家，要在灯烛燃尽前起身告辞；在尊敬的客人面前，不要呵斥家狗。在辞让饮食时不要唾口水。

在陪伴君子坐着时，见到君子打呵欠伸懒腰，就要拿起手杖鞋子，察看时间的早晚，等待告辞退出。在陪伴君子坐着时，君子问到别的事情，就要站起来回答。在陪伴君子坐着时，如果有人前来说，要占用一些时间，有事相告。就要退避到左右旁边等候。

不要做歪头倾听的样子，不要粗声大气地与人应答，不要斜着眼睛看东西，不要做无精打彩的样子，走路不要大摇大

摆，站立不要歪着脚斜着肩，坐着不要叉开两腿像畚箕，睡觉不要俯卧在床上，头发要扎敛好，不要披散着，帽子不要随便摘下，劳作时不要袒胸露体，暑天时不要敞开衣裳。

在陪伴长辈坐着时，不要穿着鞋子上堂，不要在台阶上脱鞋。穿鞋时要拿起鞋子到一旁去穿。在向着上长辈穿鞋时，要跪着转动鞋子俯身上穿。

遇到两个人并排坐着或并排站着时，不要挤进去。遇到两个人并排站着时，不要从中间穿过去。男女不要混杂地坐在一起，衣服不要挂在同一个衣架上，毛巾、梳子不要混用，不要亲手接递东西。嫂子小叔不要互相往来交谈，不要让母辈洗涤下裳。

街谈巷议不要带进家门，家里的事情不要传出家门。女子订婚以后要戴上纓饰，没有重大的事情不要进她的房间。对已经出嫁而回娘家的姑姑，姐妹及其女儿们，做兄弟的不要和她们同席而坐，不要和她们用同一个器皿吃饭。父子之间不要坐在同一个席子上。

男女之间没有媒人往来提亲，相互不会知道对方的名字；女方家没有接受男方家的聘礼，彼此不会交往不会亲近。所以婚礼的月份日子都要登记报告君主，要在家庙中斋戒祭告祖先神灵，要备办酒宴邀请乡里邻居同事好友，这都是表示重视男女的分别。

娶妻不要娶同姓女子，所以买妾时不知她的本姓就要占卜询问。

对寡妇家的儿子，不是有才能的话，就不要同他做朋友。

在庆贺别人娶妻时要说：“某某君派我来庆贺，听说你家

宴请宾客，派我送来一些礼物以表祝贺”。

贫穷的人不必以金钱财物来行礼，年老的人不必以劳动身体来行礼。

在给小孩取名时，不要以日月为名，不要以身上的隐疾为名，不要以山川为名。男孩女孩要有各自的排行。男子到二十岁，要举行冠礼，在名之外再取个字。在父亲面前儿子要称名，在君主面前臣下要称名。女子到可以出嫁年龄时，要用簪子插住头发，在名之外再取个字。

凡是吃饭要有一定的礼节，带骨肉放在左边，切肉放在右边；饭食放在人的左手边，羹汤放在人的右手边；切细的肉和烧烤的肉放得远些，醋酱调料放得近些；蒸葱佐料放在醋酱左边，酒浆饮料放在右边。摆放牛脯干肉时，弯曲的放在左边，挺直的放在右边。

在客人身份低，端着饭食起身谦让时，主人要起身安顿客人，然后客人安坐。主人劝客人进食时要先祭食，祭最先吃的饭菜，然后按食物顺序一一祭食。吃过三口饭后，主人要请客人吃大块的切肉，然后逐一请吃，直到吃带骨肉。主人还没有吃完，客人就不要用汤漱口。

在陪着长辈吃饭时，主人亲自夹菜劝吃，就要拜谢，然后进食；主人不亲自夹菜劝吃，就不必拜谢，自行进食。和别人共同吃饭时不要只顾自己吃饱，和别人共同吃饭时不要用汗手抓饭。

在吃饭时，不要用手团弄饭团，不要吃得满嘴喷饭，不要喝得满嘴流汤，不要吃得嘴中作声，不要啃咬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再放回器皿，不要把骨头投喂给狗，不要专吃一种饭

菜，不要把饭食的热气折腾光，吃黍饭时不要用筷子，不要大口大口地喝汤，不要搅和羹汤，不要剔弄牙齿，不要喝剩下的酱汁。客人要搅和羹汤时，主人要致歉烹调得不好；客人喝剩下的酱汁时，主人要致歉饭食准备得不够。柔软的肉用牙咬着吃，干肉不用牙咬用手掰着吃，不要把烧肉撮在一起吃。吃完饭时，客人要从席前坐起，撤下饭菜递给伺候的人；主人要起身，向客推辞，然后客人落座。

在陪着长辈饮酒时，长辈递过酒来，要起身到放酒尊的地方拜谢接受。长辈推辞，小辈就回到席位饮酒。长辈举杯而没有喝干，小辈不敢先喝。

在长辈有所赐予时，小辈下人不敢推辞，只管接受。在君主赐食水果时，有果核的要将果核收在身上。

在陪着君主吃饭时，君主赐予剩下的食物，是可以洗的器皿就不用调换，其余的都要调换，吃剩下的食物时不必行祭食礼，父亲吃儿子剩下的食物不祭，丈夫吃妻子剩下的食物不祭。

在陪同长辈参加宴请时，即使受到和长辈同样招待也不必推辞，和主宾一起就座也不必推辞。

汤里有菜的就用筷子，没有菜的就不用筷子。

为天子削瓜去皮后要切成四瓣，用细麻巾盖好；为国君削瓜去皮后要切成两瓣，用粗麻巾盖好；为大夫削瓜去皮后就整个放置；士人只切瓜蒂，庶人就带皮吃。

在父母生病时，要忧愁得头发不加梳理，走路不再轻松，不再多说闲话，不弹弄琴瑟，吃肉不要满嘴油腻，喝酒不要到脸色变红，欢笑不要到开心露齿，愠怒不要到开口谩骂。父母

疾病痊愈时才会恢复以往的神态。

有忧患的人要坐在单独的席位，有丧事的人要坐在单层的席位。

在雨水多的季节不要贡献鱼鳖。贡献野禽时要扭转鸟头以防啄人，贡献家禽时就不必这样。贡献车马时要将马鞍和疆绳递上去，贡献铠甲时要先递上头盔，贡献手杖时要自己拿着末端。贡献俘虏时要抓紧他的右衣袖，贡献粟米时要带着兑换契约的右半边，贡献稻米时要带上斗斛量器，贡献熟食时要带上酱类和齐菜，贡献田宅时要带上田契房契。

凡是赠送弓给人时，是张开的弓就将弓弦朝上，是未张开的弓就将弓背朝上，要用右手拿着弓头，用左手托住弓背的中间把手。无论尊卑都行鞠躬礼。如果主人下拜，客人要转身避让，避开主人的下拜。主人亲自接受时，要从客人的左手方来接，接过弓把手，和客人并排方向站着接过来。

递剑给人时要将剑柄向着左边，递戈给人时要将戈柄向前戈刃向后，递矛戟之类给人时要以柄端向前。递凭几手杖给人时要擦拭干净。牵马牵羊给人看时要用右手牵着，牵狗给人看时要用左手牵着。送禽鸟给人时要将鸟头向着左边。送小羊鸭子给人时要装饰彩带。接受珠宝玉器时要用双手捧着接，接受弓箭时要托着衣袖来接。用玉杯饮酒时不要胡乱挥臂扬手。凡是被派遣去赠送弓箭、苞苴、箬筍的人要拿着这些东西听从指派，就像使者奉命出使的样子。

凡是作为国君使者的人，已经接受国君的使命，就不要再在家里停留。在国君的使命传到时，主人要出门迎接拜谢传达使命的使者。在传令使者回去时，主人必须拜送到门外。如果

要派人前往国君的处所时，必须穿着朝服进行派遣。在使者返回时，必须下堂来迎接君命。

见闻广博，记忆强健，并且很谦让；敦厚善良，身体力行，并且不怠懈，称得上是君子。作为君子，不去要求别人无尽喜欢，不去要求别人竭力的爱戴，从而保持永久的交情。

《礼》书上说：君子抱孙不抱子。这是说做孙子的可以充任祭祖的神主，儿子不可以充当父亲的神主。凡是遇到充任国君神主的人时，大夫士要都下车致敬。当国君知道某人将充当神主时就要下车行礼。充当神主的人要站在车厢前扶轼拜谢。充当神主的人上车时要用凭几垫脚。

进行斋戒的人要专心致志，不可以听音乐，不可以到丧家慰问。按照居丧的礼数，要劳累消瘦不致形消骨立，视觉听力不致衰退，平日上下不从家长常走的台阶行走，不从门当中的通道出入。按照居丧的礼数，头上发痒才可洗理，身上发痒才可洗浴，生有疾病才可喝酒吃肉，病愈后要居丧如初。不能把丧事办好，就等于对父母不慈爱不孝顺。五十岁的人居丧不必致于形消骨瘦，六十岁的人居丧不必致于消瘦；七十岁的人居丧，只要身上披麻戴孝，而可以饮酒吃肉，在家里住宿。

生者居丧要从死者死的第二天算起，死者殡葬要从死的当天算起。和生者没有交往的人要表示慰问，和死者有交往的人要表示哀悼。和生者有交往而和死者没有交往的人只表示慰问不必哀悼，和死者有交往而和生者有交往的人只表示哀悼不必慰问。

在慰问丧家时不能以财物资助的，就不要问及丧事的花费；在探视病人时不能有所馈赠的，就不要问及需要什么；接

见来人时不能留在家里住宿的，就不要问及住在什么地方。送东西给人就不要叫对方来自取，送东西给人就不要问对方想要什么。

进到墓地时不要登上坟丘，参加葬礼时必须帮助挽柩车，参加丧礼时不要嬉笑，与人作揖时必须移动位置。见到柩车时不要再唱歌，进到丧家哀悼不要若无其事。面对饭食不要叹息。邻居有丧事，舂米时就不要唱歌；邻里有殡仪，就不要在巷子里唱歌。进到墓地就不要唱歌，在哭悼的日子里不要唱歌。送丧车时不要走小径，送葬车时不要躲避路上的泥水。参加丧礼时必须面带哀伤的神色，挽送柩车时不要嬉笑。欣赏音乐就不要叹气。披上甲冑就要显出不可侵犯的神情。所以君子时时保持谨慎，不会在别人面前有失态表现。

当国君站在车上扶轼行礼时，大夫要下车致敬；当大夫站在车上扶轼行礼时，士要下车致敬。礼制不会用到庶人身上，刑罚不会加到大夫身上。受过刑罚的人不会留在国君的左右。在出征的兵车上不必扶轼行礼，在田猎的武车要招展旌旗，在巡狩的德车要收敛旌旗。掌管文书的人要携带好文具，主持盟会的人要携带好辞章。

在队伍行进途中，前面有水就要竖起画着水鸟的旗帜，前面有风起尘扬就要竖起画着鸣鸾的旗帜，前面有车马就要竖起画着飞鸿的旗帜，前面有军队就要竖起虎皮旗帜，前面有猛兽就要竖起貔貅旗帜。

凡行军布陈，前锋是朱雀，后卫是玄武，左翼是青龙，右翼是白虎。中军竖起招摇星的旗帜，以坚定军威。前进后退都要有一定的步伐，左右队伍都要一定的阵容，各有主持阵容的官

员。

对待父亲的仇人,不可与其共存于天下;对待兄弟的仇人,要随时携带兵器等待;对待朋友的仇人,不可与其同在一个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的四邻都筑起了堡垒,就是这个国家卿大夫的耻辱。如果任凭广大的土地荒芜而得不到治理利用,就是这个国家士的耻辱。

参加祭祀活动时不要有怠惰的表现。祭祀穿的衣服破了就要烧掉,祭祀用的器物坏了就要埋掉,卜筮用的龟策坏了就要埋掉,祭礼用的牲畜死了就要埋掉。

凡是在公庙里祭祀的人都要自己撤走摆祭牲的几案。在丧事的卒哭祭祀过后就要避讳死者的名字。按照礼,读音相近的名不必避讳,两个字的名字不用全部避讳。

在赶上侍奉父母时就要避讳祖父母的名字,在未赶上侍奉父母时就不用避讳祖父母的名字。在国君的处所没有私家的避讳,在大夫的处所有公共的避讳。读诗书不用避讳,做文章不用避讳,在庙堂中不用避讳。国君夫人的避讳即使在国君面前,臣下也不用避讳。妇人的避讳不出家门。对大功、小功的亲属不用避讳。

到另一个国境时要问清当地的禁忌,到另一个国家时要问清当地的习俗,到别人的家庭时要问请这家的避讳。

在对外神举行祭典时要选择刚日,即单日子;在对内神举行祭典时要选择柔日,即双日子。凡是用卜筮来确定日期的,十天以外就称远离某日,十天以内就称近距某日。丧事就先选择远日子,吉事就先选择近日子。卜筮时要说:“为了确定吉

日,就要靠大龟决定了,就要靠大筮决定了。”凡用卜筮都不要过三次,卜筮不要连着用。

龟是用来卜占的,策是用来筮占的,卜筮就是古代圣王用来使民众信奉时日,敬重鬼神,畏服法令的,使民众能够决断嫌疑,解除犹豫的。所以说:“有疑问而进行卜筮,就不要再否定;确定了日子行事,就必须实行。”

在国君的车马将要套好时,仆侍要拿着马鞭站在马前;在已经套好时,仆侍要察看车马试着驱驾;然后掸去衣服上的尘土,从右边上车,取过缰绳,半坐在车上,拿起鞭子,分开缰绳,向前驱赶五步后停下来;等到国君出来上车时,仆侍要一手握缰绳,一手递上登车的绳子给国君,然后要使左右的人们避开,驱赶向前;行至大门时,国君要按住仆侍的手回头招呼卫士们上车;在经过大门,里门,沟渠时,仆侍、卫士都要下车步行。

凡是驾车马的仆侍的礼节,必须把登车的绳子递给乘车的人。如果做仆侍的身份低,乘车的人就会接受,否则就不会接受。如果做仆侍的身份低,乘车的人就会按住仆侍的手,然后用另一只手接过登车绳子,否则就会自己从仆侍手中取过去。

宾客的车马不能直接进入人家的大门,妇人乘车不可以站着,犬马不可以牵到堂上。所以君子乘车遇到老年人要扶轼行礼,经过卿的朝位时要下车步行,进入国境时不要急速奔驰,进入里门时要扶轼行礼。

国君有命令召唤时,即使使者身份低贱,大夫士也必须亲自迎接招待。穿着铠甲的人不用行深礼,只要蹲拜一下就行

了。

葬车要空着车左边的尊位；乘用国君的车马时，不敢空着车左边的位置，必须站在车左边扶轼行礼。在为妇人驾车时要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在为国君驾车时要右手在前，左手在后，稍有俯身。国君不乘坐奇邪的车马。

在车上不要大声咳嗽，不要胡乱指划；站在车上要注视车轮转动五圈距离的前方；扶轼行礼时视线最远到马尾部；转头张望时视线不要超过车毂。在国内驾车要改用鞭稍轻赶，不要急驱，车尘不要超出车辙。

国君乘车经过宗庙时要下车步行，遇到披彩绣的祭牛时要扶轼行礼；大夫士乘车经过国君门口时要下车步行，遇到礼车用的驾马时要扶轼行礼。

在乘坐礼车时必须穿着朝服，带着鞭策，不能够递上登车的绳子，在左边车上站着必须扶轼而立。在牵着礼车用的路马行走时，必须走中间的大路。凡用脚踢路马的食草的人要受到责罚，随意估量路马年龄的人要受到责罚。

曲礼下

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

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

立则磬折垂佩。主佩倚则臣佩垂，主佩垂则臣佩委。执玉，其有籍者则裼，无籍者则褻。

国君不名卿老世妇，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长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称曰嗣子某，不敢与世子同名。

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侍于君子，不顾望而对，非礼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祭祀之礼，居丧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国之故，谨修其法而审行之。

去国三世，爵禄有列于朝，出入有诏于国，若兄弟宗族犹存，则反告于宗后，去国三世，爵禄无列于朝，出入无诏于国，唯兴之日，从新国之法。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贵，不为父作谥。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居丧不言乐，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妇女。

振书端书于君前，有诛，倒策侧龟于君前，有诛。龟策，几杖，席盖、重素、衫绋绌，不入公门。苞屨，扱衽，厌冠，不入公门。书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门。公事不私议。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斫于丘木。

大夫士去国，祭器不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大夫去国，逾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彻缘、鞶屨、素箴，乘髦马。不蚤髻。不祭食，不说人以无罪；妇人不当御。三月而复服。

大夫士见于国君，君若劳之，则还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见，虽贵贱不敌，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凡非吊丧，非见国君，无不答拜者。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士见于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君于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则答拜之。大夫于其臣，虽贱，必答拜之。男女相答拜也。

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麇卵。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悬。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悬，士无故不去琴瑟。

士有献于国君，他日，君问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对。大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有献。士私行出疆，必请。反必告。君劳之，则拜；问其行，拜而后对。

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士，曰：“奈何去坟墓也！”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

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践阼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临诸侯，眡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复，曰天子复矣。告丧，曰天王登假。措之庙，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丧，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五官致贡，曰享。

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其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自称于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国曰“君”。九州之长，入天子之国曰“牧”。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国曰“君”。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于内自称曰“不穀”，于外自称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国曰“某人”，于外曰“子”，自称曰“孤”。

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于郤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约信曰誓，涖牲曰盟。

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其与民言，自称曰“寡人”。其在凶服，曰“嫡子孤”。临祭祀，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孙某侯某”。死曰“薨”，复曰“某甫复矣”。既葬见天子曰类见。言谥曰类。诸侯使人于诸侯，使者自称曰“寡君之老”。

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大夫济济，士跄跄，庶人僬僬。

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夫人自称于天子，曰“老妇”；自称于诸侯，曰“寡小君”；自称于其君，曰“小童”。自世妇以下，自称曰“婢子”。子于父母则自名也。

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某”。于外曰“子”，于其国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称曰“某”。

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君子不亲恶。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

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拟人必其伦。问天子之年，对曰：闻之，始服衣若干尺矣。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也。问大夫之子，长，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未能负薪也。

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脯曰尹祭，稌鱼曰商祭，鲜鱼曰脰祭，水曰清淌，酒曰清酌，黍曰苽合，粱曰苽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丰本，盐曰咸鹺，玉曰嘉玉，币曰量币。

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羽鸟曰降，四足曰渍。死寇曰兵。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

天子，视不上于衿，不下于带；国君，绥视；大夫，衡视；士，视五步。凡视，上于面则敖，下于带则忧，倾则奸。

君命，大夫与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马。辍朝而顾，不有异事，必有异虑。故辍朝而顾，君子谓之固。在朝言礼，问礼对以礼。

大飧不问卜，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军中无摯，以纓，拾，矢，可也。妇人之摯，棊榛脯修枣栗。

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于大夫，曰“备埽洒”。

【译文】

凡捧着东西时要捧到胸前，提着东西时，要提到腰带。拿着天子的器用时要高举过胸，拿着国君的器用时要平于胸口，拿着大夫的器用时要低于胸口，拿着士的器用时要提在腰间。

凡拿着君主的器用时，即使很轻也要像重得拿不动一样小心。在拿着君主的器用时，遇到币帛、圭璧就要左手在上，走路不要抬脚，要像车轮转动一样地脚跟拖地。

站立时要像磬一样身子稍弯，使玉佩垂下来；君主直立而玉佩贴在身上时，臣下就要身子稍弯使玉佩饰垂着；君主弯身而玉佩垂着时，臣下就要身子大弯使玉佩垂地。在拿着玉器时，有垫子的就把手露出袖口拿着，没有垫子的就用袖子垫着拿。

国君对上卿及次于夫人的世妇不能直呼其名，大夫对老臣及妻子的姐妹不能直呼其名，士对管家及有子的妾不能直呼其名。天子的大夫的儿子守丧时不能对人自称“余小子”，诸侯的大夫的儿子守丧时，不能对人自称：“嗣子某某”，不能和诸侯的世子同名。

在国君让士陪着比赛射箭时，士不能射箭的要用疾病来推辞，说：“某某有担挑柴木的劳忧。”在陪伴君子时，不能察颜观色而应对的就是失礼。君子在别国行礼时，不会强求改变自己的礼俗。祭祀的礼仪，居丧的服制，哭悼的位置，都要依照原来国家的旧法，谨慎地遵从旧法认真实行。

离开祖国有三代时间的人，宗族中仍有官位俸禄在朝廷之中，遇到吉凶之事，应与本国往来赴告兄弟宗族仍在国内的，就要返回祖国访告宗族的后人。离开祖国有三代时间的人，宗族中没有官位俸禄在朝廷设列，与祖国没有赴告往来的，自充任新国官吏之日起就要遵从新国的法度。

君子在父亲亡故之后就不要再改名字。父亲已故，即使一下成为显贵，也不要为亡父作美谥。

在居丧期间，没有下葬时要读丧礼，已经下葬时要读祭礼。丧期结束恢复正常时就可以读诗听乐了。居丧期间不可以谈论音乐，祭祀期间不可以谈论凶事，公庭上不可以谈论妇

女的事。

凡在国君面前扫拂或整理书籍的都要受处罚；凡在国君面前颠倒占卜用的龟策的都要受处罚；龟策，几杖，丧车的席盖，素衣素裳，单布内衣等都是不能带入朝门的。穿着丧鞋丧服，戴着丧冠，不能进入朝门。记录丧事用品的书版、麻衣丧服、棺木明器等东西不经通告不得带入朝门。凡公家的事务不要在私下议论。

君子有准备营造宫室时，首先要建造宗庙祠堂，其次是马厩仓库，最后才是自己的居室。凡大夫在准备制造器具时，首先是祭祀用的器皿，其次是取赋斂做祭牲的棚圈，最后是自己用的饮食器具。没有田产俸禄的人不必备办祭祀用的器具，有田产俸禄的人要先备办祭祀时穿的衣服。君子即使落得贫穷，也不可变卖祭器；即使处于寒冷，也不可穿祭服。建造宫室，不可砍伐坟丘上的树木。

在大夫士离开国门之时，不可将祭器带出境外，可以把祭器寄存在大夫士那里。在大夫士离开本国时，一过国境，就要在地上堆起土坛，设置庙位，望着祖国而哭泣，要穿着素衣素裳，戴上素冠，去掉衣边，拖着没鼻子的草鞋，坐着白兽皮包栏的车子，驾着没有剪剃鬃毛的马，指甲不剪，头发不理，吃饭时不再行祭食礼，见到人不敢说自己没有罪过，不用妇人服侍，三个月后恢复原来的装束。

大夫士在进见国君时，如果国君亲自慰劳，大夫士就要后退，然后叩头再拜，如果国君迎接拜见，大夫士就要后退不敢接受迎拜和答拜。大夫士相见时，即使身份贵贱有别，主人尊敬客人就先拜客，客人尊敬主人就先拜主人。凡不是吊丧，不

是士见国君の場合，没有不答拜的。大夫来见国君时，国君要屈尊相拜，士来见大夫时，大夫要屈尊相拜，同国人初次相见主人要屈尊相拜。国君对士，不必答拜；对不是自己的臣下，就要答拜。大夫对自己的臣下，即使身份低贱也必须答拜。男女之间必须相互答拜。

国君在春天举行田猎时，不可整个草木土地围起来；大夫不可整群地猎取鸟兽；士不可猎取鹿子鸟卵。在灾年或年成不好时，国君用膳就不杀牲祭食，马匹不再吃粱物，国君出入的驰道上停止除草，祭礼的礼事不再奏乐，大夫不再吃粱米，士饮酒时不再用音乐助兴。

国君没有特别的变故佩玉不能离身，大夫没有特别的变故家不能撤除乐器，士没有特别的变故不能撤除琴瑟。

士有礼物献给国君，在另外的日子国君问道：“那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士要叩头再拜，然后回答。大夫因私事到别国时，必须请示，回来时必须有所进献。士因私事到别国时，必须请示，回来时必须有所报告。国君加以慰劳时，要拜谢；问到出行情况时，要拜谢后再回答。

在国君将流亡国外时，要加以挽留说：“怎么能放弃自己的社稷呢！”对大夫就说：“怎么能放弃自己的宗庙呢！”对士就说：“怎么能放弃自己的坟墓呢！”国君要为社稷而死，大夫要为民众而死，士要为君令而死。

君临天下就称“天子”；朝会诸侯，分派职位，授政任权时就称“予一人”。站在庙堂主阶的位置上主持祭祀时，祭内神称“孝王某”，祭外神就称“嗣王某”。天子巡诸侯国，祭鬼神时就称“有天王某字”。天子的死称“天王崩”；招魂时称“天王回来

吧。”为天子告丧时称“天王登天”。天子的灵位放在宗庙，立灵牌时就称“帝”。继位天子尚未除丧时称“予小子”。活着称名，死时也称名。

天子有王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

天子设立主管天时神事的官吏必须先设六大官吏，就是协助天子承天意治民人的太宰，主管事奉鬼神的太宗，主管历天象的太史，主管祭祀礼仪的大祝，主管接引鬼神的太士，主管龟策占卜的太卜。他们主持着六种典礼制度。

天子设立的五官，有总管地方民众的司徒，统率军政事务的司马，经营土木建筑的司空，主持朝事班仪的司士，主管典狱纠察的司寇。他们主管着下属五种官员。

天子设立的六种府库，有司土掌管田粮，司木掌管造林，司水掌管水产，司草掌管苇麻，司器掌管器用，司货掌管货币。他们主持着六方面的职责。

天子设立的六种工匠，有陶瓷工匠，矿冶工匠，玉石工匠，梓木工匠，皮革牙骨工匠，草编工匠。他们主持着六种材料的制作。

五官向天子呈献一年的成绩叫做“享”。

五官之长叫做“伯”，主管东西两方政务。因为伯是辅佐天子的，所以就叫做“天子之吏”。和天子同姓的称为“伯父”，和天子异姓的称为“伯舅”。在诸侯面前就自称“天子之老”，在私域外被称为“公”，在私域内被称为“君”。九州诸侯之长到了天子的畿内就称为“牧”，和天子同姓的称为“叔父”，和天子异姓的称为“叔舅”。在国外被称为“侯”，在国内被称为“君”。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诸侯，即使国土广大也只能称“子”，在

国内自称“不穀”，在国外自称“王老”。众多的四方小诸侯，到了天子的畿内就称为“某人”，在国外被称为“子”，自称“孤”。

天子站在刺绣有斧钺的屏风当中向南，诸侯面向北朝见天子，这叫做“觐”。天子站在正门屏风当中向南，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朝见天子，就叫做“朝”。诸侯之间在没有约定的日期相见的，就叫做“遇”；约定日期在两国中间的地方相见的，就叫做“会”；诸侯派遣大夫访问诸侯就叫做“聘”。订立彼此共同遵守的条约叫做“誓”，杀牲歃血叫做“盟”。

诸侯拜见天子时自称“臣某侯某”，对民众发话时自称“寡人”。在服丧期间就自称“嫡子孤”。举行祭祀时，祭内神就称“孝子某侯某”，祭外神就称“曾孙某侯某”。诸侯的死称“薨”，招魂时称“某甫回来吧！”葬礼之后，继位者见天子叫做“类见”，为亡父请求谥号叫做“类”。诸侯派遣使者出使其他诸侯时，使者自称“寡君之老”。

天子的仪容应该深远肃穆，诸侯的仪容应该堂皇博大，大夫的仪容应该齐整严肃，士的仪容应该舒展大方，庶人的仪容应该局促谨严。

天子的配偶称为“后”，诸侯的配偶称为“夫人”，大夫的配偶称为“孺人”，士的配偶称为“妇人”，庶人的配偶称为“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夫人在天子面前自称“老妇”，在别国诸侯面前自称“寡小君”，在国君面前自称“小童”。从世妇以下都自称“婢子”。子女在父母面前都自称名字。

各诸侯国的大夫到了天子的畿内就称“某士”，自称为“陪臣某”。在国外称为“子”，在国内称为“寡君之老”。使者自称“某”。

在记录时，对天子不能用“出”字，对诸侯生前不能称名；但君子不亲近罪恶的人，所以诸侯失地的要直书其名，侵害同姓的要直书其名。

作为臣下的礼数是，不可以当众进言劝谏，在进谏再三而君长不听时就可以离去。作儿子的奉养父母，在再三劝谏而父母不听时，就要号哭着随从他们。在国君患病服药时，侍臣要先尝一尝；父母有病服药时，作儿子的要先尝一尝。如果不是三世行医的医生，就不要服用他开的药。

在比喻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符合他的身份。在问天子的年龄时，要回答：“听说已经开始穿多少尺寸的衣服了。”在问国君的年龄时，已经长大的就要回答：“已经能够主持宗庙社稷的事情了；”还年幼的就要回答：“还不能主持宗庙社稷的事情。”在问大夫的儿子时，已经长大的就要回答：“已经能够驾御车马了。”还年幼的就要回答：“还不能驾御车马。”问士的儿子时，已经长大的就要回答：“已经能够传话接待客人了。”还年幼的就要回答：“还不能够传话接待客人。”在问庶人的儿子时，已经长大的就回答：“已经能够背柴禾了。”还年幼的就要回答：“还不能背柴禾。”

在问国君的财富时，就回答国土的大小，山泽的物产。在问大夫的财富时，就回答有封邑供食，祭器、祭服都不用向别人借。在问士的财富时，就回答有车马多少。在问庶人的财富时，就回答有多少牲畜。

天子祭祀的对象是天地，四方，山川，户、灶，中溜，门，道路，一年中都要祭遍。诸侯祭祀的对象是地方、山川、户、灶、中溜、门、道路，一年中都要祭遍。大夫祭祀的对象是户、灶、中

溜、门、道路。一年中都要祭遍。土祭祀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先。凡祭祀对象，有的已经废止，就不敢再举行，有的必须举行，就不敢废止。不是应该祭祀的对象而祭祀的叫做“淫祀”，淫祀是不能降福的。祭祀用的牺牲，天子用纯毛的祭牛，诸侯用特别饲养的祭牛，大夫用普通的牛，士用羊猪。庶出的儿子不能主持祭祀，要祭祀时必须报告嫡系的长子。

凡祭祀宗庙的礼数是，牛叫做“一元大武”，猪叫做“刚鬣”，小猪叫做“豚肥”，羊叫做“柔毛”，鸡叫做“翰音”，狗叫做“羹献”，野鸡叫做“疏趾”，兔叫做“明视”，干肉叫做“尹祭”，干鱼叫做“商祭”，鲜鱼叫做“脰祭”，水叫做“清涤”，酒叫做“清酌”，黍叫做“香合”，粱叫做“香萁”，稷叫做“明粢”，稻叫做“嘉蔬”，韭菜叫做“丰本”，盐叫做“咸鹺”，玉叫做“嘉玉”，币帛叫做“量币”。

天子死叫做“崩”，诸侯死叫做“薨”，大夫死叫做“卒”，士死叫做“不禄”，庶人死叫做“死”。停在床上的死人叫做“尸”，停在棺中的死人叫做“柩”。飞禽的死叫做“降”，走兽的死叫做“渍”。死于敌寇的人叫做“兵”。

祭祀时，祖父称“皇祖考”，祖母称“皇祖妣”，父亲称“皇考”，母亲称“皇妣”，夫人称“皇辟”。活着时称父，称母，称妻，死后称考，称妣，称嫔。寿终老死的叫做“卒”，年少夭折的叫做“不禄”。

对天子，视线不可高于领口，不可低于腰带；对国君，视可略高于领口；对大夫，视线可以平视；对士，视线可以游移五步。凡在看人时，视线高于对方面部就显得傲慢，视线低于对方腰带就显得忧郁不安，斜着眼看人就显得不怀好意。

对于国君的命令，大夫和士都要认真研究熟习，在官署就谈论官署的事情，在府库就谈论府库的事情，在朝堂就谈论朝堂的事情。在朝堂不可以谈及犬马一类的事情。议朝终了而回头顾盼的，不是有特殊的事情，就是有特殊的想法。所以对议朝终了而回头顾盼的人，君子认为是冒失的表现。在朝堂上要讲究礼节，问话要有礼节，回答也要有礼节。

举行大飨祭礼时，不必卜问日期，不必太丰盛。

凡相见所携带的礼品，天子用鬯酒，诸侯用玉圭，卿用羔羊，大夫用雁，士用雉，庶人用鸭。童子放下礼品就退出。野外军中相见没有一定的礼品，用马缨，臂套，箭矢代替也可以。妇女相见所携带的礼品有橡子、榛子、肉干、枣子、栗子。

在遣送女儿给天子时要称“准备充任百二十姓之数的”；给国君时要称“准备侍候酒浆饭食的”；给大夫时要称“准备侍候洒扫的”。

檀弓上

公仪仲子之丧，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闻也。”趋而就子服伯子于门右，曰：“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腓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犹行古之道也。”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

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致丧三年。事

君有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有方，服勤至死，方丧三年。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吾许其大而不许其细，何居？”命之哭。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顺也；稽顙而后拜，颀乎其至也。三年之丧，吾从其至者。”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子思曰：“丧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朝之患。故忌日不乐。”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郈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

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丧冠不綌。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即周，殷人棺槨，周人墙置窆。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骊，牲用骍。

穆公之母卒，使人问于曾子曰：“如之何？”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布幕，卫也，綵幕，鲁也。”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孤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

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孔子曰：“由，尔责于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逾月则其善也。”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坠，佐车授绥。公曰：“未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谏之。士之有谏，自此始也。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

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晬，大夫之簠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晬，大夫之簠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簠。”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始死，充充如有穷，既殡，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惶惶如有望而弗至。练而慨然，祥而廓然。

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陞始也。鲁妇人之髻而吊也，自败于台鲐始也。

南宫縉之妻之姑之丧，夫子诲之髻曰：“尔毋从从尔，尔毋扈扈尔，盖榛以为笄，长尺，而总八寸。”

孟献子，禚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献子加于人一等矣！”

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有子盖既祥而丝屨组纓。死而不吊者三：畏、厌、溺。

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

大公封于营丘，此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季武子曰：“周公盖

祔”。

曾子之丧，浴于爨室。

大功废业。或曰：“大功，诵可也。”

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余阁也与？”曾子曰：“小功不为位也者，是委巷之礼也。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

曾子谓子思曰：“伋！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税，则是远兄弟终无服也，而可乎？”

伯高之丧，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于伯高。”

伯高死于卫，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知伯高而来者，勿拜也。”

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

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

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夫昼居于内，问其疾可也；夜居于外，吊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非致斋也，非疾也，不昼夜居于内。

高子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

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齐衰不以边坐，大功不以服勤。

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三丧，未有所脱骖，说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贡曰：“岂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

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早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

于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綯练、设旒，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孔子之丧，二三子皆经而出，群居则经出则否。

易墓，非古也。

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曾子吊于负夏，主人既祖，埴池，推柩而反之，降妇人而后行礼。从者曰：“礼与？”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从者又问诸子游曰：“礼与？”子游曰：“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故丧事有进而无退。”曾子闻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曾子袞袞而吊，子游裼袞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袞而吊也？”主人既小斂，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袞袞带经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

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经，文子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敢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文子又辞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敢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嫡子南面而立曰：‘子辱与弥牟之弟游，又辱为之服，又辱临其丧，虎也敢不复位。’”子游趋而就客位。

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经也者实也。

掘中霤而浴，毁灶以缀足，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殷道也。学者行之。

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硕曰：“请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

君子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

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夫礼，为可传也，为可继也，故哭踊有节。”

叔孙武叔之母死，既小斂，举者出户，出户袒，且投其冠括发。子游曰：“知礼。”

扶君，卜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君薨以是举。

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缌。

丧事欲其纵纵尔，吉事欲其折折尔。故丧事虽遽不陵节，吉事虽止不怠。故骚骚尔则野，鼎鼎尔则小人，君子盖犹犹尔。

丧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为也者，君子弗为也。

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姑姊妹之薄也，盖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曾子与客立于门侧，其徒趋而出。曾子曰：“尔将何之？”曰：“吾父死，将出哭于巷。”曰：“反，哭于尔次。”曾子北面而吊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簋虚，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

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繆公召县子而问焉。县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虽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勿哭？且臣闻之，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则如之何而可？”县子曰：“请哭诸异姓之庙。”于是与哭诸县氏。

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

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

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县子琐曰：“吾闻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

后木曰：“丧，吾闻诸县子曰：‘夫丧，不可不深长思也，买棺外内易。’我死则亦然。”

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

小敛之奠，子游曰：“于东方。”曾子曰：“于西方，敛斯席矣。”小敛之奠在西方，鲁礼之未失也。

县子曰：“绖衰总裳，非古也。”

子蒲卒，哭者呼灭。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以为洁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吊。

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夫子曰：“有，毋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

司士赍告于子游曰：“请袭于床。”子游曰：“诺。”县子闻之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实之。”

孟献子之丧，司徒旅归四布。夫子曰：“可也。”

读赍，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成子高寝疾，庆遗入，请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子夏问诸夫子曰：“居君之母与妻之丧，居处言语饮食衍尔。”

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

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树之哉。”

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见若覆夏屋者矣，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今一日而三斩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妇人不葛带。

有荐新，如朔奠。

既葬，各以其服除。

池视重霭。

君即位而为椁，岁一漆之，藏焉。

复、楔齿、缀足、饭、设饰、帷堂并作。父兄命赴者。

君复，于小寝、大寝、小祖、大祖、库门、四郊。

丧不剥，奠也与？祭肉也与？

既殡，旬而布材与明器。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父母之丧，哭无时，使必知其反也。

练，练衣黄里，缟缘，葛至经，绳屨无绚，角瑱，鹿裘衡长祛，祛褐之可也。

有殯，闻远兄弟之丧，虽缌必往；非兄弟，虽邻不往。

所识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吊。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枥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长六尺。

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经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为之不以乐食。

天子之殯也，菽涂龙輶以槨，加斧于槨上，毕涂屋，天子之礼也。唯天子之丧，有别姓而哭。

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

国亡大县邑，公卿大夫士皆厌冠，哭于大庙，三日，君不举。或曰：君举而哭于后土。

孔子恶野哭者。

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

士备入而后朝夕踊。

祥而缞，是月禫，徙月乐。

君于土有赐帑。

【译文】

公仪仲子家里办丧事，檀弓穿着免服去吊唁。见到仲子不以嫡孙而以庶子充任丧主，檀弓就说：“这是为什么呢？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于是就跑到门左边子服伯子的跟前寻

问：“仲子不以嫡孙而以庶子充任丧主，是为什么呢？”伯子回答说：“仲子不过是依照古人的做法罢了，从前周文王不立嫡子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不立嫡孙腓而立庶子衍。所以仲子不过是依照古人的做法做的”。后来子游向孔子请教，孔子就讲：“不对，应该立嫡孙。”

凡服事父母，在父母有过失时要委婉地劝谏不要直接指责，要事事亲自照顾不离左右，要勤于问候直到父母死后，还要守丧三年。凡服事国君，在国君有过失时要直言劝谏，不要过于委婉，事奉左右各司其职，不得混乱，勤于事奉直到国君死后，也要守丧三年。凡服事老师，在老师的过失时不要委婉，也不要直接地加以劝谏，要事事亲自照顾不离左右，勤于事奉直到老师死后，要在心中哀悼三年。

季武子新建了一处住宅，在西阶下面原有杜氏的墓葬，杜氏后人请求把墓葬迁到别处去合葬，季武子答应了。当杜氏后人迁葬时进入新宅而不敢放声哭泣，季武子就说：“合葬并不是古代的礼俗，自周公以来才实行而从未改变过，我既然同意了大的方面，又为什么不允许小的方面呢？”于是让杜氏后人尽情地哭悼。

子上的母亲死而子上没有穿丧服，于是有门徒问（子上的父亲）子思说：“从前，您的父亲不是曾为离了婚的母亲穿丧服吗？”子思回答说：“是的。”门徒又问：“那么您为什么不让您的儿子孔白为他离了婚的母亲穿丧服呢？”子思回答说：“从前，我的父亲没有什么失礼的地方，能够按照礼仪办事，该隆重的就隆重，该简省的就简省。我怎么能做得到呢？作为我的妻子，当然就是孔白的母亲，既然不再是我的妻子，也就不再是孔白

的母亲。”所以孔家的儿子不再为离了婚的母亲穿丧服就是从子思开始的。

孔子说：“先双膝脆地拱手而拜，然后两手扶地俯着叩头，这是表示驯服而顺从的样子。先两手扶地俯着叩头，然后双膝跪地拱手而拜，这是表示诚恳而极悲痛的样子。在守丧三年时，我主张遵从后一种仪式。”

孔子曾得到机会将父母合葬在防这个地方，他说：“我听说古时候的墓葬是不堆坟头的，可今天的孔丘我是个四处奔波的人，就不能不堆起坟头作个标志了。”于是就在父母合葬墓上堆起泥土，有四尺高。然后孔子就先回家，由弟子们在后面忙活。后来下起大雨，弟子们才回来，孔子问：“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晚？”弟子们说：“防这个地方的坟墓崩塌了。”孔子听后没有做声，弟子们连续说了三遍，孔子伤心地流下眼泪说：“我听说过，古人是不在墓地上修坟头的。”

孔子曾在正室前庭里哭悼子路，当有人来吊问时，孔子就起身拜谢，哭悼之后，孔子召进告丧的使者寻问子路是怎么死的，使者说：“被斩成了肉酱。”于是孔子就叫人把所食用的肉酱都倒掉了。

曾子说：“当朋友的坟墓上长出了隔年的草时就不必再哭悼了。”

子思说：“人死后三天要举行殡礼，凡是死者随身入殓的东西，都要诚心诚意地加以料理，不要留下遗憾才行。三个月后下葬时，凡是死者随葬的物品，都要诚心诚意地加以料理，不要留下遗憾才行。丧期以三年为极限，表示人虽已死了但不会忘记他。所以君子只会有保持一生的哀思，而不会有一个早

晨的过失所留下的遗憾。所以每到忌日就不再演奏音乐。”

孔子从小就没有父亲，所以不知道父亲的墓葬在哪里。（孔子母亲去世时）孔子在五父大街上举行殡礼时，别人见到后都以为在举行葬礼，仔细看后才知道是在举行殡礼。这时，孔子就向郕曼父的母亲寻问，然后才得以将父母合葬在防这个地方。

邻居有丧事，舂米时就不要唱歌；邻里有殡仪，就不要在巷子里唱歌。戴丧冠时不要使冠缨垂下来。

有虞氏用陶器作棺，夏后氏烧土为棺，殷人用木制的棺槨，周人在灵柩外建墙并绘上云形图案。

周人用殷人的棺槨来葬十六岁到十九岁的未成年人，用夏后氏土烧成的棺来葬八岁到十五岁的孩子，用有虞氏的瓦棺来葬不足八岁的孩子。

夏后氏崇尚黑色，办丧事、下葬都在黄昏时进行，军事活动都使用黑马；祭牲用黑色的。殷人崇尚白色，办丧事、下葬都在中午时进行；军事活动都使用白马；祭牲用白色的。周人崇尚红色，办丧事、下葬都在太阳刚出来时进行；军事活动都使用赤红马；祭牲用红色的。

鲁穆公的母亲去世，他派人问曾子说：“该怎么办呢？”曾子回答说：“我听我父亲说过：‘用哭泣表示悲哀，穿丧服表示纪念，丧期内只吃稀饭，从天子到平民都是如此。用麻布盖棺是卫国的礼俗，用绢布盖棺是鲁国的礼俗。’”

晋献公要杀太子申生，他的另一个儿子重耳就对申生说：“你怎么不把你的想法告诉父亲呢？”太子说：“不行，父亲很喜欢骊姬，那样我会使父亲伤心的。”重耳说：“那你怎么不逃走

呢？”太子说：“不行，父亲说我要杀他。天下哪里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呀！我能逃到哪里去呢？”申生派人向师傅孤突告别说：“申生有了罪名，是没有听您的话，才至于死地。申生并不贪生怕死，可是我父亲已经老了，继承人年纪小，国家多灾难，您又不出来为父亲做参谋，如果您出来为父亲做参谋，申生愿接受一死。”在叩头再拜后，申生就自杀了。后来他就被称为“恭世子。”

鲁国有人早晨刚举行过除丧的祭礼，晚上就唱起歌来，子路便耻笑他。孔子说：“子路，你责备人就没完没了吗？守丧三年，也够长久的了。”子路出去后，孔子说：“又还有多久呢，过一个月再唱歌就更好了。”

鲁庄公和宋国人在乘丘打仗，县贲父驾车，卜国为车右。后来马受惊，军队混乱，庄公被摔下指挥车，由副车救起来。庄公说：“这是因为没有卜问吧。”县贲父说：“以前军队没有混乱过，今天出现混乱，是因为我不够勇敢。”于是就殉职而死。后来马夫洗马时发现，有飞箭留在马腿的内侧，庄公就说：“那不是县贲父的过错。”于是就写了诔文表彰他。士有诔文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曾子病性很严重卧病在床，乐正子春坐在床下，曾元、曾申坐在脚边，一个小孩坐在角落里端着灯烛。小孩说：“席子漂亮又光滑，是大夫用的吧？”乐正子春说：“别做声了。”曾子听见惊醒过来呼了一声。小孩又说：“席子漂亮又光滑，是大夫用的吧？”曾子说：“是的，这是季孙氏送的，我还没有换它呢，曾元，起来换掉席子吧。”曾元说：“您的病很危急，不能移动，请您到天亮再换它吧。”曾子说：“你爱我还不如那个小孩，君子

爱人是使人有德，小人爱人是姑息迁就。我还有什么要求呢？我能规规矩矩的死就行了。”于是，大家抬起曾子来更换席子，在抬回席上还没有安稳时，曾子就断气了。

亲人刚死时，会悲痛至极近于绝望；入棺时，会眼神不定，好像在寻找什么而找不到的样子；埋葬之后，会惶惶不安，好象在盼望什么而没有等到的样子；练祭时，心中还会慨叹不止；祥祭时，仍会感到空虚寂寞。

邾娄人用箭来召魂是从陞之战以后开始的。鲁国妇人露出发髻去吊丧是从台鲧战败以后开始的。

南宫縉的妻子在为婆婆穿丧服时，孔子教她露出发髻的方法说：“您不要做得太高太大，用榛木做根长一尺的簪子，扎发的带子要垂下八寸。”

孟献子在禫祭时，挂着乐器而不演奏，有妻妾陪伴而不肯回正寝。夫子说：“献子真是比一般人强一些啊！”

孔子在祥祭五天之后弹琴仍不能成调，十天以后吹笙才吹出歌来。有子好像在祥祭之后就穿起有丝饰的鞋，戴起用丝做纓饰的帽子了。有三种死人是不可致吊的，因畏慎而死的，被压死的和被淹死的。

子路为姐姐穿丧服，到可以脱掉时却不脱，孔子问：“为什么不脱呢？”子路回答说：“我的兄弟很少，所以不忍心早脱掉丧服。”孔子说：“先王制定的礼仪；凡是实行道义的人都会不忍心的。”子路听到后就脱掉了丧服。

姜太公被封在营丘，直到五世的子孙仍然都把亲人送回到周去埋葬。君子说：“音乐，是表现心中自然产生出的欢乐的；礼仪，是体现后人不要忘记祖先的本源的。”古时候的人说

过：“狐狸死的时候头一定正对着它的洞丘，这是仁的表现。”

伯鱼的母亲去世，满一周年时，伯鱼还在哭悼，孔夫子听到后就问：“谁在哭呀？”他的弟子回答：“是孔鲤（伯鱼）在哭。”孔夫子说：“嘻！那太过分了。”伯鱼听到后就脱掉丧服，不再哭悼了。

舜被埋葬在苍梧的野外，大概他的三个妃子没有跟着一起合葬。季武子说：“大概从周公时有夫妻合葬。”

曾子的丧事上，浴尸是在灶室进行的。

在穿大功丧服期间要停业学习。有人说：穿大功丧服期间是可以诵读的。

子张病重，招呼申祥对他说：“有德才的人死叫做‘终’，无德才的人死叫做‘死’。我现在差不多可以叫做‘终’了吧！”

曾子说：“人刚死时设的祭尊，祭品用的是放着的剩余食物吧！”曾子说：“穿小功的丧服，哭悼时不排列位置，这是僻陋小巷的人所行的礼仪。子思哭悼嫂子时就排列了位置，由妇人带头跳脚的。申祥哭悼言思时也是这样的。”

古时候的帽子是直着缝的，现在的帽子是横着缝的，所以丧冠是直着缝的，和吉冠相反，而不是古时候的样式。

曾子对子思说：“孔子，我为父亲守丧，七天里没喝一点汤水”。子思说：“先王制定礼仪是要使过度的人有所节制，做不到的人努力做到，所以君子为父亲守丧要三天内不喝汤水，拄着棍杖才能站起来。”

曾子说：“对小功的丧事，过了丧期才听到丧讯的就不用穿丧服了。也就是说远道的兄弟最终就不穿丧服了，这可以吗？”

伯高的丧事上，孔氏的使者还没有到，冉子就准备了一束帛，四匹马去吊丧。孔子说：“不对了，这样无故地就使我失去了对伯高的诚意了。”

伯高死在卫国，报丧给孔子，孔子说：“我该在哪里哭悼他呢？是兄弟，我就在祖庙里哭悼；是父亲的朋友，我就在祖庙门外哭悼；是我的老师，我就在正寝里哭悼；是朋友，我就在正寝门外哭悼；是一般的交往，我就在郊外哭悼。（对伯高）在郊外哭悼就太疏远，在正寝哭悼就太隆重。他是由子贡引见的，我就到子贡那里哭悼吧。”于是就让子贡做丧主，说：“因为你的关系来哭悼的人，你就拜谢；因为和伯高的交情来哭悼的人，你就不用拜谢。”

曾子说：“在守丧时有了病，就可以吃肉饮酒，必须有草木的味道，也就是用薑桂作调料。”

子夏因为失去儿子而导致失明，曾子慰问他说：“我曾听说过，朋友失明了就该为他哭泣。”于是，曾子哭，子夏也哭，并且说：“天啊，我是没有罪过的呀！”曾子生气地说：“卜商。你怎么没有罪过呢？我和你在洙水、泗水之间事奉老师，年纪老了你回到西河，使得西河的民众以为你比得上老师，这是你的第一个罪过；你在为亲人守丧时，没有使民众多知道些礼节，这是你的第二个罪过；你死了儿子就导致失明，这是你的第三个罪过。还说什么你没有罪过吗？”子夏就丢掉拐杖拜谢说：“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我离群散居已经太久了。”

对白天守在屋里的人，就可以探问是否有病；对夜晚住在屋外的人，就可以探问是否有丧事。所以君子不是有大的变故不会住宿在屋外；不是斋戒期、不是生病不会白天夜里都守在

屋里。

高子皋在为父亲守丧时，哀伤哭泣了三年，从没有露出过笑容，君子以为这是很难做到的。

穿着衰服守丧，如果神态行动和装束不能一致，还不如不穿衰服，穿着齐衰丧服不可以偏坐；穿着大功丧服不可以到外面做事。

孔子到卫国去，遇到以前住宿过的人家办丧事，就进去哭泣表示哀悼。出来后，让子贡卸下在边上拉车的驂马赠送给丧家，子贡说：“您的弟子办丧事，您从未送过驂马，现在送驂马给以前住宿过的人家，不是太重了吗？”孔子说：“我进去哭泣哀悼，一时触动了心中的悲哀而流下眼泪，我不愿意空流眼泪而没有别的表示。你就去做吧。”

孔子在卫国时，有人送葬，孔子在旁边观看，说：“这丧事办得很好，完全可以做为榜样效法了。弟子们要好好地记住。”子贡问：“老师您为什么说好呢？”孔子回答：“送葬的人去时好像很依恋思念，返回时好像很迟疑不安。”子贡说：“这怎么能比赶快回去举行虞祭还好呢？”孔子说：“你们就记住吧，我都未能做到这样呢。”

颜渊的丧事时，丧家送来了祥祭用的肉，孔子出门接受过来，进到门里，弹过琴之后才吃起来。

孔子和弟子们一起站着，拱手时右手在外面，弟子们也都把右手放在外面，孔子说：“你们只顾好学了，我是因为有姐姐的丧事才这样的。”于是弟子们都把左手放在外面了。

（一天）孔子早晨起来，背着手，拖着手杖悠闲自在地在门口散步，唱道：“泰山要坍塌了吗？梁木要朽坏了吗？哲人要消

沉了吗？”唱过之后进到门里，对着门口坐了下来。子贡听说到后说：“泰山坍塌了，那我们仰望什么呢？梁木朽坏了，哲人消沉了，那我们效仿什么呢？老师大概是要生病了。”于是急忙跑进屋里。孔子说：“赐（子贡），你为什么来晚啦？夏后氏停灵在东阶上，是在主位；殷人停灵在东西楹柱的当中，是在宾主之间的位置；周人举行殡礼在西阶上，是在宾客的位置；我孔丘是殷人的后裔。日前我在夜里梦见自己安坐在两个楹柱中间。没有贤明的君王兴起，天下有谁能够尊崇我呢？我是快要死了。”以后，大约病卧了七天就去世了。

在孔子的丧事上，弟子们不知道该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以前老师为颜渊办丧事就像死了儿子一样，但并没有穿丧服，给子路办丧事时也是一样。现在大家给先生办丧事就该像父亲去世一样，但不用穿丧服。”

孔子的丧事是公西赤主办的，装饰棺木，设置棺帷和披风，用的是周人的礼俗；设置齿形的旗饰，用的是殷人的礼俗；用白绸子缠住旗杆，并设立魂幡，用的是夏人的礼俗。

子张的丧事是公明仪主办的，用红布做成屋形的盖棺帐幕，在四角画上蚂蚁集结交错的纹路。这是殷代的土礼。

子夏问孔子说：“对待父母的仇人该怎么办？”孔子说：“睡在草垫上，枕着盾牌，不去做官，不和仇人共存于天下。在街市朝门遇到仇人，能够不用回去取武器就同仇人战斗。”

在孔子的丧事上，弟子们都披戴着麻布离去。后来，众人在一起时就披戴着麻布，离开后就不披戴了。

给坟墓除草整理，并不是古来的习俗。

子路说：“我听先生讲过，举行丧礼，与其缺少内心的悲哀

而致力于礼仪的完备，倒不如礼仪减省一点而多些悲哀；举行祭礼，与其缺少内心的恭敬而致力于礼仪完备，倒不如礼仪减省一点而多些恭敬。”

曾子到负夏去吊丧，主人做完祖奠，弄好棺饰，准备下葬，（见到曾子）就把棺枢推回到原来的位置，让妇人走下台阶，然后行礼。随从的人问曾子：“这合乎礼仪吗？”曾子说：“祖奠，只是暂时的礼仪，既然是暂时的，就没什么不可以返回到原来位置的。”随从的人后来又问子游：“这合乎礼仪吗？”子游说：“在南窗下给死者嘴里装入饭含，在寝室里给死者穿好衣服，在庙堂主位入棺，在庙堂客位停灵，在庙庭举行祖奠，在墓地下葬，这表示逐渐远去。所以办丧事是有进无退的。”曾子听到后说：“好得多呀，比我的出祖方式好得多了。”

曾子掩着衣襟做凶服去吊丧，子游敞着衣襟做吉服去吊丧，曾子指着子游给别人看说：“这还是讲穿礼仪的人哪，怎么会敞着衣襟去吊丧呢？”在主人给死者穿好衣服，袒露着胳膊，改用麻布束发之后，子游就快步出去，掩上衣襟，系上麻带，再进来。曾子就说：“我错了，我错了，还是他对。”

子夏守丧期满后见到孔子，孔子递给他琴，他调弦不能和谐，弹起来不成声调，他就站起身说：“哀痛还没有忘掉，只是对先王制定的礼仪，我不敢超过期限。”子张守丧期满后见到孔子，孔子递给他琴，他一调弦就和谐了，一弹起来就成了乐调。他就站起身说：“对于先生制定的礼仪，我是不敢不达到期限的。”

在司寇惠子的丧事上，子游为他穿上麻衰丧服，加上牡麻带。（惠子的哥哥）文子辞谢说：“承蒙您和我弟弟交往，还承蒙

您为他穿丧服，很不敢当。”子游说：“礼当如此。”文子退回原位哭悼。子游急忙走到家臣的位置，文子又辞谢说：“承蒙您和我弟弟交往，又承蒙您为他穿丧服，还承蒙您来参加丧礼，很不敢当。”子游说：“本不必客气。”文子退下去，扶上继承人面向前站着说：“承蒙您和我弟弟交往，又承蒙您为他穿丧服，还承蒙您来参加丧礼，继承人虎岂敢不回到正位拜谢呢？”子游才快步走到宾客的位置。

在将军文子的丧事上，已经除去丧服之后，又有越国人前来吊丧，主人就穿着深衣，戴着练冠，在祖庙里接受吊问，悲哀得流下涕泪。子游看到后说：“将军文子真是有贤德，这是正礼以外的礼仪，他的举止很适当。”

幼时称名，举行冠礼后称字，五十岁以后称伯仲，死后称谥号，这是周代的制度。

带经是用来表示真实的哀思的。

在寝室中挖坑用来浴尸，拆毁炉灶用灶砖拘束尸足；出葬时，拆毁庙墙穿越而出，直接从大门出葬，这是殷人的丧礼。向孔子学礼的人也都这样做。

子柳的母亲去世，（子柳的弟弟）子硕请求备办葬具，子柳说：“拿什么来备办呢？”子硕说：“可以把庶弟的母亲卖掉。”子柳说：“怎么能卖别人的母亲来葬自己的母亲呢？不行。”在下葬之后，子硕又想用余下的赠金备办祭器，子柳说：“不行，我听说过：君子不靠丧事起家，还是把钱分给兄弟中贫穷人吧。”

君子说：“指挥别人的军队，战败了就应自责而死；掌管别人的邦邑，出现了危乱就应被放逐。”

公叔文子登上瑕丘，蘧伯玉跟在后面，文子说：“我很喜欢

这座山丘，我死后愿意葬在这里。”蘧伯玉说：“您喜欢这里，那我愿死在您在前面。”

弁邑有人母亲去世了就像婴孩一样地痛哭，孔子说：“悲哀倒是很悲哀，没有人能够承受得了。作为礼，是要能够传播，能够承受的，所以哭泣顿足都是有节制的。”

叔孙武叔的母亲去世，在给死者穿好衣服后，抬尸的人把死者抬出屋外，叔孙武叔出屋，袒露着胳膊，然后摘下帽子用麻布束发。子游说：“他懂得礼吗！”

搀扶有病的国君，仆人的长官要扶右边，射人的长官要持左边；国君去世时，要由他们来抬尸体。

姨夫和舅母二人互为对方穿丧服，君子并没有这样讲过。有人说：只要伙食不分就应为对方穿幼麻丧服。

办丧事都希望能急迫些，办吉事都希望能从容些，所以丧事即使急迫也不要超越礼节，吉事即使有停顿也不要过于散漫。所以混乱骚动就显得粗野，滞重拖沓就会像小人，君子的态度是急缓适中有度。

丧事用的器具，君子是不愿意提早准备的。一两天就可以办好的丧具，君子就不去置办。

穿丧服，兄弟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是一样的，这是为了把关系拉得近些；嫂子和小叔子之间不穿丧服，这是为了把关系回避得远些。对姑姑、姐妹穿轻薄的丧服，这是因为有了代替穿厚重的丧服的人。

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能吃饱过。

曾子和客人站在门旁边，他的弟子急忙要出门，曾子问：“你要去哪里？”弟子回答说：“我父亲去世了，我要到巷子里去

哭悼。”曾子说：“回来，就在你住的屋里哭悼吧。”曾子面向北为他吊丧。

孔子说：“送丧时以死人来看待死者是没有爱心，不可以这样做；送丧时以活人来看待死者是没有理智，不可以这样做。所以，随葬的器物，竹器不能使用，陶器不能盛东西，木器没有雕饰，琴瑟不能弹奏，竽笙不能吹响，有钟磬而没有木架，这都叫做‘明器’，就是把死者当做神明对待的。”

有子问曾子说：“你问过先生失官之后该怎么办吗？”曾子说：“我听先生说了，失官后就希望快点贫穷，死后就希望快点朽烂。”有子说：“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曾子说：“是我从先生那里听到的。”有子说：“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曾子说：“是我和子游都听到了的。”有子说：“就算是这样，先生一定是有所针对而说的。”曾子把这话告诉给子游，子游就说：“不得了，有子的话是很像先生了。以前先生住在宋国，看到桓司马为自己制造石椁，三年还没有做成。先生说：“像这样的奢侈，死后还不如快点朽烂更好些。死后就希望快点朽烂是针对桓司马说的。南宫敬叔失官以后返回官位时，必定要带上财宝上朝。先生说：像这样的买官，失官后还不如快点贫穷更好些。失官后就希望快点贫穷是针对南宫敬叔说的。”曾子把子游的话告诉给有子，有子说：“就是嘛，所以我坚持说那不是先生的话了。”曾子说：“你怎么知道的呢？”有子说：“先生在中都时制定的规矩，棺厚四寸，椁厚五寸，由此知道先生并不希望快点朽烂的。以前，先生失去了鲁司寇的官职，准备去荆，大概先派去了子夏，又派去了冉有，由此知道先生并不希望快点贫穷的。”

陈庄子死，告丧到鲁国，鲁国人不想为他哭丧，鲁穆公就

召见县子询问这件事。县子说：“古时候的大夫，连赠送一束干肉这样的问候都不能出境，即使想为他哭丧，又怎么能哭得成？现在的大夫，和中原名国有着政治交往，虽不想为他哭丧，又怎么能不去哭呢？而且我听说过：哭有两种形式，有因爱戴他而哭的，也有因畏惧他而哭的。”穆公说：“明白了，可是怎么哭他才行呢？”县子说：“可以在异姓的宗庙里哭他。”于是就一起到县氏的宗庙去哭悼了。

仲宪对曾子说：“夏后氏用明器给死者，是向人们表示死者已没有知觉；殷人用祭器给死者，是向人们表示死者仍有知觉；周人两者兼用，是表示疑惑。”曾子说：“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明器是给鬼用的器物，祭器是给人用的器物。古时候的人怎么能把死去的亲人当做死人看待呢？”

公叔木有同母异父的兄弟死了，问子游该怎么办，子游说：“该穿大功的丧服吧？”狄仪有同母异父的兄弟死了，问子夏该怎么办，子夏说：“我从前还没有听说过，鲁国人是穿齐衰丧服的。”狄仪就穿了齐衰的丧服。现在为异父兄弟穿齐衰的丧服，就是出自狄仪的询问。

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柳若对子思说：“您是主人的后代，四方的人们都要观看您举行丧礼，您可要慎重对待。”子思说：“我有什么可慎重的，我听说过：懂得礼数，可没有钱财，君子就无法行礼；懂得礼数，拥有钱财，可时机不合适，君子也无法行礼。我有什么可慎重的。”

县子琐说：“我听说过：古时候，穿丧服是不降低等级的，上下都按亲属关系来确定。滕伯文为孟皮穿齐衰的丧服，因为孟虎是他的叔父；为孟皮穿齐衰的丧服，因为他是孟虎的叔

父。”

后木说：“办丧事，我听县子说过：‘办丧事不能不深思远虑，买棺材时里外都要平整光滑。’我死后也就这样。”

曾子说：“因为尸体还没有化装，所以灵堂要用帷幕围起来，在穿好衣服后就撤掉帷幕。”仲梁子说：“因为夫妇忙乱没有站好位置，所以灵堂才用帷幕围起来，在穿好衣服后就撤掉帷幕。”

对小敛的祭尊，子游说：“在死者的东边。”曾子说：“在死者的西边，大敛也在这个席位上。”小敛的祭奠在死者的西边，是鲁国礼仪的混乱错误。

县子说：“用粗葛做衰服，用细疏的布做裳裙，这不是古来的礼俗。”

子薄去世，哭悼的人有喊他的名子灭的。子皋说：“这样太粗野。”哭悼的人也就改了。

杜桥母亲的丧事上，殡室中没有赞礼的人，被认为太简略了。

夫子说：“亲人刚死，穿戴着羔裘玄冠的就要改为素冠深衣。”夫子就不穿戴着羔裘玄冠去吊丧。

子游请教丧具的准备问题，孔子说：“应当和家境的贫富相当。”子游说：“按照贫富标准是怎样的呢？”孔子说：“富裕的，不要超过礼制；如果贫穷，能够装敛首足形体，随后就埋葬，用手拉着绳子下棺，怎么会有人责备呢？”

司士贲告诉子游说：“我准备在床上给死者穿敛衣。”子游说：“可以。”县子听到后说：“这个叔氏（子游字）太过分了，专门靠懂礼来认可别人。”

宋襄公葬他的夫人时，陪葬了百瓮醋酱。曾子说：“既然叫做明器，却又要将上东西。”

在孟献子的丧事上，司徒派下士将多余的赠布归还给四方。孔子说：“这还可以。”

给死者读送来车马的记录，曾子说：“这不是古来的礼俗，这是重复报告的。”

成子高卧病在床，庆遗进来请示说：“你的病很危急，如果发展成大病，那可怎么办呢？”子高说：“我听说过：活着要对人有益，死后要对人无害，我纵然活着没能对人有益，我还能死后害人吗？我死后就找块不能耕作的土地埋葬了吧！”

子夏向孔夫子请教说：“遇到国君的母亲或妻子的丧事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日常生活，言语饮食，要保持自然造度。”

有宾客到来，没有地方住宿。孔子就说：“对朋友，活着可以住在我家，死后可以停在我家。”

国子高说：“埋葬的目的就是隐藏，隐藏的目的就是想不让人们看见。所以衣衾足以遮掩身体，棺包围着衣衾，槨包围着棺，土包围着槨，反而要在墓土上种树吗？”

在孔子的丧事时，有从燕国来观看的人，寄住在子夏家里。子夏说：“是圣人安葬别人吗？这是人们安葬圣人呀！你有什么可观看的呢？以前夫子曾说过：‘我见过建造的坟墓，有的像四方形的土坛一样，有的像堤坊一样，有的像夏代的屋顶一样，有的像斧头一样，我赞同建得像斧头一样的。’那也叫做马鬣封。我们现在一天换三次筑板就已经筑成了，正是实践夫子的意愿的。”

妇人穿丧服，不用葛带。

有用初熟的五谷或时令的果物祭献的，和朔奠一样。

在下葬之后，各方亲属都要脱去所穿的丧服，改穿轻一些的丧服。

枢饰上的“池”，就是依照着屋檐水槽的样式的。

国君一即位，就要为他准备好内棺，每年油漆一遍，里面放上东西。

在招魂时，要用楔柱挣住死者的牙，拘住死者的脚，装好饭含，梳流穿衣，设置帷幕，都是同时进行的。

报丧的人要由叔伯或堂兄来派遣。

为国君招魂时，要在小寝、大寝、各个祖庙、太祖庙、库门、四郊进行。

办丧事时，不能暴露的是所有的祭奠食品呢，还是祭肉呢？

停殡十天就要准备棺木和明器。殡期内，朝奠要在日出时举行，夕奠要在日落前举行。

父母去世哭悼是没有固定的，出使回来必须祭告父母。

练服的装束是，衣服用练做成，黄色衬里，红黄色滚边；用葛做腰带；穿麻绳做的鞋，没有鞋鼻；塞耳朵的饰物用角质的；鹿皮衣服的袖子可以加宽加长，袖口可以露着。

家里有殯事时，听到远房的兄弟去世，即使是关系远到只穿缌麻，也必须前往吊丧；不是同族兄弟，即使是近邻也不必去吊丧。

所相识的人的不同居兄弟死了都要去吊问。

天子的棺有四层，一层是野水牛皮包的棺，有三寸厚；一层是椁木棺；两层是梓木棺。四层棺套在一起，束棺的皮带是

直二横三，每条带下有一个榱楔。柏木槨用的是靠近根部的木材，每段长六尺。

天子在为诸侯哭丧时，要戴暗红色的文冠，穿黑帛衣服加上葛经。也有人说：天子是派官员代他哭丧的。为表示哀悼，用餐时就不再奏乐。

天子的殡仪上，要用丛木围着枢棺，涂上白垩，再加上槨；在枢车车辕上画龙、在槨上的缣幕上绣黑白斧纹，上面做成屋顶的样子，全都涂上油漆，这就是天子的礼数。只有天子的丧事上，有区别姓氏设位哭丧的仪式。

鲁哀公诔赞孙丘的辞文是：“上天不留下这位老人，没有人来辅佐我的君位了。呜呼哀哉，尼父呢！”

国家的大县邑失陷了，公卿大夫士都要戴上丧冠，到太庙去连哭三天，国君也不能享用杀牲的盛食。有人说：国君可以享用盛食，但要到社庙对土神哭泣。

孔子厌恶到野外去哭悼死者。

尚未做官的人，不敢拿家里的财物送人助丧，如果送财物助丧，就要按照父兄的吩咐去做。

（在国君的丧事上）士都到齐后，群臣就开始举行朝夕哭踊的仪式。

大祥祭奠之后就要戴缟冠。在这个月举行了祀祭，下个月就可以奏乐了。

国君有赐给士殡葬事遮挡尘土用的缣幕的。

檀弓下

君之嫡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嫡长殇，车一乘。

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

君于大夫，将葬，吊于宫，及出，命引之，三步则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五十无车者，不越疆而吊人。

季武子寝疾，侨固不说齐衰而入见，曰：“斯道也，将亡矣。士唯公门说齐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丧也，曾点倚其门而歌。

大夫吊，当事而至，则辞焉。吊于人，是日不乐。妇人不越疆而吊人。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焉。吊于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圻，皆执绋。丧，公吊之，必有拜者，虽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吊曰：“寡君承事。”主人曰：“临。”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

妻之昆弟为父后者死，哭之适室，子为主，袒免哭踊，夫入门右，使人立于门外告来者，狎则入哭。父在，哭于妻之室；非为父后者，哭诸异室。

有殯，闻远兄弟之丧，哭于侧室。无侧室，哭于门内之右。同国，则往哭之。

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

吊。”曾子曰：“我吊也与哉？”

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

齐穀王姬之丧，鲁庄公为之大功。或曰：“由鲁嫁，故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为之服。”

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仁亲以为宝。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公子重耳对客曰：“君惠吊亡臣重耳，身丧父死，不得与于哭泣之哀，以为君忧。父死之谓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显以致命于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则未为后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则爱父也；起而不私，则远利也。”

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丧礼，哀戚之至也。节哀，顺变也。君子念始生之者也。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诸幽之义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隐也。稽顙、隐之甚也。饭用米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焉尔。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周主重彻焉。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礼，主人自尽焉尔，岂知神之所飨，亦以主人有齐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袒、括发，变也，慍、哀之变也，去饰，去美也，袒、括发，去饰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袭，哀之节也。弁经葛而葬，与神交之道

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鬐而葬。歆主人主妇室老，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诸其所作也；主妇入于室，反诸其所养也。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为甚，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慤，吾从周。”

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

既封，主人赠，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与有司视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是月也，以虞易奠。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明日，祔于祖父。其变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归也。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恶之也，所以异于生也。丧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难言也。

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也，其哀离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殷朝而殡于祖，周朝而遂葬。

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与？”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悼公之丧，季昭子问于孟敬子曰：“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闻

矣，勉而为瘠则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则食食。”

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经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经反哭，子夏曰：“闻之也与？”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经。”

曾子曰：“晏子可谓知礼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个，遣车七乘，大夫五个，遣车五乘，晏子焉知礼？”曾子曰：“国无道，君子耻盈礼焉。国奢，则示之以俭，国俭，则示之以礼。”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曰：“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子张曰：“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向，妇人东乡。”曰：“噫！毋。”曰：“我丧也斯沾。尔专之，宾为宾焉，主为主焉，妇人从男子皆西乡。”

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知礼矣。”

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将为贤人也，吾未尝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于礼矣夫。”

季康子之母死，陈褻衣。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褻衣何为陈于斯。”命撤之。

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有子谓子游曰：“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示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品节斯，斯之谓礼。人死，斯恶

之矣，无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绞衾，设萎鬋，为使人勿恶也。始死，脯醢之奠，将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见其飧之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礼者，亦非礼之譬也。”

吴侵陈，斩祀杀厉，师还出竟，陈大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师与有无名乎？”

颜丁善居丧：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有诸？”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于冢宰三年。”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蒺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蒺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蒺，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大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亡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蒺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蒺洗而扬觶。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觶，谓之杜举。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石骀仲卒，无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

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

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槨，称其财，斯之谓礼。”

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勒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卫有大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杞之。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书而纳诸棺，曰：“世世万子孙，无变也。”

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吾二婢子夹我。”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

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历》入去《籥》。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斂，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母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

战于郎，公叔禺人遇负杖入堡者息，曰：“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邻童汪錡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錡，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谓子路曰：“何以处我？”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

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张弓。又及，谓之，又毙二人，每毙一人，掩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

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诸侯请含，使之袭。

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

滕成公之丧，使子叔敬叔吊，进书，子服惠伯为介。及郊，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将公事。”遂入。

哀公使人吊蒯尚，遇诸道。辟于路，画宫而受吊焉。曾子

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礼也。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君之臣免于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

孺子贛之丧，哀公欲设拨，问于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犹设之。”颜柳曰：“天子龙辇而椁，诸侯辇而设，为榆沈，故设拨。三臣者废辇而设拨，窃礼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学焉。”

悼公之母死，哀公为之齐衰。有若曰：“为妾齐衰，礼与？”公曰：“吾得已乎哉？鲁人以妻我。”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后难继也。”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馈焉曰献，使焉曰寡君。违而君薨，弗为服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自寝门至于库门。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

军有忧，则素服哭于库门之外，赴车不载弓鞬。

有焚其先人之室，则三日哭。故曰：“新宫火，亦三日哭。”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鲁人有周丰也者，哀公执挚请见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使人问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慤之心以莅之，虽固结之，民其不解乎？”

丧不虑居，毁不危身。丧不虑居，为无庙也；毁不危身，为无后也。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赢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邾娄考公之丧，徐君使容居来吊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

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长服，七日国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为棺槨者斩之，不至者，废其祀，勿其人。

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

屣跣而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猪焉。盖君逾月而后举爵。”

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文子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谓之善颂善祷。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阍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阼而修容焉。子贡先入，阍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阍人辟之。涉内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觐宋者，反报于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觐国乎！《诗》云：凡民有丧，扶服救之。虽微晋而已，天下其孰能当之。”

鲁庄公之丧，既葬，而经不入库门。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孔之之故人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

“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于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所举于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余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

叔仲皮学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鲁人也，衣衰而缪经。叔仲衍以告，请缙衰而环经。曰：“昔者吾丧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退，使其妻缙衰而环经。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筐，范则冠而蝉有绥，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

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恶乎用吾情。”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

孔子曰：“卫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译文】

国君的嫡子在十六岁到十九岁间夭折的，葬礼用车三辆；国君的嫡子在十六岁到十九岁夭折的葬礼用车一辆。大夫的嫡子在十六岁到十九岁夭折的，葬礼用车一辆。

国公的丧事时，凡在朝位的大夫都要持丧杖。

国君对大夫的丧事，即将下葬时，重在殡官吊丧；出殡时，要命令下人牵引柩车，向前行三步后停下来，国君再命令前行，这样重复三次后国君离开。在朝庙时也是如此，在孝子居丧的地方也是如此。

五十岁而没有车乘的人就不必越过国境去吊问别人。

季武子卧病在床，轿固没有脱掉齐衰丧服就来探病，并且说：“这个规矩快要失传了，士只有进公门时才要脱齐衰丧服的。”武子说：“这不是也很好吗？君子就是要表彰将要衰微的规矩的。”到了季武子的丧事时，曾点就倚着他的屋门唱起了歌。

有大夫来吊丧，正逢忙碌的时候到来，主人就派人去致谢请求等候。为别人吊丧，当天不要欢乐。妇人不必越出国界去吊问别人。在举行吊丧的日子，不能饮酒吃肉。吊丧正逢出葬时，就必须帮助牵引柩车；如果跟随柩车到墓地，就必须帮助拉下棺的绳索。

有丧事，国公来吊丧，必须有人上前拜谢，即使是死者的朋友、同乡，房东也可以代为丧主。吊问的说：“寡君前来帮助办理丧事。”主人要说：“承蒙光临。”国君在路上遇到柩车，必

须派人上前吊问。大夫的丧事，庶子不能作为丧主接受吊问。

妻子的兄弟、又是岳父的继承人死了，就要在正寝为他哭丧，让自己的儿子做丧主，袒露胳膊，摘掉帽子，号哭顿足。自己要进门站在左边，派人站在门外告诉来人，与死者关系亲近的可以进来哭丧。岳父健在的，就要在妻子的寝室里哭丧。对不是岳父的继承人，就在其它房间里哭丧。

家里有殡事时，听远房兄弟的丧讯，就要在侧室为他哭丧。没有侧室的，就在门内左侧哭丧。对死在国内的，就要前往哭丧。

子张死时，曾子正在为母亲守丧，他就穿着齐衰丧服去为子张哭丧。有人说：“穿着齐衰丧服就不要去吊丧。”曾子说：“我是去吊丧的吗？”

在有若的丧事上，鲁悼公来吊问，子游作为协助丧礼的傧相而从左边上下，让出右边。

在齐襄公夫人的丧事上，鲁庄公为她穿了大功的丧服，有人说：“她是从鲁国嫁出去的，所以要为她穿姊妹的丧服。”也有人说：“她是庄公的外祖母，所以才要穿大功丧服的。”

在晋献公的丧事上，秦穆公派人吊问公子重耳，并且说：“我听说过，亡国往往是在这个时候，得国也往往是在这个时候。即使公子处在忧伤而专心守丧之中，但是丧期不可太长，得国的时机也不可失去。公子要考虑一下。”重耳把这话告诉了舅父子犯，子犯说：“公子要辞谢他，守丧的人没有什么可宝贵的，对亲人的仁爱才是可宝贵的，父亲的死是何等的大事？又要借此机会谋求私利，对天下人谁能说清楚呢？公子还是辞谢他吧。”公子重耳就对来客说：“贵国君以仁惠之心来吊问我

这个逃亡的臣子，我父亲去世，守丧在身而不能表达哭泣的哀痛，使得贵国君感到忧虑，父亲的死是何等的大事，我怎敢有别的念头而辱没了贵国君的厚义呢。”于是，只叩头到地，而不以丧主身份来拜谢。一边哭一边站起来，站起后就不再同使者私下说什么了。子显把这种情形告诉给秦穆公，穆公说：“公子重耳真是仁义的人，叩头到地而不拜谢，是他不以继承人自居，所以不成拜礼；一边哭一边站起来，表示他亲爱父亲；站起后不再私语，是他远离私利。”

殡仪时挂着帷幕而哭丧，不是古来的礼俗，是从敬姜哭悼穆伯时开始的。

丧葬的礼仪是悲哀心情的集中表现；对哀痛的节制是顺应心情的转变，君子所想到的是生养自己的亲人。招魂的仪式是竭尽爱敬的表达方式。抱着祈祷的虔诚心，向着幽暗的方向，这就是祈求鬼神的方式。面朝着北方，就是求鬼神于幽暗的意思。下拜叩头到地，是悲伤哀痛至甚的表示；叩头到地，是哀痛至极的表示。给死者口含用米或贝，是不忍心让死者的口中空虚。不采用活人的吃食方式，是取用自然物的美妙。

记录死者的姓名要写在旌旗上面，因为死者已经不可辨别，所以就用各自的旌旗为标志。爱戴死者，就这样记录下他的名字；敬重死者，就这样尽自己的道义。

木制的“重”牌是神主的代表。殷人有了神主还要将“重”牌连在一起，周人有神主就将“重”牌取消了。

奠馈用朴素的器皿是因为活着的人满怀着哀痛的心情；只有在举行祭祀礼时，主人才极力文饰；哪知道神灵所享受的也就是主人所表现的庄严恭敬的心情。

捶胸顿足是极为悲痛的表现，规定次数是为了节制有度。袒露胳膊，用麻束发，是改变以往的装束；神态忧怨是哀痛导致的变化；除去装饰是去掉外表的华美。袒露胳膊，用麻束发是除去装饰的极端表现。有所袒露，有所穿着，是对哀痛的节制。以祭冠上加葛经的装束来行葬礼，是与神明交通的礼节，以表示崇敬的心情。周人戴着弁冠行葬礼，殷人戴着哂冠行葬礼。在丧期内让主人、主妇、老家臣食用粥，是因为他们很劳累，也是国君命令他们食用的。送葬回来要在堂上哭悼，是因为回到了死者生前理事的地方；主妇回到寝室里哭悼，是因为回到了奉养死者的地方。送葬之后前来吊问，是因为此时的哀痛最悲；送葬回来，死者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都失去了，所以难以忍受。

殷人是在下棺之后吊丧，周人是在送葬回来之后吊丧。孔子说：“殷人的做法太质朴，我赞同周人的做法。”

埋葬在北郊，头向北，这是夏商周三代通行的礼俗。因为是要到幽冥的地方的。

在下棺之后，主人用布帛随葬，祝人就回去安排虞祭仪式和受祭的神主。送葬回来哭悼之后，主人和执事要察看虞祭用的牺牲祭品，要有执事将几案筵席放置在墓的左边。然后回来，在正午举行安神的虞祭。

在安葬的当天举举行虞祭，是表示不忍心与死者有一日的分离。从这天开始，就用虞祭代替奠事。

在卒哭的祭事上，祝人致辞要说：“已成祭事。”从当天开始，就用吉祭代替丧祭。第二天要到死者祖父的庙堂举行祔祭。

在由丧祭改为吉祭以至祔祭时，必须连日进行。这是因为不忍心让死者的鬼魂有一日无所依归。殷人是在周年练祭以后举行祔祭，周人是在卒哭的祭事以后举行祔祭。孔子赞成殷人的方式。

国君在吊问臣子的丧事时，要命令巫人、祝人拿着桃枝、扫帚随从，是因为厌恶凶邪，所以态度不同于对待活着的臣子。在丧事上有着对死者的礼节，这是先王所难以讲明的。

丧事中朝拜祖庙是表示顺从死者的孝心，对死者的哀痛已离开死者的居室，所以到了祖父、父亲的庙堂以后就要出葬。殷人在朝拜庙堂以后停殡在祖庙，周人朝拜庙堂以后就出葬。

孔子认为用明器随葬的人是懂得丧葬的意义的，准备的物品不可用于丧葬，痛心呀，死人要是用活人用的器具，这不是近于用人殉葬了吗？所以叫做“明器”，就是把死者视为神明的。用泥车，草人随葬，自古以来就有，这是符合明器的意义的。孔子认为用泥车，草人随葬的妥当，用俑人随葬的不仁道，因为这近于用人殉葬了。

穆公问子思说：“回国为旧的君主穿丧服，这是自古以来的礼仪吗？”子思说：“古代的君主，任用人依礼办事，辞退人也依礼办事，所以有回国为旧的君主穿丧服的礼仪。现在的君主，任用人时似乎要把人抱在膝盖上，辞退人似乎要把人推下深渊。旧臣没有成为反叛者的首领就是万幸了，哪里还有什么回国为旧君主穿丧服的礼仪呢？”

在鲁悼公的丧事上，季昭子问孟敬子说：“为了君主该吃些什么呢？”敬子说：“该吃粥，这是天下通行的礼仪，我等三个

臣子不能在公室事奉君主，各处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勉强地遵从礼仪而变得消瘦我能够做到，可那不是让人怀疑我并不是因为哀情而变得消瘦的吗？我还是照常吃饭吧。”

卫国的司徒敬子死了，子夏去吊丧，在主人还没进行小殓时就戴着经去了。子游去吊丧，在主人进行小殓之后，子游出来戴上经再回屋去哭悼。子夏问：“你是听说的吗？”子游说，“听夫子说过，主人还没有改变丧服时，就不能戴经。”

曾子说：“晏子可以称得上是知晓礼仪的，因为他有恭敬的表现。”有若说：“晏子一件狐皮裘衣穿了三十年，出葬只用一辆车，而且到墓地就返回去了。依照礼，国君要用牲体七个，送葬车七辆；大夫要用牲体五个，送葬车五辆；晏子哪里懂得礼仪呢？”曾子说：“国家混乱，君子耻于完全按照礼仪去做；国家奢侈，就表现出俭朴；国家俭朴，就表现出按礼办事。”

国昭子的母亲死了，国昭子问子张说：“送葬到墓地后，男人女人怎样站位呢？”子张说：“在司徒敬子的丧事上，我的老师主持礼仪，是男子向西，女子向东。”国昭子说：“啊，那不行”，又说：“我办丧事会有人观看的，就由你来专管，宾客站在宾客一边，主人站在主人一边，妇人随从男子都向西。”

在穆伯的丧事上，敬姜（为丈夫）白天哭；在文伯的丧事上，敬姜（为儿子）白天夜里都哭。孔子说：“她是懂礼的。”

在文伯的丧事上，敬姜扒着他的床不肯哭，说：“以前我有这个儿子，我以为他将成为贤能的人，我就未曾让他到公室里去，到现在他死了，朋友臣下没有为他哭泣的，而家里人都痛哭失声。这样的儿子，一定是在礼节上多有荒疏了。”

季康子的母亲死了，在摆放出内衣时，敬姜说：“妇人没有

装扮是不敢见公婆的。马上会有四方的宾客前来，为什么把内衣摆放在那里呢？”就命令把内衣收了起来。

有子和子游一起站着，看到有个小孩在找父母，有子就对子游说：“我一直不懂得丧礼中的跳脚仪式，我打算去掉这个仪式已经很久了，哀情就表现在这里面是吗？”子游说：“作为礼仪，有节制感情的，有借事物表达感情的。有直接了当地表达感情的，那就是戎狄民族的方式。按照礼仪的要求就不是这样的。人高兴就会快乐，快乐就要咏唱，咏唱就会摇动身体，摇动身体就要跳舞，跳舞就会有忧愤，忧愤就会伤心，伤心就要叹息，叹息就会捶胸，捶胸就要顿足，而对情绪的区分和节制就叫做‘礼’。人死了，就会令人讨厌；死者已经没有能力，就要受到背弃；所以，制体束衣带、盖尸被，设置枢车盖、屏障，就是为了使不会厌烦死者的。人刚死时，就用肉脯肉酱祭奠；出葬时，要遣祭送行；下葬后，还要有祭食，可从没有见过享用这些东西的一种。自古以来，没有舍弃这些祭奠的，就是为了使人不背弃死者。所以你对礼仪的批评，也就是不合乎礼的毁谤了。”

吴国侵略陈国，砍伐社树，杀戮病疫的人。在撤军离境时，陈国派太宰嚭出使吴军，夫差对提任行人的仪说：“这个使者很会说话。为什么不问一问他，出军一定是有名义的，人们对这次出军是怎么认为的呢？”太宰嚭说：“古代的侵伐战争中，不砍伐社树，不杀病疫的人，不掳取头发斑驳的老人。现在你的军队是杀害了病疫的人吧，那不就称为杀戮病疫之人的军队了吗？”又问：“归还你们土地，放回你们的民众，又叫做什么呢？”回答说：“贵君王讨伐敝国的罪过，又因同情而赦免，这样

的军队不会没有名声吗？”

颜子在居丧期间表现得很得体，亲人刚死时，他神情惶惶，如同寻求亲人而没有得到的样子；到停殡时，他神情茫然，如同追随亲人而没有赶上的样子；送葬后，他慨然感叹，如同赶不上亲人魂灵返回去歇息的样子。

子张问道：“《尚书》的记载说：‘殷商宗居丧，三年不和朝臣说话，到说话的时候，臣下都很高兴。’有这回事吗？”孔子回答说：“为什么不能是这样呢？古时候，天子去世了，王太子要听任冢宰执政三年。”

知悼子死了，还没有下葬。晋平公饮着酒，由师旷、李调侍陪，奏起了钟乐。杜蒧从外面来，听到钟声后问：“君主在哪里？”回答：“在寝宫。”杜蒧进入寝宫，一步两个台阶地来到近前，倒上酒，然后说：“师旷，把这酒喝了”，又倒上酒说：“李调，把这酒喝了。”再倒上酒，在堂上面向北坐着自己喝了。然后下台阶，快步走了出去。晋平公招呼他进屋，说：“杜蒧，刚才你也许是想开导我的，所以才没有和你讲话，你让师旷喝酒是为什么呢？”杜蒧回答说：“在子、卯的日子里不该饮酒奏乐的，知悼子的棺柩停在堂上，这比子卯的忌日还要严重的，师旷身为太师，却不向你讲明这些，所以才罚他喝酒。”晋平公又问：“你让李调喝酒又是为什么呢？”杜蒧回答说：“李调身为君主的内臣，为了一酒一饭而忘了君主的过失，所以才罚他喝酒。”晋平公又问：“你喝酒是为什么呢？”杜蒧回答说：“我身为宰夫，不去做份内的刀匕之事，却敢来谏知劝谏，所以罚自己喝酒。”晋平公说：“我也是有过失的，倒上酒，也罚我喝。”杜蒧洗干净酒杯，倒上酒后举起来。晋平公对待者说：“如果我死了，一定不

要扔掉这个酒杯。”到现在，献酒后举起酒杯的动作就叫做“杜举。”

公叔文子死了，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赐予谥号，说：“出葬的月份日子都确定了，就要举行，请赐一个称呼来代替他的名字。”国君说：“以前卫国遭到凶年饥荒，夫子用粥来赈济国内饥饿的人，这不是很慈惠的吗？以前卫国有患难，夫子拚死来保卫我，这不是很忠贞的吗？在夫子主持卫国的政治时，整顿尊卑的序列和享用的多寡，以此和邻国相交往，使卫国的社稷没有受到侮辱，这不是很懂得文德的吗？所以，就称夫子为贞惠文子吧。”

石骀仲死了，没有嫡子，只有六个庶子，所以要通过卜问确定继承人。卜人说：“在他们沐浴佩玉之后就有征兆了”，有五个庶子进行了沐浴佩玉，只有石祁子说：“哪有为父亲居丧而沐浴佩玉的？”于是就不进行沐浴佩玉。后来就显出了石祁子为继承人的征兆。卫国的人就以为龟卜是很灵验的。

陈子车死在卫国，他的妻子和家臣计划用人殉陪葬。决定以后，陈子亢到来，就把计划告诉他说：“夫子有病，没人地下伺候他，所以准备用人殉陪葬。”子亢说：“用人殉陪葬是不合乎礼的，即便这样，他有病应当伺候的有谁比得上他的妻子和家臣呢？能制止，我就制止；不能制止，我就想用这两个人来殉葬。”于是就没有用人陪葬。

子路说：“贫穷真令人伤心，父母活着时没有什么能给予奉养，父母死了没有什么能举行丧祭。”孔子说：“（父母活着时）吃稀粥、喝清水，而能使他们满心欢喜，这就叫做‘孝’；（父母死了）敛藏手足形体，随即下葬而没有棺槨，只要符合自己

的财力，这就叫做‘礼’。”

卫献公逃亡国外，后来返回卫国，到了城郊，就准备封地赏赐随从的人，然后再进域。柳庄说：“如果都守卫国家，不有谁拉马提缰地跟随着逃亡呢？如果都跟随着逃亡，还有谁守卫国家呢？国君返国而有所偏私，这恐怕不行吧？”结果就没有封赏。

卫国有个太史叫柳庄，卧病在床，卫君说：“如果病情危急，即使我在主持祭祀也要告诉我。”后来，卫君再拜叩头对神主请求说：“有个叫柳庄的臣子，不只是我的臣子而是国家的臣子，听说他刚死，请准许我去吊丧。”于是，没换衣服就前去吊丧，并将这衣服送给死者，又封给他裘氏邑和潘氏县，写了契约放进棺中，契约上说：“世世代代子孙永不变更。”

陈乾昔卧病在床，嘱咐他的兄弟而命令他的儿子尊己说：“如果我死了，一定要为我做大棺材，让我的两个妾陪葬我两旁。”陈乾昔死后，他的儿子说：“用人殉陪葬是不合乎礼的，何况又在同一个棺里呢？”结果没有杀那两个妾。

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时（鲁宣公）仍然举行绋祭，有文武舞蹈，只去掉了籥舞。孔子说：“这是不合乎礼的，国中有大臣的丧事，就不应举行绋祭了。”

季康子的母亲死，（匠师）公输若年纪尚小。在大殓以后，（匠师）般建议用自己的机械下棺，主人正要听从时，公肩假说：“不行，鲁国早有先例，国君用大木碑下棺，三家国臣用大木柱下棺，般，你借别人母亲的丧事来试验自己的技巧，难道你再没有机会了吗？你不做这次尝试就会不好受吗？唉。”结果就没有听从般。

战争在郎地进行，公叔禺人遇到持兵杖的人进城堡休息，就说：“即使百姓的劳役很辛苦，赋税很沉重，可国臣不能为国出谋划策，国土不能为国去牺牲，这不行。我要实践自己所说的话。”于是就和邻居的少年汪錡一起上阵，都死在战场了。鲁国人想不以孩童的丧礼来办汪錡的丧事，就请教孔子，孔子说：“他既然能手执干戈保卫国家，你们想不以孩童的丧礼对待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子路要离开鲁国，就对颜渊说：“你有什么赠言给我呢？”颜渊说：“我听说过，在离开自己的国家时，先要到先人的墓前哭泣后再走；回国时，不用哭墓，省视一下先人的墓就可进城了。”然后对子路说：“你有什么留言给我呢？”子路说：“我听说过，驾车经过墓地时要扶轼致敬，绕过祭祀社坛时要下车致敬。”

工尹商阳和陈弃疾一同追击吴国的军队，追上后陈弃疾对工尹商阳说：“这可是国王的战事，您可以弓箭在手了。”商阳就手持弓箭。“您该射箭了。”他就把箭射出，杀死了一个敌人，然后把弓箭收进了袋囊。又赶上吴军，陈弃疾就命令他又杀死了二人。每射死一个人，商阳都要挡住眼睛不忍心去看。后来他叫御者停车，说：“我上朝没有座位，燕宴也不能参加，杀死三个敌人也就足以交差了。”孔子说：“在杀人之中，也还是有礼仪的。”

诸侯联合讨伐秦国，曹桓公死在诸侯会师的地方，诸侯们请求为他举行装饭含的礼仪，曹人也就顺便请求诸侯们为他穿殓衣。

鲁襄公到楚国去朝会，遇上楚康王死，楚国人说：“一定要

让鲁公给殓衣。”鲁国的随从就说：“这不合乎礼。”楚人强求要这样做，鲁君就让巫人，祝人扫拂棺柩，祛除不祥。楚人对此很后悔。

在滕成公的丧事时，鲁国派子叔敬叔去吊丧，带上慰问信，让子服惠伯做副手。到了滕国郊外时，正逢懿伯（惠伯的叔父）的忌日，子叔敬叔就不准备进城，惠伯就说：“这是公事，不能因为我叔父的私事影响，就不办公事了。”于是就进了城。

鲁哀公派人吊问蒧尚办丧事，在路上机遇，蒧尚就让出道路，在地上画出殡宫来接受吊问。曾子说：“蒧尚不不如杞梁的妻子懂得礼仪呢？齐庄公派人从狭路袭击莒国，杞梁战死，他的妻子在路上迎着他的棺柩哭得很哀伤，庄公派人去吊问，她对来说：‘作为国君的臣子如果有不可免的罪过，就让他陈尸市朝示众，并拘捕他的妻妾；作为国君的臣子而没有什么罪过，还有那先人留下的破旧房舍可供行礼，不敢在此有辱君命。’”

在哀公的幼子躒的丧事时，哀公想在殡柩上加引绳，就向有若请教，有若说：“可以这样做，你的三家臣子已经这样做了。”颜柳说：“天子用画着龙的殡车加椁幕，诸侯用殡车加帷幕，因为殡车用榆木做的，很沉重，所以要加引绳的，三臣不用殡车而加了引绳，这是盗用天子诸侯的礼仪又没做对，国君还学它什么呢？”

悼公的母亲死，哀公为她穿齐衰的丧服，有若说：“为妾穿齐衰的丧服，这合乎礼吗？”哀公说：“我有什么办法呢？鲁国人是把她当作我的妻子看待的。”

季子皋埋葬他的妻子时，损害了他人的庄稼，申祥把这事

告诉他说：“请你赔偿人家。”子皋说：“我的主人孟氏不因此而怪罪我，我的朋友不因此而背弃我，因为我是本邑的主管。我要是买条道路来出葬，那后人是难以照办的。”

对做官而还没有俸禄的人，君主有所馈赠就叫做“献”，使者传令时称君主为“寡君。”离开了君主而君主去世时就不必为君主穿丧服了。

在举行虞祭时要立神主，并设置几案和席子。在卒哭以后就要避讳死者的名字，是以活人相对待的结束和以鬼神相对待的开始。在卒哭结束后，宰夫要摇动着木铎在宫内宣布：“取消旧的避讳，开始新的避讳，”从正寝门口喊到库门。双字的名子不用全都避讳，如孔夫子的母亲名叫征在，说“在”就不说“征”，说“征”就不说“在”。

军队战败时。国君就要穿戴素服在库门外面哭泣，回报的车乘上，铠甲不要披上袍衣，兵器不要放进袞囊。

如果先人的宗庙失火，就要哭泣三天。所以有记载说：“新建的宗庙失火，国君也哭泣了三天。”

孔子经过泰山下，有个妇女在坟墓上哭得很伤心，夫子站在车轼边听到后，就派子路前去探问说：“在你的哭泣声中好像有很深重的痛苦？”妇女回答说：“是的，以前我的公公死于虎口，我的丈夫也死于虎口，现在我的儿子又死于虎口了。”夫子说：“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回答说：“这里没有苛繁的赋役。”夫子对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苛繁的赋役比老虎还要凶猛。”

鲁国有个叫周丰的人，哀公带上礼物去拜访他，他却说不行，哀公说：“那我就不去了。”后来派人请教他，说：“有虞氏并

没有教诲民众忠信，可民众都忠信他；夏后氏并没有教诲民众忠敬，可民众都忠敬他。他们施行了什么，使民众这样的呢？”他回答说：“在先人的废墟和坟墓之间，没有教诲民众哀伤，民众却都能哀伤，在神社宗庙之中，没有教诲民众敬穆，民众却都能敬穆。殷人作了盟誓，民众才开始背叛，周人作了盟会，民众才开始怀疑。如果没有礼义忠信诚实的信念来对待民众，即使巩固团结他们，民众就不会瓦解了吗？”

办丧事不要考虑居处的安逸，哀痛变容不要危害身体的健康。办丧事不考虑居处的安逸是因为死者还没有庙堂，哀痛变容危害身体的健康是因为死者会没有后继的人。

延陵季子出访齐国，在返回的途中，他的长子死了，于是就埋葬在嬴、博两地之间。孔子说：“延陵季子是吴国熟习礼仪的人。”就前去观看他办的葬礼，所挖的墓圻深度没到有泉水的地方，装殓用的是当时穿的衣服，下葬后堆了坟头，长宽正好冥住墓圻，高度可以手扶着倚靠。堆好坟头，季子袒露左臂，向右边环绕着坟头并哭喊三遍，说：“你的骨肉又回归到土地中，这是命，你的魂是无处不到，无处不到的”然后继续前行。孔子说：“延陵季子对于礼，做得是很适合的。”

在邾婁考公的丧事上，徐国君主派容居来吊丧，并举行饭含礼，容居说：“寡君派容居坐着举行饭含礼，为侯爵口中放玉璧，就让我行饭食礼吧。”主管官吏说：“劳驾诸侯来到敝邑，来得简便就行简便的礼仪，来得隆重就行隆重的礼仪，简便了隆重相混杂的礼仪，还未曾有过。”容居回答说：“容居我听说过，为君主办事，不敢忘了君主，也不敢忘了他的祖先。从前我国的先君驹王向西征讨越过黄河，没有地方不用这种口气讲话

的，容居我是个鲁钝的人，可也不敢忘了我的先君。”

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讣告报到子思，子思就到宗庙去哭丧，他的弟子到来说：“再嫁给庶氏的母亲死了，为什么在孔氏的宗庙哭丧呢？”子思说：“我错了，我错了。”于是就到别的房间去哭了。

天子死后三天，助丧的祝人先穿丧服；五天，百官穿丧服；七天，王畿内的庶民男女穿丧服；三个月后，诸侯及其大夫穿丧服。掌管山泽的官吏要收罗王畿内各地神社的树木，可以做棺槨的就砍伐；凡不肯贡献木材的地方，就废掉当地的神社，重罚其负责人。

齐国发生大饥荒，黔敖准备了饭食在道路旁，以接待饥民来食用。有个饥民，垂着袖子，拖着鞋子，迷迷糊糊地走过来。黔敖左手端着饭，右手端着汤，口气很怜悯地说：“喂，来吃吧！”这个饥民抬起眼看着黔敖说：“我就是不吃这样施舍的饭食，才落得这个样子的。”黔敖忙追上去道歉，这个饥民终究不肯吃而饿死了。曾子听到这事后说：“真是太微末了，他的口气不对，可以拒绝的，他道歉了就可以吃了。”

在邾娄定公时，有人杀死了自己的父亲，主管刑狱的官吏报告了这件事，定公听后，惊惶地瞪起眼，坐也不稳了，说：“这是我的罪过。”又说：“我曾学习过判断这样的罪案，对臣下杀死君主的人，凡是在官位的人都可以处死他，不能赦免；对儿子杀死父亲的人，凡是在同一屋室的子孙都可以处死他，不能赦免。要处死凶犯，拆除行凶的屋室，把地基挖成池子灌上水。国君也要在一个月后才能举杯喝酒。”

晋献文子新建成宫室，晋大夫都去参加落成典礼，张老致

辞说：“多么壮丽，多么漂亮，祭祀歌舞要在这里举行，哭悼居丧要在这里进行，宗族聚会要在这里举办。”文子说：“我越武能够让祭祀歌舞在这里举行，哭悼居丧在这里进行，宗族聚会在这里举办，是为了要保全身首而善终，能与先人合葬在九京。”然后面向北，一再叩头拜谢。君子认为这是善于赞美，善于祈福的。

孔子养的狗死了，就让子贡去埋掉它，并说：“我听说过，破旧的帷幕不要丢弃，为了用来埋马；破旧的幕盖不要丢弃，为了用来埋狗。我孔丘很贫穷，没有幕盖，但埋狗进坑时也要用个席子，不要使狗的头直接埋在土里。”所以国君乘用的马匹死了，就要用帷幕裹好掩埋。

季孙的母亲死了，哀公去吊丧。曾子和子贡也去吊丧时，看门人因为国君在里面而不肯通报，曾子和子贡就进到马房里修整了仪容，然后子贡先进门去，看门人说：“刚才已经通报了。”曾子随后进去，看门人也让开了路，二人走到寝门水溜檐下，卿大夫都让出位置，哀公也走下台阶来请他们就位。君子评论说：“尽力修整仪容的道理就在于它可以使人通行到很远的地方。”

宋国阳门的卫士死了，司城的子罕进到灵堂哭得很伤心，晋国派来窥探宋国情况的人回去禀报晋侯说：“阳门的卫士死了，而子罕哭得很伤心，民众深受感动，恐怕不能讨伐宋国了。”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这个探子很会观察国情啊！《诗》中说：‘凡民人有丧事的，当尽力救助他们。’虽然宋国小于晋国，可天下又有谁能与它为敌呢？”

鲁庄公的丧事中，下葬以后，宾客就不再穿着带经的丧服

进入库门；卒哭以后，士大夫就不再穿着麻服进入公门。

孔子的老朋友叫原壤，他母亲死时，夫子帮助他整理棺木，原壤敲着木头说：“好久我没有寄情于音乐了。”于是就唱道：“椁木的纹理就像狸首一样斑驳，像握女子的手一样柔滑。”夫子装作没听见就过去了。随从的人说：“您还不和他绝交吗？”夫子说：“孔丘我听说过，是亲人就不要失去他为亲人，是老朋友就不要失去他为老朋友。”

赵文子和叔誉一起去巡视九原墓地，文子说：“死人如果能复活，我和谁相随从呢？”叔誉说：“该是阳处父吧？”文子说：“他在晋国实行专权而且刚直，没有能够善终，他的智慧是不足以称道的。”叔誉又说：“那是国舅犯吧？”文子说：“他见利就不顾他的君主了，他的仁德是不足以称道的。我看还是随武子吧，他能够为君主谋利而又不忘记自己的利益，为自己打算而又不忘记朋友。”晋国人都认为文子很能了解人。后来，文子的身体柔弱得好像穿不了衣服，说话迟慢得好像说不上口，他所荐举到晋国管理府库的士人有七十余家，可活着不与他们以利益相交往，死后也不把子孙托付给他们。

叔仲皮教子柳学习，后来叔仲皮死了，子柳的妻子是个鲁钝的人，就穿了齐衰的丧服，戴着打结的繆经。叔仲衍把这事告诉子柳，要求改穿缙衰的丧服，戴环状的经。子柳说：“以前我的姑姑姐妹死了，就是穿这样的丧服，未曾有人禁止我呀。”回去后，就让他妻子改穿缙衰的丧服经了。

成邑有个人，他的兄长死了，却不肯穿齐衰的丧服，后来听说子皋要做成邑的宰官，他就穿了齐衰的丧服。成邑人就说：“蚕吐丝而螃蟹有筐，蜂戴帽子而蝉垂着帽带，有人死了兄

长而要等子皋来才穿丧服。”

乐正子春的母亲死了，他五天不吃东西。后来他说：“我后悔这样做，自从我母亲不能得到我的感情，我又怎样表达我的感情呢。”

年岁干旱，穆公召请县子来，请教说：“天很久不下雨，我打算用曝晒羸病的人来求雨，怎么样？”县子回答说：“天久不下雨，却要曝晒有病的人，太残酷了，恐怕不可做吧。”穆公又问：“那么我打算曝晒巫婆来求雨，怎么样？”回答说：“天不下雨，却寄希望于愚昧的妇人身上，用这种方法求雨，恐怕太离谱了吧？”又再问：“那么罢市怎么样？”回答说：“天子死了，罢市七天；诸侯死了，罢市三天。为求雨而罢不也是可以的吗？”

孔子说：“卫人的合葬方式是分两个墓穴下葬，鲁人的合葬方式是两副棺槨合葬在一个墓穴里。还有鲁人的方式好吧。”

王 制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

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中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

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

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禄土，以为间田。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天子之县内诸侯，禄也；外诸侯，嗣也。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则赐也，不过九命。次国之君，不过七命，小国之君，不过五命。大国之卿，不过三命，下卿再命；小国之卿与下大夫一命。

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士遇之涂弗与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诸侯之于天子也，此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

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

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考礼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天子赐诸侯乐，则以祝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鼂将之。

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钺钺然后杀，赐圭瓚然后为鬯。未赐圭瓚，则资鬯于天子，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頖宫。

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祫，祫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

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罝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仞。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仞，丧祭，用不足曰暴，有余曰浩。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自天子达于庶人。丧从死者，祭从生者，支子不祭。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

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

天子犴禘、袷禘、袷尝、袷烝。诸侯禘则不禘，禘则不禘，禘则不烝，烝则不禘。诸侯禘犴、禘一犴一袷，尝袷，烝袷。

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庙之祭，有田则祭，无田则荐。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寝不逾庙。

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厘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请。

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

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

命乡，简不帅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习射上功，习乡上齿，大司徒帅国之俊士与执事焉。不变，命国之右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左，命国之左乡，简不帅教者移之右，如初礼。不变，移之郊，如初礼。不变，移之遂，如初礼。不变，屏之远方，终身不齿。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凡入学以齿。

将出学，小胥、大胥、小乐正，简不帅教者以告于大乐正。大乐正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学。不变，王亲视学。不变，王三日不举，屏之远方，西方曰棘，东方曰寄，终身不齿。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

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大夫废其事，终身不仕，死以士礼葬之。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

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

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仕于家者，出乡不与士齿。

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有旨无简不听。附从轻，赦从重。

凡制五刑，必即天论，邮罚丽于事。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凡作刑罚，轻无赦。刑者侗也，侗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凡执禁以齐众，不赦过。

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

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关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

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斋戒受谏。

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冢宰斋戒受质。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于天子。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斋戒受质。然后，休老劳农，成岁事，制国用。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坐，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五十异粢，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于游可也。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绞纷衾冒，死而后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齐丧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唯衰麻为丧。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

殷人鬯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凡三王养老皆引年。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政。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将徙于诸侯，三月不从政。自诸侯来徙家，期不从政。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皆有常饩。瘠、聋、跛、辟、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近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国，其余，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余，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为方百里者三十其余，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诸侯之有功者，取于闲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归之闲田。

天子之县内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余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余，方百里者八十，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余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诸侯之下士禄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国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国之卿。

天子之大夫为三监，监于诸侯之国者，其禄视诸侯之卿，其爵视次国之君，其禄取之于方伯之地。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视元士。

诸侯世子世国，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赐爵，视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国。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

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译文】

王者所制定的俸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共五等。诸侯所属的官有上大夫或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天子的禄田方圆千里，公侯的禄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享有五十里的人，就不直属于天子，而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天子的三公的禄田相当于公侯，天子的卿相当于伯，天子的大夫相当于子男，天子的命士相当于附庸。

规定农田以百亩为单位，每百亩农田的等次分别是，上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九个人，其次可以养活八个人，再其次可以养活六个人，下等的农夫可以养活五个人。凡是平民在官府服务的，他的俸禄就按上面的等级分配。

诸侯的下士的俸禄相当于上等农夫的收获，俸禄足以代替他的耕种收获了。中士的俸禄是下士的一倍，上士是中士的一倍，大夫是上士的一倍。卿四倍于大夫的俸禄，国君十倍于卿的俸禄。次一等国家的卿三倍于大夫的俸禄，国君十倍于卿的俸禄。小国的卿一倍于大夫的俸禄，国君十倍于卿的俸禄。

次国的上卿，职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下卿，下卿相当于上大夫。小国的上卿，职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上大夫，下卿相当于下大夫，其中有中士，下士的，职位各自相当于上一等的第三位。

凡四海之内有九个州，每个州方圆千里，每个州内封建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三十个，方圆七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个，方圆五十里的诸侯国一百二十个，共二百一十个封国，其中的名山大

川不加分封，余下的土地作为诸侯附庸的禄田和闲田。有八个州是每州二百一十个封国。

天子的王畿以内，方圆百里的诸侯国有九个，七十里的诸侯国有二十一个，五十里的诸侯国有六十三个，共九十三封国；其中的名山大川不加分封，余下的土地作为命土的禄田或作为闲田。

凡九州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封国。天子的命土，诸侯的附庸不在其中。

天子的禄田，百里以内用来供应官府文书的财用；千里以内用来供应天子的日常器用。千里以外，设立方伯。每五个封国为一个属，每个属有属长；每十个封国为一个连，每个连有连帅；每三十个封国为一个卒，每个卒有卒正；每二百一十个封国为一个州、每个州有州伯。八个州有八个州长，五十六个卒正，一百六十八个连帅，三百三十六个属长。八个州伯各以统辖的地方直属于天子的老臣两个人，划分天下为左右，两个老臣就是二伯。千里以内的地方叫做甸，千里以外的地方叫做采和流。

天子以下有三个公，九个卿，二十七个大夫，八十一个命士。大国有三个卿，都由天子任命，以下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一等的国有三个卿，二个由天子任命，一个由国君任命，以下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有二个卿，都由天子任命，以下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天子派他的大夫作为三监，监察各个方伯的国政，每一国派三个人。天子王畿内诸侯的封地是做为俸禄的，王畿以外诸侯的封地是世代继承的。

规定：三公一次受命就到最高的衮服，如果有增加，就算是赐服；大国的国君，爵服不超过九命；次一等的国君，爵服不超过七命；小国的国君，爵服不超过五命；大国的卿，爵服不超过三命；下卿是二命，小国的卿或下大夫都是一命。

凡选用官员人才，必须先考试，考试合格然后分派差事，能够胜任差事然后封爵位，爵位确定之后给予俸禄。封爵要在朝廷和士人前公开举行，处罚罪人要在市面当众进行。所以国君不要收藏罪人，大夫不要收养罪人，士在路上遇到罪人不要和他讲话。要把罪人驱逐到四方，凡所到的地方都不能享有权力，表示让他没有理由生活在世上。

诸侯对于天子，每一年要派大夫代表去朝聘一次，每三年要派卿代表去朝聘一次，每五年要亲自去朝见一次。

天子每五年巡守一次，在当年的二月，向东巡守到泰山，要在山上举行柴祭，并遥望祭祀周围山川；要接见诸侯，亲自拜见问侯百岁的老人。要命令太师陈列诗歌来观察人民的生活风情；命令市场官员上报物价来考察人民的生活喜好和厌恶，有无喜好奢侈和怪僻的人，命令典礼的官员考察确定当地的季节，月份，日期，时辰，统一度量衡，校正当地的礼乐制度，衣服标准。对山川神祇有不举行礼拜的，就视为不敬，有不敬的就削夺其国君的土地；对宗庙有不恭顺的，就视为不孝，有不孝的就罢黜其国君的爵位；改变更换礼乐的，就视为不遵从，有不遵从的就流放其国君；变革制度、衣服的，就视为背叛，有背叛的就讨伐其国君；对有功德于人民的就要加封土地、爵禄。

在当年的五月，天子向南巡守到南岳衡山，如同东巡的礼

仪；八月，向西巡守到西岳华山，如同南巡的礼仪；十一月，向北巡守到北岳恒山，如同西巡的礼仪。在巡守回朝后要祭告祖宗的庙堂，用一公牛做祭牲。

在天子将要出巡时，要用类礼告祭上帝，用宜礼告祭地社，用造礼告祭宗庙。诸侯将要出行时，要用宜礼告祭地社，用造礼告祭宗庙。

天子在没有祭祀或举兵的事情时与诸侯相见，叫做“朝”；天子要考察礼仪，改正刑罚，整齐德教，使诸侯尊事天子。天子赐给诸侯乐器时，以“积”为代表；赐给伯、子、男乐器时，以“鼂”为代表。

对诸侯来说，受赐弓矢，就可以进行征讨；受赐斧钺，就可以进行诛杀；受赐圭瓚玉爵，就可以享用黍酿的鬯酒。没有受赐瓚玉爵，用鬯酒就要向天子请求。

天子授命诸侯掌管教育，然后就可以兴办学校。小学设在国君宫室的南边左侧，大学设在郊外。天子设立的大学叫做“辟雍”，诸侯设立的大学叫做“頖宫。”

天子将要出兵征讨时，要用类礼告祭上帝，用宜礼告祭地社，用造礼告祭宗庙。向着所要征讨的地方举行禘祭。然后在祖庙祷告受命，在大学制定战争策略。出征捕获有罪的人回来后，要在大学举行释奠的仪式，报告俘虏、诛杀的情况。

天子诸侯在没有大事的情况下，每年要举行田猎三次。一是用猎物做成干肉放在豆器里用于祭享，二是用猎物来宴请客宾，三是用来丰富天子国君的膳食。没有大事而不举行田猎就不敬，田猎不按照礼进行就是暴殄天物。对猎物，天子不能合围地捕杀，诸侯不能成群地掩杀。天子捕杀猎物后要放下指

挥用的大旗，诸侯捕杀猎物后要放下指挥用的小旗，大夫捕杀猎物后要停下助猎的佐车。助猎的佐车停下后，百姓才可以进行田猎。

在水獭祭鱼的月份以后，掌管山泽的官吏才可以进入湖泽进行渔猎；在豺祭兽的月份以后，才可以举行田猎；在鸠化为鹰的月份以后，才可以张网捕禽；在草木零落的月份以后，才可以进入山林。在昆虫还没有休眠时，不可以焚草肥田，不可以捕杀幼兽，不可以剖取禽卵，不可以取胎兽，不可以捕杀刚出生的鸟兽，不可以毁坏鸟兽的巢穴。

冢宰安排国家的财用，必须在每年的岁末进行，在五谷都收获以后，再来安排国家的财用。要根据国土的大小，年成的好坏，以三十年为单位，通盘安排国家的财用。要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祭祀的费用要占年收入的十分之一，国有重大丧事，三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越过丧事的限制而举行。丧事的费用要占三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丧祭上的费用，不足的叫做“暴”，有余的叫做“浩。”举行祭祀，丰收的年份不要奢侈，歉收的年份不要俭省。国家没有几年的储蓄就是不足，没有六年的储蓄就是急迫，没有三年的储蓄就是不称其为国家了。三年耕作必须有一年的余食，九年耕作必须有三年的余食。以三十年的通盘安排，即使有水旱洪荒，民众也不会有菜色，然后天子用膳食时就每天都可以使用音乐了。

天子死，七天后举行殡仪，七个月后举行葬礼；诸侯死，五天后举行殡仪，五个月后举行葬礼；大夫、士、庶人死，三天后举行殡仪，三个月后举行葬礼。丧期三年的丧礼，自天子以下都是通行的。庶人下葬时，棺木要悬空而下，不用引绳；葬事也

不因下雨而停止；墓葬不堆坟头，不种树木。在丧期以内不做别的事情，自天子以下到庶人都是通用的。丧礼要遵从死者的身份地位来进行，祭礼要遵从生者的身份地位来进行。支系的子孙不能主持祭祀。

天子有七所宗庙，三所昭庙，三所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七所；诸侯有五所宗庙，二所昭庙，二所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五所；大夫有三所宗庙，一所昭庙，一所穆庙，加上太祖的庙共三所；士有一所宗庙；庶人祭祀在寝室。

天子诸侯在宗庙举行的祭祀，春祭叫做禘，夏祭叫做禘，秋祭叫做尝，冬祭叫做烝。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大夫祭祀五祀。天子祭祀名山大川时，对五岳所用的规格数量相当于宴请三公，对四渎所用的规格数量相当于宴请诸侯。诸侯祭祀名山大川时，只祭祀自己封地内的山川。天子诸侯都要祭祀在自己地域内已没有后继者的古国的先公先王。

天子用特祭进行禘祭，用合祭进行祫祭、尝祭、烝祭。诸侯举行了禘祭就不举行禘祭，举行了禘祭就不举行尝祭，举行了尝祭就不举行烝祭，举行了烝祭就不举行禘祭。诸侯的禘祭用特祭，禘祭一年用特祭，一年用合祭；尝祭、烝祭都用合祭。

天子祭祀社稷都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诸侯祭祀社稷都用羊、猪二牲的少牢。大夫士祭祀宗庙时，有禄田的举行祭祀，没有禄田的就举行荐礼。庶人春季荐献韭，夏季荐献麦，秋季荐献黍，冬季荐献稻。献韭要配以卵，献麦要配以鱼，献黍要配以小猪，献稻要配以雁。

祭祀天地用的牛要是角刚长得蚕茧栗子大的小牛；祭祀宗庙用的牛是要角等到手握长短的牛；宴飨用的牛是要角长

到一尺长的牛。

诸侯没有祭飨时不可以杀牛，大夫没有祭飨时不可以杀羊，士没有祭飨时不可以杀猪狗，庶人没有荐献礼时不可以吃珍美食物。日常的食用不可以超过祭祀的牲牢，日常的服装不可以超过祭祀的礼服，日常的寝居不可以超过祭祀的庙堂。

古时候，在公田助耕的人就不用再纳田税，在市场租用公家店铺的人就不用再纳营业税，在水陆关口掌管稽察往来旅客的人就不用再纳关税。对山林川泽按照时岁季节而砍伐捕捞的人就不加禁止。耕作圭田的人就不用征收田税，凡征用民众服劳役时，一年不得超过三天。田宅不可买卖，墓地不需要请求。

司空负责执掌丈尺，安排民众的居住要根据山川湖泽的高下、四时气候的变化、土地位置的远近，兴建土木工程要考虑民力的多少。凡在使用民力时，要按照老年人的标准来指派劳役，按照壮年人的标准来供给饮食。

凡在安置民众，营建居处时，必须根据天气的寒冷温暖和地势的干燥潮湿，广阔的谷地和宽大的河川而有不同的建制。民众生活在这些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性情的刚柔轻重迟速各不相同，饮食口味互不一致，器械用具制作有别，衣服装束互不相宜。要整顿民众的道德教化，而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要统一民众的社会事务，而不改变他们的生活便利。中原和边远地区，五个地方的民众都有着自己的习性，不可能互相转换。东方的叫做夷人，披散头发，身刺花纹，有不吃熟食的习俗；南方的叫做蛮人，脸刻花纹，两脚脚趾相对而行，有不吃熟食的习俗；西方的叫做戎人，披散头发，身穿皮衣，有不吃五谷

的习俗；北方的叫做狄人，身穿羽毛衣服，住在洞穴，有不吃五谷的习俗。中原和夷、蛮、戎、狄的人们，都各有安乐的居处，和美的饮食，适宜的衣着，便利的器用，完备的器具。五个地方的民众，言语不通，喜好不同，有着帮助他们传达心意，沟通需要的人，东方叫做寄，南方叫做象，西方叫做狄，北方叫做译。

凡在安置民众时，要根据地势的高低来营建城邑，根据地域的大小来安置民众的居处，地理、城邑、民众、居处，必须相互配合适当。要没有旷废的土地，没有游离的民众，要饮食节俭，兴事适时，使民众都安定地生活，乐于劳作，努力立功，尊从君主，亲敬长上，然后就要兴办学校。

司徒的职责是，修习六礼以调节民众的情性，辨明七教以提高民众的德行，整齐八政以防范淫邪的事情，统一道德以同化风俗习惯，供养老人以促进孝行，救济孤独残疾以弥补不足，尊重贤能的人以崇尚德教，检举淫邪的人以消除罪恶。

命令乡官检举不遵从教化的人报告给上级，然后让乡中有声望的老人都聚会在乡间学校，选择吉日来教习射礼，以成绩好的在上；教习乡礼，以年龄辈份大的在上。由大司徒率领国内的俊士学生前来参加示范。如果那些人没有改变，就命令国内在乡的官吏将不遵从教化的人迁移到左乡；命令国内左乡的官吏将不遵从教化的人迁移到右乡；教习和前面一样的礼仪。再没有改变，就将他们迁移到郊外，教习和前面一样的礼仪。再没有改变，就将他们迁移到远郊以外，教习和前面一样的礼仪。再没有改变，就将他们驱逐到远方，终身不再被学校收录为学士。

命令乡官考评有德才的人，推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

徒考评选士中的优秀者推举到国学，称为“俊士。”被推举给司徒的选士，就不再被乡里征服劳役；被推举到国学的俊士，就不再被司徒征服劳役；称为“造士。”

主持国学的乐正崇奉四种学术，建立四门课目，延用先王所制定的《诗》、《书》、《礼》、《乐》以造就人才，春秋两季教授《礼》、《乐》，冬夏两季教授《诗》、《书》。王太子、诸王子，各国君的世子，卿、大夫、命士的嫡长子，国内的俊士、选士，都在国学里培养。凡进入国学都以年龄长幼为序。

将要在国学毕业时，要由小胥、大胥、小乐正检举不遵从教导的人，报告给大乐正，由大乐正报告君王。君王命令三公、九卿、大夫、命士都聚会到国学。如果没有改变，君王就亲自到国学视察；再没有改变，君王就三天用膳时不举奏音乐，将不遵从教导的人驱逐到远方，西方叫做棘，东方叫做寄，终身不再被收录为学士。

大乐正要考评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并推举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负责辨别考评做官的能力，要考评进士中的贤能者报告给君王，以确定所做的考评。考评确定后就要任命官职，任命官职后就要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就要封给俸禄。

大夫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就终身不能再做官，死后以士礼安葬。

在有军事发兵时，就要命令大司徒教授给学士乘用兵车穿戴铠甲。

对凡是掌握技艺的人，要考评他的能力：派他们往来四方、赤膊露腿，考定射箭驾车的优劣等。

掌握技艺而为上面服务的人，包括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是掌握技艺而为上面服务的人，不可以兼做两种事务，不可以转换行业，出了本乡就不可以和士论年龄长幼；到长官家服务的人，出了本乡就不可以和士论年龄长幼。

司寇在负责审定刑书，断明罪法，以受理刑事诉讼时，必须进行三次审讯。控告有罪而没有律条规定的就不起诉，引用律条要取罪轻的，赦免要取罪重的。

凡制定五级的刑罚，必须考虑到天伦关系，论罪课罚要符合事实。凡受理五刑的诉讼，必须体谅父子的亲情，成全君臣的忠义来加以权衡；要思考论定情节轻重的顺序，谨慎测定罪行深浅的份量来加以辨别；要竭尽自己的视听能力，投入自己的忠爱情感来加以研究。有疑问的诉讼，就公开和众官员共同审定；众官员有疑问的，就要赦免。必须审察罪行的大小，按照律条来判决。

判决书裁定以后，由史将判决书报告给正；由正加以审理，然后由正将审理好的判决书报告给大司寇；由大司寇亲自在公堂上加以审理，然后大司寇将审理好的判决书报告给君王；君王要命令三公共同审理，三公将审理好的判决书报告给君王；君王要提出三种宽恕的理由，然后裁定刑罚。凡判处刑罚后，轻刑也不能赦免，刑的意思就是定型，定型就是不可改变。一旦定刑就不可以改变，所以君子都是尽心尽力地审理诉讼的。

凡是支离文字，曲解法律，混乱名称，擅改法度，把持邪术以搅乱民政的，处死；凡是制造靡靡之音、奇装异服、奇技淫巧、奇怪器械以蛊惑民心的，处死；凡是行为虚伪而又顽固坚

持，言语虚伪而又强词夺理，学非正路而又博闻强识，教非正道而又影响广泛以扰乱民心的，处死；凡是假借鬼神、时日、卜筮以扰乱民心的，处死。凡是这四种死罪不用加以审理。凡是违犯禁令以统一民心的就不赦免罪过。

凡圭璧、金璋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赏赐的服装、车乘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宗庙里的器具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牺牲祭品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兵器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器皿用具不合规格的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兵车不合规格的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布帛粗细不合经纬数量、幅度宽狭不合质量，颜色混杂看不出正色的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锦文、珠玉制作成器用的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衣服、饮食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五谷不按时节收获的，果实尚未成熟的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树木不成材而欲伐的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禽兽鱼龟没有长大而捕杀的不可可以在市上出卖。

在关口执掌门禁的人负责稽察，禁止奇装异服，识别不同的言语。

太史负责主管礼仪，执掌文书，记载忌讳和灾异，天子要斋戒清心洁身来接受劝谏。

司会要把一年的政绩报请天子考核，冢宰要斋戒清心洁身来协同考核。大乐正、大司寇、司市三个官员要把自己的政绩附随司会的报告请天子考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要斋戒清心洁身协同考核。百官要把各自的政绩报请三公考核，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把百官的政绩报请天子考核，百官要斋戒清心洁身协同考核。然后要举行休养老人，慰劳农众的礼仪，总结一年的政事，计划国家的财用。

凡供养老人的礼仪：有虞氏用燕礼，夏后氏用飧礼，殷人用食礼，周人加以因循而兼用三种礼仪。五十岁的人就供养在乡；六十岁的人就供养在国；七十岁的人就供养在大学，可以参加诸侯的养老礼；八十岁的人拜接君主的命令时就可以只做一次跪拜叩头，盲人也是如此；九十岁的人就可以让别人代为接受君命。

五十岁的人可以吃精细的粮食，六十岁的人可以有常备的肉食；七十岁的人可以有双份的膳食；八十岁的人可以常吃珍美的食品；九十岁的人饮食可以不离开寝室，也可以随从携带出行游玩。

六十岁的人要置办一年才能备齐的丧具，七十岁的人要置办一季才能备齐的丧具，八十岁的人要置办一个月才能备齐的丧具，九十岁的人要置办一天才能备齐的丧具。只有敛藏用的绞、衾、衾、冒，是在死后置办。

五十岁的人就开始衰老，六十岁的人没有肉食就不能吃饱，七十岁的人不穿丝帛就不能暖身，八十岁的人没有人帮助就不能暖身，九十岁的人即使有人帮助也不能暖身了。

五十岁的人可以在家拄杖；六十岁的人可以在乡拄杖；七十岁的人可以在国拄杖；八十岁的人可以在朝廷拄杖；九十岁的人，天子有所请教时就要前往他的住处，并带上珍美的食品。

七十岁的人就不在朝廷听政；八十岁的人，国君要每月派人问候；九十岁的人，国君要每天派人馈送食物。

五十岁的人就可以不服劳役，六十岁的人就可以不服兵役，七十岁的人就可以不参加宾客应酬，八十岁的人就可以不

参加丧祭的礼仪。

五十岁的人就要封爵，六十岁的人就不再亲自前往学校受业，七十岁的人就可以告老还政，参加丧葬可以只穿衰麻丧服。

有虞氏供养国老在上庠大学，供养庶老在下庠小学；夏后氏供养国老在东序大学，供养庶老在西序小学；殷人供养国老在左学大学，供养庶老在左学小学；周人供养国老在东胶大学，供养庶老在虞庠小学。虞庠小学设在国的西郊。

有虞氏戴皇冠举行祭礼，穿深衣举行养老礼；夏后氏戴收冠举行祭礼，穿燕衣举行养老礼；殷人戴髀冠举行祭礼，穿缟衣举行养老礼；周人戴冕冠举行祭礼，穿玄衣举行养老礼。凡夏商周三代先王举行的养老礼，都依据年龄来定。

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赴征召；九十的人，他的全家都可以不赴征召；残疾而没有人侍候就不能生活的人可以有一个家人不赴征召；有父母的丧事，可以三年不赴征召；有穿齐衰、大功丧服的丧事，可以三个月不赴征召；从诸侯那里迁居来的，可以一年不赴征召。

年幼而失去父亲的人称为“孤”，年老而失去子女的人称为“独”，年老而失去妻子的人称为“矜”，年老而失去丈夫的人称为“寡”。这四种人是天下最穷困而无处求告的人，因而都要常有接济的食粮。对于哑人、聋人、跛足人、残肢人、侏儒、百工，都按照各自的材器能力给予供养。

道路，男人要由右边走，妇女要由左边走，车辆要从中央通行。对和父亲年龄相当的人就要让路，自己跟着走；对和兄长年龄相当的人，可以稍微错后并行；对朋友不可以抢路先

行。负担轻时就要合起来承担,负担重时就要分开来承担,不要让头发斑白的老人提拿东西。

大夫士到老年就不再徒步行走,庶人到老年就不再吃素食。对大夫来说,祭器不可以向人求借,祭器没有准备好时就不要置办宴饮用器。

方圆一里的土地,有田九百亩;方圆十里的土地,是方圆一里土地的百倍,有田九万亩;方圆百里的土地,是方圆十里土地的百倍,有田九十亿亩;方圆千里的土地,是方圆百里土地的百倍,有田九万亿亩。从恒山到黄河南,有近千里;从黄河南到长江,有近千里;从长江到衡山,有千里以上;从黄河东到东海,有千里以上;从黄河东到黄河西,有近千里;从黄河西到西域沙漠,有千里以上。西不过沙漠,南不过衡山,东不过东海,北不过恒山。凡四海以内的地区,去长补短,方圆三千里,有田八十一万亿亩。

方圆百里的土地,有田九十亿亩,其中有山丘,森林、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道路里巷,去掉三分之一,余下土地六十亿亩。

古时候按周代的尺,八尺为一步;现在按周代的尺,六尺四寸为一步。古时候的一百亩田地,相当于现在东部田地四十六亩又三十步;古时候的一百里,相发于现在的一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圆千里的土地,有方圆百里的土地一百块。其中封建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三十个,余下方圆百里的土地七十块。又封建方圆七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个,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二十九个,方圆十里的诸侯国四十个,余下方圆百里的土地四十块,方圆十

里的土地六十块。又封建方圆五十里的诸侯国一百二十个，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三十个，余下方圆百里的土地十块，方圆十里的土地六十块。名山大泽不加分封。余下的土地作为附庸的禄田和闲田。对诸侯中有功劳的人就用闲田的收赋加以奖赏；因有罪而剥夺的土地就归入闲田。

在天子的王畿内，方圆千里的土地，有方圆百里的土地一百块。封建方圆百里的诸侯国九个，余下方圆百里的土地九十一块。又封建方圆七十里的诸侯国二十一个，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十个，方圆十里的诸侯国二十九个，余下方圆百里的土地八十块，方圆十里的土地七十一块。又封建方圆五十里的诸侯国六十三个，方圆百里的诸侯国十五个，方圆十里的诸侯国七十五个，余下方圆百里的土地六十四块，方圆十里的土地九十六块。

诸侯的下士的俸禄可以养活九人，中士的俸禄可以养活二八人，上士的俸禄可以养活三十六人；下大夫的俸禄可以养活七十二人，卿的俸禄可以养活二百八十八人，国君的俸禄可以养活十千八百八十人。次一等诸侯国的卿可养活二百一十六人，国君可以养活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的卿可以养活一百四十四人，国君可以养活一千四百四十人。次国的卿中由国君任命的和小国卿相当。

天子任命的大夫作为三监，在诸国监察政务时，他的俸禄参照诸侯的卿，他的爵位参照次国的国君，他的俸禄出自方伯所辖的土地。方伯为了朝见天子，都有斋戒沐浴的邑所设在天子的王畿内，大小相当于天子命士的禄田。

诸侯的世子可以世袭君位，大夫不能世袭爵位。要根据德

行加以封用，根据功劳加以封爵。尚未赐给爵位的就相当于天子的命士，在他的封国为君。诸侯的大夫不能世袭爵和俸禄。

六礼，包括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礼、士相见礼。七教，包括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的人际关系。八政，包括饮食方式、衣服制度、技艺标准、器具品类、度、量、数目、规格。

月 令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苍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毋有不当。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

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麇、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焱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天子居青阳大庙，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

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扇，寝庙毕备。毋作大事，以妨农之事。

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苍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荐鮓于寝庙，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廩，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隄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田猎置罟罗网毕翳饑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蓬筐。后妃斋戒，亲东向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毋有敢惰。

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毋悖于时，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命国难，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还反，行赏，封诸侯，庆赐遂行，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

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

是月也，天子始饩。命野虞出行田原，为天子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司徒巡行县鄙，命农勉作，毋休于都。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

是月也，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

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后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鸛始鸣，反舌无声。

天子居明堂大庙，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佼。

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箜篌，饬钟磬祝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

是月也，天子乃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群，则絜腾驹，班马政。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

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荣。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

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温风始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腐草为萤。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命渔师伐蛟取鼃，登龟取鼃。命泽人纳材苇。

是月也，命四监大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以为民祈福。

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苍赤，莫不质良，无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给之度。

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毋举大事，以摇养气，毋发令而待，以妨神农之事也。水潦盛昌，神农将持功，举大事则有天殃。

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季夏行春令，则谷实鲜落，国多风咳，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寒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祠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骝，载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閼。

孟秋之月，月在翼，昏建星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

天子乃齐。立秋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还反，赏军帅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

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坏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

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

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无实。行夏令，则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天子居总章大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乃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此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天子乃难，以达秋气。以犬尝麻，先荐寝庙。

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窖，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其有失时，行罪无疑。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

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乃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

先行，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

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

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祇敬必飭。

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命乐正入学习吹。

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

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内，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毋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供养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

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眚眚。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惰，师兴不居。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

頊，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闾以阼。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还反，赏死事，恤孤寡。

是月也，命大史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

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斂。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徭径。飭丧纪，辨衣裳，审棺槨之厚薄，莹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

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是月也，大饮饔。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

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

时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

冰益壮，地始坼，鶡旦不鸣，虎始交。

天子居玄堂大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鬲以匏。

饬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必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

是月也，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毋有不禁，乃命大酋，秣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夺者，罪之不赦。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廷门闾，筑圉圉，此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

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蝗虫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疔。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颡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闾以匏。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

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郊庙及百祀之薪燎。

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飭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大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飧。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命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

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译文】

孟春正月，太阳在营室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参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尾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甲乙，此时的主宰是太皞，此时的神明是勾芒，此时的动物是有鳞类，此时的声音是角音，音律正当大簇，此时的数目是八，此时的口味是酸味，此时的气味是膾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门户，祭品以脾脏为先。

这个时节，东风化解了寒冷，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鱼上游到冰面下，水獭驱鱼举行鱼祭，鸿雁从南方飞回来。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东堂青阳的左室，乘鸾铃车，驾苍龙马，打青色旗，穿青色衣，戴青玉佩，吃麦和羊，用器要透气通风的。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春的仪式，在立春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春，旺盛之气在木”。于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春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接春天的礼仪。回来后要在朝中赏赐公卿大夫。命令三公宣布德教，发布禁令，褒扬善行，赈济贫困，下达到百姓中间。褒奖赏赐的施行，不可以有不适当的地方。然后命令太史依据经典，奉行道法，主持推测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使位置和轨迹没有误差，不乱秩序，保持原来的旧法。

在这个月，天子要在第一个辛日进行祭祀上帝，祈求丰收。然后选择第一个亥日，天子要亲自载着耒耜农具，放在车右和御者之间，再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耘藉田。天子

推耜三下，三公推耜五下，卿、诸侯推耜九下。回来时，天子要在大寝殿举行宴会，三公、九卿、诸侯、大夫都参加，宴会命名为“劳酒”。

在这个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天地之气相互混和，草木开始萌芽。君王命令布置农事，命令农官住在东郊，安排修整耕地的疆界，检查修整沟径，认真察看丘陵、坡险、平原湿地所适宜的五谷作物的种植，将农事方法教授指导农民，都必须农官亲自安排。田地清理修整以后，先要确定种植的标准方法，使农民不会迷惑。

在这个月，命令乐正进入国学教授舞蹈。要修订祭祀的典则，命令祭祀山林川泽的牺牲祭品不要用雌的。禁止砍伐树木。不要毁坏鸟巢，不要杀死幼兽、胎兽、刚出生的动物、初飞的小鸟、不要捕杀小兽、不要取卵。不要聚集大众，不要建置城郭。要掩埋枯骨腐肉。

在这个月，不可以举兵征伐，举兵必遭天殃。不可以发动战争，不可以从我方发起战争。不要改变天道，不要断绝地理，不要混乱人伦纲纪。

在孟春正月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雨水不按天时，草木提早败落，国家时有恐慌；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民众发生大瘟疫，狂风暴雨一同袭来，蒺藜、莠草、蓬草、蒿草四处丛生；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洪水泛滥、霜雪大降，首批种子不能播下。

仲春二月，太阳在奎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弧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建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甲乙，此时的主宰是太皞，此时的神明是勾芒，此时的动物是鳞类，此时的音声是角音，音律正当夹钟，此时的数目是八，此时的口

味是酸味、此时的气味是膾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门户，祭品以脾脏为先。

这个时节，开始有雨水，桃树开始开花，黄鹂开始鸣叫，鹰鸟嘴变成鸠鸟嘴。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东堂青阳的太庙，乘鸾铃车，驾苍龙马，打青色旗，穿青色衣，戴青玉佩，吃麦和羊，用器要透气通风的。

在这个月，要保护植物的萌芽，保养幼小孩童，抚恤遗孤子弟。要选择吉日，命令民众举行社祭。命令司法官吏减免拘捕关押，去掉手铐、脚镣，不要用刑拷问，要停止控告诉讼。

在这个月，燕子飞来了。在燕子飞来的日子，要用牛羊豕三牲太牢礼拜尊贵的祿神，天子要亲自前往，后妃也要率领九嫔同去参加。要对怀孕的嫔妃行礼，在祿神的面前给她戴上弓衣，交给她弓矢。

在这个月，白昼和黑夜的时间均分，开始有雷声、有闪电，冬眠的动物都活动起来，开始从洞穴爬出。在开始打雷前的三天，要摇动木铎警告天下万民说：“雷声就要响了，有不注意仪容举止的人，就会生下残缺的孩子，就会遭遇凶灾。”白昼黑夜的时间均分，就要统一度量，均衡秤担，校对斗桶，纠正权概。

在这个月，耕作的人要稍加休息，于是就要修理门扇窗户，寝室庙堂都要整理完备。不要大兴土木，以免妨碍农事。

在这个月，不要枯竭河流湖泊，不要用渔网在陂池捕捞，不要焚烧山林。天子要用羊羔和新开的冰块，在寝庙举行进献的礼仪。在上旬的丁日，要命令东正教授舞蹈，举行释菜的礼仪。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前往视察，在中旬的丁

日,又要命令乐正进入国学教授舞蹈。

在这个月,举行祭祀不用牺牲,改用圭璧和皮币。

在仲春二月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遭受大水、寒气一同袭来,会有敌寇来征讨;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使阳气不足,麦子不能成熟,民众多有相互掠夺;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内发生大旱,暑气提前到来,病虫毁灭庄稼。

季春三月,太阳在胃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七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牵牛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甲乙,此时的主宰是太皞,此时的神明是勾芒,此时的动物是有鳞类,此时的声音是角音,音律正当姑洗,此时的数目是八,此时的口味是酸味,此时的气味是胾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门户,祭品以脾脏为先。

这个时节,桐树开始开花,田鼠变化成鹌鹑,彩虹开始出现,浮萍开始生长。

这个时节,天子就在明堂东堂青阳的右室,乘鸾铃车,驾苍龙马,打青色旗,穿青色衣,戴青玉佩,吃麦和羊,用器要透气通风的。

在这个月,天子要贡献黄桑色的礼服给先帝,命令掌管船只的官吏翻看船底,要五翻五正地检查,然后报告天子船具齐备,天子才开始乘船。要贡献鲔鱼在宗庙,为麦子祈求籽实。

在这个月,生气正盛,阳气发泄,苞芽都已萌出,萌芽全都伸展,此时不可以有所收纳。天子要布德行惠,命令主管官吏打开仓廩,赐予贫穷,赈济断绝;打开府库、发放财货,周济天下。要勉励诸侯,聘用名士,礼遇有贤能的人。

在这个月,要命令司空说:“按天时,雨季就要到了,地下

水也向上涌,要巡视国内城镇,周察原野地势,修整堤防,疏通沟渠,打开道路,不要有障碍堵塞。田猎用的鸟兽网罗,毒杀鸟兽的药物不要带出城门。

在这个月,要命令看管田野山林的官吏禁止砍伐桑柘树木;在斑鸠振动翅膀,戴胜降落桑树的时候,就要准备蚕茧薄,木架,篮筐;后妃要斋戒,面向东亲自躬身采桑;要禁止妇女过分打扮,减少妇女的杂事,以专心采桑养蚕。到养蚕结束时,要分配蚕茧,根据缫丝的多少来确定成绩,以此来供给做郊庙祭祀的礼服,不要有所怠惰。

在这个月,要命令工匠的主管指派百工检查材料仓库的储备量,包括铜铁、皮革、筋、角、齿、羽箭、杆、脂胶、丹漆,不要有品质不良的材料。百工都要从事制造,监工每天都要发号施令,不要违背时令的顺序,不要制造奇巧以讨好长上。

在这个月的末尾,要选择吉日,举行大型联合乐舞,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前往观赏。

在这个月,要集合种牛种马,放牧在母畜群中;对用于牺牲的马驹牛犊,一生下来就要记录数目。要命令全国举行难祭,在九个城门砍碎牲体祭祀国家门神,以此来结束春季时气。

在季春三月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寒气时常发作,草木萧条,国家有大的恐慌;施行夏季的政令,会使民众多有疾疫,到天时而不下雨,山林没有收成;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天气多有阴沉,淫雨提前到来,有兵革战事在各地并起。

孟夏四月,太阳在毕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翼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婺女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丙

丁,此时的主宰是炎帝,此时的神明是祝融,此时的动物是羽类,此时的音声是征音,音律正当中吕,此时的数目是七,此时的口味是苦味,此时的气味是焦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灶,祭品以肺脏为先。

这个时节,青蛙鸣叫,蚯蚓出土,王瓜结果,苦菜长大。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右室,乘大红车,驾赤红马,打红色旗,穿红色衣,戴红玉佩,吃豆类和鸡,用器要高大粗放的。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夏的仪式,在立夏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夏,旺盛之气在火。”于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夏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南郊举行迎接夏天的礼仪。回来后要进行赏赐,封建诸侯;褒奖赏赐的施行,要使百官无不喜悦。于是命令乐师教授联合礼乐,命令太尉引荐勇武,推荐贤良,选拔强壮。颁行爵位授予俸禄,必须符合职位。

在这个月,一切生物继续生长增高,不要有所毁坏;不要兴办土建工程,不要征发大众,不要砍伐大树。

在这个月,天子开始穿夏装;要命令主管田野山林的官吏巡行田地平原,代表天子慰劳勉励农众,不要有失时令;命令司徒巡行王畿,乡鄙,安排农众勤劳耕作,不要停息在都市。

在这个月,驱赶禽畜不要毁害五谷,不要举行大型田猎;在农官献上新麦时,天子要献猪到宗庙,举行尝新麦的礼仪。

在这个月,要聚集储存各种药物;在杂草枯死时,麦秋就到了。这时,刑罚轻的要加以断案,罪行小的要加以判决,拘留期短的要加以释放。这时,蚕事结束,后妃们要举行献茧的礼

仪,然后收取茧税,以用桑叶多少为标准,贵贱长幼都是一样,以此供给做郊庙祭祀的礼服。

在这个月,天子要举行“饮酎”的仪式,要采用礼乐。

在孟夏四月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淫雨频来,五谷不能生长,四境的民众都躲进城堡;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使草木提前枯萎,然后有大水发生,冲毁城郭;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蝗虫成灾,风暴袭来,草木不结果实。

仲夏五月,太阳在东井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亢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危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丙丁,此时的主宰是炎帝,此时的神明是祝融,此时的动物是羽类,此时的音声是征音,音律正当蕤宾,此时的数目是七,此时的口味是苦味,此时的气味是焦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灶,祭品以肺脏为先。

这个时节,小暑到来,螳螂出生,伯劳鸟开始鸣叫,蛤蟆不再有叫声。

在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太庙,乘大红车,驾赤红马,打红色旗,穿红色衣,戴红玉佩,吃豆类和鸡,用器要高大粗放的。要供养身体健壮容貌姣好的人。

这个月,要命令乐师整修摇鼓,小鼓和大鼓,调整琴、瑟、管、箫,整治盾、斧、戈、鸟羽,调理竽、笙、箎、簧,整理钟、磬、柷、敔。要命令主管官吏为民众祭祀祈告山川百源,举行大雩礼祭祀上帝,采用盛大的音乐。然后命令各地方官吏,举行雩祭,祭祀古代百官中有功德留在民间的人,以求五谷丰登。要由农官献上新熟的黍。

在这个月,天子要用小鸡献祭在寝庙,举行尝黍的祭告,

并献上樱桃。命令民众不要割取蓝草用来染布,不要烧灰煮布,不要暴晒布;不要门闾关闭,不要关市搜索;要宽缓重囚的刑罚,增加他的食物;放牧的母畜要分群,要拴系起公马;要颁布驯马的方法。

在这个月,白昼最长的一天到来,就是夏至,阴气与阳气相争,万物的死生在此时分界。这时候,君子要斋戒,居处必须遮掩身体,不要急躁,要停止声色娱乐,不要在所冒进,要淡薄口味,不要过分讲究,要节制嗜欲,安定心气。百官要静心处理事务,不要动用刑罚。以此确定安定阴静恭敬谨慎的成就。

这个时节,鹿角脱落,蝉开始鸣叫;半夏草生长,木堇花茂盛。

在这个月,不要在南方用火;可以住在高爽明亮的地方,可以向远处眺望,可以攀登山丘,可以住在台榭上。

在仲夏五月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有冰雹砸坏、冻伤谷物,就会道路不通,暴乱军队前来横行;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五谷晚熟,各种虫灾时有发生,国家发生饥荒;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草木零落,果实提前成熟,民众遭受瘟疫。

季夏六月,太阳在柳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火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奎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丙丁,此时的主宰是炎帝,此时的神明是祝融,此时的动物是羽类,此时的音声是征音,音律正当林钟,此时的数目是七,此时的口味是苦味,此时的气味是焦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灶,祭品以肺脏为先。

这个时节,温风开始吹来,蟋蟀住在墙缝里,雏鹰开始学飞,腐草中生出萤火虫。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右室，乘大红车，驾赤红马，打红色旗，穿红色衣，戴红玉佩，吃豆类和鸡，用器要高大粗放的。

要命令渔师打蛟捕鳄，捉龟捕鼃，命令主管湖泽的官吏缴纳蒲苇材料。

在这个月，要命令四大监察官征集各地常备的畜草，以饲养祭祀用的牺牲；命令民众尽力劳作，以供祭祀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祇，以供祭祀宗庙社稷，为民众祈求福祉。

在这个月，命令主管女工的官吏负责彩绘染色，黼黻、文章，配合必须按照旧有的方法，不能有些许的差错，黑黄青红无不品质优良，没有虚假，以供给做郊庙祭祀的礼服、旗帜，用来区别贵贱等级的不同。

在这个月，树木正茂盛，要命令主管山林的官吏进山巡查林木，不要有所砍伐，不可以兴办土建工程，不可以聚合诸侯，不可以举众发兵，不可以举行大规模的行动，以免摇荡地气；不要发出命令而等待着，因此妨害神农的公事。此时雨水积蓄冒盛，神农将要主持事功，举行大规模行动就会有天灾发生。

在这个月，土地湿润、暑气正盛，大雨时常降临，可以烧草通水，借死草的便利，加上晒热的雨水，可以用来肥沃田地、改良土壤。

在季夏六月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谷物籽粒散落，国内多发风寒咳嗽，民众多有迁徙；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高地低地遭受水涝，庄稼不能成熟，多有妊娠灾病；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使风寒不时而至，鹰隼猛禽提前捕杀动物，四境民众都躲进城堡。

一年的中间为土,此时的日名是戊己,此时的主宰是黄帝,此时的神明是后土,此时的动物是倮虫类,此时的音声是宫音,音律正当黄钟,此时的数目是五,此时的口味是甘味,此时的气味是香味,此时祭祀对象是中室,祭品以心脏为先。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太庙的大室,乘大型车,驾黄色马,打黄色旗,穿黄色衣,戴黄玉佩,吃稷类和牛,用器要圆形宽大的。

孟秋七月,太阳在翼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建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毕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庚辛,此时主宰是少皞,此时的神明是蓐收,此时的动物是毛类,此时的音声是商音,音律正当夷则,此时的数目是九,此时的口味是辛味,此时的气味是腥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门,祭品以肝脏为先。

这个时节,凉风到来,白露降临,寒蝉鸣叫,鹰捉到鸟类先行祭祀,食用时才杀死。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西堂总章的左室,乘兵车,驾白色马,打白色旗,穿白色衣,戴白玉佩,吃芝麻和狗,用器要有边角而深腹。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秋的仪式,在立秋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秋,旺盛之气在金”。于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秋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效举行迎接秋天的礼仪。回来后要在朝堂赏赐军官、武士。天子要命令将帅选拔士卒、锻造兵器,训练勇武,任用有功,以征讨不义的人,诛伐暴虐傲慢的人,以明辨好人恶人,使远方的民众都能顺服。

在这个月,要命令司法官吏研修法制,修缮牢狱,置备镣

铐,禁止奸邪,慎察罪恶,及时拘捕犯人;命令治狱官吏检查受刑后有创伤折断的囚犯;判决刑讼,必须正直公平;杀戮有罪,要严格定刑。这个时节,天地气象开始整肃,不可以宽缓懈怠。

在这个月,农官要献上新熟的谷物,天子要献祭到寝庙,举行尝新的礼仪。命令百官开始收敛政事,修补堤防,察看堵塞,以防备洪涝;要修建宫室,加筑墙垣,修补城郭。在这个月不要封建诸侯,设立大官,不要割让土地,派出大使,出赠币帛。

在孟秋七月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使阴气太重,甲虫伤害谷物,有敌兵来进犯;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发生旱灾,阳气重新回来,五谷不能结籽;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多有火灾,寒热失去调节,民众多发疟疾。

仲秋八月,太阳在角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牵牛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觜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庚辛,此时的主宰是少皞,此时的神明是蓐收,此时的动物是毛类,此时的音声是商音,音律正当南吕,此时的数目是九,此时的口味是辛味,此时的气味是腥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门,祭品以肝脏为先。

这个时节,疾风刮起,鸿雁南来,燕子南归,群鸟都在蓄存营养。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西堂总章的太庙,乘兵车,驾白色马,打白色旗,穿白色衣,戴白玉佩,吃芝麻和狗,用器有边角而深腹的。

在这个月,要养护衰弱老人,授予几杖,赐予烂粥饮食。要命令主管服装的官吏准备整理各种衣裳,花纹刺绣要有一定

规格,形制有大小,幅度有长短,衣服有数量,必须遵照旧有的规定;帽子腰带要有一定的标准。命令司法官吏申明戒令,谨慎用刑,斩杀必须适当,要有冤枉委曲,有冤枉委曲不当出现,主管官吏就要反受处罚。

在这个月,要命令宰官,祝官巡视祭祀用的牺牲,察看是否身体健全,安排草谷饲料,察看肥瘦,毛色,必须符合祭用的种类;称量大小,察看长短,都要达到标准。五项标准全都合格,就可以祭献上帝。然后天子要举行难祭,以通达秋气;用狗配新熟的芝麻献祭到宗庙。

在这个月,可以修筑城郭,建置都邑、挖掘洞窖,修茸仓廩;要命令主管官吏督促民众收藏谷物,加紧储存蔬菜,积聚粮食;鼓励种植麦子,不要误失时令,有失时令,就要论罪无疑。

在这个月,昼夜均分,不再有雷声,冬眠的动物开始修筑洞穴,杀气渐渐兴盛,阳气日益衰退,河水开始干涸。昼夜均分,就要统一度量,平准权衡,纠正秤担,校对斗桶。

在这个月,要简易关市,招徕商人旅客,收纳货财,以便利民众的生活;四方人们都来聚集,远乡客人全都到来,财货就不会匮乏,政府的费用也不会缺少,各种政事都能顺利进行。凡举行大规模行动,不要违逆天数,必须顺应时令,相应时令慎重从事。

在仲秋八月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秋雨不降,草木开花,国家发生恐慌;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发生旱灾,冬眠的动物不进洞穴,五谷再度发芽;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使风灾多次发生,夏雷提前结束,草木提前枯死。

季秋九月，太阳在房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虚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柳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庚辛，此时的主宰是少皞，此时的神明是蓐收，此时的动物是毛类，此时的音声是商音，音律正当无射，此时的数目是九，此时的口味是辛味，此时的气味是腥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门，祭品以肝脏为先。

这个时节，鸿雁来栖息，鸟雀穿入大海变成蛤蜊，菊花开出黄花，豺狼捕到禽兽先行祭祀，然后再杀死。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西堂总章的右室，乘兵车，驾白色马，打白色旗，穿白色衣，戴白玉佩，吃芝麻和狗，用器要有边角而深腹的。

在这个月，要申述严明号令，命令百官上下无不从事收敛藏纳的事项，以配合天地入藏的气候，不能有所出露；命令冢宰主管农作物的全部收获，登记五谷收入总额，将天子藉田的收获贮藏在神仓中，必须恭敬严肃地进行。

在这个月，霜开始降落，要使百工休整停止工作；命令主管官吏说：“寒气袭来，民众体力不能忍耐，就让他们都回到家里去”。在第一个丁日，命令乐正到国学教授吹奏乐器。

在这个月，要举行大飨礼祭祀上帝，进行尝祭；在牺牲祭品完备后报告给天子，要集合诸侯和各地方官吏，发布新年初一的日期；要安排诸侯向民众收取税赋的轻重规定、贡献物的数目多少都以土地远近、物产条件为标准，用来供给郊庙祭祀，不能够私作主张。

在这个月，天子要在举行田猎中教给民众，操练各种兵器和驯马的方法，命令仆夫和御者把七种车马都驾出来，竖起旗

帙,按照等级分配车次,整队排列在猎场的屏障外面;司徒把教鞭插在腰间,面北宣誓;天子要全副武装,执弓挟箭,进行田猎;命令主持祭祀的官吏用猎获的飞禽祭祀四方之神。

在这个月,草木枯黄凋落,就可以砍伐烧成木炭;冬眠的动物都藏在洞穴中,封住洞口。这个时节,要加紧处理刑狱,不要留下有罪之人;要收缴不适当的俸禄和不适当的供养。在这个月,天子要用狗献祭到寝庙举行尝稻的仪式。

在季秋九月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发大水,使冬藏的财物败坏,民众多患伤风鼻塞;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多有盗贼,边境不得安宁,土地遭到分裂;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暖风袭来,民众怠懈懒惰,战事兴起不息。

孟冬十月,太阳在尾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危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七星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壬癸,此时的主宰是颛顼,此时的神明是玄冥,此时的动物是甲壳类,此时的音声是羽音,音律正当应钟,此时的数目是六,此时的口味是咸味,此时的气味是朽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行路,祭品以肾脏为先。

这个时节,水开始结冰,土地开始封冻,雉钻入海中变成蜃,彩虹藏而不见。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北堂玄堂的左室,乘黑色车,驾铁色马,打黑色旗,穿黑色衣,戴黑玉佩,吃黍和猪,用器要宽大而有盖的。

在这个月要举行立冬的仪式,在立冬的三天前,由太史谒见天子,报告说:“某日立冬,旺盛之气在水”。可是,天子开始斋戒。在立冬那天,天子要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举行

迎接冬天的礼仪。回来后要赏赐为国捐驱的人，抚恤孤寡的人。

在这个月，要命令太史兴行衅祭，祀告龟、蓍，占卜征兆，审看卦象，以确定吉凶；有阿谀结党的要加以论罪，不能有所掩盖。

在这个月，天子开始穿裘皮衣服，要命令主管官吏说：“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天地互不通达，闭塞成冬天。”命令百官谨慎从事仓廩的覆盖收藏；命令司巡查各类堆积，不可有没有收敛的财物庄稼，要修筑城郭，戒备门闾，修理栓锁，当心钥匙，巩固疆界，守备边境，修缮要塞，注意关口，封锁小路；要整顿丧事的规格，辨别衣裳，审看棺槨的厚薄和营造坟墓的高低、大小、厚薄的程度和贵贱的等级。

在这个月，要命令百工的长官呈交成绩，陈列祭器，按照规定样式来衡量，不要有奇技淫巧以迷惑长上，必须以做工细致为最佳；要在器物上刻出工匠的姓名，以考验真正的功夫；成绩有不合格的，就必须论罪，追究责任。

在这个月，要举行大饮烝的礼仪，天子要向天上的日月星辰祈求来年的福祉；要在公共的祖社和门闾举行割牲，献腊给先祖和五祀的神祇；要慰劳农众，让他们休息。天子要命令将帅讲授武功，教授射御角力。

在这个月，要命令主管湖泊的官吏水虞和渔师收取水泉池泽的赋税，不可有敢于侵害民众利益而使民众抱怨天子，如有这样的官吏，就要论罪行罚不能赦免。

在孟冬十月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封冻不严，地气不泄，民众多有流亡；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内多有风暴，冬

天不见寒冷，冬眠的动物重新出来活动；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雪霜不循时节，时有小规模战争，土地遭受侵削。

仲冬十一月，太阳在斗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东壁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轸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壬癸，此时的主宰是颛顼，此时的神明是玄冥，此时的动物是甲壳类，此时的音声是羽音，音律正当黄钟，此时的数目是六，此时的口味是咸味，此时的气味是朽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行路，祭品以肾脏为先。

这个时节，冰冻更加坚实，地面开始冻裂，鸛旦鸟不再鸣叫，老虎开始交配。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北堂玄堂的太庙，乘黑色车，驾铁色马、打黑色旗，穿黑色衣，戴黑玉佩，吃黍和猪，用器要宽大而有盖的。

要整顿丧事，要命令主管官吏说：“不要兴办土建工程，注意不要揭开盖藏，不要拆挖屋室，不要发动民众，以求加固封闭；地气泄露，就是拆毁天地的房屋，就会使冬眠的动物冻死，民众必定遭受疾疫以至死亡，所以就命名为畅月。”

在这个月，要命令太监之长申明宫中法令，检查门闾，谨守房室，必须严密关闭；要减省妇女的劳作，不要有多余的劳作，即使有贵戚近昵，也不要不禁止。要命令主管制酒的官吏监督酿造，秬稻原料必须洁净，曲蘖发酵必须适度，渍米炊蒸必须清洁，使用的泉水必须香甜，盛贮的陶器必须完好，酿造的火候必须得当，兼用六种程序都由主管官吏监督，不要有差错。天子要命令典礼官吏祭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

在这个月，农众有不加收藏积聚的谷物、有马牛牲畜放在

外面时,就任人取获,不加追究;山林薮泽中有可以收获的蔬菜果实,可以田猎的禽兽,主管山林的官吏就要指引民众收获猎取;有互相侵犯争夺的,就要论罪不赦。

在这个月,白昼最短的一天到来,这就是冬至,这个时节阴阳相争,万物萌动,君子要斋戒,居处必须遮掩身体;要休养身体,排除声色,禁止嗜欲;要安顿形体心性,静心做事,以等待阴阳之争的稳定。

这个时节,芸草开始生长,荔挺草出芽,蚯蚓在土中蜷曲,麋鹿角脱落,泉水流动。白昼最短的一天到来,就要砍伐树木,取得制作竹箭的材料。

在这个月,可以罢免无事的官吏,去除无用的器具;要关闭宫阙和门闾,修筑牢狱,用以顺助天地封闭收藏的气势。

在仲冬十一月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使国家发生旱灾,会有雾气蒙蒙,时有雷声;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雨雪交加,瓜瓠不结果,国内有大的战事;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蝗虫成灾,泉水枯竭,民众多患皮肤病。

季冬十二月,太阳在婺女星宿的位置上,黄昏时娄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清晨时氐星宿在南天中的位置;此时的日名是壬癸,此时的主宰是颡顼,此时的神明是玄冥,此时的动物是甲壳类,此时的音声是羽音,音律正当大吕,此时的数目是六,此时的口味是咸味,此时的气味是朽味,此时的祭祀对象是行路,祭品以肾脏为先。

这个时节,大雁向北飞,喜鹊开始做巢,雉开始鸣叫,鸡开始孵卵。

这个时节,天子就住在明堂北堂玄堂的右室,乘黑色车,

驾铁色马，打黑色旗，穿黑色衣，戴黑玉佩，吃黍和猪，用器要宽大而有盖的。

要命令典礼官吏举行大难祭祀，在国门旁分裂牺牲，制作泥中，用来送走寒气。

这个时节，鹰变得更加凶猛矫健。这个时节，就要结束对山川的祭祀，以及对天帝的臣属和天上的神祇的祭祀。在这个月，要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举行尝鱼的仪式，要献祭到宗庙。

这个时节，冰寒正盛，各地水泽都结有坚固的冰层，就要命令取冰，入窖贮藏。要命令农官布告农众，挑选准备五谷种籽；命令农官安排计划耦耕的农事，修理耒耜，准备农具。要命令乐正举行大型联合吹奏乐会，然后放学休假。要命令掌管山林川泽的官吏收缴柴草，以供应郊庙祭祀及各种祭祀用的柴薪。

在这个月，太阳完成一年运行回到原来的起点，月亮完成一年运行回到日月会合的轨迹，星宿也回到原来的位置，日数即将终止，年岁将重新开始，要专门指派农民，不要有其他的劳役。

天子要和公卿大夫共同整理国家法典，讨论时令，以准备来年适当运用；要命令太史排列诸侯的顺序，让他们进献牺牲祭品，以供给祭祀皇天上帝社稷的享用；要命令同姓的邦国，共同向寝庙进献牺牲祭品；命令宰官统计卿大夫以至于平民的田地数量，以收缴贡赋、牺牲祭品，用来供给山林川泽的祭祀。凡是在天下九州之内的臣民，无不竭力奉献，以供给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川泽的祭祀所用。

在季冬十二月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白露提前降落，各种甲壳动物兴妖作怪，四境民众都躲入城堡；施行春季的政令，就会使怀孕中的动物多有夭折伤亡，国民多患难治的疾病，这就叫做“逆”；施行夏季的政令，就会使水涝毁坏国家，到时候不降雪，冰冻消解融化。

曾子问

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大祝裨冕，执束帛，升自西阶，升堂，命毋哭。祝声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币于殡东几上，哭降。众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尽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举币。三日，众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师奉子以衰，祝先，子从，宰宗人从。入门，哭者止。子升自西阶，殡前北面，祝立于殡东南隅。祝声三，曰：‘某之子某，从执事，敢见。’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众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东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袭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

曾子问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从大祝而告于祔。三月，乃名于祔，以名遍告及社稷宗庙山川。”

孔子曰：“诸侯适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祔。冕而出视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乃命国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遍，过是非礼也。凡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必告于祢，朝服而出视朝，命祝史告于五庙，所过山川；亦命国家五官，道而出。反必亲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听朝而入。”

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后？”孔子曰：“葬，先轻而后重；其奠也，必重而后轻，礼也。自启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辞于殡，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后轻，礼也。”

孔子曰：“宗子虽七十，无无主妇，非宗子，虽无主妇可也。”

曾子问曰：“将冠子，冠者至，揖让而入，闻齐衰大功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则废。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于大庙，归设奠，服赐服，于斯乎有冠醴，无冠醴。父没而冠，则已冠埽地而祭于祢；已祭，而见伯父叔父，而后飧冠者。”

曾子问曰：“祭如之何则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闻之，小祥者，主人练祭而不旅，奠酬于宾，宾弗举，礼也。昔者，鲁昭公练而举酬行旅，非礼也；孝公大祥，奠酬弗举，亦非礼也。”

曾子问曰：“大功之丧，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孔子曰：“岂大功耳！自斩衰以下皆可，礼也。曾子曰：不以轻服而重相为乎？孔子曰：“非此之谓也。天子诸侯之丧，斩衰者奠。大夫，

齐衰者奠。士，则朋友奠，不足，则取于大功以下者，不足，则反之。”

曾子问曰：“小功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斩衰以下与祭，礼也。”曾子曰：“不以轻丧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诸侯之丧祭也，不斩衰者不与祭。大夫，齐衰者与祭。士，祭不足，则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问曰：“相识？有丧服可以与于祭乎？”孔子曰：“缌不祭，又何助于人。”曾子问曰：“废丧服，可以与于馈奠之事乎？”孔子曰：“说衰与奠，非礼也，以殡相可也。”

曾子问曰：“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父丧称父，母丧称母。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世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

曾子问曰：“亲迎，女在涂，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缟总以趋丧。女在涂，而女之父母死，则女反。如婿亲迎，女未至，有齐衰大功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内次；然后即位而哭。”曾子问曰：“除丧则不复昏礼乎？”孔子曰：“祭，过时不祭，礼也，又何反于初？”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

党，示未成妇也。”

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与？”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昔者齐桓公亟举兵，作伪主以行。及反，藏诸祖庙。庙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丧之二孤，则昔者卫灵公适鲁，遭季桓子之丧，卫君请吊，哀公辞不得命，公为主，客人吊。康子立于门右，北面。公揖让升自东阶，西向。客升自西阶吊。公拜，兴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辩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过也。”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祫祭于祖，为无主耳。吾闻诸老聃曰：‘天子崩，国君薨，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礼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庙。君去其国，大宰取群庙之主以从，礼也。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跽。’老聃云。”

曾子问曰：“古者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曰：“主命”。问曰：“何谓也？”孔子曰：“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设奠卒，敛币玉，藏诸两阶之间，乃出。盖贵命也。”

子游问曰：“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

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后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

曾子问曰：“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四。”请问之。曰：“大庙火，日食，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如诸侯皆在而日食，则从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与其兵。大庙火，则从天子救火，不以方色与兵。”曾子问曰：“诸侯相见，揖让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六”。请问之。曰：“天子崩，大庙火，日食，后夫人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

曾子问曰：“天子尝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陈，天子崩，后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废”。曾子问曰：“当祭而日食，大庙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杀，则废。天子崩，未殡，五祀之祭不行；既殡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饭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启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毕献而已。”

曾子问曰：“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陈，闻天子崩，后之丧，君薨，夫人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废。自薨此至于殡，自启至于返哭，奉帅天子。”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孔子曰：“九。”请问之。曰：“天子崩，后之丧，君薨，夫人之丧，君之大庙火，日食，三年之丧，齐衰，大功，皆废。外丧自齐衰以下，行也。其齐衰之祭也，尸入，三饭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缌，室中之事而已矣。土之所以异者，缌不祭，所祭于死者无服则祭。”

曾子问曰：“三年之丧，吊乎？”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

曾子问曰：“大夫士有私丧，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于是乎有过时而弗除也。君之丧，服除而后殷祭，礼也。”曾子曰：“父母之丧，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礼，过时弗举，礼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过于制也，故君子过时不祭，礼也。”

曾子问曰：“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启，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哭而反送君。曰：“君来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则子孙行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贱不谏贵，幼不谏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谏之。诸侯相谏，非礼也。

曾子问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棨从。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殡服，则子麻，弁经，疏衰，菲，杖。入自阼，升自西阶。如小敛，则子免而从柩，入自门，升自阼阶。君大夫士一节也。”

曾子问曰：“君之丧既引，闻父母之丧，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归，不俟子。”

曾子问曰：“父母之丧既引，及涂，闻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曾子问曰：“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国，庶子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使介子某执其常事。摄主不厌祭，不旅，不假，不绥祭，不配。布奠于宾，宾奠而不举肺，不归肉。其辞于宾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国，使某辞。’”

曾子问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称名不言‘孝’，身没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义也。今之祭者，不首其义，故诬于祭也。

曾子问曰：“祭必有尸乎？若厌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丧者必有尸，尸必以孙，孙幼则使人抱之；无孙，则取于同姓可也。祭殇必厌，盖弗成也。祭成丧而无尸，是殇之也。”孔子曰：“有阴厌，有阳厌。”曾子问曰：“殇不祔祭，何谓阴厌阳厌？”孔子曰：“宗子为殇而死，庶子弗为后也。其吉祭，特牲。祭殇不举，无胾俎，无玄酒，不告利成，是谓阴厌。凡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当室之白，尊于东房，是谓阳厌。”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堊，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堊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暮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痼患。’吾闻诸老聃云。”

曾子问曰：“为君使而卒于舍，《礼》曰：‘公馆复，私馆不复’。凡所使之国，有司所授舍，则公馆已，何谓私馆不复也？”

孔子曰：“善乎问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公馆复，此之谓也。”

曾子问曰：“下殂，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途迕故也。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殂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殂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曾子问曰：“卿大夫将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齐衰内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馆以待事，礼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驱。”

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

【译文】

曾子问：“国君刚刚去世而世子出生，该怎么办？”孔子说：“这时，卿大夫士就跟着摄主，面向北，站在殡宫西阶的南边；大祝戴着裨冕，手执束帛，登上台阶走到最后一阶，并不登堂，而命令停止哭丧，在祝告三声后说：‘夫人某氏生的世子，谨冒昧奉告。’然后登堂；把束帛放在灵柩东边的几案上，哭泣着退下来。这时，亲人、卿大夫及房屋里的妇女都要号哭，不用顿

足；哭一通后就回到原位，进行朝奠的礼仪。然后由小宰将束帛埋在台阶间。第三天，所有的亲人、卿大夫都来到最初站的位置，面向北；太宰、太宗、太祝都戴着裨冕，少师抱着世子和孝服，太祝在前，少师和世子在后，太宰、太宗等跟在后面，进到殡官门以后，就停止哭泣，抱着世子从西阶登上去，在殡枢前面向北，祝官站在殡枢的东南角上，祝告三声后说：‘某氏夫人生的世子某某，跟着执事冒昧拜见。’少师就抱着世子向灵枢叩头哀哭。然后祝官、宰官、宗人和众位亲人、卿大夫都三哭三顿足，三通之后退下，从东阶回到原位，全都袒露臂膊；少师抱着世子号哭顿足，房屋里的妇女也要三哭三顿足三通。然后少师抱着世子穿好衣服，穿上丧服，拿着丧杖，作为丧主来举行朝奠的礼仪，然后出去。于是大宰就命令祝官、史官，把世子的名字遍告五祀和山川的神祇。”

曾子问：“如果国君已经下葬而世子出生，该怎么办？”孔子说：“就由太宰、太宗跟着太祝向父庙的神主报告，过三个月后再到神主那里给世子取名，把世子的名字遍告社稷、宗庙、山川的神祇。”

孔子说：“诸侯朝天子的时候，必须先祭告父庙，然后戴着裨冕上朝省视；再命令祝官、史官祭告社稷、宗庙、山川诸神，把国事托付给臣下五官，然后出发，出发时要举行祖道祭祀。所举行的祭告要在五天全部结束，超过就不合乎礼了。告祭时要贡献束帛，返回时也是如此。诸侯相互拜见的时候，必须先祭告父庙，然后戴着皮弁上朝省视；再命令祝官、史官祭告五庙和所要过的山川，也要把国事托付给臣下五官，举行祖道祭祀，然后出发。返回时必须亲自祭告祖庙、父庙，再命令祝官、

史官祭告前面所祭告的五庙、山川，然后进朝听政。”

曾子问：“同时有两件丧事时，该怎么办？谁在先，谁在后呢？”孔子说：“葬事，要恩情轻的在先而恩情重的在后；祭奠，要恩情重的在先而恩情轻的在后。这是合乎礼的。对先葬的死者，从启柩到埋葬都没祭奠，送葬中也不举行哀吊，葬毕回来就要为后葬的死者举行祭奠，然后告诉宾客将要启柩送葬，接着就举行葬事。在举行安魂的虞祭时，必须恩情重的在先，恩情轻的在后，这是合乎礼的。”

孔子说：“宗子即使到了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不是宗子，即使没有主妇也是可以的。”

曾子问：“准备为儿子举行冠礼，主持和参加冠礼的人都到了，已拜请他们进入庙堂，这时，听到有齐衰、大功一类亲人的丧事，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是同姓的丧事，就停止举行冠礼；是异姓的丧事，就简化冠礼，不再宴请宾客，行礼后就撤去陈设的礼器食物，打扫庙堂，然后站好位置进行哭悼。如果主持和参加冠礼的人还没有到，就停止举行冠礼。如果准备为儿子举行冠礼还没有到原定的日期，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一类的丧事时，就根据丧服的规格而戴丧冠。”曾子又问：“除去丧服之后要不要补行冠礼，改戴吉冠呢？”孔子说：“天子在太庙赐予诸侯、大夫冕冠皮弁的礼服，他们回去在宗庙设祭奠时就要穿戴赐服。在这里，就有行冠礼用清酒，而没有行冠礼用宴酒的。如果是父亲已死而举行冠礼的，就在冠礼结束后打扫庙堂，举行祭告亡父的礼仪，祭告结束就去拜见伯父、叔父，然后宴请主持和参加冠礼的宾客。”

曾子问：“在祭奠的礼仪中，怎样才不进行众人互相劝酒

应酬呢？”孔子说：“我听说过，在小祥的祭奠中，主人举行练祭时就不进行众人的劝酒应酬；敬酒给宾客，宾客就不再应酬别人，这是合乎礼的。从前，鲁昭公在练祭时仍举杯应酬互相劝酒，这是不合乎礼的。孝公在大祥的祭奠中可以举行应酬劝酒的，却没有举行，这也是不合乎礼的。”

曾子问：“在穿着大功的丧服时，可不可以参加别人丧事的馈奠呢？”孔子说：“岂只是穿大功丧服的可以参加，自穿斩衰以下丧服的人都是可以参加的，这是合乎礼的。”曾子说：“这不是轻视自己的丧服而看重别人的丧事了吗？”孔子说：“不能这样以为。天子诸侯的丧事，就是由穿斩衰丧服的人进行馈奠；大夫的丧事，就是由穿斩衰丧服的人进行馈奠；士的丧事，就是由朋友进行馈奠。如果人手不足，就可以让穿大功丧服的人参加；再不足，就让人们往返着参加。”

曾子问：“在穿着小功丧服时，可不可以参加别人丧事的祭事呢？”孔子说：“岂只是穿小功丧服的可以参加，自穿斩衰以下丧服的人都是可以参加祭事的，这是合乎礼的。”曾子说：“这不是轻视丧事而看重祭事了吗？”孔子说：“对天子诸侯的丧祭，不穿斩衰丧服的人就不能参加祭事；大夫的丧祭，要穿齐衰丧服的人参加祭事；士的丧祭，参加的人不够，就让兄弟中穿大功丧服以下的人参加。”

曾子问：“对相识的人，身穿丧服也可以参加祭事吗？”孔子说：“身穿缌麻的丧服就不再参加祭事了，又怎么能为别人助祭呢？”曾子问：“在除去丧服以后，可以参加别的馈奠吗？”孔子说：“脱了丧服就去参加馈奠，这是不合乎礼的。如果做傖相还是可以的。”

曾子问：“在婚礼已经进行到男家送聘礼给女家，确定了迎娶的日子时，女方的父母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做女婿的就应该派人去吊丧。如果遇到男方的父母死了，女方家也要派人来吊丧。对方的父亲死了就用父亲的名义，对方的母亲死了就用母亲的名义。父母不在了就用伯父、伯母的名义。对男方来说，葬事结束后，男方的伯父要向女方家致意说：‘某某的儿子遇到父母的丧事，不能结为姻亲兄弟，特让我来申明。’女方家要表示同意，但不敢改嫁他人，这是合乎礼的。男方除去丧服以后，女方的父母要派人去请婚，男方不肯娶，然后就可以改嫁，这是合乎礼的。女方的父母死了，男方也应该如此对待。”

曾子问：“在亲自迎娶新娘已在途中的时候，新郎的父母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新娘就要改穿布制的深衣，用白绢带子束发，赶赴夫家的丧礼。新娘在途中，新娘的父母死了，新娘就该返回娘家。”曾子又问：“如果新郎亲自迎娶，新娘还没有到的时候，有了齐衰、大功一类的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新郎就不要进大门，在门外站下改穿丧服，新娘要进入大门，在门内站下改穿丧服，然后站到各自的位置进行哭丧。”曾子问：“在除去丧服以后就不再补行婚礼了吗？”孔子说：“祭祀，过了时日就不再祭了，这是合乎礼的。又何须重新举行呢？”

孔子说：“嫁女的人家，连着三天夜晚不熄灯烛，这是因为思念离别的亲人；娶媳妇的人家，连着三天不举行奏乐，这是因为想到了接续亲人的事情。公婆死后成亲的，三个月后媳妇到庙堂拜见公婆的神主时，要自称‘来妇’。选定日期到父庙祭告是表示已成了夫家的媳妇了。”

曾子问：“新娘还没有到庙堂拜见公婆的神主就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新娘的殡柩不用迁到祖庙，新娘的神主也不用附合在祖婆婆庙一起，新郎不用持丧杖，不用穿丧履，不用站在丧位哭丧，而把新娘的棺柩送回到娘家的墓地埋葬，表示还没有成为夫家的媳妇。”

曾子问：“娶女人时已经定好了迎娶的吉日，而女的死了，该怎么办？”孔子说：“做丈夫就要穿着齐衰的丧服去吊丧，下葬以后就除去丧服。丈夫死了，做妻子的也要如此。”

曾子问：“丧事上有两个丧主，庙堂里有两个神主，这合乎礼吗？”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国家没有两个君王，尝祭，禘祭、郊祭、社祭，所尊崇的没有两个神主，没听说过你所讲的是合乎礼的。从前，齐桓公多次发兵出征，就载着假的庙主同行，等到回师，就把假庙主收藏在祖庙里。所以，庙堂里有两个神主，就是从齐桓公开始的。丧事上有两个丧主，就是从前卫灵公来到鲁国，遇到季桓子的丧事，卫君请求吊丧，鲁哀公推辞不掉，鲁公就做为丧主接受客人的吊丧，季康子（季桓子的儿子）就站在门的右边，面朝北。鲁公就与客人揖让着从东阶登上堂，面向西；客人从西阶登上堂吊丧，鲁公就拜谢，起身哭悼，季康子也在丧主的位置上叩拜，主持丧礼的官吏也没有加以纠正。现在所出现的有两个丧主，就是出自季康子的过错。”

曾子问：“古时候军队出征，必须载着宗庙的神主同行吗？”孔子说：“天子巡守的时候，要以新迁庙堂的神主同行，载在金属制造的车乘上，表示必须有所尊崇的对象。现在取七庙的神主同行，就是失礼了。本来天子的七庙、诸侯的五庙是没

有空虚神主位的。空虚神主位只有在天子死，诸侯死，或者出国的时候，以及在众庙祫祭神主的时候，都是没有神主的。我听老聃说过：‘天子死，国君死，由祝官取众庙的神主收藏在祖庙，是合乎礼的。在举行卒哭祭奠以后，各庙的神主都归回到各自的庙堂。诸侯出国的时候，由太宰取众庙的神主同行，这是合乎礼的。在禘祭祖庙的时候，由祝官迎接其他四庙的神主，神主出庙入庙的时候都必须开路清道。’这就是老聃讲的。”

曾子问：“古时候军队出征，没有新迁庙的神主，用什么做神主呢？”孔子说：“就用祖先的受命为神主。”又问：“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天子诸侯将要出行的时候，必须贡献币、帛、皮、圭祭告祖庙父庙，然后将祭品捧出庙堂，载在金属制造的车乘上同行。每当停下歇息的时候，要对祭品祭尊，然后再歇息。回来时必须告祭庙堂，设祭奠，结束后就收起这些币玉祭品，收藏在两阶之间，然后才出去。这是尊重祖先的受命。”

子游问：“为保姆像为母亲一样地穿丧服，合乎礼吗？”孔子说：“不合乎礼。古时候，男孩子家外有师傅，家内有保姆，这是君主授命来教养孩子的，哪里有为他们穿丧服的？从前，鲁昭公年幼时死了母亲，有保姆很善良，到她死的时候，鲁公很不忍心，打算为她穿丧服，掌礼的官吏告诉他说：‘按古来的礼仪，对保姆是不穿丧服的。现在君主要为保姆穿丧服，这是违背古来的礼仪而搞乱了国家的礼法。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那主管官吏就要记载下来，以传给后世，恐怕是不可以的吧？’鲁公说：‘古时候天子可以戴着练冠丧服而过日常生活的。’鲁公不忍心，于是戴着练冠来为保姆穿丧服了。所以，为保姆穿丧服

就是从鲁昭公开始的。”

曾子问：“众诸侯同来朝见天子，进入宫门而不能完成礼仪，致使礼仪中止的原因有几个呢？”孔子说：“有四个。”“请问是哪些呢？”孔子说：“太庙失火，发生日食，王后的丧事，被雨淋湿衣服而影响仪容，就要终止礼仪。如果诸侯都在而发生日食时，就要跟着天子去救太阳，各自按照自己的方位颜色和相应的兵器来进行。如果是太庙失火，就要跟着天子去救火，不用按照方位颜色和相应的兵器来进行。”

曾子问：“诸侯互相拜见时，相互作揖谦让，进入宫门而不能完成礼仪，致使礼仪中止的原因有几个呢？”孔子说：“有六个。”“请问是哪些呢？”孔子说：“天子死，太庙失火，发生日食，有王后、夫人的丧事，被雨淋湿衣服而影响仪容，就要终止礼仪。”

曾子问：“在天子举行尝、禘、郊、社、五祀的祭祀时，簠簋祭器都已经摆好，遇到天子死或王后死，该怎么办？”孔子说：“就要停止祭祀。”曾子问：“在祭祀的过程中发生日食，或太庙失火，祭事该怎么处理呢？”孔子说：“那就进行简捷的祭仪吧。如果送来的祭牲还没有杀，就停止祭事。天子逝世，还没有举行殡仪时，五祀的祭祀就不举行；举行了殡仪的，就可以举行祭祀。祭祀时，代受祭的人进门后，接受三口饭就不再劝食，接受敬酒就不用回敬主人。从出殡到埋葬完毕回来哭悼的期间，五祀的祭祀就不举行。葬事结束而举行祭祀的，也只进到大祝献酒的阶段就告完毕。”

曾子问：“在诸侯祭祀社稷时，俎豆祭器都已经摆好，听到天子死，或王后死，或国君死，或国君夫人死，该怎么办呢？”孔

子说：“就要停止祭祀，从刚死到停殡，从出殡到埋葬完毕回来哭悼，都遵照天子的例子。”

曾子问：“在大夫举行祭祀时，鼎俎祭器都已经摆好，而不能完成礼仪，致使礼仪中止的原因有几个呢？”孔子说：“有九个。”“请问是哪些呢？”孔子说：“天子死，王后死，国君死，国君夫人死，国君的太庙失火，发生日食，有丧期三年的丧事，有齐衰、大功一类的丧事，都要停止祭祀。异姓的丧事自齐衰以下的就可以举行祭祀。是齐衰的丧事而举行祭祀时，代受祭的人进门后，接受三口饭就不再劝食，接受敬酒就不用回敬主人。是大功的丧事时，接受敬酒后要回敬主人。是小功及缌麻的丧事时，主人就只在室内举行祭祀。对士来说所不同的就是，缌麻的丧事时就不举行祭祀，所祭祀的对象和死者没有丧服关系时就举行祭祀。”

曾子问：“有丧期三年的丧事，还去为别人吊丧吗？”孔子说：“有丧期三年的丧事，直到练祭时仍不能和众人站在一起，走在一起，君子就是通过礼来节制感情的，如果有丧期三年的丧期却为别人哭吊，这不是很虚假吗？”

曾子问：“大夫士家里有丧事，到可以除去丧服时，而有国君的丧事要穿丧服，那所穿的丧服该怎样除去呢？”孔子说：“有国君的丧事，身上穿着丧服而不敢为私家的人，又有什么可除去的呢？所以，就有过了丧期也不可除去丧服的时候。在为国君的丧服除去以后而为私家的丧事举行大祭，这是合乎礼的。”

曾子问：“为父母的丧事，不除丧服可以吗？”孔子说：“先王制定的礼仪，过了时节就不再进行，才是合乎礼的。并不是

不能有不除去丧服的，所担心的是会超过了制度，所以君子过了时节就不再行丧祭，这是合乎礼的。”

曾子问：“国君死后已经停殡时，臣下有了父母的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应该回家办理丧事，有初一，十五的大祭奠时就到国君宫内参加，早晚的祭奠就不来参加。”又问：“国君已经出殡时，臣下有了父母的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回去哭丧后返回来给国君送葬。”又问：“国君还没有举行殡仪时，臣下有了父母的丧事，该怎么办？”孔子说：“先回去举行殡仪，然后回到国君宫内，有初一，十五的大祭奠时就回去进行，早晚的祭奠就不回去参加。大夫就由家内总管代办，士就由子孙代办。大夫的妻子也要在有初一、十五的大祭奠时来国君宫内参加，早晚的祭奠不用参加。”

卑贱的人不能为尊贵的人作诔文，年幼的人不能给年长的人作诔文，这是合乎礼的。只有天子由臣下用“天”的名义作诔文。诸侯相互作诔文是不合乎礼的。

曾子问：“国君出国的时候要带上丧葬的物品和内层棺木的，如果国君死了，棺木怎样运回国呢？”孔子说：“随从的人都要穿上殡服，国君的儿子要披麻戴孝，穿着丧履，拿着丧杖，迎接棺木从阙门进入，从西阶登上庙堂。如果是在小敛后运回来，国君的儿子就穿免服随着棺柩从宫门进入，从东阶登上庙堂。在此，国君、大夫、士，都是一样的。”

曾子问：“在国君的丧事上，就要牵引柩车的时候，听到父母的丧讯，该怎么办？”孔子说：“那就先送葬到墓地，下棺以后就回去，不必等国君的儿子到来。”

曾子问：“在父母的丧事上，牵引柩车到半路的时候，听到

国君的丧讯,该怎么办?”孔子说:“那就是先送葬到墓地,下棺以后就改换丧服前往国君的处所。”

曾子问:“宗子是士,庶子是大夫,他们的祭礼该怎样进行?”孔子说:“那就用大夫的祭牲在宗子的家庙进行祭祀,祝官要说:‘孝子某为介子某进荐他常行的祭祀’。如果宗子有罪居住在别国,庶子是大夫,在进行祭祀时,祝官要说:‘孝子某派介子某代理他常行的祭祀’。代替主人祭祀就不举行厌祭,也不向宾客劝酒,没有祝福语,不分食给主人,不讲某配某氏,用酒应酬宾客时,宾客就站在那里不举杯劝酒,也不用馈肉给宾客,在拜谢宾客时要说:‘宗兄、宗弟、宗子都在他国,特让我来拜谢。’”

曾子问:“宗子去他国居住,庶子没有爵位而仍居住在国内的可以举行祭祀吗?”孔子说:“当然可以祭祀。”“请问怎样进行祭祀呢?”孔子说:“要望着祖宗的墓作为祭坛,按照四季进行。如果宗子死了,就先告祭祖坟,然后在家庙举行祭奠。宗子死了就称名时不讲‘孝’字,身死孝也就终止了。子游等一些人为庶子祭礼时采用这种形式的,就如同以上的道理。现在进行祭祀的人,不本着原来的道理,所以是乱行祭祀。”

曾子问:“举行祭祀一定要有代为受祭的人吗?如果像厌祭那样也可以吗?”孔子说:“祭奠成人的丧事,必须要有代为受祭的人,代为受祭的人必须由孙子来充任,孙子年幼的就派人抱着他。没有孙子的,找同姓的孙辈也可以。祭奠早亡的殇子就必须用厌祭的礼仪,因为死者还不能以成人相待。祭奠成人的丧事而没有代为受祭的人,那就是以未成年的殇子来对待死者了。”孔子又说:“厌祭又有阴厌有阳厌。”曾子问:“对殇

子不进行附祭,还有什么阴厌、阳厌呢?”孔子说:“宗子作为未成年的殇子而死,庶子是不能做他的继承人的。为宗子举行的吉祭,要用牺牲一豚,祭奠殇子就不举肺馈食,没有敬献祭品的几案,没有清酒,也不祝告供养完毕,这就叫做‘阴厌’。凡是对殇子和没有后嗣的人,祭奠都要在宗子的家庙举行,祭祀在庙室的西北角透光的地方,设奠在东房,这就叫做‘阳厌’。”

曾子问:“在出葬牵引灵柩到路上时,有日食发生,是有所改变,还是不变呢?”孔子说:“从前我跟随老聃在巷党里帮助举行葬礼,在到墓道时,有日食发生,老聃说:‘孔丘,让灵柩停下,站在道路右边,停止哭泣,听从变化。’到太阳又亮时,就回到路上继续送葬。老聃说:‘这是合乎礼的。’葬毕回来,我就问老聃:‘灵柩是不可以返回的,有日食发生而不知道它结束的快慢,还不如继续送葬呢。’老聃说:‘诸侯朝见天子时,太阳一出来就出发,太阳落山就歇息来祭奠行主;大夫出使,太阳一出来就出发,太阳没落山就歇息。所以灵柩就不在早晨出葬,不在夜晚停宿。披星戴月地送葬;不是只有罪犯或是为父母奔丧的人吗?有日食发生,哪知道就不会见到星星呢?况且君子行礼,是不会让别人的父母受到灾患的。’这就是我听老聃讲的。”

曾子问:“为国君出使而死在旅舍的,礼书上说:‘死在公家的旅舍就举行招魂的礼仪,死在私家的旅舍就不举行招魂的礼仪。’凡是所出使的国家都有官方安排的宿舍,就是公家的旅舍,为什么说死在私家的旅舍就不举行招魂呢?”孔子说:“你问的很好。凡是卿大夫的家舍,就叫私馆;国君的家舍和国君所建的旅舍,就叫公馆,死在公馆的就举行招魂的礼仪,讲

的就是这种地方。”

曾子问：“对八岁到十一岁死的孩子要用砖砌成墓圪葬在园内，下葬时用陈尸的床抬去，这是因为路途近的缘故。现在墓地很远，下葬时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我听老聃说过：‘从前史佚有儿子死了，就是在八到十一岁，墓地很远，召公就对他说：‘为什么不用棺木在宫中装殓好呢？’史佚说：‘我怎么敢呢？’召公告诉了周公，周公说：‘怎么不可以呢？’于是史佚就按召公所说的去做了。’所以，八岁到十一岁的小孩死了用棺木衣衾装敛就是从史佚开始的。”

曾子问：“卿大夫准备为国君做受祭的代表，已经受命斋戒而家里有齐衰一类的丧事，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出去留宿在国君的公馆里等待举行祭事，这是合乎礼的。”孔子又说：“作为受祭的代表，要穿着弁服，冕服出来，卿大夫遇到后都要下车致敬。受祭的代表要站在车轼边答礼，必须有人在前面驱车开道。”

子夏问：“丧期三年的丧事到了卒哭的阶段，有兵役战事就不能逃避了，这是礼的要求呢，还是有先例而规定的呢？”孔子说：“夏后氏有丧期三年的丧事，在停殡以后就要退役；殷人在送葬以后就要退役，有记载说：‘君子不会剥夺别人的亲情，也不能剥夺自己的亲情。’讲的不就是这事吗？”子夏说：“那么所说的兵役战事不可逃避就不对了吗？”孔子说：“我听老聃说过：‘从前鲁公伯禽是因为救国才举兵的，现在身有丧期三年的丧事而为贪利参加战事的我就不能理解了’。”

文王世子

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乃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应曰：“诺。”然后退。

武王帅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间。

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挹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为世子也。

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籥师学戈，籥师丞赞之，胥鼓《南》。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大乐

正学舞干戚，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大司成论说在东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终则负墙，列事未尽，不问。

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凡大合乐，必遂养老。凡语于郊者，必取贤斂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曲艺皆誓之，以待又语。三而有一焉，乃进其等，以其序，谓之郊人。远之于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

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宾于东序，一献，无介语可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悖，恭敬而温文。立大傅少傅以养之，欲知其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大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是故知为人子，然后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后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后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莅阼，以为世子，则无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

禽，使之与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也。

君之于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后兼天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齿于学之谓也。故世子齿于学，国人观之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父在则礼然。”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有君在则礼然。”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其三曰：“将君我而与我齿让，何也？”曰：“长长也。”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谓之臣，居子与臣之节，所以尊君亲亲也。故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长幼焉，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得，而国治。语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周公践阼。

庶子之正于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爱，明父子之义，长幼之序。其朝于公，内朝则东面北上，臣有贵者以齿。其在外朝，则以官，司士为之。其在宗庙之中，则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俊献受爵，则以上嗣。

庶子治之，虽有三命，不逾父兄，其公大事，则以其丧服之精粗为序。虽于公族之丧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与族燕，则异姓为宾，膳宰为主人，公与父兄齿。族食，世降一等。

其在军，则守于公祢。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无事者守于公宫，正室守大庙，诸父守贵宫贵室，诸子诸孙守下宫下室。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练祥则告。族之相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罚之。至于赍赙承含，皆有正焉。

公族其有死罪，则髡于甸人。其刑罪，则纆刵，亦告于甸

人。公族无宫刑。狱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虽然，必赦之。”有司对曰：“无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举，为之变，如其伦之丧。无服，亲哭之。

公族朝于内朝，内亲也。虽有贵者以齿，明父子也。外朝以官，体异姓也。宗庙之中，以爵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贤也。登俊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丧纪以服之轻重为序，不夺人亲也。公与族燕则以齿，而孝悌之道达矣。其族食世降一等，亲亲之杀也。战则守于公祢，孝爱之深也。正室守大庙，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诸父诸兄守贵室，子弟守下室，而让道达矣。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贱无能也。敬吊临赙赗，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国有伦邦国有伦，而众向方矣。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刑于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弗吊，弗为服，哭于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素服居外，不听乐，私丧之也，骨肉之亲无绝也。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

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适饌省醴，养老之珍具，遂发咏焉，退，修之以孝养也。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众以事，达有神，兴有

德也。正君臣之位，贵贱之等焉，而上下之义行矣。有司告以乐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养老幼于东序”，终之以仁也。是故，圣人之记事也，虑之以大，爱之以敬，行之以礼，修之以孝养，纪之以义，终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举事，而众皆知其德之备也。古之君子，举大事，必慎其终始，而众安得不喻焉？《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

《世子之记》曰：“朝夕至于大寝之门外，问于内竖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世子，世子色忧不满容。内竖言复初，然后亦复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羞。必知所进，以命膳宰，然后退。若内竖言疾，则世子亲斋玄而养。膳宰之饌，必敬视之，疾之药，必亲尝之。尝饌善，则世子亦能食；尝饌寡，世子亦不能饱。以至于复初，然后亦复初”。

【译文】

周文王在做太子的时候，每天都要朝见他的父亲王季三次。每天早晨鸡刚叫初遍就起来穿好衣服，然后来到父亲寝宫的门外，向值班的内竖询问说：“今天我父亲是否精神很好？”内竖说“很好”，文王才感到很高兴。到了中午，文王又会前来和早晨一样的问候，到了晚上还会再来和早晨中午一样地问候。当父亲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内竖就会报告给文王，这时文王就会面带忧色，走路也不能正步向前。到父亲王季恢复膳食以后，文王才会变得和往常一样。每当上饭食的时候，文王都必在左右察看饭菜的凉热；到撤饭食的时候，文王都要询问所

吃的情况，还要命令内竖说：“不要再上原来的饭菜了。”内竖回答说：“是的。”然后文王才离开。

周武王遵循着文王的孝行去做，而又不敢超过文王。在文王有病的时候，武王就不脱冠帽、不解腰带而侍候，文王吃一顿饭，武王也吃一顿饭，文王再吃，武王才会再吃。到十二天以后文王病愈，武王才闲歇下来。

周文王曾问武王：“你做过什么样的梦？”武王回答说：“梦见上帝赐给我九颗牙齿。”文王说：“你认为这是什么意思呢？”武王说：“西方有九个国家，父王最终要保护它们的吧。”文王说：“不是的。古时候说年龄时，齿就是龄的意思。我的寿命是一百，你的寿命是九十。我再给你三岁吧。”这样，文王活到九十七才死，武王活到九十三岁才死。

在周成王年幼的时候，还不能登基执政，周公就作为辅相，暂居天子的位置而统治天下。当时，周公用太子法来要求儿子伯禽，想使成王能够懂得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在成王有过错时，周公就责打伯禽，以此指示成王做太子的原则。这就是文王教育太子的原则。

凡是教诲世子和学士时，都必须按四季进行，春夏两季教授持干戈的武舞，秋冬两季教授执羽龠的文舞，都在东序大学里进行。由小乐正来教授舞干的舞，大胥做协助；由龠师来教授舞戈的舞，龠师丞做协助。由大胥来撑鼓击南乐。春天诵读诗歌，夏天配以弦乐，都由太师来指导；秋天在瞽宗学校里教授《礼》，由执掌礼仪的官员来指导；冬天在上庠学校里读《书》，由掌管书籍的官员来指导。所以说，学《礼》在瞽宗，学《书》在上庠。

凡是教授祭奠和养老、求教、应酬等方面的礼仪，都由小乐正来指导在东序学校里进行。由大乐正来教授舞干、舞雩的武舞，应酬，求教的程序都由大乐正来教授，由大司成来评论，都在东序学校里进行。凡是陪伴大司成的人，坐位远近要相距三席，才可以发问。问完后要退到墙边站着，列举的事项还没有讲完时就不要提问。

凡在教学时，春天要由主持的官吏向先师举行释奠的祭礼，秋天、冬天也都如此。凡在办学时，必须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的祭礼，行礼时要用财帛。凡举行释奠祭礼时，必须举行联合乐舞，遇到国家有变故就免去。凡是大型联合乐舞，必须随着举行养老的礼仪。

凡是在西郊考课的人，必须录取贤良，收罗有才能的。或以德行方正而录取，或以通达政事而录取，或以能言善讲而录取。对技艺方面的人都要加以勉励，等到别日再举行考试。在德行、政事、言语三方面有一方面可取的，就准予升学，按他的考试名次而定，称为“郊人”。但他们还比不上在成均大学里学习而能在乡饮酒礼中充任敬酒者的学士。

在开学的时候，布置好祭奠用的器物 and 财帛以后就举行释菜的祭礼，而不举行歌舞，也不分发舞具。祭奠结束退下时，要在东序学校里举行敬宾的礼仪，只行一献礼，可以不用宾相和应酬语。

教育世子，夏商周三代君王都必定运用礼乐来进行。乐，用来教诲内在的精神；礼，用来教诲外在的行为。礼乐交错融汇在心中而表现在外部的行为上，所以学成以后就会和顺恭敬、温文尔雅。设立太傅、少傅的职官来教养世子，就是想使世

子懂得父子君臣的道理，由太傅根据父子君臣的原则进行示范，由少傅辅导世子观察太傅的道德行为而加以讲解说明。就这样，太傅在前，少傅在后，进宫有保看护，出宫有师照管，所以通过教诲就能使世子德行高尚。作为师，就是通过具体的事情来说明道德规范的意义；作为保，就是谨慎自己的言行来指教世子走向正道。有记载说：“虞、夏、商、周四代都设有师、保、疑、丞，以及四辅、三公等职官，不一定要全都设立，只要求根据人品来选定。”讲的就是要使用有能力的人充任官职。君子很讲究德行，德行高尚了教育就会受到尊重，教育受到尊重百官才能端正，百官能够端正国家才能得到治理。这就是对君主而言的。

孔子说：“从前周公代为天子，统治天下，用太子法来要求儿子伯禽，就是要使成王学正道。我听说过：作为臣下只要是有利于君主，那怕遭杀身都会去做的，何况是仅需要自己的身体力行使君主为善呢？周公做的是很好的。”所以说，只有懂得怎样做儿子，然后才能做父亲；懂得怎样做臣下，然后才能做君主；懂得怎样服务于别人，然后才能差使别人。周成王年幼，还不能登基执政，仍把他当作太子又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周公就用太子法来要求儿子伯禽，让他和成王住在一起，希望以此使成王懂得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

君主对世子来说，在感情上是父子，在尊卑上是君臣。既有父子的感情，又有君臣的尊卑，然后才能兼并天下而统治天下。所以教养世子是不能不慎重的。通过做一件事而可以在父子、君臣、长幼三个方面有所收益的，只有在世子的教育上才能体现。就是针对世子在学校按照年龄来学习而言的。所

以,当世子在学校学习时,国人见到后说:“你将来要做君主的却对我们礼让,这是为什么呢?”世子回答说:“有父亲在就礼应如此。”于是众人就懂得了做父子的道理。又问道:“你将来要做君主的却对我们礼让,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有君主在就礼应如此”。于是众人就懂得了做君臣的意义。再问道:“你将来要做君主的却对我们礼让,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有长辈在就礼应如此。”于是众人就懂得了做长幼的秩序。所以有父亲在就是儿子,有君主在就是臣下,处在儿子和臣下的位置就要尊敬君主,孝敬父母。所以要教导世子学会做父子,学会做君臣,学会做长幼,一旦懂得了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国家就能得到治理。有记载说:“乐正负责书本的教育,司成负责品格的教育,造就一位贤良的君主,万国天下就会太平。”就是针对世子所讲的。以上就是讲周公代为天子统治天下的事情。

国君庶子所掌管的公族政事,就是要教诲他们孝悌、和睦、慈爱,明白父子的意义、长幼的秩序。当族人朝见国君时,在宫内就要站在西边,面向东,以北边为上位,朝臣中有身份高的就以年龄排上下。在朝廷就要按照官位排上下,由司士来安排。在宗庙里站位就在朝廷一样排列。宗人主持祭祀时要按爵位和官位来分派职务。凡登堂奉献和分享祭用食品的事项,都由嫡长子来进行。

国君庶子管理公族,即使是官拜三命,也不能逾越父兄的礼节。遇到国君的丧事时,就依照丧服的精粗所确定的亲疏关系为次序,即使是族人的丧事,也是如此,但以主人为先。如果国君宴请族人,异姓的人就为宾客,主厨的膳宰为主人,国君

和父兄就按照辈份就位。国君和族人聚餐，每年次数依亲疏关系每一代减一等。

公族的人在军中时，就要守卫国君父庙的行主，如果国君有出国的政事，庶子就要指派公族中无事的人守护国君的宫室；嫡长子要守护太庙，诸位叔伯守护宫殿、诸位子弟守护私寝。对第五代的子孙，只要他家祖庙尚未迁毁，即使是庶人，在行冠礼、娶妻室时都要向宗室报告；死时要发讣告，死后的练祥祭也要报告。公族间的相互往来，应该吊丧的而不去吊丧，应该穿戴丧服而不穿戴的，就由主管宗法的人来加以处罚。至于赠予丧家的车马、财帛、衣服、口含等，都是有所规定的。

公族中有犯罪的人，就交给甸师绞死。犯的是刑罪，就处之以刺刑或割刑，也要报告甸师来执行。公族的人没有宫刑的处罚。在定罪以后，由法官呈请国君批复，犯的是死罪，就写“某之罪在大辟”。犯的是刑罪，就写“某之罪在小辟。”国君要说：“宽恕他吧”。法官就回答：“罪有应得。”国君又说：“宽恕他吧。”法官再回答：“罪有应得”。国君再说：“宽恕他吧。”法官再回答：“罪有应得。”到了三请宽恕之后，法官就不再回答，走出去将罪人交给甸人行刑。国君又派人追来说：“即使是罪有应得也一定要赦免他。”法官就回答：“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将全部案情报告给国君。国君要改穿素服，用膳不奏乐，为族人而改变日常生活，如同亲属的丧事一样去做，但不穿丧服，而亲自到异姓宗庙去哭丧。

公族的人在宫内朝见国君，是表示对族人的亲近；即使有身份高的仍以年龄辈份为序，是表示父子的名分；在朝廷朝见以官位为序，是表示对异姓的尊重，在宗庙之中以爵位为序，

是表示崇尚德行；宗人分派职务以官位为序，是表示尊重贤能；登堂奉献和分享祭品都由嫡长子去做，是表示尊奉祖宗的嫡系；国君的丧事，依据丧服的精粗轻重为序，是表示不使亲情疏远；国君和族人的宴会按年龄辈份就位，是体现孝悌德行的推行；国君和族人的聚餐按世系的远近而次数递减，是体现亲疏的差别；族人在战时守卫国君父庙的行主，是表示孝敬亲爱的深切；嫡长子守卫太庙，是表示对宗室嫡系的尊奉，也体现着君臣的道义；诸位叔伯、兄长守卫宫殿，子弟守卫私寝，是表示对公室的谦让；对第五代的子孙，只要祖庙没有迁毁，即使是庶人，行冠礼、娶妻室时仍必须报告宗室，死时必须发讣告，是表示不忘血缘感情；血缘感情尚未断绝而被列于庶人的，是表示鄙视无能的人；在敬吊丧家时赐予车马、财帛、衣服、口含等物品，是表示对亲朋的和睦友爱。

古时候庶子之官能够胜任，国家社会就会伦常有序；国家社会伦常有序，每个人的行为就能循规蹈规。公族的人犯罪，即使是亲属也不去干预法官的正当执法，就是要与百姓为一体，公正无私。对族人的行刑在隐僻的地方，是为了不使国人想到自己的兄弟而伤心。对受刑而死的族人不去吊丧，不穿丧服，而在异姓宗庙哭悼，是表示有辱于祖宗而要避开。对受刑而死的族人穿素服，住在另室，不听音乐，是表示私下悼念死者，骨肉亲情并没有断绝。公族的人没有宫刑的处罚，是为了不断绝族人的子嗣。

在天子视察学校时，一清早就要敲响晨鼓，召集众人。众人到齐后，天子驾到，于是就命令执行官开始做准备，整理好礼乐用具，祭奠先师先圣。执行官准备好后要向天子报告，然

后开始行养老礼。天子前往东序大学,向先老进行释奠的祭礼,接着安排好应邀的三老五更群老的席位。然后视察菜肴酒醴和养老美食是否齐备,接着就以歌咏迎接诸老入席,歌咏退去后就举行养老的礼仪,向诸老敬酒。在诸老回到席位后,歌咏队就登堂歌唱《清庙》之诗;歌毕,由诸老来评论指点,阐述歌词的含义。诸老所讲的父子、君臣、长幼的道理,正体现了道德和音乐的配合,是养老礼中的重要内容。接着,堂下有管乐队演奏《象》乐,有舞蹈队跳《大武》舞,体现了万众汇合以成事,上通神于天帝,下兴德于百姓。端正君臣的名份,贵贱的等差,而上下有别的道理就得到贯彻。当执行官报告天子乐舞结束时,天子就命令公侯伯子男各爵位的人士及文武百官说:“大家回去以后都要在东序学校举行养老幼的礼仪。”就是以仁义的教诲而告终。所以圣人所记录的事情,首先要从大处着眼,以恭敬来表达慈爱,以礼节来行事,推行孝养的德行,以道义来约束言行,以仁心而告终了。所以古人每举行一项礼仪活动就能使民众全都体会到其中包含的完备的道德。古时候的君子,每举行大型的礼仪时都一定认真对待终了和开始,这样民众还怎么能不明白呢?《尚书·兑命》上讲:“要记住礼仪的终始都是在学校进行的。”

《世子之记》中说:“世子要在每天早晚到君父的寝宫门外,向内竖竖询问说:‘父亲今天是否安好呢?’内竖回答说:‘今天很好。’世子就会面有喜色。君父有了不舒服,内竖就会报告世子,世子会面带忧色,没有笑容。当内竖报告君主恢复正常以后,世子才会恢复往常的样子。在每天早晚上饭食的时候,世子都要在左右察看饭菜的凉热;撤饭菜的时候,世子又

要询问所吃的情况，必须知道吃掉了那些，对掌厨的膳宰加以吩咐，然后才退下去。如果内竖报告君父有了疾病，世子就要穿上斋戒时穿的黑色礼服而加以奉养。厨师送来的饭菜，必须细心察看；治病用药，必须亲自品尝。君父的胃口好转时，世子也就能多吃；君父的饮食不多时，世子也就不能吃饱；直到君父病愈如初以后，世子才能恢复往常的样子。”

礼 运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政者去，

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言偃复问曰：“如此乎礼之急也。”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然后饭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皆从其初。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从其朔。故玄酒在室，醴盞在户，次醢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

作其祝号，玄酒以祭，荐其血毛，腥其俎，孰其肴，与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盞以献，荐其燔炙，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然后退而合亨，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

笾豆铏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此礼大成也。”

孔子曰：“于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酖鬲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礼也，是谓胁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声乐皆具，非礼也，是谓乱国。故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仆。三年之丧，与新有婚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与家仆杂居齐齿，非礼也，是谓君与臣同国。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故天子适诸侯，必舍其祖庙，而不以礼籍入，是谓天子坏法乱纪。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

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俟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谓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处其所存，礼之序也；玩其所乐，民之治也。故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无过之地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养也，非养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则有过，养人则不足，事人则

失位。故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故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庙谓之变。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之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

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

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畜鲔不滄。凤以为畜，故鸟不獠。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辞说，设制度，故国有礼，官有御，事有职，礼有序。

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宾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庙，三公在朝，三老在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故礼行于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于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于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

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故礼之于人也，犹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

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义者，艺之分，仁之节也。协于艺，讲于以，得之者

强。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得之者尊。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大顺者，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积焉而不苑，并行而不缪，细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间。连而不相及也，动而不相害也，此顺之至也。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

故礼之不同也，不丰也，不杀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合男女，颁爵位，必当年德。用民必顺。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藪，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译文】

从前，孔子曾参加蜡祭，作为宾客。祭事结束后，孔子到大门楼上去游览，不觉地唉声叹气起来。孔子的叹息，大概是叹

息鲁国的。当时，弟子言偃在旁边，问：“先生为什么叹息呢？”孔子说：“大道通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英杰的时代，我都未曾赶上，可还是有记载的。

“大道通行的时代，天下都是公正无私的，选举贤能的人主持政事，讲求信义推行和睦。所以人们不单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也不单是亲爱自己的子女，使社会上的老人得以安享天年，壮年人得以贡献才力，小孩得以顺利成长。使死了妻子的鳏夫，死了丈夫的寡妇，失去父母的孤儿，失去儿子的独老，有残疾的人都能有所供养。男子各有自己的职业，女子各有自己的家庭。既厌恶将财货丢弃在地上，又不非要收藏在自己家里；既厌恶有力气不肯使出来，又不非要为了自己劳作。于是各种图谋就会消除而不会兴起，盗窃、捣乱、破坏的行为就不会出现，所以门户向外开着而不用关闭。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到现在为止，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一家一姓所有，人们各自亲爱自己的父母，各自亲爱自己的子女，财货力气都是为了自己，主持政事的人世代承袭成为制度，城郭沟池用于防御守备，礼义制度用于条理关系。端正君臣关系，深厚父子关系，和睦兄弟关系，调和夫妇关系，设立制度，划分田里，尊重勇敢和智慧，功劳都归属个人。于是，各种图谋跟着出现，兵乱战事从此发生。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威王，周公，都是这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这六位君子中没有不谨慎恪守礼制的，发扬礼义，讲求信义，辨明过错，推行仁爱，讲求礼让，向民众发布行为准则，如果有不遵从的人，在官位的也要罢免，让众人以他为祸首。这就叫做小康社会。”

言偃又问：“这样说来礼是很要紧的了？”孔子说：“作为

礼,就是先王上承天然的法则,用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因此,失掉礼的约束人就会死去,得到礼的约束的人才能生存,《诗》中说:‘看到老鼠自有它的形体,为人却没有做人的礼仪,既然没有做人的礼仪,为什么不快点死掉呢?’所以,礼必须以天为根本,以地为效法,以鬼神为配合,表现在丧、祭、射、御、冠、婚、朝、聘的事项上,所以圣人以礼来昭示天下,天下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言偃又问:“先生是极为强调礼的,是否可以讲给我们听呢?”孔子说:“我很想观看一下夏代的礼,所以就去了杞国,可是已不足以考证了,我只在那里得到《夏时》一书。我很想观看一下殷代的礼,所以就去了宋国,可是已不足以考证了,我只在那里得到《坤乾》一书。《坤乾》的义理,《夏时》的程序,我就是从中来观察夏礼、殷礼的。”

“作为礼的最初形式,是从饮食活动中开始的,当初人们用火烧黍用火烤小猪,挖坑做盛酒的酒尊,而用手捧着水喝,用蒯草扎成鼓槌而用土堆做鼓,就这样依然能够向鬼神表示恭敬。到有人死的时候,活着的人就登上屋顶喊叫,告诉死者:‘嘿嘿,某某呀你该回来啦。’然后把生食塞到死者嘴里,用草叶包着熟食为死者送葬。就这样向天上招魂,在地下埋葬。肉体降到地下,灵魂升到天上。所以后来死人头向北,活人面向南的礼俗,都是遵从最初的形式。

“在先王时代还没有宫殿房屋,冬天就住在土筑的洞窟中,夏天就住在木架的巢室里;还没有用火烧解除腥臊,吃的是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喝动物的血,生吞动物的毛骨;还没有利用麻丝织布,穿的是动物的毛皮。到后来圣人出现,就利

用火力，模铸金属器具，和泥烧造砖瓦，用来建筑台榭宫室门窗。用火来烤烧烹炙各种肉食，酿造制作醴酒乳酪，整治麻丝用来织成布帛。养生送死，敬奉鬼神上帝都是遵从当初的时代。”

“于是，在庙室摆设水酒，在庙户摆设甜酒，在庙堂摆设清酒，在堂下摆设澄酒；并且陈列牺牲祭品，备齐鼎俎祭器，排列琴瑟管磬钟鼓，写好祭告用的祝福辞，以迎接上神和先祖的降福。以此来端正君臣关系，加深父子关系，和睦兄弟关系，整齐上下关系，夫妇各得其所，这就是承受上天的福祉。”

“于是，称呼着祝号，用水酒来祭祀，进献牲血牲毛，进献生肉熟肉，设置蒲席，用麻布覆盖酒器，主人要写上练丝织的浣帛祭服，献上甜酒，供上烤肉烤肝，主人主妇先后进献，以使祖先的魂魄幽灵感到喜悦，这就是人神相通。然后撤下祭品一同烹制，区分出狗猪牛羊，盛在簠簋、笾、豆、铏等器皿里，分配给参加祭礼的宾客，祭告要用孝敬的话，祝福要用慈爱的话。这就叫做大样。到此祭礼就告完成。”

孔子说：“真是令人伤心啊！我考察周代的礼制，在幽王、厉王时就遭到破坏了，如果我舍弃鲁国，还到哪里去寻找呢？鲁国举行郊祭、禘祭是不合乎礼的，周公的制度是已经衰落了。杞国的郊祭，祭的是夏禹；宋国的郊祭，祭的是殷契。这都是对天子礼事的保留。所以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

“祭告的祝福辞不可以更改古代的常制，这就叫做大福；祭告的祝辞收藏在宗、祝、巫、史等人那里是不合乎礼的，这就是昏暗国家；玉盥玉斚等先王重器被诸侯用来进献代受祭的人是不合乎礼的，这就是僭越君主；冕弁礼服、兵器皮甲为国

君所有而被藏在大夫私家是不合乎礼的，这就是威胁君主；没有封地的大夫设置官吏，自备祭器，享用声乐是不合乎礼的，这就是扰乱国家。所以，为国君做事的叫做臣，为大夫做事的叫做仆。凡有丧期三年的丧事和新结婚的人，一年都不加指派。穿着丧服进入朝廷或与臣仆杂居不分长幼是不合乎礼的，这就是君臣共有国家。所以，天子有田地来安置他的子孙，诸侯有国土来安置他的子孙，大夫有采地来安置他的子孙，这就是制度。所以，天子到诸侯国时必须在诸侯的祖庙停留，但如不按礼仪规定进入，就是天子坏法乱纪。诸侯不是在慰问疾病吊唁丧葬时而进入诸臣家里的，就是君臣相互戏谑。”

“因此，礼是君主的最大根本。由此才能分别嫌疑，辨明微末，敬奉鬼神，考核制度，分别尊亲仁义，由此才能治理政事巩固君权。所以治政不正确君王地位就很危险；君王地位危险大臣就会背叛，小臣就会窃权。刑罚严峻而风气败坏，法令就没有常规；法令没有常规，礼仪就会没有秩序；礼仪没有秩序士人就会无所事事。刑罚严峻而风气败坏民众就不会归顺，这就是病患的国家。”

“所以政治正是君王身心的寄托所在。因而政事必须以天为根本，效仿天理来制定政令。政令出于社庙神灵的就是效地，出于祖庙神灵的就是仁义，出于山川神灵的就是兴作，出于五祀神灵的就是制度。由此圣人的身心寄托得以更加稳固。所以圣人合同天地，与鬼神并立，以从事政治；安排自己的一切存在都依照礼的秩序；欣赏自己的欢乐在于民众得到治理。所以上有天时，下有地财，人由父母所生而由老来教诲，天地父师四个方面君王都能正确地加以运用，所以君王就能处在

毫无过错的境地。”

“所以作为君王是要被人们所尊崇的，而不是尊崇别人的；是要被人们所供养的，而不是供养别人的；作为君王是要被人们所事奉的，而不是事奉别人的。所以君王尊崇别人就会有过失，供养别人就会有所不足，事奉别人就会失去尊位。所以百姓以尊崇君王来治理自己，以供养君王来安顿自己，以事奉君王来显示自己。所以礼仪通达而名分确定，人们就会甘愿赴死而不敢偷生。所以用人们的智慧就要去除人们的欺诈，用人们的勇气就要去除人们的怒气，用人们的仁心就要去除人们的贪恋。所以国家有了患难，君主守社稷而死是天经地义的，大夫守宗庙而死是正理。所以圣人能够使天下成为一家，使中国成为一个人，这并不是主观意志，必须了解民情，疏通民义，辨明民利，察明民患，然后才能够做到。”

“什么是人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感不用学就能够表达。什么是人义，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柔、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十种道德就是人义。讲求信用，维护和睦，就是人利。相互争夺厮杀，就是人患。所以圣人想要调节人们的七种情感，推行十种道德规范，讲求信用，维持和睦，崇尚辞让，摒弃争夺，离开了礼又以什么来实现呢？饮食男女，人们的最大欲求就在其中；死亡贫苦，人们的最大厌恶就在其中；所以欲求与厌恶，是人们心中的最大意志。人们掩藏着自己的意志是不可以测量揣度的，美好丑恶都藏在心里而不表现在脸色上。要想使它全都表露出来，离开了礼又以什么来做到呢？”

“所以，作为人，体现着天地造化，阴阳的交合，鬼神的交

会,五行的灵秀气息。所以天主阳,撒下日月星辰的光辉;地主阴,满载山川孔洞的气流,分配金、木、土、水、火,五行于四季中,调和以后而确定十二个月。因此,每十五天月亮满盈,每十五天月亮亏缺。金、木、土、水、火,五行的运动,交相更迭地衰耗。五行、四季、十二月,周转不息各有所本;五声、六律、十二管,周转不息各有所主;五味、六和、十二食,周转不息各有所本;五色、六章、十二衣,周转不息各有所本。所以作为人类,是天地的核心,五行的集中;是拥有食物口味、辨别声音能力、和穿着各种颜色装束的生命。”

“所以圣人制定法令,必须以天地为根本,以阴阳为头绪,以四季为纲领,以明星辰为依据,以月份为限量,以鬼神为陪伴,以五行为实质,以礼义为工具,以人情为田地,以四灵(麒麟,凤凰,龟、龙)为畜养。以天地为根本,万物就可以把握;以阴阳为头绪,人情就可以看到;以四季为纲领,凡事就可以进展;以日月星辰为依据,凡事就可以条理;以月份为限量,事功就会有分界;以鬼神为陪伴,凡事就有了守护;以五行为实质,凡事就可以交替;以礼义为工具,做事就有了标准;以人情为田地,人就成为政事的主体;以四灵为畜养,饮食就有了保障。”

“什么是四灵?麒麟、凤凰、龟、龙就是四灵。所以以龙为畜养,大鱼小鱼就不会受惊乱游;以凤凰为畜养,鸟雀就不会受惊乱飞;以麒麟为畜养,走兽就不会受惊乱奔;以龟为畜养,人情就不会有过失。所以先王持掌着卜筮用的蓍龟,安排鬼神祭祀,埋藏财帛祭品,宣读祝福辞,设立制度。因此国有礼俗,官有执掌,事有职分,礼有秩序。”

“先王所忧患的就是礼不能贯彻到整个天下，所以在南郊祭祀上帝，以确定天的本位；在国内祭祀社庙，以陈列土地的功利；祭祀祖庙，以本着仁义；祭祀山川，以迎接鬼神；祭祀五祀，以本着政事。所以宗人祝官在庙堂，三公在朝廷，三老在学校，君王前有巫师，后有史官，卜筮官吏，乐师谏官都在左右。君王处在中心的位置，顺应自然无为，以保持公正。所以礼在郊庙举行，百神就各领职事；礼在社庙举行，百货就各有所用；礼在祖庙举行，孝慈就得以流行；礼在五祀举行，法令就会明正。所以从祭郊、祭社、祭祖、祭山川、祭五祀中就体现出义理的发挥和礼的寄托。”

“所以作为礼，必然以太一为根本，分化而成天地，转动而成阴阳，变化而成四季，陈列而成鬼神。所体现的就是政令，又是效法天的。作为礼必然以天为根本，运动而到达地上，陈列而贯穿于各种事项，变化而遵从时序，协调而有分界。礼体现在人身上就是自我修养，具体实行就在财货、劳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的事项上。”

“所以礼义本身是人的最根本特征。以此来讲求信用，维持和睦，以加强人的肌肤的联结和筋骨的约束；以此来养生送死，这是敬奉鬼神的根本表现，是本于天道、顺应人情的关键所在。所以只有圣人知道礼是不可以废止的，因而凡是毁坏国家，丧失家庭、死亡人口的，必定是先废弃了礼才造成的。所以礼对人来说，就如同酒有酒蘖一样，君子对礼厚，小人礼薄。所以圣王研究义理的根本、礼仪的秩序，就是用来治理人情的；所以人情就是圣王的田地，推行礼仪加以耕耘，陈明义理加以播种，讲学教授加以除草，依据仁爱加以凝聚，播撒音乐

加以安顿。”

“所以礼就是义理的实质。与义理相配合而协调一致，因而即使礼仪中有先王时代所未曾有的，也可以依据义理来制作。理就是才艺的分界，仁爱的节度，与才艺相配合而讲求仁爱，有这种德行的就是强者。仁心就是义理的根本、顺从的体现，有这种德行的就是尊者。所以治国不用礼仪，就如同没有耒耜而要耕作一样；实行礼仪不以义理为根本，就如同耕作以后不加播种一样；推行义理而不在学校加以宣讲，就如同播种以后而不除草一样，在学校讲授的内容不合乎仁爱，就如同除草以后不加收获一样；合乎仁爱而不用音乐加以安顿，就如同收获以后而不加食用一样；音乐来安顿而不达到顺应自然，就如同食用后而不见健康一样。”

“四肢健全，肌肤丰满，就是富足的人；父子厚爱，兄弟和睦，夫妇和美，就是富足的家庭；大臣奉法，小臣清廉，官职各有分工，君臣相互匡正，就是富足的国家；天子以德行为车乘，以音乐为手段，诸侯以礼仪相交往，大夫以法令相合作，士以信用相考察，百姓以和睦相安守，就是富足的社会。这就叫做大顺。大顺就是用以养生送死敬奉鬼神的常理。所以万事积累而不滞塞，并行而不错乱，细致处理而不遗失，深奥而能通达，繁多而有条理，联系而不混杂，变动而不相侵害。这就是顺的极端。所以明白了顺的意义以后就能够安守在危险的位置上。”

“所以礼是不混同的，不过分的，不可分的，不可减少的，合人情而避免危机的。所以圣王讲求顺应人情，而不使山林的居民迁居到河川，不使湖泽的居民迁居到平原，为了不使民众

劳困。使用水、火、金、木、饮食都必须按照时令；男女结合，颁布爵位，必须依据年龄、品德；派用民众必须顺应民情。所以田地没有水旱昆虫的灾害，民众就没有饥荒病患的惊恐。所以天不吝惜时利，地不吝惜财货，人不吝惜感情。所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宝器车乘，河出龙马背宝图，凤凰、麒麟都在郊野聚集，龟龙都在宫池供养，其余鸟兽的卵胎也都可以俯身靠近观看。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先王能够推行礼仪以体现义理、表达信用以体现顺应的缘故，这就是顺的实质。”

礼 器

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故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是故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鬼神弗飨也。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故必举其定国之数，以为礼之大经，礼之大伦。以地广狭，礼之薄厚，与年之上下。是故年虽大杀，众不匡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诗》云：匪革其犹，聿追来孝。天地之祭，宗庙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义，伦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体也。丧祭之用，宾客之交，义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余，此之谓称也。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

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为贵也。

有以少为贵者：天子无介，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笱豆之荐。大夫聘礼以脯醢。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单席。诸侯视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为贵也。

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觶，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也。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扫地而祭。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榼禁。此以下为贵也。

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

士三。此以文为贵也。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幂，桴杓。此以素为贵也。

孔子曰：“礼，不可不省也！礼不同，不丰，不杀。”此之谓也。盖言称也。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者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古之圣人，内之为尊外之为乐，少之为贵，多之为美。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梲，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盖得其道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早，不乐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荐不美多品。”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

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君子之于礼也，有所竭情尽慎，致其敬而诚若，有美而文而诚若。君子之于礼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杀也，有经而等也，有顺而讨也，有撝而播也，有推而进也，有放

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顺而摭也。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侑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礼其犹醱与！”

君子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飧腥，三献烝，一献熟。是故君子之于礼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见也，不然则已慙；三辞三让而至，不然则已蹙。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禴宫。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系，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

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诏，朝事以乐；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簟之安，而稿鞞之设。是故，先王之制礼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学也。

君子曰：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礼，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礼，弗之信矣。故曰：礼也者，物之致也。是故，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故作大事必顺天时，为朝夕必放于日月，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是故天时雨泽，君子达亹亹焉。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升中于天，而凤凰降，龟龙假。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天道至教，圣人至德。庙堂之上，罍尊在阼，牺尊在西，庙堂之下，悬鼓在西，应鼓在东。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于东，

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君西酌牺象，夫人东酌鬯尊，礼交动乎上，乐交应乎下，和之至也。

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以节事，修乐以道志。故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达。”故观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观其发，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与人者。

大庙之内敬矣！君亲牵牲，大夫赞币而从。君亲制祭，夫人荐盎。君亲割牲，夫人荐酒。卿大夫从君，命妇从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属属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飨之也。纳牲诏于庭，血毛诏于室，羹定诏于堂，三诏皆不同位，盖道求而未之得也。设祭于堂，为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一献质，三献文，五献察，七献神。

大飨其王事与？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笱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纆竹箭，与众共财也。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盖重礼也。祀帝于郊，敬之至也。宗庙之祭，仁之至也。丧礼，忠之至也。备服器，仁之至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

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暗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

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而不知礼乎？”

【译文】

礼使人成器，所以趋于完备。完备是德行极盛的表现。礼可以消除邪恶，增进美质，人有礼就身正，以礼行事就顺利。礼体现在人的身上，就像竹箭上有青皮，就像松柏中间有圆心。外表和内心是天下万物的首要特征，所以能够贯穿四季而不改变枝杈变换叶子。所以君子有礼，就能够外表和谐而内心没有怨恨。所以万物无不充满仁德，而鬼神也享用仁德。

先王所制定的礼，有本质有原则。忠信，就是礼的本质；义理，就是礼的原则。没有本质就不能确立，没有原则就不能施行。礼是合乎天时，适应地利，顺应鬼神，合于人心，统理万物的。所以天时各有所生，地理各有适宜，人任职官各有所能，万物各有所用。所以天时所不生长的，地利所不养育的，君子就不用在礼仪上，鬼神也不享用。居住在山里而用鱼鳖来行礼，居住在河泽而用鹿猪来行礼，君子认为这是不懂得礼。所以必须以立国安邦的制度来作为礼的根本大法。礼的优劣，要根据国土的大小；礼的轻重，要根据年成的好坏。所以，即使年成大损民众也不惧怕，这就体现出君王制礼的尺度了。

作为礼，时势最重要，其次是人伦关系，再次是具体表现，再次是实际意义，再次是配合适当。唐尧传位给虞舜，虞舜传位给夏禹，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就是时势所致。《诗》中说：“并不是急于表现自己的谋略，而是要追慕前辈实

践孝心。”天地的祭祀，宗庙的事宜，父子的人道，君臣的道义，就是人伦关系。社稷山川的崇拜，鬼神的祭祀，就是具体表现。丧祭上的运用，宾客间的交往，就是实际意义。用羔羊小猪作祭牲，百官都能有所得；用猪牛羊三牲作祭品而不必有剩余，这就是配合适当。诸侯把龟当做宝贝，把圭当作祥瑞，大夫就不能拥有宝龟，不能收藏瑞圭，不能建筑门楼，讲的就是要配合适当。

作为礼，有以数目多为尊贵的：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一座宗庙。天子用豆器二十六个，诸公用豆器十六个，诸侯用豆器十二个，上大夫用豆器八个，下大夫用豆器六个。诸侯用七个副官陪同，享受七席菜的招待；大夫用五个副官陪同，享受五席菜的招待。天子的坐席是五层，诸侯的坐席是三层，大夫的坐席是二层。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用五层垫席和杭木，用八层隔扇；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用三层垫席和杭木，用六层隔扇；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用二层垫席和杭木，用四层隔扇。这就是以数目多为尊贵的。

有以数目少为尊贵的：天子没有客礼陪同，祭天用一大牛；天子到诸侯国，诸侯用牛犊招待；诸侯相互朝聘，敬酒用郁鬯香酒，而没有肉菜；大夫举行聘礼就有脯、醢肉菜。天子只吃一次饭，诸侯吃二次饭，大夫士吃三次饭，靠出劳力挣饭的人吃饭无次数。祭祀用车的马缨饰有一圈，其他用车的马缨饰有七圈；圭、璋玉器可以单独奉献，琥、璜玉器就要以爵来搭配；鬼神的祭祀用单层席；诸侯临朝，大夫可以独自进退，士就要跟随着众人。这就是以数目少为尊贵的。

有以大为尊贵的：宫室的规模，器皿的尺寸，棺槨的厚度，坟墓的范围，这都是以大为尊贵的。有以小为尊贵的：在宗庙的祭祀上，尊贵的人献酒用爵杯，卑贱的人献酒用散杯；尊贵的人举觶杯，卑贱的人举角杯；子男一级飨礼的尊位是，门外放酒缸，门内放酒壶。国君用的酒尊是瓦制的。这都是以小为尊贵的。

有以高为尊贵的：天子的殿堂高九尺，诸侯的殿堂高七尺，大夫的殿堂高五尺，士的殿堂高三尺；天子宫外有两个门楼，诸侯有一个门楼。这都是以高为尊贵的。有以低为尊贵的：最恭敬的就不设祭坛，扫地就祭；天子诸侯的酒尊不用托盘，大夫士用无足的托盘。这都是以低为尊贵的。

礼，有以文采为尊贵的：天子的礼服绣龙纹，诸侯的礼服绣黼纹，大夫的礼服绣黻纹，士的礼服黑衣绛裳没有绣纹；天子的冕冠有朱绿杂彩的垂带十二条，诸侯的冠有垂带九条，上大夫的冠有垂带七条，下大夫的冠有垂带五条，士的冠有垂带三条。这都是以文采为尊贵的。有以素朴为尊贵的：最恭敬的就没有文饰，在父亲面前就不讲究仪容，大圭玉器不加雕琢，祭用的羹汤不加调味，祭祀用车不加雕饰而铺设草席，牛形尊用粗布加以覆盖，勺子用本色的木料制作。这都是以素朴为尊贵的。

孔子说：“礼是不可以不省察的。礼不可混同，不可增加，不可减少。”讲的就是这些。大体是讲要相称。礼以多为尊贵，是表现内心以外的东西的；德行的发扬光大，普及万物，理大物博，这怎么能不以多为尊贵呢？所以君子是乐意表现出来的。礼以少为尊贵，是表现内心的东西的；德性的极致在于精

微，观察天下万物没有可以和这样的德性相比，就这样，怎么能不以少为尊贵呢？所以君子是注意内心的敬意的。古代的圣人，内心表示尊敬，外表表现欢乐，少有少的尊贵，多有多的完美。所以先王制定礼仪，不可以多，不可以少，只在于相称。

所以大夫以上用太牢来祭祀就称为礼，匹士用太牢祭祀就称为窃盗。管仲有雕镂的祭簋，戴朱红色的冠冕饰带，在房屋梁柱雕画山纹水藻，君子就认为他太过分了。晏平仲祭祀祖先，用的小猪蹄不满豆盘，每次朝会都穿戴着洗旧的衣冠，君子就认为他太小气了。所以君子行礼不可以不慎重，作为民众生活的纲纪，纲纪涣散民众生活就会混乱。孔子说：“我作战就能够胜利，祭祀就能够受福，就是因为懂得了其中的道理。”

君子说：“祭祀，不必祈求福禄，不必提早举行，不必喜欢高大，不必只为嘉庆的事，祭牲不必选得肥大，饮食不必美味繁多。”孔子说：“臧文仲怎么懂得礼呢？在夏父弗綦颠倒了神主祭祀时，他却却没有加以制止，并在灶上烧柴祭祀。其实灶是祭祀老妇用的，祭祀时要用盆盛饭食，用瓶作酒尊。”作为礼，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身体不完备，君子就称做是不成人形，礼仪安排得不妥当，就如同身体不完备一样。

礼有大，有小，有明显，有隐微。大的不可以减损，小的不可以增益，明显的不可以掩盖，隐微的不可以突出。所以纲领性的礼有三百，细节性的礼有三千，所达到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像进入房屋没有不从门口进入的一样。君子对于礼，有时竭尽情感而充分考虑，表现敬爱而充满诚意，装点文饰也充满诚意。君子对于礼，有时直接加以实行，有时抑制加以减省，有时根据常理而平等对待，有时根据顺序而减损，有时除旧而

布新,有时扩充而增益,有时仿效而加以文饰,有时仿效而不可极端,有时按顺序而有取舍。夏商周三代的礼是一致的,所以民众共同遵循,或以素为尊贵,或以黑为尊贵,由夏代创造出来而殷代加以继承。夏代时,代为受祭的人一直要站到祭礼完毕;商代时,代为受祭的人是坐着接受祭拜;周代时,代为受祭的人坐着接受祭拜,由主人祭告和劝食。三代的礼都是这样,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周代有向六位代为受祭的人劝酒的仪式,曾子就说:“周礼的仪式就像众人凑钱饮酒一样。”

君子说:接近人情的礼仪并不是最高的礼。比如,郊祭用血,大飨礼用生肉,祭祀社稷用半熟的肉,小祭祀用熟肉。所以君子对于礼,并不是做作地表达感情,这是有所由来的。所以诸侯有七个副官陪同来相互拜见,否则就太粗鲁了;彼此三请三谢,然后到庙中,否则就太急迫了。所以,鲁人将要祭祀上帝时,必须先在外郊的学校里进行祭祀;晋人将要祭祀黄河时,必须先在外池进行祭祀;齐人将要祭祀泰山时,必须先在外林进行祭祀。要在三个月前畜养祭牲,在七天前进行散斋,在三天前进行致斋,这是最为敬慎的表现。所以行礼必须有司仪,奏乐必须有助工,这是最为从容温厚的表现。

作为礼,就是要反求本心,遵循传统,不忘记最初的礼。所以,丧事不用司仪,朝会要演奏音乐;醴酒虽然好喝,水酒最为尊贵;利刃虽然好用,鸾刀最为贵重;细席虽然舒适,祭祀却用草垫。所以先王制作礼仪必有其中的道理,因此是可以讲述和多加学习的。

君子说:“心中没有一定的标准,观察事物时就不能够仔细认真;想要认真观察事物而不遵循礼,就不能有所得。所以

做事不按照礼就不能得到恭敬，讲话不按照礼就不能得到信任。所以说：礼，就是事物的标准。”所以从前先王制作礼仪，根据具体的事物而规定意义，因而举行大事必须顺应天时，划分早晨夜晚必须根据太阳月亮的运行，确定高度必须以山陵为凭借，确定低洼必须以河泽为凭借。所以当按节候而降雨的时候，君子就会娓娓地表达恭敬之意。所以，从前先王崇尚有德行的人，尊敬有知识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选举贤能而有所安置，聚合众官而进行誓戒。因而根据天时而祭天，根据地利而祭地，凭借名山而告祭上天，凭借吉土而在郊外飨祭上帝。告祭上天，就会有凤凰降落，龟龙降临；在郊外飨祭上帝，就会风雨调和，寒暑适时。因而圣人面向南而站立着执政就可以天下大治了。

天道是最高的教导，圣人有最高的德行。在庙堂上，云雷纹的酒尊放在东阶，牛形纹的酒尊放在西阶；在庙堂下，大鼓放在西边，应鼓放在东边。国君站在东阶上，国君夫人站在东房里，如同太阳升起的东方，月亮出现在西方。这就是阴阳的分界，夫妇的位置。国君到西阶从牛纹酒尊、象纹酒尊中酌酒，国君夫人到东阶从云雷纹酒尊中酌酒，礼仪在庙堂上交错进行，音乐在庙堂下交相呼应，和谐达到了最高程度。

作为礼，就是要回溯到礼所以产生的本源；作为乐，就是要欢乐到乐所以成功的境界。所以先王制礼就是要节制事物，作乐就是要引导人心。因此，观察一个国家的礼乐，这个国家的治乱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蘧伯玉说：“君子为人通达事理，所以观看器用就能知道工艺的巧拙，观察表现就能知道一个人的智能。所以说，君子是很重视给人看见的东西的。”

在太庙里是很恭敬的。由国君亲自牵着祭牲，大夫协助拿着币帛跟在后面；然后由国君亲自捧着毛血祭供神主，由国君夫人献酒；再由国君亲自割取祭牲供在堂上，由国君夫人献酒。卿大夫要伴随着国君，命妇要伴随着国君夫人。众人神情虔敬而又忠诚，希望祖先享用祭品。迎接祭牲时要在庭中告神，供献毛血时要在室中告神，供献熟羹时要在堂上告神。三次告神在不同的位置，就表示求神而没有找到。接着就摆设祭品在堂上，在门外进行祗祭，因而要说：神是在那边呢，还是在这边呢？献一次的要质朴，献三次的要有文饰，献五次的要乞求神灵明察，献七次的就要专注如同面对神明了。

大飨的祭礼不正是王者的事吗？猪羊牛鱼干肉的供献都是四海九州内的亲味，笱豆中的供献都是四季祥和之气所产生的食物。进庙堂时鸣奏钟鼓，是表示祥和，供献束帛玉璧，是表示恭敬恩德；进贡的宝龟排在前列，是表示能够预知万事；进贡的金属是在第二位，是表示诚意；进贡的丹砂、油漆、蚕丝、绵絮、竹箭，是表示与民众共有财物。其余的供献没有一定的要求，各用国内所有的物产，是表示招致远方的贡物。在祭祀结束出庙的时候，就奏起《肆夏》的乐章欢送各地诸侯，是表示加重礼节。在南郊祭祀上帝，是最虔敬的表现；宗庙的祭祀，是最仁爱的表现；丧礼，是最忠敬的表现；备办明器随葬品，是最仁智的表现；宾客间用币帛相赠送，是最有信义的表现。所以君子想要观察仁义的表现，礼就是根据。

君子说：“甘味可以接受五味的调和，白色可以接受其他的色彩。抱有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仪。如果不是忠信的人，那么礼也是学不会的。所以礼以得到恰当的人为最重要。”孔子

说：“能够诵读《诗》三百篇，并不足以进行一献的小祭礼；学会一献的小祭礼，还不足以进行大飨的祭礼；学会大飨的祭礼，还不足以进行大旅的祭礼；大旅的祭礼学习完备了，还不足以进行祭祀上帝的礼仪。所以不要轻易地谈论礼仪。”

子路曾经做季氏家的总管。以前季氏举行庙祭时，总是趁天还没亮就开始，白天不够用，夜里点着灯烛继续进行，即使有强壮的体力、虔敬的精神，也都要感到疲倦了。执行的人们都拖着脚，东倒西歪地应付祭事，这是极不恭敬的。还有一天举行祭祀，有子路参加，于是，在室内进行正祭时，祭品就在门口交接；在堂上举行迎接代为受祭者的礼仪时，就在台阶上交接。从天亮开始进行，傍晚就结束了。孔子听到后说：“谁说仲由（子路）不懂得礼呢？”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适诸侯，诸侯膳用犊，诸侯适天子，天子赐之礼大牢。贵诚之义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飨腥，三献烝，一献熟。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大飨，尚殷修而已矣。

大飨，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献之介，君专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禘而秋尝，春飨孤子，秋食耆老，其

义一也。而食尝无乐。饮，养阳气也，故有乐；食，养阴气也，故无声。凡声，阳也。鼎俎奇而笱豆偶，阴阳之义也。笱豆之实，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旦明之义也。

宾入大门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奠酬而工升歌，发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乐由阳来者也，礼由阴作者也，阴阳和而万物得。旅币无方，所以别土地之宜，而节远迩之期也。龟为前列，先知也，以钟次之，以和居参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觐，非礼也。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觐，所以致敬也。而庭实私觐，何为乎诸侯之庭？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大人而飡君，非礼也。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天子无客礼，莫敢为主焉。君适其臣，升自阼阶，不敢有其室也。覲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诸侯之宫悬，而祭以白牡，击玉磬，朱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诸侯之僭礼也。台门而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故天子微，诸侯僭。大夫强，诸侯胁。于此相贵以等，相觐以货，相赂以利，而天下之礼乱矣。

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而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存二代之后，犹尊贤也。尊贤 不过二代。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君之南向，答阳之义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献弗亲。君有赐不面拜，为君之答己也。

乡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孔子曰：“射之以乐也，何以听？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则辞以疾，悬弧之义也。”孔子曰：“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孔子曰：“绎之于库门内，祓之于东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而流示之禽，而盐诸利，以观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贪其得。故以战则克，以祭则受福。

天子适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有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考亲之义也。卜之日，王立于泽，亲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献命库门之内，戒百官也。大庙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示民严上也。丧者不哭，不敢凶服，泛扫反道，乡为田烛。弗命而民听上。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则天数也。乘素车，贵其质也；旗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帝牛

必在涤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飧农及邮表飧，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蜡之祭，仁之至，义之尽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

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罗氏致鹿与女，而诏客告也。以戒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国。天子树瓜华，不敛藏之种也。”八蜡以记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以谨民财也。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兴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气也；其醯，陆产之物也。加豆，陆产也；其醢，水物也。笱豆之荐，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贵多品，所以交于神明之义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荐，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车，可陈也而不可好也。《武》壮，而不可乐也。宗庙之盛，而不可安也。宗庙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以同于所安乐之义也。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稿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贵其质也。大圭不琢，美其质也。丹漆雕几之美，

素车之乘，尊其朴也，贵其质而已矣。所以交于神明者，不可同于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黄目，郁气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气之清明者也。言酌于中而清明于外也。祭天，扫地而祭焉，于其质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盐之尚，贵天产也。割刀之用，而鸾刀之贵，贵其义也，声和而后断也。

《冠义》：始冠之，缁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齐则缁之。其綌也，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醯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黻，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无大夫冠礼，而有其婚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诸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以官爵人，德之杀也。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币必诚，辞无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男先于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执摯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成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媾亲御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敬而亲之，先王之所

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帅人者也。

玄冕斋戒，鬼神阴阳也。将以为社稷生，为祖先后，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器用陶匏，尚礼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妇盥馈；舅姑卒食，妇馂余，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授之室也。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昏礼不贺，人之序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烝祭，用气也。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阕，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郁合鬯，臭阴达于渊泉。灌以圭璋，用玉气也。既灌然后迎牲，致阴气也。萧合黍稷，臭阳达于墙屋。故既奠，然后炳萧合膋芎。凡祭，慎诸此。

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周人先求诸阴。诏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诸远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诸远者与？祊之为言惊也，𠂔之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飨之也。嘏，长也，大也。尸，陈也。

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贵纯之道也。血祭，盛气也。祭肺肝心，贵气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齐加明水，报阴也。取豚背燔燎，升首，报阳也。明水浼齐，贵新也。凡浼，新之也。其谓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洁著此水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亲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

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尽也。祭称孝孙孝子，以其义称也。称曾孙某，谓国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尽其嘉，而无与让也。腥肆烝醢祭，岂知神之所飨也？主人自尽其敬而已矣。举鬯角，诏妥尸。古者，尸无事则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将命也。缩酌用茅，明酌也。盞酒浼于清，汁献浼于盞酒，犹明清与盞酒于旧泽之酒也。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斋之玄也，以阴幽思也。故君子三日斋，必见其所祭者。

【译文】

郊祭用特牛用祭牲，祭社稷用猪羊牛三牲，天子到诸侯国，诸侯招待膳食用一牛犊，天子赐诸侯的礼仪用猪羊牛三牲，这都是表示诚敬的意思的。所以天子不食怀孕的牲牛，祭祀上帝时也不作祭牲用。祭祀用车的马缨装饰只有一圈，平时用车的马缨装饰有三圈，最普通用车的马缨装饰有五圈。郊祭用血，大飨祭用生肉，社稷祭祀用半熟的肉，小祭祀用熟肉；最恭敬的祭祀不是享用口味，而是重视气味。诸侯互相为宾客，敬酒时用郁鬯香酒，敬的就是酒的香气。大飨宴礼上就先设干肉。

大飨宾客时，国君设三重廉而敬酒；当国君向大夫的副官陪同敬酒时，就减为一席，这就是降低尊位而将就卑位。禘祭饮酒时有音乐伴奏，尝祭吃食时没有音乐伴奏，这是表示阴阳的意义。凡是饮酒，养的是阳气；凡是吃食，养的是阴气。所以春天进行禘祭，秋天进行尝祭；春天以酒水招待遗孤，秋天以

饭食招待老人,意思都是一样的。禘祭饮酒有音乐,尝祭吃食没有音乐;饮酒养的阳气,所以有音乐;吃食养的是阴气,所以没有音乐。凡是声乐,都是属阳的。鼎俎用奇数,笱豆用偶数,也是表示阴阳意思。笱豆器皿中盛的都是水土产品,不敢用爱吃的口味而设多种品类,这是表示交接神明的意思。

宾客进入大门就奏起《肆夏》的乐章,表示祥和虔敬。敬酒干杯以后,音乐正好奏完一节。孔子曾多次赞叹这种配合。主人准备敬酒时,唱歌的人登堂高歌,颂扬功德。唱歌的人在堂上,匏竹乐器在堂下演奏,这就是尊重人的声音。音乐是从阳而发出的,礼仪是从阴而制作的,阴阳调和就会万物生成。助祭的贡品没有一定的要求,就是要区分各地的物产,考虑路途远近送到的期限。要进贡的宝龟排在前列,是表示能够预知福祸;把铸钟排在第二,是使声音的调和处于前后之间;进贡的虎皮豹皮是表示服从威德,进贡的布帛和玉璧是表示尊重德行。

在庭中排列灯烛达到一百盏,是从齐桓公开始的。对大夫而奏以《肆夏》的乐章,是从赵文子开始的。诸侯朝觐时,大夫随从而用私人的名义进见,这是不合乎礼的。大夫持玉圭出使,是表示信用的;不敢用私人的名义进见,是表示敬重使命的。以私人的名义进贡物品到庭上,那还怎么能叫诸侯的庭呢?作为臣下的人没有对外的交往,是表示不敢待奉两个君主。大夫宴请君主是不合乎礼的。大夫强盛,国君就杀掉他,是合理的;这是从鲁国的三桓开始的。天子没有客礼,是没有敢做天子的主人的。君主前往臣下的家里,而走在主人的台阶上,是臣下不敢有自己的私室。诸侯行朝见礼,天子不下堂迎

接诸侯。下堂迎接诸侯就是天子失礼了；这是从周夷王以后才有的。

诸侯在墙上四面悬挂乐器，祭祀用白牛，击打玉磬，朱盾用金属装饰，戴冕冠而跳《大武》舞，乘坐祭用的大辂车乘，这是诸侯僭越天子的礼仪。家门口设立台门，道路设置屏障，堂上设立放还酒杯的土台，穿绣有黼纹的红绸衬衣，这是大夫僭越诸侯的礼仪。所以天子的权势衰微，诸侯会僭越礼仪；大夫的势力强盛，诸侯就会受到胁迫。这时候，诸侯大夫各以尊贵相互拥戴，各以财货相互进贡，各以利益相互贿赂，而天下的礼仪就会完全大乱了。

诸侯不敢祭天子的祖庙，大夫不敢祭诸侯的祖庙。国君的公庙设在大夫的私家的是不合乎礼的，这是从鲁国的三桓开始的。天子保留从前两个朝代的后人（的地位），尚且尊敬贤者。尊敬以往贤者又不超过两代人。诸侯不把寄居的诸侯当做臣子，所以古时候寄居的诸侯待遇不能传代。在朝上君主面向南，是面对着阳位；臣下面向北，是面对着君主。大夫的家臣不用叩头，并不是尊贵家臣，而是要回避国君礼仪。大夫有所贡献不必亲自送往，国君有所赏赐不必当面拜谢，都是免得国君答拜自己。

乡人们举行驱鬼疫的祭礼时，孔子就穿着朝服站在庙堂东阶上，这是为了安定家神。

孔子说：“谢礼以音乐来调节，听到怎样的音乐，就要怎样地射箭。”孔子说：“作为士，在受命射箭时，不能射的，就要以疾病来推辞，因为出生时已行过悬挂弓弧的礼仪表示是男孩了。”孔子说：“三天进行斋戒而一天行礼仍怕不够虔敬，却有

两天在敲鼓，这是做什么呢？”孔子说：“在庫门内举行绎祭，向着东方求神，早市设在西方，这都是错误的。”

社祭，祭的是土地神，以阴气为主。这时，国君面向南站，在社坛的北墙下，是表示答拜阴方。在要甲日进行，用的是第一个天干日。天子的大社祭坛必须经受霜露风雨的吹打，以通达天地之气。所以亡国的社坛就要加盖屋顶，使它得不到天上的阳光。殷人的薄社又是在北墙上开窗洞。为的是使阴方明亮。社祭，就是祭奉大地神明的方式。大地承载着万物，天上垂落着天象，从大地收取财货，从地上求得效法，所以要尊崇上天而亲敬大地，要教导民众做出完美的报达。在家中的主祭中室，在国中的主祭社坛，是表示根本所在。只有在举行社祭时，住在里巷的民众才要全都参加；只有在举行社祭的田猎时，国人才要全都参与。只有在举行社祭时，住在丘乘区域的民众才要供给祭用的饭食，就是表示报本反始。

季春三月放野火，为的是焚除杂草。然后要登记贡献的车马器械，检阅各地的军队士卒。而国君要亲自参加社祭的田猎的誓师，以操练军队；要向左行进，向右行进，或坐下或起立，以观察士卒熟习阵容变化的情况。要驱赶飞禽作为目标，以获取作为驱使，来观察士卒（是否）不敢违背命令。只求驯服士卒的意志，而不贪图他们的获取，所以用他们进行的作战就能取胜，用他们进行祭祀就能得福。

天子巡守的四方时，先要举行燔柴告天的祭礼。在郊外的祭祀，要在白昼最长的夏至日进行，因为这是大报上天的主日。要在南郊划定的地域，为的是靠近阳位。祭祀时扫地而祭，就是在本来的地方进行。祭器用陶器、匏器，是用来象征天地

的自然本性。祭祀是在郊外举行,所以就叫做郊祭。祭牲用黄红色的牛,是崇尚赤红色。用牛犊,是重视诚心。郊祭选用的是辛日,而周代最初的郊祭是在至日。在卜问决定郊祭日期时,要先在庙里受命,再到父庙去问卜,这是表示尊崇祖辈亲敬父亲的意思。在卜问的日子,君王要站在泽宫亲自听取誓戒,以表示接受教诲戒谏。然后在库门之内敬献戒命,以督戒臣下百官;在太庙申明誓命,以督戒家族百姓。在祭祀的日子,君王要穿戴皮弁礼服听取百官的祭报,向民众表示要求严敬君上的命令。这个时候,有丧事的人不得哭泣,不敢穿着凶服。道路要加以清扫,翻盖新土;乡民的田头要点起灯烛;不用命令民众就能够服从君王。

在祭祀的日子,君王披着袞服龙袍以象征天象。戴着冕冠垂下玉璪装饰十二串以象征天数,乘坐素车以重视素朴。旗帜上有十二根飘带,龙服上画着日月,都象征天象的。上天垂落天象,圣人加以仿效,郊祭就是用来展示天道的。祭牲用牛要卜问,帝牛不吉时就用稷牛。帝牛必须在洁净的圈里养三个月。稷牛则要求肢体健全,这是用来区别祭祀天神的和祭祀的人鬼的。万物的本源在上天,人类的本源在祖宗,这就是用来与上帝相匹配。郊祭,就是更大地体现报本反始的。

天子所举行的大蜡祭要祭八个神。伊耆氏时代才开始举行蜡祭。蜡的意思就是搜索,每年的十二月,要聚合万物的神灵,找到它们让它们尽情享受。举行蜡祭,主祭创始农业的先啬,随祭主管农业的司啬。祭百谷之神以报答所赐予的收成。然后供飧农官神、田舍阡陌神、禽兽神灵,这正是仁至义尽的体现。古时候的君子,凡使用过的东西都必须给予报答;迎接

猫神是因为猫吃田鼠,迎接虎神是因为虎吃野猪,所以要迎来而加以祭祀。祭祀堤防和水沟的神灵,是农事的需要,祝辞要说:“土壤都归回到自己的所在,水流都归回到自己的沟壑,昆虫都不要兴起灾害,草木都回到自己的藪泽。”

要穿戴着皮弁素服而举行祭祀,穿素服是表示送终的。腰系葛带,手执榛木杖,是比丧事简省。蜡祭就是仁至义尽的体现。穿戴着黄衣黄冠参加祭祀的都是休息的农夫,田野农夫就戴黄冠,黄冠就是草编的斗笠。

大罗氏本是为天子管理鸟兽的官吏,诸侯的贡献也归他掌管,蜡祭时,大罗氏要戴着草帽前来参加,这是表示尊重田野农夫的装束。大罗氏带来鹿和女子,用以警戒宾客转告众人,告戒诸侯说:“喜欢田猎喜好女子的人就会亡国。天子种植瓜瓠,用的是不可长久贮藏的瓜瓠的种子。”

八蜡祭祀时要记录四方的收成,四方年成不顺没有收获时,八蜡祭祀就不全都举行,以节省民财。年成好的地方,蜡祭就可以举行,以便民众的生活松弛一些。蜡祭结束后就可以收割作物,民众也可以休息了。所以在蜡祭结束后,君子就不再兴作劳役了。

平日用的豆器中盛的腌菜,都是水草应合四时节气而生长的;盛的肉酱,都是陆地出产的动物肉。加设的豆器中盛的腌菜,都是陆地出产的蔬菜,盛的肉酱,都是水产的动物肉。进献宗庙的竹木豆中器盛的都是水陆的产品,不敢用平常爱吃的口味而陈列多种品类,因为这是与神明相交接的,而不是讲究食物的口味。先王所规定的进献祭品,可以食用,但不可以成为嗜好;所用的礼服冕冠祭车,可以陈设,但不可以成为喜

好;《大武》的舞蹈很雄壮,但不可用于平常娱乐;宗庙的建筑很威严盛大,但不可成为安寝的处所;宗庙用的器具,可以使用,但不可以平常用;因为是用来交接神明的,不可以和安乐的意义相同。

在酒醴的甘美中而以清酒、清水为上,这是以五味的本质为贵;在黼黻文绣中而以粗布为上,这是回归到女工的原始形式;有莞簟席子的安适而以蒲蒿草垫为上,这是用于神明的;祭用羹汤不加调和,是以质朴为贵;大圭玉器不加雕琢,是以质朴为美;有丹漆雕饰的华美而乘用素车,是以素朴为尊贵的。因为是用来交接神明的,就更不可以和人们的安适喜爱相同,只有这样才是妥当的。鼎俎单数,笾豆用双数,是体现阴阳的意义。黄目礼器是贮藏香酒的上等酒尊,黄色居于五色的中位,目是气中最清明的,就是表示酌酒于尊中,而透露清明于尊外。祭天时,扫地而祭,就是在本来的地方进行。有酱醋的味美,而以盐煮为上,是以天然的物产为贵;有割刀的锋利适用,而以鸾刀为贵,是以它的意义为贵,就是与鸾铃声相和而后加以割断。

冠礼讲究,在开始行礼时,戴黑布冠。太古时代是戴白布冠,到斋戒祭祀时就染成黄色。对冠上的垂饰,孔子说:“我从来没听说过古时候的冠上有垂饰,行过冠礼后就可以丢弃了。”嫡子在东阶主位举行冠礼,就是显示他就是继承人,要在客位上向他敬酒,表示他已经成人了。加冠三次,越来越尊贵,以勉励他的志向。行冠礼时要为他取字,这是尊敬他的名字。季貌,是周人的冠名;章甫,是殷人的官名;母追,是夏人的冠名。祭祀时的冠名,周人叫弁,殷人叫髡,夏人叫收。夏商周三

代是共用皮弁冠，素头巾的。没有大夫的冠礼，而有大夫的婚礼。因为古时候五十岁以后才封爵，怎么会有大夫的冠礼呢？诸侯所拥有的冠礼，是夏代末年制造的。古时候，天子的长子身份是士，因为天子没有生来就是尊贵的。继承先人而封立为诸侯，是象征先人的贤德；以官位来封爵，是随功德而降低；死后而加封谥号，是现在才有的。古时候，活着时没有爵位的，死后就没有谥号。

礼之所以尊贵，就在于礼的意义。不管礼的意义，而铺陈礼的形式，这是祝官史官所掌管的事情。所以礼的形式是可以表现的，而礼的意义是难以了解的。能够了解礼的意义而恭敬地加以遵守，天子就可以用来治理天下了。

天地相配合，而后万物兴盛。婚礼，就是万世的开始，娶于异姓的人家，就是为了联结关系疏远的人而严格区别同一血统的人。在订婚送聘礼时，必须诚心诚意，礼仪谦称礼品不好。女方家要告诫女儿做人要正直可信，信义是事奉别人的必需，信义也是妇人的德行。一次和新郎共同饮食，就终身不变心，所以丈夫死后就不再改嫁他人。在婚礼上，新郎要亲自迎娶新娘，新郎先去，新娘后来，这就是刚柔配合的意思。天先于地，君先于臣，意思都是一样的。在迎亲的日子，新郎要手提着雁亲自到女家相见，这是敬重男女的分别。男女有分别，然后父子才会亲爱；父子亲爱，然后道义才会体现；道义体现，然后礼仪才会出现；礼仪出现，然后万物才会安乐。没有分别，没有道义，是禽兽的行为。迎亲时，新郎亲自驾好车马，递给新娘上车的引绳，这是亲近新娘的表现，亲近就是亲爱的表现。敬重而又亲爱自己的妻室，这就是先王所以能得天下的原因。迎亲

时,出了大门新郎在先,新郎率领着新娘,新娘随从着新郎,夫妇的意义就由此而开始了。妇人,就是依附别人的;幼年时依附着父兄,出嫁后依附着丈夫,丈夫死后依附着儿子。夫,就是扶的意思,是以智慧来统帅别人的。

在婚礼上,穿戴着玄冕礼服进行的斋戒,如同祭奉鬼神阴阳一样。因为将要成为一家之主,为祖先的继承人,难道可以不郑重恭敬吗?夫妻吃一样的饭食,是同享尊卑的意思。所以妇人没有爵位,而是随从着丈夫的爵位。坐席也依丈夫的辈份来排列。婚礼上的器用都是陶器,匏器,上古的礼器就是这样的。夏商周三代圣王制作了夫妻共食一个等级的礼仪,就是用的陶器、匏器。婚礼后的第二天早晨,新媳妇要起来洗梳打扮,进献肉食给公婆。公婆吃完后,让媳妇吃剩下的肉食,是表示宠爱媳妇。公婆从堂上的西阶走下,新媳妇从东阶走下,是表示把一家都交给媳妇做主了。在婚礼上不用音乐,是静藏阴气的意思。因为音乐是属阳气的。婚礼也不要祝贺,因为这只是人生的一个程序。

有虞氏时代的祭礼,崇尚用生气的祭品。进献的血、腥、半熟的祭品,都是用的有生气祭品。殷人时崇尚声乐,香气口味还没有出来,就奏起高低不一的音乐。音乐奏过三章,然后出来迎接祭牲。他们的大声号呼就是要招呼天地间的鬼神的。周人崇尚用香气,所以在行灌礼时用鬯酒的香气,郁金香草调和鬯酒的香气,可以浸透到地下的渊泉。灌礼时用圭璋,用的是玉气。灌礼结束,然后迎接祭牲,就是求于阴气。用萧艾草和黍稷焚烧的气味,上升而充满墙屋之内,所以在丧礼的奠祭结束时,就用萧艾草和牛羊肠脂焚烧产生的气味。凡是祭祀在这

些方面都要慎重。

人死了以后。魂气上升到天上，形魄回到地下，所以举行祭祀，就是求告于阴阳的意思。殷人先求告于阴，周人先求告于阳。祭祀时，或在室中祭告神灵，或在堂上献飧给代为受祭的人，杀牲在庭上而献牲首在室中。直接的祭祀就向神主致祝辞，普通的求神就在庙门旁致祝辞。不知道神灵的所在，是在那里呢？还是在这里呢？或在离人更远的地方呢？在庙门旁祭告时，还要说：“已经求告到最远的地方了。”祝辞说的祊，就是惊，是求索的意思；𡊗，讲的是敬，就是虔敬的意思；富的意思就是福，首的意思就是独特。相就是飧神的意思，嘏就是长大的意思，尸就是陈设的意思。

祭祀时用毛血，就是用祭牲体内的全身的东西来告祭神灵；用祭牲体内和全身的东西来祭告神灵，就是珍重纯洁的意思。用血祭祀，是生气旺盛的意思；用肺肝心祭祀，就是珍重产生血气的器官，祭黍稷时加肺，祭献各种酒类时加露水，这都是祭报幽阴的意思。用祭牲的肠脂加萧艾草焚烧，把祭牲的头献给神灵，这都是祭报阳明的意思。用露水来冲兑浊酒，就是崇尚清新的意思。凡是冲兑，都是为了变得清新。所以就叫做明水，是表示主人的明洁之心体现在这种清水中。

国君在祭祀时要一拜再拜，叩头到地；除去装饰新自宰割祭牲，这是最恭敬的。最恭敬就是表示服从。跪拜就是服从的表现，叩头到地就是服从的最高表现，除去装饰就是彻底服从的表现。祭祀时自称孝子孝孙，是以辈份的名义称呼的；称曾孙某，就是代表国家来称呼的。对祭祀中赞礼的人来说，主人亲自致以敬意而竭尽完善的礼仪，不必加以谦逊。用生肉、牲

体、半熟肉、熟肉来祭祀，谁知道神灵会享受哪一种呢？只是主人竭尽自己的敬意罢了。在代为受祭的人入室，举起斝角酒杯时，要拜请代为受祭的人安坐。古时候，代为受祭的人没有事就站立着，有事就坐下来。尸，就是神的代表；祝，就是传达神命的人。过滤醴酒要用茅草束，为了使酒清净透明。盞酒要用清水冲兑，郁鬯香酒要用盞酒冲兑，如同用清酒与盞酒冲兑后就和多年的醇酒一样。祭祀的目的，有祈求的，有报答的，有消灾避祸的。斋服所以用黑色的，就是表示要收敛思亲的情感。所以君子斋服三天，就一定能见到所祭祀的神灵。

内 则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

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缡笄总，拂髦冠绶纓，端褱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遘、大觶、木燧，偃屨著綦。

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缡，笄总，衣绅。左佩纷帨、刀砺、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线、纆，施系帙，大觶、木燧、衿纓、綦屨。

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饘、醢、酒、醴、芼、羹、菽、麦、蕡、稻、黍、粱、稊，唯所欲，

枣栗饴蜜以甘之，葍荳粉榆兔薨漣漣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尝之而后退。

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缡，拂髦总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问何食饮矣。若已食则退，若未食，则佐长者视具。

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孺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无时。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从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将坐，奉席请何向？将衽，长者奉席请何趾？少者执床与坐，御者举几，敛席与簟，悬衾筐枕，敛簟而褻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匱，非馐，莫敢用，与恒食饮，非馐，莫之敢饮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妇佐馐，既食恒馐，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妇佐馐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馐。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应唯敬对。进退周旋慎齐，升降、出入、揖游，不敢啐噫、嚏咳、欠伸、跛倚、睥视，不敢唾洩。寒不敢裘，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褻衣衾不见里。

父母唾洩不见，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浣；衣裳绽裂，纫箴请补缀。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澣；足垢，燂汤请洗。

少事长，贱事贵，共帅时。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筐，其无筐，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湫

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

男子入内，不啸不指，夜行以烛，无烛则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饮食之，虽不嗜，必尝而待；加之衣服，虽不欲，必服而待；加之事，人代之，己虽弗欲，姑与之，而姑使之，而后复之。

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谏若不入，起敬起孝，说则复谏，不说，与其得罪于乡党州闾，宁孰谏。父母怒不说，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孙，甚爱之，虽父母没，没身敬之不衰。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没不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

舅没则姑老，冢妇所祭祀宾客，每事必请于姑，介妇请于冢妇。舅姑使冢妇毋怠，不友无礼于介妇。舅姑若使介妇，毋敢敌偶于冢妇，不敢并行，不敢并命，不敢并坐。

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妇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兰，则受而献诸舅姑，舅姑受之则喜，如

新受赐，若反赐之则辞，不得命，如更受赐，藏之待乏。妇若有私亲兄弟将与之，则必复请其故，赐而后与之。

嫡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其用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

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稭，稊。膳：胙，臠，胾，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酱，鱼脍。雉，兔，鹑，鸢。

饮：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醕为醴，黍醕，浆，水，醕，滥。酒：清、白。

羞：糗，饵，粉，醕。食：蜗醢而苽食，雉羹，麦食，脯羹，鸡羹；折稊，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濡豚，包苦实蓼；濡鸡，醢酱实蓼；濡鱼，卵酱实蓼；濡鳖，醢酱实蓼。殷修，蜃醢，脯羹，兔醢，麋肤，鱼醢，鱼脍，芥酱，麋腥，醢，酱，桃诸，梅诸，卵盐。

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牛宜稊，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苽。春宜羔、豚，膳膏芻，夏宜牂、鲋、膳膏臊，秋宜犊、麋，膳膏腥，冬宜鲜、羽膳，膏膻。

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麇鹿田豕麇，皆有轩，雉兔皆有芼。雀，鸢，范，芝栢，菱，枳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姜，桂。

大夫燕食，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贰羹胾，庶人耆老不

徒食。

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藟，和用醯，兽用梅，鹑羹，鸡羹，鶩醢之蓼，魴魮烝，雒烧，雒，芎无蓼。

不食雒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鳖去丑。

肉曰脱之，鱼曰作之，枣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胆之，柰梨曰攒之。

牛夜鸣则廝，羊冷毛而毳臄，狗赤股而躁躁，鸟鹵色而沙鸣郁，豕望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漏，雒尾不盈握，弗食，舒雁翠，鹄鹑胖，舒鳧翠，鸡肝，雁肾，鸨奥，鹿胃。

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或曰麋鹿鱼为菹，麇为辟鸡，野豕为轩，兔为宛脾，切葱若薤，实诸醯以柔之。

羹食，自诸侯以下至于庶人无等。大夫无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公侯伯于房中五，大夫于阁三，士于坵一。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飧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

五十异粢，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违寝，膳饮从于游可也。

六十岁制，七十时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绞衾衾冒，死而后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事，八十斋丧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亲学，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为丧。

凡三王养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虽老不坐。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两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殷人𡔷而祭，缟衣而养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养老。

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子之身终，终身也者，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

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

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淳毋，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炮：取豚若将，刳之剝之，实枣于其腹中，编萑以苴之，涂之以谨涂。炮之，涂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皴，为稻粉糴溲之以为酏，以付豚煎诸膏，膏必灭之，巨镬汤以小鼎芻脯于

其中，使其汤毋灭鼎，三日三夜毋绝火，而后调以醯醢。

持珍：取牛羊麋鹿之肉必胾，每物与牛若一捶，反侧之，去其饵，熟出之，去其馑，柔其肉。渍，取牛肉必新杀者，薄切之，必绝其理，湛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

为熬：捶之，去其馑，编萑布牛肉焉，屑桂与姜，以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欲干肉，则捶而食之。

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

肝胹：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胹濡炙之，举燂，其胹不蓐。取稻米举搔溲之，小切狼臄膏，以与稻米为醢。

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男女不同棨枷，不敢悬于夫之桦旒，不敢藏于夫之篋笥，不敢共湑浴。夫不在，敛枕篋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长，贱事贵，咸如之。夫妇之礼，唯及七十，同藏无间。故妾虽老，年未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将御者，斋，漱浣，慎衣服，栉缙笄总，角拂髦，衿纓褰屨。虽婢妾，衣服饮食，必后长者。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

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夫使人日再问之。作而自问之，妻不敢见，使姆衣服而对，至于子生，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夫斋，则不入侧室之门。

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帨于门右。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

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负之，

吉者宿斋朝服寝门外，持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负之，宰醴负子，赐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凡接子，择日，冢子则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则皆降一等。

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三月之末，择日翦发为髻，男角女髻，否则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见于父，贵人则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浣，男女夙兴，沐浴衣服，具视朔食，夫入门，升自阼阶，立于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当楣立东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时日，只见孺子。”夫对曰：“钦有帅。”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对曰：“记有成。”遂左还授师。子师辩告诸妇诸母名，妻遂适寝。夫告宰名，宰辩告诸男名，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闾史，闾史书为二，其一献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州史献诸州伯，州伯命藏诸州府。夫入食如养礼。

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阶西向，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嫡子庶子见于外寝，抚其首咳而名之，礼帅初，无辞。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

妾将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问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浣夙斋，见于内寝，礼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彻焉，使之特餼，遂入御。

公庶子生，就侧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见于君，摈者

以其子见，君所有赐，君名之。父子，则使有司名之。庶人无侧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群室，其问之也，与子见父之礼，无以异也。

凡父在，孙见于祖，祖亦名之，礼如子见父，无辞。

食子者，三年而出，见于公宫则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养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见，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嫡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首。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丝。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肆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

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悼行孝悌，博学不教，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逊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凡男拜，尚左手。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供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凡女拜，尚右手。

【译文】

君王命令冢宰对百姓施行教化，具体内容如下：

做儿女的侍奉父母，每天早晨鸡刚鸣叫时，就都起来洗漱、梳理、束发、插簪、戴发饰；戴好帽子，整理帽饰，穿上玄端士服，戴上蔽膝，系好大带，插好笏牌；带好身边的佩物，左边是擦手巾、刀子、磨石、小锥、取火镜，右边是射箭用的玦、捍、笔环、刀鞘、大锥、取火用的木燧；蒙好盖鞋布，扎好鞋带。穿戴收拾齐整以后就去见父母。

做儿媳的侍奉公婆，就如同侍奉父母一样，每天早晨鸡刚鸣叫时，就都起来洗漱、梳理、束发、插簪、戴发饰；系好大带。左边的佩物是擦手巾、刀子、磨石、小锥、取火镜；右边的饰物是针、管环、线、丝绵、装在小囊袋里，还有大锥、取火用的木燧；系好衣襟带子，扎好鞋带。穿戴收拾齐整以后就去见公婆。

来到父母公婆的住处后，要低声细气地问候衣着的冷暖；在父母公婆有疾病痛痒时，就要恭敬地给予按摩、抓挠。当父母公婆出入时，就要或前或后恭敬地给予扶持，当父母公婆洗漱时，年少的端盆，年长的倒水，洗完后要递上毛巾。要探问父母公婆需要什么，然后恭敬地送上去，和颜悦色地对他们。饭菜饮食有：烂饭、稀粥、酒水、菜肉、豆麦、芝麻、稻米、黍米、高粱、糯米，全都听父母公婆需要安排。要用枣、栗、糖饴、蜂蜜调成甜美的口味，用菹、苡、粉、榆、新芽、干枝调成润滑口味，用脂肪、油膏调成膏酱；要在父母公婆尝过之后再退下去。

尚未成年的男女，每天早晨鸡刚叫，就要起来洗漱、梳理、

束发、戴发饰、收敛发角，系好衣襟带子，都佩带好香囊；在天要亮时去拜见父母，问候父母的饮食如何，如果父母已经吃过早饭、就退下去；如果父母没有吃早饭，就在旁边侍奉长者安排饭食。

凡家中内外的人，每天早晨鸡刚鸣叫，就都要起来洗漱，穿好衣服，收拾好枕头、卧席，洒扫屋室庭堂，摆好坐席，各干各的事情。幼儿早睡晚起随其所欲，饭食没有定时。

凡受命朝廷的士以上身份的人，父子都要有各自的宫寝；每到天刚亮时，就要去拜见父母，送上甘美甜食，太阳出来后就退下，各办自己的公事；太阳落下后再去拜见父母，送上甘美甜食。

每当父母公婆要落坐的时候，就托着坐席询问面朝哪个方向；铺设床席的时候，由年长的托着席子询问脚朝哪个方向，由年少的安排床、坐，由侍者举着几案，然后收拾好床席、床席、卧席，悬挂起被子，装起枕头，收藏起卧席。

对父母公婆的衣服、被子、卧席、枕头、几案都不要移动，对他们的手杖、鞋子都要恭敬，不敢乱动。对他们饮食用的杯、盘、碗、盞，不是有剩下的食物就不敢用；送他们的常用饮食，不是他们吃剩下的就不敢食用。

父母都在世的时候，每天早晚常用的饮食，都由儿媳妇帮着吃剩下的饮食，要把剩下的饭食吃完。父死母在的时候，就由长子侍奉饭食，其他儿媳妇和从前一样帮着吃剩下的饭食。剩下的甘甜柔软的饭食，就让幼子去吃。

在父母公婆居室，有指派的时候，就要随时答应，恭敬地回话；进退应接要谨慎庄重，上下出入要俯着身子行走；不敢

打呃、叹气、喷嚏、咳嗽、打呵欠、伸懒腰、单脚站立、倚靠东西、斜视；不敢吐唾沫、流鼻涕、流眼泪；天冷不敢加衣服，身上痒不敢抓搔；没有恭敬的奉事，不敢宽认露臂，不敢掀撩衣服，内衣襟不敢露出里子来。

要随时为父母擦去口水、眼泪；帽子腰带有了污垢灰尘，要请求拿去洗涤；衣服裙子有了污垢灰尘，要请求拿去浣洗；衣服裙子破裂了，要请求用针线缝补好。每隔五天烧一次热水，请父母洗澡；每隔三天清洗一次头发。这期间父母脸脏了，就温好淘米水请他们洗，脚脏了，就温好清水请他们洗。

年少的事奉年长的，卑贱的事奉尊贵的，都要遵循以上的规矩。

男人不过问家内的事情，女不过问家外的事情；不是祭祀不是丧葬的时候，男女之间不可以相互传接器用；必须传接的时候，女人就用竹筐等器具来接；没有竹筐器具时，就都坐下来放在地上，然后再拿取。家外家内不共用同一水井，不共用同一寝室，不互相借贷。男妇之间不互相穿用衣服裤裙，家内的事情不向外张扬，家外的事情不对内传讲。

男子进入内宅，不能呼叫，不能指指点点；夜晚行走要点上灯烛，没有灯烛就停止走动，女子出门，必须遮蔽脸面，夜晚行走要点上灯烛，没有灯烛就停止走动，在道路上行走，男子从右边走，女子从左边走。

凡是孝顺恭敬的儿子媳妇，对待父母公婆的安排不能有所违逆，不能有所怠惰。当父母公婆赏赐饮食的时候，即使不喜欢吃，也要尝一些，听候安排；给予衣服的时候，即使不想穿，也要穿上，听候安排。安排事情让他人代理的时候，即使自

己不愿意，也先暂且让他人去办理，然后再由自己办理。

在儿子媳妇做着辛劳的事情时，即使疼爱他们，也要由他们去做，宁愿让他们多休息几次，在儿子媳妇没有表现孝顺恭敬的时候，不必怨恨他们，先要教诲他们。如果不可以教诲的，就要斥责他们；不可以斥责的，就驱逐儿子、遣回媳妇，而不再讲明他们的违礼之处。

父母有过错的时候，就要和颜悦色、低声细气地加以劝谏；劝谏而不听从的时候，就用孝敬加以感动；父母高兴了就再加以劝谏，父母不高兴，与其得罪乡党、州闾的人，宁愿多加劝谏。父母发怒，不高兴而殴打儿子的时候，儿子不敢有怨恨，仍用孝敬来加以感动。

父母有婢妾以及庶子庶孙等人，非常受疼爱，即使父母死后，对她们终生加以恭敬而不改变。儿子有两个妾，父母喜爱一个，儿子喜爱另一个，安排的衣服饮食、日常做事，不敢和父母所喜爱的那个等同，即使父母死后也不改变。

儿子非常喜爱自己的妻子，如果父母不喜欢，就要把她遣送回娘家。儿子不喜爱自己的妻子，如果父母说：“她很会事奉我”，儿子就对她按夫妇的礼仪相待，终生不改变。

父母即使不在世了，将要做好事的时候，要想到能留下父母的美名，就一定去做；将要作不好的事情时，要想到会留下父母的羞辱，就一定不去做。

在公公过世，婆婆年老的时候，嫡长媳妇所进行的祭祀，宴请宾客，每事都要向婆婆请示，其他媳妇都要向嫡长媳妇请示。在公婆支使嫡长媳妇的时候，嫡长媳妇不能对其他媳妇表示怠慢、不友好和无礼。在公婆同时支使其他媳妇的时候，众

媳妇不敢和嫡长媳妇相匹敌；不敢和嫡长媳妇并排行走、同时指使下人、并排就坐。

凡是做媳妇的，公婆不叫她回自己的寝室，就不敢退下。媳妇要做什么事，无论大小都必须请示公婆。做儿媳妇的没有私有的财物，没有私有的养畜，没有私有的用器，不敢私自借贷，不敢私自赠予。媳妇在有人赐予自己饮食、衣服、布帛、佩巾、香囊等物时，就都收下来献给公婆；公婆收下时要表示高兴，如同自己新收到赐予一样；如果公婆转赐给自己，就要辞谢；推辞不掉时，就如同再次收到公婆的赐予一样，收藏起来以备缺少时进献。媳妇如果有东西要给娘家兄弟时，就必须向公婆讲明原因，公婆赐予之后再转送给兄弟。

嫡子、庶子要恭敬地事奉嫡长子和嫡长子媳妇，即使富贵，也不敢到嫡长子家里显示；即使有众多的车马、随从，都要停留在门外，自己装束简约地进入。子弟们如果得到赐予的器具、衣服、裘皮衣衾、车马等物，就必须向嫡长子进献最好的，然后才敢留用次等的东西。如果不是可以进献的物品，就不敢带进嫡长子的家门，不敢以富贵凌驾于父兄宗族之上。在祭祀时，如果很富裕，就准备好两头祭牲，将最好的一头给嫡长子，小宗的夫妇要斋戒助祭，表示尊敬大宗；在大宗祭事结束后才敢时行私祭。

吃的饭食有：黄黍、稷、稻、白粱、白黍、黄粱，各有熟荻、生荻的区别。膳食有：牛肉羹、羊肉羹、猪肉羹、肉酱，烙牛肉、肉酱，切牛肉、肉酱，牛脍、烙羊肉、切羊肉、肉酱，烙猪肉、肉酱，切猪肉、芥子酱、鱼脍、雉鸡、兔、鹑鹑。饮料有：陪设的醴酒，分稻醴清酒、醇酒，黍醴清酒、醇酒，粱醴清酒、醇酒；或者用稀粥

代替醴酒，有黍粥、米汤、水、梅浆、凉粥。酒有清白之分。

加进的食物有：炒米粉、米糕、米粉、米羹。宴食有：蜗牛酱、菰米、雉鸡羹，麦饭、肉羹、鸡羹，稻米饭、狗羹、兔羹，这些羹类都加米饭，而不加蓼菜；烹小猪时，把蓼菜放进猪肚子里，加上甘草同煮；烹鸡时，放肉酱加蓼菜到鸡肚子里煮；烹鱼时，放鱼子酱加蓼菜到鱼肚子里煮；烹鳖时，放肉酱加蓼菜到鳖肚子里煮；肉段配以蛙酱，肉羹配以兔酱，麋肉配以鱼酱，鱼脍配以芥子酱，生麋肉配以肉酱，桃干、梅干配以卵盐。

食物的冷热适宜，饭食适宜温食，羹类适宜热食，酱类适宜凉食，饮料适宜冷食。食物的调味，春天的多用酸，夏天多用苦，秋天多用辛，冬天多用咸，调和甘润可口。

肉、饭的搭配，牛肉适宜配稻，羊肉适宜配黍，猪肉适宜配稷，狗肉适宜配粱，雁肉适宜配麦，鱼肉适宜配菰。春天适宜吃小羊、小猪，配以牛膏取其香；夏天适宜吃干肉、干鱼，配以犬膏取其臊；秋天适宜吃小牛、小鹿，配以鸡膏取其腥；冬天适宜吃鲜鱼、羽雁，配以羊膏取其膻。

还有牛肉干、鹿肉干、野猪肉干、麋肉干、麇肉干，其中麋肉、鹿肉、野猪肉、麇肉都切成粗片状；雉肉、兔肉都用菜煮；还有雀、鹑、蝉、蜂、芝、栴、菱、枣、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姜、桂。

大夫的早晚饭食，有脍肉就没有干肉，有干肉就没有脍肉；士不可同时食用肉羹、切肉；庶人到六十岁以上就不能没有肉食。

凡调配细肉，春天用葱，秋天用芥；调配猪肉，春天用韭菜，秋天用蓼菜。脂肪用葱，没膏用薤菜，猪牛羊三胜用茱萸，

调和用醋；其他兽肉用梅；鹑羹、鸡羹、鴛鸟用蓼菜同煮；蒸的鲂鱼、鲙鱼，烧的雏鸡、雉鸡，用苏荏调配，不加蓼菜。

不要吃雏鳖。狼要去肠，狗要去肾，狸要去正脊，兔要去尻，狐要去头，猪要去脑，鱼要去骨刺，鳖要去后窍。

肉去皮骨叫做脱，鱼去鳞叫做作，枣去尘叫做新，栗去壳叫做撰，桃去毛叫做胆，粗梨去核叫做攒。

牛常夜鸣，肉就有恶臭；羊毛色零落而脆，肉就有膻味；狗秃股而狂躁，肉就有臊味；鸟禽毛色不正而叫声嘶哑，肉就有腐臭；猪目老远视而睫毛交错，肉就有腥味；马黑脊而前腿斑驳，肉就有臭味。

雏鸡不够大的不要吃，还有鹅尾、鹄鹑肋肉、鸭尾、鸡肝、雁肾、鸛脏、鹿胃都不要吃。

生肉，细切的叫做脍，粗切的叫做轩。或者是麋、鹿、鱼剁成肉酱，麋切成细丝，野猪切成粗片，兔切成肉末；切葱薤放在醋中，用来调拌生肉。

凡是羹食，上自诸侯，下至庶人，没有等差。大夫没有常备美食的，大夫到七十岁才有专放食物的阁。天子的食阁，左边夹室有五个，右边夹室有五个；公、候、伯在正室有一个食阁；大夫在正室有三个食阁；士有一个土坫台放食物。

供养老人的礼仪，有虞氏用燕礼，夏后氏用飧礼，殷人用食礼，周人则加以因循兼用三种礼仪。五十岁的人就供在乡；六十岁的人就供养在国；七十岁的人就供养在大学，可以参加诸侯的养老礼；八十岁的人拜接君主的命令，可以一拜跪地叩头，盲人也如此；九十岁的人就可以让别人代为接受君命。

五十岁的人可以吃精细的粮食，六十岁的人可以有常备

的肉食，七十岁的人可以有双份的膳食，八十岁的人可以常吃珍美食品，九十岁的人饮食不离寝室，也可以携带着游玩。

六十岁的人要置办一年能够备齐的丧具，七十岁的人要置办一季能够备齐的丧具，八十岁的人要置办一个月能够备齐的丧具，九十岁的人要置办一天能够备齐的丧具，只有殓尸用的绞、垫尸用的紼、包尸用的衾、藏尸用的冒，在死后置办。

五十岁的人开始衰老，六十岁的人没有肉食就不能吃饱，七十岁的人不穿丝帛就不能暖身，八十岁的人没有人帮助就不能暖身，九十岁的人即使有人帮助也不能暖身了。

五十岁的人可以在家拄杖，六十岁的人可以在乡里拄杖，七十岁的人可以在国内拄杖，八十岁的人可以朝廷上拄杖。对九十岁的人，天子想有所请教，就前往老人的住所，并带上珍美的食品。

七十岁的人不再在朝廷上听政。对八十岁的人君主要每月派人问候膳食，对九十岁的人君主要每天派人馈送食物。

五十岁的人不再服劳役，六十岁的人不再服兵役，七十岁的人可以不参加宾客应酬，八十岁的人可以不参加祭祀，丧祭方面的事情。五十岁的人就要封爵，六十的人不再亲自到学校受业，七十岁的人就告老还政。凡七十以上的人，就只穿着衰麻丧服参加丧葬之事，（不必多行礼。）

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凡养老的礼仪都根据年龄来定。八十岁的人可以有一个儿子不赴征召，九十岁的人可以全家不赴征召，盲人也如此。凡父母在世时，儿子即使年老也不敢就坐。

有虞氏供养国老在上庠大学，供养庶老在下庠小学；夏后

氏供养国老在东序大学,供养庶老在西序小学;殷人供养国老在右学大学,供养庶老在左学小学;周人供养国老要东胶大学,供养庶老在虞庠小学,虞庠在国的西郊。

有虞氏戴皇冠举行祭礼,穿深衣举行养老礼;夏后氏戴收冠举行祭祀,穿燕衣举行养老礼;殷人戴鬲冠举行祭礼,穿缟衣举行养老礼;周人戴冕冠举行祭礼,穿玄衣举行养老礼。

曾子说:“孝人供养老人,就是要使父母心情快乐,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的耳目得到欢乐、居处得到安逸,尽心尽意地供给他们饮食,直到孝子的终身。所谓终身,并不是指父母的终身,而是指孝子的终身,所以对父母所钟爱的也加以钟爱,对父母所敬重的也加以敬重。至于犬马都是如此,何况对于人呢?”

凡养老的礼仪,五帝时是效法老人,三王时是向老人请教。五帝时效法老人,是要保养老人的气力,而不向老人请教,有善行就记录下来作为淳史。三王时也效法老人。既保养老人的气力,又要向老人请教,也有简略的礼仪并有记录的淳史。

所谓淳熬,就是把煎肉酱放在陆稻米饭上,浇上油脂,就叫做淳熬。所谓淳毋,就是把煎肉酱放地黍米饭上,浇上油脂,就叫做淳毋。

所谓炮,就是取猪或羊,开膛破肚,除去内脏,把香枣填在肚子里,编好芦草包裹起来,再涂上泥土,用火来烧烤。等泥土都烤干后,剥下泥土,洗干净手后搓去肉膜,再把稻粉调成稀粥,涂在猪、羊上面,放到油里煎炸,油脂必须没过猪、羊。再用大锅烧开水,把盛着猪、羊的小鼎放在里面煮,不要使开水溢到鼎里,三天三夜不要停火,然后再调配上醋、肉酱。

所谓捣珍，就是用牛、羊、麋、鹿、麇的肉，必须是脊侧肉，牛肉加上其他各取一份，一同捶捣、翻动，去掉筋腱，煮熟，去掉肉膜，加上醋、肉酱调和即成。

所谓渍，就是牛肉，必须是新宰的牛，切成薄片，横切断肌理，用好酒浸渍，第二天早晨就可以食用，用肉酱、醋、梅浆来调配。

所谓为熬，就是把牛肉捶捣一番，去掉肉膜，编好芦草架子，把牛肉放在上面烧烤，然后洒上桂屑姜末，用盐渍腌，晾干以后就可以吃了。烧烤羊肉也是如此。烧烤麋、鹿、麇也都一样。喜欢吃柔软的肉，就是用水泡，然后用肉酱煎煮；喜欢吃干硬的肉，就捶捣一下，然后食用。

所谓糝，就是用牛、羊、猪的肉，各取三分之一，切成小块，加上稻米，米二肉一，和匀做成糕饼，煎煮即成。

所谓肝膋，就是用狗肝一个，把狗肠脂裹在外面，浸润、烧烤，肠脂全都烤焦后，不用调配蓼菜即成。

所谓取稻米，全都调成米粉，把牛羊胸间油脂切成碎块，和米粉调和煮成稀粥。

礼起始于严谨夫妇关系，所以营造宫室，要辨别内外。男子居住在外，女子居住在内。深宫固门，都是阍人、寺人守护，男子不能进入，女子不能外出。

男女不能同用一个挂衣架，妻子不敢把衣服挂在丈夫用的木橛、竹竿上面，不敢把衣服收藏在丈夫用的筐、笥箱内，不敢和丈夫共用浴室洗澡。丈夫不在家的时候，要把他的枕头收拾在小箱里，卧席、床席装进器具中收藏好。年少的事奉年长的，卑贱的事奉尊贵的，都要如此。

按夫妇的礼仪，只有到了七十岁，才可以同处居藏，无所分别。所以婢妾即使年老，没有满五十岁的，就必须每五日和丈夫同床一次。将要侍夜的婢妾，要戒敬心志，洗漱、浣洗衣服，谨慎地穿好礼服，梳理、束发、插簪、收敛发角，戴发饰，系好襟结，扎好鞋带。即使是婢妾，衣服饭食都必须在长者之后。妻子不在的时候，婢妾侍夜不敢占有正妻的日子。

在妻子将要生小孩的时候，到了月份，就住在侧室。丈夫要派人每天问候两次，有感觉时，丈夫要亲自问候，妻子不敢出见，就让女师穿好衣服出来答对。到小孩生下来以后，丈夫就再派人每天问候两次。丈夫在戒斋的日子，就不再进入侧室亲自问候了。

在孩子出生以后，是男孩就在侧室门左边挂一张弓弧，是女孩就在侧室门右边挂上一条佩巾。三天以后，才开始抱出孩子，是男孩就为他行射礼，是女孩就不行射礼。

国君的世子出生，就要禀告国君，用太牢的礼仪迎接世子出生，由膳宰来掌祭具。三天以后，要卜选士臣来抱世子，选中的吉者在要前一晚上斋戒；穿上朝服等在寝门外，承抱世子。这时，要请射人用桑木弓、蓬矢箭，射六次，射天地四方；然后由保姆把世子抱给士臣，让士臣承抱。要让宰官向承抱世子的士臣行醴礼，赐给他束帛。要卜选士的妻子，大夫的妾，派她们喂养世子。

凡是迎接新生儿，都要卜选吉日。天子的世子就用太牢祭祀，庶人的长子就用特猪，士的长子用特猪，大夫的长子用少牢，国君的世子用太牢。生的不是长子，就都降低一等。

国君要为幼子在宫中另辟一室居住，在众妾和可以担负

教养的妇人中挑选，必须寻求性情宽裕、慈惠、温良、恭敬、谨慎而寡言的人，派他们担任教师，其次是做慈母，再其次是做保姆，都住在孩子的房屋里。其他人没有事不得前往。

（卿大夫以下小孩出生）三个月的末尾，要选择吉日为孩子剪去胎发，要留下一些，男孩留两边，女孩留中顶，否则就是男孩留左边，女孩留右边。这一天，妻子就带着小孩去见父亲，这时卿大夫穿好新衣服，命士以下的要穿洁净的衣服，男男女女白天加紧准备，洗澡、换衣、备办祭品。然后丈夫进入正寝房门，从东阶上去，站在东阶面向西。妻子抱着孩子从侧室出来，迎着门楣站住，面向东。这时保姆要站在妻子侧前的位置，代言说：“孩子的母亲某氏敢用时日，恭敬地请见孺子。”丈夫回答说：“敬谢孩子的母亲教养有方。”做父亲的要拉着孩子的右手，含笑给他取名。妻子要代孩子回答说：“一定牢记父亲的命名，将来有所成就。”然后向左边转身把孩子交给教师，教师就把命名通告给诸妇、诸母，妻子就进到寝室。丈夫把命名告诉家臣，家臣将命名通告给诸男，并记录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出生”，收藏起来。由家臣报告给闾史，闾史书写两份，一份收藏在闾府，一份呈报州史。州史再呈报州伯，州伯命人收藏在州府。丈夫进入寝房用饭，如同平时的供养之礼。

国君的世子降生，国君就要沐浴，穿朝服，国君夫人也是如此，都要站在寝宫的东阶上，面向西。由女官抱着世子从西阶走上来，国君给世子命名，然后就下阶离去。是嫡系的庶子，就在外寝宫接见，国君抚着庶子的头，含笑为他取名。礼仪遵循前面的，只是没有应对的言辞。

凡是给孩子命名，不能用日月为名，不能用国名为名，不

能用隐秘的疾患为名。大夫、士的孩子，不敢和国君的世子同名。

（大夫、士的）妾将要生小孩的时候，到了月份，大夫就要每天派人问候一次，孩子出生三个月的末尾，丈夫要洗漱、洁净衣服，白天进行斋戒，然后在内寝接见孩子，对妾就像刚嫁过来时一样以礼相待。夫君进食以后，撤下来的剩食，就让她单独吃，然后留下来待夜。

国君的庶子出生，要在侧室。到三个月的末尾，庶子的生母要沐浴，穿朝服进见国君，同保姆抱着孩子来见。国君要有所赐予，要为孩子命名，其他众子就让主事的臣下取名。庶人而没有侧室的，到了出生的月份，丈夫就要搬到别的屋室去住。丈夫对妻子的问候，妻子和孩子一起进见父亲的礼仪（和大夫、士）没有什么不同。

凡是父亲在世的，就要让孙子进见祖父，祖父也要给孙子取名，礼仪和儿子进见父亲一样，只是没有应对言辞。

凡是为国君喂养孩子的人，到三年就可以离开回家，国君要在公宫接见加以慰劳。大夫的孩子可以有乳母，士的妻子就自己喂养孩子。

自命士以下以及大夫的孩子，每十天接见一次。嫡长子没有断乳时接见的，必须拉着他的右手；嫡庶子已经断乳时接见的，必须抚着他的头。

孩子能够自己吃饭时，就要教他用右手；能够说话时，男孩就教他回答“唯”，女孩就教她回答“俞”。男孩的佩囊用皮韦的，女孩的佩囊用丝缯的。

孩子到了六岁，要教他识数目和四方名称。到七岁，男孩

女孩就不同一坐席一起吃饭。到八岁,就要教他出入门户,以及即席饮食的时候必须在长者的后面,开始教他礼让。到九岁,要教他数日期的干支、朔望。到十岁,男孩就到外面跟随老师学习,住宿也外面,学习写字、计算。穿的衣裤不能用丝帛制作。遵行最初的长幼礼仪,早晚学习孩童所行的礼仪,所要学习的要求简要而实在。到十三岁,就要学习音乐,诵读诗歌,学跳《勺》舞。十五岁以上学跳《象》舞,学习射箭、驾驭车马。

到二十岁就要行冠礼,开始正式学习礼仪,可以穿裘皮、丝帛,学跳《大夏》舞;能笃行孝悌,博学而不为师,虚心而不显露。到三十岁,就娶妻成家,开始从事男人应做的事,博学而不偏颇,同时观察朋友的志向。到四十岁,就开始从政做官,比较事理而为君上出谋划策,志同道合就加以服从,不合就离去。到五十岁,就可以受命为大夫,参预邦国的政事,到七十岁就退休。

凡是男子相拜,都以左手为上。

女孩到十岁,就要深居不出,由女师教她们学会言语柔婉、打扮妖媚、听从长上;学会理麻、缣丝、纺织丝帛、带、绳,学会女人应当做的事,以供给衣物穿着;观念祭祀行礼,端奉酒浆、笱豆祭器、内酱调料,学习按礼协助祭奠。到十五岁,就要行笄礼;到二十岁,就要出嫁;家里有父母的丧葬,就到二十三岁嫁人。凡有聘礼的就是正妻,没有聘礼而嫁的叫做奔,就是做妾。

凡是女子相拜,都以右手为上。

玉 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饮，上水、浆、酒、醴、醕。卒食，玄端而居。

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

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听朔于大庙，朝服以日视朝于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与君同庖。

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年不顺成，君衣布搢本，关梁不租，山泽列而不赋，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

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君羔髀虎犢；大夫斋车，鹿髀豹犢，朝车；士斋车，鹿髀豹犢。

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

日五盥，沐稷而醕粱，栲用栲栳，发晞用象栲，进衽进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绌。出枵，履蒯席，连用汤，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屣进饮。

将适公所，宿斋戒，居外寝，沐浴，史进象笏，书思对命，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揖私朝，焯如也，登车则有光矣。

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

侍坐，则必退席，不退，则必引而去君之党。登席不由前，为躡席。徒坐不尽席尺，读书，食，则齐，豆去席尺。

若赐之食而君客之，则命之祭，然后祭，先饭，辨尝羞，饮而俟。若有尝羞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饭、饮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尝之，然后唯所欲。凡尝远食，必顺近食。

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饭飧。饭飧者，三饭也。君既彻，执饭与酱，乃出授从者。凡侑食，不尽食，食于人不饱。唯水浆不祭，若祭，为已侑卑。君若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饮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后授虚爵。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则坐取屣，隐辟而后屣，坐左纳右，坐右纳左。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飧野人皆酒。大夫侧尊用斚，士侧尊用禁。

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

玄冠朱组纓，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纁纁，诸侯之冠也。玄冠丹组纓，诸侯之斋冠也。玄冠綦组纓，士之齐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纁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居冠属武，自天子下达，有事然后

綏。五十不散送，亲没不髦，大帛不綏。玄冠紫綏，自鲁桓公始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袂，缝齐倍要，袷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袪掩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缘广寸半。以帛裹布，非礼也。

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貳采。

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绌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裘裘不入公门。

纁为茧，栊为袍，禅为絺，帛为褶。

朝服之以缟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后服之。”曰：“国家未道，则不充其服焉。”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绀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褰，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

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饰也，不裼。裘之裼也，见美也。吊则裘，不尽饰也，君在则裼，尽饰也。服之裘也，充美也，是故尸裘，执玉龟裘，无事则裼，弗敢充也。

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见于天子与射，无脱笏，入大庙说笏，非古也。小功不说笏，当事免则说之。既搢必盥，虽有执于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

而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并纽约用组。辨君朱，大夫素，士爵韦。圖杀直，天子

直，公侯前后方，大夫前后方挫角，士前后正。

鞞，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颈五寸，肩革带博二十寸。大夫大带四寸，杂带。君朱绿，大夫玄华，士缁辟，二寸，再缭四寸。凡带，有率无箴功，一命栢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鞞葱衡。

天子素带，朱里，终辟，三寸，长齐于带，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参分带下，绅居二焉。绅鞞结三齐。

王后祔衣，夫人榆狄。君命屈狄。再命祔衣，一命褱衣，士祿衣。唯世妇命于奠茧，其他则皆从男子。

凡侍于君，绅垂，足如履齐，颐霭垂拱，视下而听上，视带以及袷，听向任左。

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在官不俟屦，在外不俟车。

士于大夫，不敢拜 迎而拜送，士于尊者，先拜进面，答之拜则走。

士于君所言，大夫没矣，则称谥若字，名士，与大夫言，名士字大夫。于大夫所，有公讳无私讳。凡祭不讳，庙中不讳，教学临文不讳。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则鸣佩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佩，居则设佩，朝则结佩，斋则结佩而爵鞞。

凡带必有佩玉，唯丧否。佩玉有冲牙，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纆，公侯佩山玄玉而

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璫玕而柄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组授。

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无缙服。听事不麻，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见先生，从人而入。

侍食于先生异爵者，后祭先饭。客祭，主人辞曰：“不足祭也。”客飧，主人辞以疏。主人自置其酱，则客自彻之。一室之人，非宾客，一人彻。一食之人，一人彻，凡燕食，妇人不彻。

食枣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凡食果实者后君子，火熟者先君子。

有庆，非君赐不贺。有忧者，勤者有事则收之，走则拥之。

孔子食于季氏，不辞，不食肉而飧。

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赐，稽首，据掌致诸地，酒肉之赐，弗再拜，凡赐，君子与小人不同日。

凡献于君，大夫使宰，士亲，皆再拜稽首送之。膳于君，有荤桃茆，于大夫去，茆于士去荤，皆造于膳宰。

大夫不亲拜，为君之答己也。大夫拜赐而退，士待诺而退，又拜，弗答拜。

大夫亲赐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敌者不在，拜于其室。凡于尊者有献，而弗敢以闻。士于大夫不承贺，下大夫于上大夫承贺。亲在，行礼于人称父，人或赐之，则称父拜之。

礼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车不式。

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

不趋。亲老，出不易方，复不过时。亲癢，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节也。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

君入门，介拂闌，大夫中枅与闌之间，士介拂枅。宾入不中门，不履闑，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东。君与尸行接武，大夫继武，士中武，徐趋皆用是。疾趋则欲发，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举足，齐如流，席上亦然。端行，颐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屨；执龟玉，举行曳踵，蹢蹢如也。

凡行容惕惕，庙中齐齐，朝廷济济翔翔。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燕居告温温。

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丧容累累，色容颠颠，视容瞿瞿梅梅，言容茧茧。戎容暨暨，言语诘诘，色容厉肃，视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谄，头颈必中，山立时行，盛气颠实，扬休玉色。

凡自称，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边邑，曰某屏之臣某。其于敌以下，曰寡人。小国之君曰孤，摯者亦曰孤。上大夫曰下臣，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摯者曰寡君之嫡，公子曰臣孽。士曰传遽之臣，于大夫曰外私。大夫私事使，私人摯则称名，公士摯则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往，必与公士为宾也。

【译文】

天子举行祭祀时，所戴的冕冠用彩丝玉串，有十二条，要前后悬垂到肩上，身上要穿画龙的礼服。要穿黑色礼服，在东门外举行春分朝日的仪式，在南门外举行初一听朔的仪式。闰月时，就关左扇门，开右扇门，站在门内举行听朔的仪式。要戴皮弁冠在日出后临朝听政，然后进早餐，到中午就吃早餐的剩食，在音乐伴奏下进食。每天的饭食都用猪羊二牲的少牢，每月的初一就用牛羊猪三牲的太牢。备用五种饮料：水为上，其次是浆、酒、甜酒、稀粥。进食结束后，就换上黑色便服到内寝休息。

天子的行动有左史记录，言语有右史记录，有瞽师细听音乐的变化。年成不顺的时候，天子就要穿素服，乘素车，进食没有音乐伴奏。

诸侯要戴黑色的冕冠举行祭祀，戴次等的冕冠朝见天子，戴皮弁冠在太庙举行听朔的仪式。穿朝服在日出后到内朝听政。

在朝见君主的时候，天色微亮就要进朝。君主则在日出以后接见臣下，然后退到路寝听政，派人叫大夫来议政，然后回到小寝脱掉朝服，换上便服。

诸侯又要穿朝服进早餐，用特性，设猪、鱼、腊三俎，祭食用肺；晚餐时，要穿深衣，祭用牲肉。每月的初一就用猪羊二牲的少牢，设猪、羊、鱼、腊、羊肠胃五俎，及稷、黍、稻、粱四簋。每逢子卯忌日，就用稷饭和菜羹。诸侯夫人与诸侯共用一个庖

厨。

国君没有祭事不杀牛，大夫没有祭事不杀羊，士没有祭事不杀猪狗。凡君子都要远离宰杀烹煮牲畜的地方，凡对有血气的禽畜，君子是不会亲自割杀的。

直到秋八月都不下雨时，国君每天进食就不再杀牲。年成不顺时，国君就要穿布衣，佩竹笏；关口津梁不收租税，封山禁泽而不征赋税，不兴建土木工程，大夫可以新置车马。

占卜，由卜师来审定龟纹的征兆，由太史来审定灼纹的征兆，由君主来审定吉凶。

国君的斋车，用幼鹿皮做脚踏，用虎皮做缘饰；大夫的斋车，用鹿皮做脚踏，用豹皮做缘饰，朝车也如此；士的斋车，也是用鹿皮做脚踏，用豹皮做缘饰。

君子的居处总是对着门户，寝卧总是头朝东。如果有疾风、迅雷、大雨时，就必须改变位置，即使是在夜里也要起身，穿戴好衣冠静坐观察。

每天要洗五次手，洗头洗脸用稷粱的汤水，梳头先用榉木梳子，头发干后再用象牙梳子，这时要进些酒食饭菜，让乐工奏琴唱歌相伴。洗澡时要用两种浴巾，上身用细葛浴巾，下身用粗葛浴巾。出浴盆时，要先踏在蒯草席上，用热水冲脚，然后踏着蒲草席，穿上布衣，擦干身子，再穿上鞋，喝些饮料。

臣下前往国君处所时，要在前一天晚上斋戒，住在外寝，进行沐浴。由史官送来象笏，记上所要报告和答对的事情。出行时要穿上朝服，仔细察看自己的仪容和玉佩的声响，然后出门，辞别家臣；精神饱满，登上车后就显出光采来。

天子的笏叫做珽，形状方正，表示对天下主持公正。诸侯

的笏叫做荼，上圆下方，表示对天子的恭让。大夫的笏，上下都是圆角，表示没有不恭让的。

臣下侍陪君主坐着时，必须向后移动坐席，君主不让移动时，就要却让，而远离君主的席位。登席入坐时不能从前边上，从前边上就是越席失礼了。无事而空坐着时，离坐席不要近过一尺。读书、吃饭时，就与坐席相齐。吃豆时要离坐席一尺。

如果国君赐食而以客相待时，国君让祭食，臣下才敢祭食，然后臣下就先吃，把饭菜都尝一遍以后，就喝些饮料等着。如果有人尝菜，就等国君吃了以后再吃，吃完饭，就喝些饮料等着。国君让用菜时，就吃近处的菜；国君让品尝菜肴以后，才吃自己喜欢的菜。凡尝远处的饭菜，必须顺着近处的开始。

君主没有吃完抹嘴时，臣下就不敢劝食；君主吃完了，臣下才要劝食。劝食不过三口。君主吃完离席后，臣下就把剩下的饭、酱端出去，交给随从的人。凡陪食时，不能尽兴地吃。吃别人的饭不能吃饱。只有水浆时不用祭食，如果祭食，就降低身份了。

君主如果赐酒给臣下，臣下就要离开坐席，再拜叩头到地接受，然后登席献祭。干杯时，臣下喝干后要等着，君主喝干以后，就把空杯交给劝酒的人。君子喝酒的时候，喝第一杯神态恭敬，喝第二杯神态和悦，喝第三杯以后就神态欢悦地退让。退下时，就跪下来取鞋，到隐僻处穿上鞋，跪着左腿穿右腿，跪着右腿穿左脚。

凡设酒尊，必须以玄酒为上。只有君主才能面对着酒尊。只有宴请住在郊野的平民时，才都设酒。大夫设酒尊在侧旁，用无足的长方盘承垫，士设酒尊在侧旁，用带足的方案承垫。

最开始的冠是黑色布冠，自诸侯以下到士，行过冠礼后就可以丢弃了。

黑色的冠，朱红色的冠带，是天子的冠。黑色的布冠，在下端绘纹的冠带，是诸侯的冠。黑色的冠，赤红色的冠带，是诸侯的斋冠。黑色的冠，苍白色的冠带，是士的斋冠。白绢的冠，黑色的冠卷，是子孙的丧冠。白绢的冠，白绫滚边，是服丧祥祭后的冠。冠带只有五寸长的，是罢官的士。黑色的冠，白绢的冠卷，是极受鄙视的人的服饰。闲居时的冠，冠带就收在冠卷两旁，自天子以下到士，都如此，有事情时再将冠带垂下来。五十岁的人就不必散着麻经参加送葬了。双亲没了的人就不再做孩童的发型。白布素冠是不加冠带的。黑色的冠，紫色的冠带，是从鲁桓公开始用的。

（大夫、士闲居时）早晨穿黑色的礼服，晚上穿上下相联的深衣。深衣的腰肥要三倍于袖口，下摆要比腰肥大一倍，衣襟要开在旁边，袖口要能回转肘臂。长衣、中衣，袖口要加长一尺，交领是二寸，领口上一尺二寸，衣边宽一寸半。帛衣里子用布，是不合乎礼的。

士不能穿织锦衣服。去位的大夫、士，不能穿两色的衣服。

上衣要用正色，下裳要用杂色。不是穿着上下异色的正服，不可以进入公门；穿着葛单衣不可以进入公门；外面穿着裘衣不可以进入公门。

新丝绵絮的衣服叫做茧，新旧丝绵合絮的衣服叫做袍，有衣无里的单衣叫做絺，帛制无絮的夹衣叫做褶。

朝服用白绢来做，是从季康子开始的。孔子说：“穿着朝服上朝，要在视朔仪式以后再穿。”又说：“国家没有走上正道，就

不能按衣服制度去做了。”

只有国君有羔皮狐皮相间成黼纹的裘皮衣服，用于参加社祭田猎誓众，穿大裘并不是古礼。国君穿狐皮白裘时，要配锦衣做内衣。国君的右侍卫穿虎皮裘，左侍卫穿狼皮裘。士不可以穿狐皮白裘。大夫、士穿狐皮青裘用豹皮包袖口，要配黑色生丝绸衣做内衣；穿幼鹿皮裘用野狗皮包袖口，要配素色做内衣；穿羔皮裘用豹皮饰袖口，要配黑色衣做内衣；穿狐皮裘，要配黄色衣做内衣。

锦衣狐裘，是诸侯的服饰。犬羊皮裘，不用配内衣；不需文饰的，不用配内衣。穿皮裘露内衣，是要显出华美来。吊丧时而掩盖内衣，是不暴露文饰。在国君面前就要露出内衣，是要竭尽美饰。穿衣服而加以掩盖，是要掩饰华美。所以，代为受祭的人要掩盖美饰，拿着玉圭璋、卜龟时要掩盖美饰。无事就要露出美饰，而不敢加以掩饰。

作为手板的笏，天子的用美玉做成，诸侯的用象牙做成，大夫的用鱼须纹饰的竹板做成，士的用竹板做成，笏柄可以用象牙做成。

凡进见天子或参加射礼时，不需去掉笏。进太庙而去掉笏，是不合古制的。服小功轻丧时，不需去掉笏；在临丧事无需记事时，就可以去掉笏。插好笏后必须洗手，即使在朝上需要执笏时，也不再洗手了。

凡在国君面前应对，有事需要借助手势说明的，就用笏来比画；在国君面前接受命令时，就记录在笏上。笏，比画、记事都要使用，所以才加以装饰的。笏，长二尺六寸，中间宽三寸，两端宽各去六分之一。

朝服上的蔽膝，国君用朱红色的，大夫用素色的，士用赤黑色的。形制有圆角、抹角、直角，天子的是直角；公侯的上下收成方角；大夫的是下边收成方角，上边收成圆角；士的是上下成正角。蔽膝的下端宽二尺，上端宽一尺，长三尺，中颈宽五寸，肩和革带宽二寸。一命的品秩用红黄色的蔽膝，黑色的玉衡；二命的品秩用红色的蔽膝，黑色的玉衡；三命的品秩用红色的蔽膝，葱绿色的玉衡。

天子用素腰带，朱红衬里，加滚边；诸侯用素腰带，加滚边；大夫用素腰带，中腰以前加滚边；士用练帛腰带，带内率带以下加滚边。隐居不仕的人用锦腰带，在学的弟子用白绢腰带。腰带的纽结都用丝带，宽三寸，长和垂下的带头相齐。垂下的带头绅带长度有制：士是用三尺，执事官吏是用二尺五寸。子游说：“把腰带垂下部分分成三段，绅带占二段长。”绅带、蔽膝、纽结三者长度一致。

大夫的大带宽四寸。杂带，国君用朱绿色的；大夫用黑红色的；士用黑色的，滚边宽二寸，再绕的部分宽四寸。凡是带内有率带的，就无需用细针功。余下垂着的束结和带头，从事劳作的人在干活时就收在手里，快跑时就抱在怀里。

王后的礼服是画有彩雉的袿衣，王的三个夫人和侯伯夫人的礼服是画有彩雉的揄狄，子男夫人的礼服是直刻雉形而无彩画的屈狄。再命卿的夫人的礼服是褱衣，一命大夫的夫人的礼服是褱衣，士的夫人的礼服是褱衣。只有女师的礼服是在举行献蚕茧的仪式时再定，其他妻室都随从自己的丈夫。

凡在侍奉君主时，要屈身使绅带前垂，脚能踩到衣裳下摆，低着头双颊下垂，两手交拱在前，目光向下而仔细听着上

面。目光要注视君主腰带和领口之间，听话要用左耳来听。

凡君主召臣下时用三个符节。接到两个符节要快跑赴命，接到一个符节要快走赴命。在朝廷要不等穿鞋而赴命，在外面要不等乘车而赴命。

士和大夫相见，不敢在门外拜迎，而是拜送。士进见尊者时，要在门外先拜，进去面见后，尊者答拜时就要避开。

士在国君的居所讲话时，提到死去的大夫，要称谥或字；提到死去的士，就称名。在大夫的居所讲话时，有国君的避讳，没有私家的避讳。凡在祭祀时不用避讳，在庙中不用避讳，教授学生、面对公文时不用避讳。

古时候的君子必须戴玉佩，右边的符合徵、角的音声，左边的符合宫、羽的音声，快走的符合《采齐》音乐的节奏，慢走时符合《肆夏》音乐的节奏；回转身时符合圆规，侧转身时符合矩尺；前行时要身体微俯、后退时要身体微仰，然后玉佩就会铿锵有声。所以君子坐在车上就可以听到鸾铃、和铃的响声，行走时就会有玉佩的响声，这样，邪僻的心思就无从进入头脑了。

国君在面前时，臣下就不戴着玉佩，要把左边的玉佩结扎起来，让右边的玉佩垂下来；闲居时就垂下玉佩，上朝时就扎起玉佩。斋戒时就把玉佩扎好屈折在礼服的蔽膝里。

凡带上必有玉佩，只有服丧时去掉玉佩。佩玉有牙形的零件叫做冲牙。君子没有变故玉佩不离身，君子以玉象征着德行。天子佩戴白玉，用黑色的丝带穿玉；公侯佩戴山青玉，用朱红色的丝带穿玉；大夫佩戴水苍玉，用缁黑色的丝带穿玉；世子佩戴瑜玉，用苍艾色的丝带穿玉；士佩戴美石，用赤黄色的

丝带穿系。孔子佩戴的是象牙环，有五寸大，用苍艾色的丝带系着。

未成年男孩的衣着标准是，缁布衣，朱锦滚边；绅带，朱锦滚边，朱锦纽结；束发用朱锦，都是用朱锦。未成年男孩不可以穿皮裘，不可以穿丝帛，不在鞋上加饰物，有丧事不用穿缙服，助丧时不用戴麻。没事时就站在主人的北侧，面向南。见父兄时，要跟从别人进入。

在陪尊者吃饭时，不同爵位的人要后祭食先尝饭。在客人祭食时，主人要辞谢说：“不足以祭食的。”客人称赞饭菜时，主人要谦辞说粗疏。主人亲自摆上的菜酱，客人就要亲自撤下。同事合居的人共同进食，没有宾客时，就由年少的一人撤下剩饭菜。共同办事而聚进食时，就由年少的一人撤下剩饭菜。凡平时吃饭时，不用妇人撤下剩饭菜。

吃枣、桃、李子时，不要将核扔到地上。吃瓜时先扔下花蒂成环形，用来祭食，再吃中间，扔掉手拿过的地方。吃果实食品时要在君子吃后再吃，吃用火做熟的食品时要在君子吃前先吃。有喜庆事时，不是国君的赏赐就不庆贺。

有喜庆的时候，除非君子有予赏赐，否则不应该庆贺。

有忧患从事劳作的人在干活时就收在手里，快跑时就抱在怀里。

孔子在季氏那里吃饭，不加辞谢，不吃肉就称赞起饭菜来。

君主赏赐给车马后，要在第二天乘着车马再去拜谢；君主赏赐给衣服后，要在第二天穿着衣服再去拜谢。君主没有吩咐，就不敢再乘车马、穿衣服。在君主赏赐时，要叩头拜谢，左

手按住右手，头和手都挨到地上。酒肉一类的赏赐就不用第二天再去拜谢了。凡赏赐，卿大夫和平民不在同一天进行。

凡进献国君物品时，大夫要派家臣总管进献，士要亲自进献，都要再拜叩头到地，然后进献。献膳食给国君时，要有葷辛、桃枝、苕帚驱避凶邪；给大夫时，去掉苕帚；给士时，去掉葷辛；都要由膳宰去制作。

大夫不亲自拜献，是因为会惊动国君答拜自己。大夫拜谢赏赐时，有小臣通报进去后就可以回去了；士拜谢赏赐时，要等小臣回报国君的答拜，再加拜谢，国君就不再答拜了。

大夫亲自赏赐士，士要拜谢后接受下来，还要第二天到大夫家里去拜谢；赏赐衣服时，不用穿着衣服去拜谢。地位相等的人馈赠物品，自己不在家，改天登门回拜。凡是对尊长有所进献时，不敢通报给尊长知道。士对大夫不敢承受庆贺，下大夫对上大夫可以承受庆贺。双亲健在时，凡对人行礼都要以父亲的名义。有人赐予物品时，就要以父亲的名义拜谢。

礼仪不盛大，服饰就不华美，所以天子穿大裘时就露出内衣的文饰，乘郊祭用的辂车时就不站在车轼旁行礼。

在父亲有事招呼时，儿子答应要大声而不要小声，手里捧着书本就要放下，嘴里吃着东西就要吐掉，要跑步而不要走步。父母年老的，儿子出行时不要变动地方，回来时不要超过（讲定的）时间。父母有病，或脸色不好，这就是孝子的疏忽。父亲死后就不能读父亲的藏书，因为父亲手的润泽存留在书上；母亲死后就不能用母亲的杯、盘，因为母亲嘴的润泽存留在杯、盘上。

两国君相见时，来见的国君从中门进，陪同的要站在两门

之间竖短木楔的地方，陪同的大夫要站在门旁木柱和中间竖的木楔之间，陪同的士要站在门旁木柱的地方。聘礼时的宾客不能从中门进，不能踩门槛。礼仪公事就从两门之间的短木楔西边进，自行私事就从两门之间的短木楔东边进。

君主和代为受祭的人走路的步子要徐缓而前后重叠，大夫走路的步子要快而前后相继，士走路的步子要更快而中间留有一定的间隔。小步行走的都用这样的步子，大步行走的就要在起步时手脚不左右晃动。拖着脚行走时，脚不离地，衣裳边和脚底相齐动如流水。在坐席上行走也是这样。直行时，头向前倾，双颊下垂，直步如箭。急行时，疾速跨步。手里拿着龟甲、玉器时，抬腿拖脚跟，小步而快速地行走。凡在道路上行走，神态要从容自得。在庙中行走，神态严肃谨慎。在朝廷上行走，神态恭敬庄重。

君子的神态要从容闲雅，见到所尊敬的人要肃然起敬。脚的姿式要庄重，手的姿式要恭敬，目光要端正，嘴不妄动，声音要平稳，头的姿式要正直，气息要肃穆，站立的姿式要稳重，神情要端庄，坐的姿式要像代为受祭的人一样恭敬谨慎。平日闲居使唤人时要温厚和善。

凡是祭祀时，祭祀人的神情态度要像见到所祭祀的对象一样。在居丧的时候，要显得神情彷徨无依，脸色郁，目光迷离，言语细微。在临战的时候，要显得神情果断，号令严明，脸色忧肃穆，目光清明。站立时，要明辨尊卑上下，谦卑不要近于谄媚，头颈必须中正。站立要像山一样不动不摇，办事要按时进行，盛气要充实于内而发扬在外，要保持脸色不变。

凡是自称，天子自称“予一人”，州伯自称“天子之力臣”，

诸侯对天子自称“某土之守臣某”，在边邑的诸侯自称“某方屏卫之臣某”，诸侯对同等以下的人自称“寡人”。小国的国君自称“孤”，为他传达辞令的人也称“孤”，上大夫自称“下臣”，为公传达辞令的人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字，为他传达辞令的人称“寡大夫”；世子自称名字。为他传达辞令的人称“寡君之嫡子”，公子自称“臣孽”。士自称“传遽之臣”，对大夫自称“外私”。大夫因私事派人出使时，派家臣传达辞令的就称名，派公士传达辞令的就称“寡大夫”、“寡君之老”。大夫有所出使时，必须让公士做陪同。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

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飧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觶，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季夏六月，以礼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荐用玉豆，雕簠，爵用玉盞，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琯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祓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卿大夫赞君，命妇赞夫人，各扬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禘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庙，天子明堂。库门，天子皋门；雉门，天子应门。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山节藻梲，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骆马，黑鬣。殷入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骍刚。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牺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盞，殷以斚，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斚，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龙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夬桴苇簫，伊耆氏之乐也。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

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学也；頖宫，周学也。

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夏后氏之龙箴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琯，夏后氏以谿，殷以棋，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楛豆，殷玉豆，周献豆。有虞氏服菝，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綢练，殷之崇牙，周之璧翬。

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宦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

【译文】

从前，周公让诸侯在明堂中一定的位置上朝会。天子背靠着画有斧文图案的屏风，向南而立。三公站在中间台阶前，面向北，以东边为上位。诸侯站的位置，在东阶的东边，面向西，以北边为上位。诸伯国的站位，在西阶的西边，面向东，以北边为上位。诸子国的站位，在庙门的东边，面向北，以东边为上位。诸男国的站位，在庙门的西边，面向北，以东边为上位。九夷国的站位，在东门的外面，面向西，以北边为上位。八蛮国的站位，在南门的外面，面向北，以东边为上位。六戎国的站位，在西门的外面，面向东，以南边为上位。五狄国的站位，在北门

的外面,面向南,以东边为上位。九采国的站位,在应门的外面,面向北,以东边为上位。四方边塞国,一世朝拜一次。这就是周公确定的明堂站位。明堂,就是用来明确天子诸侯的尊卑等级的。

以前,殷王纣搞得天下大乱,把鬼方的诸侯杀掉后做成干肉,用来宴请诸侯,所以周 公辅佐武王讨伐殷纣。武王逝世后,成王还年幼弱,周公就登上天子的位置,统治天下。六年以后,周公在明堂朝会诸侯,制定礼仪制度和声乐典章,颁布度量制,从而使得天下顺服。到第七年,周公就把政权交给了成王。成王认为周公对国家有功勋,所以把曲阜封给周公,土地纵横七百里,兵车一千乘,命令鲁国国君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仪和乐章来祭祀周公。

所以,鲁国国君在春天正月乘坐大辂祭车,佩带有弓衣的弓,打着十二条饰带、画有日月徽号的旗子,郊外去祭祀上帝,以后稷祫祭,这是天子的礼仪。夏天六月,在太庙用禘礼祭祀周公,祭牲用白色公牛,酒尊用牛形尊、象形尊、刻有山纹的罍,盛郁鬯酒的酒尊用黄金镂成目状在外面的黄目尊,行灌礼用大圭做柄的玉瓚杯,上饭菜用玉豆、雕簋,酒杯用玉盞而加以雕镂,再上酒用装饰有璧玉的散杯、角杯,盛肉的几案用四脚有横相连的几案。登堂时,唱《清庙》之诗;下堂时,由管乐队奏《象》乐。舞队手持朱红盾牌和玉斧,头戴冕冠,跳起《大武》舞;或头戴皮冠,身穿素衣裳,露出内衣文饰,跳起《大夏》舞。还有东夷的音乐叫做《昧》,南蛮音乐叫做《任》,接纳夷蛮的民族的音乐用在太庙的祭祀中,表明要在天下推广鲁国的德行。

在祭祀时,国君要头戴冕冠,身穿衮衣,站在庙堂的东阶

上,国君夫人要戴好首饰,穿好袂衣,站在房屋里。国君要袒着臂膀在门口迎接祭牲,国君夫人要在馈食时捧上豆、笾器皿,由卿大夫辅助国君,由女师辅助国君夫人,各自担负自己的职责。百官中有失职的要受到重罚,这样天下人就能完全顺服。

所以,夏天的禘祭,秋天的尝祭,冬天的烝祭,春天的社祭,秋天的田猎和年终的大蜡祭,都是天子举行的祭礼。鲁国的太庙,相当于天子的明堂,库门,相当于天子的皋门;雉门,相当于天子的应门。在朝堂上摇动木铎发号施令,是天子的政事。山形斗拱、画彩饰的梁上短柱、两层殿屋、双层的屋檐、刮光的楹柱、敞亮的窗户、放在酒杯的站台设在酒尊南面、设高台安放大圭、以及刻镂雕饰的屏风,都是天子太庙的装饰。

饰有鸾铃的车,是有虞氏时的祭车;车厢有曲形前栏的车,是夏后氏时的祭车;木制的大辂,是殷代的祭车;玉制的乘辂,是周代的祭车。有虞氏时用旅旗,夏后氏时用绥旗,殷代用大白旗,周代用大红旗。夏后氏时用黑鬣白马,殷代用黑头白马,周人用赤鬣黄马。夏后氏时祭牲尚用黑中,殷代用白公牛,周代用黄公牛。陶壶,是有虞氏时的酒尊;画有山云纹的壺,是夏后氏时的酒尊;无足的陶壶,是殷代的酒尊;牛形尊、象形尊,是周代的酒尊。酒杯,夏后氏时用盞,殷代用斚,周代用爵。灌礼用的酒尊,夏后氏时用鸡形的彝,殷代用斚,周代作黄金镂成目状在外面的黄目尊。酌酒用的勺,夏后氏时用龙头勺,殷代用刻镂雕饰的勺,周代用合蒲草如鳧头的勺。筑土为鼓,用萑草做鼓槌,截苇秆为管笛,是伊耆氏时代的乐器。牛皮装谷糠做的小鼓、玉石做的磬、揩击的节奏乐器、大琴、大瑟、中琴、小瑟,是虞夏商周四代的乐器。

鲁公的庙，相当于文王的宗庙；武公的庙，相当于武王的宗庙。

米稟，是有虞氏时的学校；序，是夏后氏时的学校；瞽宗，是殷代的学校；泮宫，是周代的学校。

崇国的鼎、贯国的鼎、大玉璜、封父的宝龟，是天子的宝器。越国的戟、大弓，是天子的兵器。

夏后氏的鼓有足，殷代的鼓有楹柱，周代的鼓悬挂在架子上。垂制作的和钟，叔制作的离磬，女娲制作的笙簧。悬挂钟磬的架子，夏后氏的刻有龙纹，殷代的有牙状装饰，周代的画缯为扇形，戴上玉璧。

祭用器皿，有虞氏时用两个敦，夏后氏时用的四个琏，殷代用六个瑚，周代用八个簋。几案，有虞氏时用没有雕饰而有四足的筵，夏后氏时用足间连有横木的几；殷代用足间横木为曲形的几，周代用像房子隔间的房俎。夏后氏用没有装饰的木豆，殷代用玉豆，周代用的刻有纹饰的玉豆。有虞氏时的祭服用蔽膝，夏后氏时的祭服画有山形图案，殷代的祭服画有火形图案，周代的祭服画有龙的图。有虞氏时献祭用牲头，夏后氏进献祭用牲心，殷代献祭用牲肝，周代献祭用牲肺。夏后氏时崇尚清水，殷代崇尚醴酒，周代崇尚清酒。有虞氏时有职官五十人，夏后氏时有职官一百人，殷代有职官二百人，周代有职官三百人。有虞氏进用旄旌做旗饰，夏后氏时用绸练做旗饰，殷代用牙状雕刻做旗饰，周代用缯画成扇形、戴上玉璧做旗饰。

虞、夏、商、周四代的祭服、祭器、职官，鲁国都兼而用之。所以鲁国的礼，是天子的礼；这早已是闻名天下的了。鲁国君

臣之间没有相互弑杀的，礼乐、刑法、政令、习俗不曾有所改变，天下称它是有道的国家。因此天下都采用鲁国的礼乐。

丧服小记

斩衰，括发以麻。为母，括发以麻，免而以布。齐衰，恶笄以终丧。男子冠而妇人笄，男子免而妇人髻。其义，为男子则免，为妇人则髻。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为父、母、长子稽顙。大夫吊之，虽缌必稽顙。妇人为夫与长子稽顙，其余则否。男主必使同姓，女主必使异姓。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

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祢食。庶子不祭祢者，明其宗也。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

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属从者，所从虽没也服。妾从女君而出，则不为女君之子服。礼不王不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为妻也，与大夫之嫡子同。

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则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为天子诸侯，子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妇当丧而出，则除之。为父母丧，未练而出，则三年。既练而出，则已。未练而反，则期；既练而反，则遂之。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五月之丧，二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故期而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祭不为除丧也。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间不同时而除丧。大功者主人之丧，有三年者，则必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士妾有子，而为之缌，无子则已。

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已则否。降而在缌小功者，则税之。为君之父母，妻，长子；君已除丧而后闻丧，则不税。近臣，君服斯服矣。其余，从而服，不从而税。君虽未知丧，臣服已。

虞，杖不入于室；祔，杖不升于堂。

为君母后者，君母卒，则不为君母之党服。经杀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经。妾为君之长子与女君同。除丧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轻者。无事不辟庙门。哭皆于其次。

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斩衰之葛与齐衰之麻同。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报葬者报虞，三月而后卒哭。父母之丧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后事。其葬服斩衰。

大夫降其庶子，其孙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丧。为慈母之父母无服。夫为人后者，其妻为舅姑大功，士祔于大夫则易牲。继父不同居也者，必尝同居。皆无主后。同财而祭其祖祢。

为同居，有主后者为异居。

哭朋友者于门外之右南面。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于诸侯，祔于诸祖父之为士大夫者，其妻祔于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诸侯不得祔于天子，天子诸侯大夫可以祔于士。

为母之君母，母卒则不服。宗子，母在为妻禫。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为父、母、妻、长子禫。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为殇，妇人笄而不为殇。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箭笄终丧三年。齐衰三月与大功同者，绳屨。

练，筮日、筮尸、视濯，皆要经杖绳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毕而后杖拜送宾。大祥，吉服而筮尸。庶子在父之室，则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丧，则孙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

诸侯吊于异国之臣，则其君为主。诸侯吊，必皮弁锡衰。所吊虽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丧服，则君不锡衰。养有疾者不丧服，遂以主其丧。非养者入主人之丧。则不易己之丧服。养尊者必易服，养卑者否。

妾无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妇之丧，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则舅主之。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丧，有兄弟自他国至，则主人不免而为主。

陈器之道，多陈之而省纳之可也，省陈之而尽纳之可也。奔兄弟之丧，先之墓而后之家，为位而哭。所知之丧，则哭于宫而后之墓。父不为众子次于外。

与诸侯为兄弟者服斩。下殇小功，带，澡麻不绝本，诎而反以报之。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其妻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不易牲。妻卒而后为大夫，而祔于其妻，则以大夫牲。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无服也者，丧者不祭故也。

妇人不为主义杖者，姑在为夫杖，母为长子削杖。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义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缌小功，虞卒哭则免。既葬而不报虞，则虽主人皆冠，及虞则皆免。

为兄弟既除丧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报虞卒哭则免。如不报虞则除之，远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君吊，虽不当免时也，主人必免，不散麻。虽异国之君，免也。亲者皆免。

除殇之丧者，其祭也必玄。除成丧者，其祭也，朝服缟冠。奔父之丧。括发于堂上，袒降踊，袭经于东方。奔母之丧，不括发，袒于堂上，降踊，袭免于东方，经即位成踊，出门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嫡妇不为舅后者，则姑为之小功。

【译文】

为父亲穿丧服，用麻束发；为母亲穿丧服，用麻束发，穿免服时用布束发。穿齐衰丧服时，要戴榛木柎笄，直到丧期结束。男子有冠，妇人有笄，男子服丧免冠，妇人去笄成髻。其意义就是：作为男子就免冠，作为妇人就做髻。居父丧用的苴杖，是竹制的；居母丧用的削杖，是桐木制的。

祖父已去世，以后作为祖母后人的嫡孙要为祖母居丧三

年。为父母、长子的丧事，要行稽顙的跪拜礼来拜谢宾客。大夫来吊问的，即使穿着缌麻丧服，也必须行稽顙的跪拜礼来拜谢。妇人为大夫和长子的丧事，要行稽顙的跪拜礼拜谢宾客，其余丧事就不这样做。男主人必须让同姓来代表，女主人必须让异姓来代表。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不为休弃的母亲服丧。

血缘关系的亲疏，从三辈扩大到五辈，从五辈扩大到九辈，再往上减弱，再往下减弱，再往旁系减弱，在此之外亲缘关系就断绝了。

王者举行禘祭的对象是生出自己祖先的先帝，以自己的祖先配祀。并设立四个庙。庶子做王的也是如此。

别子为祖先的，继承别子的就是宗子。继承别子庶子的就是小宗。有传到五世就迁易的宗系，就是继承高祖的宗系。所以上面先祖有所迁动，下面宗系就有所变易。因为尊奉先祖所以敬奉宗系，因为敬奉宗系所以尊奉祖系、父系。庶子不祭祀祖先，就是明确他的宗系。庶子不为长子穿斩衰丧服，是因为他不是继承祖系和父系的缘故。庶子不祭尊未成年而死的人和没有后代的人，因为未成年而死的人和没有后代的人是随从祖庙祔祭的。庶子不祭父，就是明确他的宗系。亲近亲属，尊敬尊者，敬重长者，男女有别，有人道的主要体现。

随从着穿丧服时，所随从的人不在了就停止。有亲属关系而随从着穿丧服时，所随从的人即使没有了还要穿丧服。妾随主妇被休弃的，就不为主妇的儿子穿丧服。（按照礼，不是王者不举行禘祭。）世子不能减轻对妻子的父母的丧服；他为妻子服丧，和大夫的嫡子为妻子服丧相同。

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诸侯，就用天子诸侯的礼仪祭祀，

他的代为受祭的人穿土服。父亲是天子诸侯，儿子是士，就用士的礼仪祭祀，他的代为受祭的人穿土服。

媳妇在公婆服丧期间被休弃的，就除去丧服。为父母服丧的妇人，在没到练祭时被休弃的，就改服丧期三年；在到练祭时被休弃的，就停止服丧；没到练祭而返回夫家的，就服丧期一年，已到练祭而返回夫家的，就服完丧期三年。

再期的丧事，丧期是三年；期年的丧事，丧期就是二年；九个月、七个月的丧事，丧期就是三季；五个月的丧事，丧期就是二季；三个月的丧事，丧期是一季。所以，丧期一周年就进行祭祀，是合乎礼的；丧期一周年就除去丧服，是合乎道理的。祭祀不是为了除去丧服的。

三年以后举行葬事的，必须进行练样祭祀，在祭祀之间不能同时进行以后就除丧。应穿大功丧服的人主持死者的丧事，有服丧三年的人就必须为死者进行练样祭祀，有朋友就进行虞祭、祔祭而结束。士的妾有儿子的，就为她穿缌麻服，没有儿子的就免了。

生来不曾见到祖父母、诸叔伯、兄弟的丧事，而父亲为他们追服丧服时，自己就不追服。减轻丧服而该穿缌麻丧服或小功丧服的丧事，就要追服丧服。为君主的父母、妻子、长子的丧事，君主已除去丧服以后才听到的，就不追服丧服。作为近臣，君主服丧时就要随从着服丧。其余百官应随从着服丧的就从服，不应从服的就追服。君主即使尚未知道丧事，臣下也要随从着服丧。

虞祭时，丧杖不能带入祭室；祔祭时，祭杖不能带上庙堂。

君主母亲的后嗣，君主母亲死后，就不为君主母亲的亲属

服丧。丧经的减小,是每轻一级丧服去掉五分之一。丧杖的大小和丧经一样。妾为君主的长子服丧,和主妇相同。除丧服时先除去重服,改换丧服时先换掉轻服。没有事情不要打开殡宫的门,哭丧都在次室。

招魂和写在铭旌上的文辞,从天子到士,内容都是一样的。男子称名,妇人写姓和排行,如果不知道姓,就写氏。斩衰丧服的葛经和齐衰丧服的麻经相同,齐衰丧服的葛经和大功丧服的麻经相同,麻经相同的都兼相戴用。提前埋葬的就提前进行虞祭,三个月后就进行卒哭祭祀。父母的丧事赶到一起时,先埋葬母亲而不进行虞祭、祔祭,等着埋葬父亲后再进行;埋葬时,穿斩衰丧服。

大夫减轻为他的庶子服丧时,他的孙子不减轻为他的父亲服丧。大夫不主持士的丧事。对慈母的父母不服丧。丈夫用为后嗣的,他的妻子就为公婆穿大功丧服。干祔祭大夫的,就要改换祭牲。

继父不同居的,必定曾经同居过了。没有主丧的亲属和后嗣,共有财产而祭祀他的祖庙、父庙的,就是同居;有主丧的亲属和后嗣的,就是异居。

哭悼朋友的人要在寝门外的右边,面向南。

祔葬的就不用筮占选墓穴。士大夫不得祔葬在诸侯的墓地,要祔葬在士大夫的诸祖父的墓地。士大夫的妻子要祔葬在诸祖婆婆的墓地。妾在祔葬在为妾的祖婆婆的墓地,没有为妾的祖婆婆的,就间隔一墓位置而祔葬,祔葬必须按照昭穆的位置次序。诸侯不得祔葬在天子的墓地。天子、诸侯、大夫可以祔葬在士的墓地。

为母亲的嫡母服丧的，母亲死了就不再随从着穿丧服。宗子在母亲健在仍为妻子进行禫祭。用为慈母后嗣的人，可以为庶母的后人，可以为庶母的后人。为父母、妻子、长子要进行禫祭。慈母和妾母，不用世代祭祀。

男子行冠礼后死就不算殇，妇人行笄礼后死就不算殇。作为殇即未成年而死的人的后人，就为殇服本亲的丧服。久丧而不葬的，只有主丧的有不除去丧服，其他穿麻服等终丧月数的人，到除丧时就停止服丧。女子未嫁，为父亲服丧，要戴箭笄三年。齐衰丧服三个月，与大功丧服轻重相同的穿绳屨。

练祭时，要筮占选择吉日、选择代为受祭的人，视察祭器的洗濯，都要带腰带经、执丧杖、穿绳屨，到执事通告准备完毕以后就去掉丧杖。筮定吉日、筮定代为受祭的人时，执事通告选定完毕以后，就拿起丧杖拜送宾客。大祥祭时，要穿着吉服而筮定代为受祭的人。庶子的父亲家里，就不为自己母亲进行禫祭。庶子不可以执丧杖站到主位上。父亲不主持庶子的丧事时，孙子就可以执丧杖站到主位上。父亲在，庶子为妻子主丧可以执丧杖站到主位上。

诸侯去吊问他国大臣的丧事时，他国国君就代为丧主。诸侯吊丧时，必须戴皮弁冠，穿锡衰丧服。所吊死者即使已经埋葬，丧主也必须穿免服。丧主不穿丧服时。吊问的诸侯也不穿锡衰丧服。

侍候病人的人不能穿丧服，以后就让他主持病人的丧事。不是侍候病人的人来主持死者的丧事时，就不用改变自己的丧服。侍候的是尊贵的人，就必须改换丧服，侍候的是卑微的人就免了。

妾没有为妾的祖婆婆时,就可以改换祭牲而祔祭于正室祖婆婆的庙堂。媳妇的丧事,虞祭、卒哭祭,由丈夫或儿子主持;祔祭,由公公主持。士不能由大夫代为丧主,只有宗子为士的才可以由大夫代为丧主。丧主还没有除去丧服,有兄弟从他国来吊丧,丧主就不穿免服而为丧主。

陈列明器的方式,多加陈列而减省随葬是可以的,减省陈列而全数随葬也是可以的。奔兄弟的丧事,要先到墓地然后再回到家里,站好位置哭悼。对所了解的人的丧事,就先到殡宫哭悼,然后再去墓地。父亲不为众儿子在门外设立丧位。

和诸侯是兄弟的要穿斩衰丧服。为八到十二岁的下殇穿小功丧服的,经带用澡麻制成而不绞断麻根,反屈着合在腰间。媳妇祔祭祖婆婆,祖婆婆有三个人,就祔祭于最亲的一位。妻子在丈夫为大夫时死,而后丈夫不再是大夫,死后而祔祭于妻子时,就不改换祭牲。妻子死后丈夫为大夫,死后而祔祭于妻子时,就用大夫的祭牲。作为父亲的后嗣,不为被休弃的母亲服丧。不服丧,就是对丧者不加祭祀的缘故。

妇人不做主丧而执丧杖的,是婆婆在主丧,自己为丈夫执丧杖的。母亲为长子执桐木削杖。女未嫁在家为父母服丧,主丧的人不执丧杖,就由长女执丧杖。缌麻丧服、小功丧服,在虞祭、卒哭祭时就换成免服。在埋葬以后而不进行虞祭时,即使丧主也都戴丧冠,到虞祭时就穿免服。

为兄弟的丧事,到除丧时就停止服丧,到下葬时,就重新穿上丧服,到虞祭、卒哭祭时就穿免服,如不进行虞祭就除去丧服。参加远葬郊外的人和回来哭悼的人都戴丧冠,到郊外以后就穿免服,回来哭悼。君主来吊问时,即使不到穿免服时

候，丧主也必须穿免服，不能散开麻经。即使是他国的君主来吊问，也要穿免服，亲属都要穿免服。

未成年人的丧事，除去丧服时，祭仪上必须穿戴玄衣冠。成年人的丧事，除去丧事时，祭仪上要穿朝服戴白绢冠。奔赴父亲的丧事，要在殡宫堂上束发，脱去上衣，下堂踊哭，在东墙下穿好上衣，戴上带经。奔赴母亲的丧事，不用束发，在堂上脱去上衣，下堂踊哭，在东墙下穿好上衣，戴上免带。加经，都是站到孝子的位置，再加踊哭，出门后，停止哭丧，在奔丧的三天中要五次哭丧三次脱去上衣。嫡子媳妇而不是公婆后嗣的，婆婆就为她穿小功的丧服。

大 传

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

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

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而戚单于下，婚姻其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从服有六：有属从，有徒从，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名曰重。一轻一重，其义然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具继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迁者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绝族无移服，亲者属也。

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

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诗》云：“不显不承，无斁于人斯。”此之谓也。

【译文】

按照礼，不是王就不举行禘祭。王举行禘祭是祭祀生出自己祖先的先帝，以自己的祖先配祀。诸侯祭祀到始封的祖先，大夫士有大功劳受国君称赞的就向上合祭到高祖。

在牧野这个地方，周武王发动了大战。战事结束后武王就退回，燔柴祭告上帝，祈告社神，在牧野设祖庙进行祭奠。接着武王率领天下诸侯，手执豆、笾祭器，在庙中匆匆忙忙，战战兢兢地奔走；追尊王号给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为了不使后王的卑位高于先祖的尊位。确定上代祖系、父系的次序，是尊敬先辈尊长；确定后代的子系、孙系的次序，是亲近后辈亲族；确定旁系兄弟的次序，聚合同族人一起在宗庙饮食，按昭穆辈份排列次序，根据礼仪区别对待，人事中的道义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圣人站在统治地位上统治天下，所先要施行的有五个方面，而民众的事情还未涉及。一是确定亲属关系，二是酬报功臣，三是举荐贤良，四是使用有能力的人，五是察举有仁爱的人。五个方面全都施行于天下，民众就没有不满足的，没有不富裕的。五个方面有一个方面出现错误，民众就无法保全自己

的性命了。圣人站在统治地位而治理天下，是必须从人道开始的。

制定度量衡，考定礼乐法度，改定岁时历法，变换崇尚的颜色，区别徽章旗号，改变礼乐兵甲器械，分别吉区等级的服制，这是圣王能够为民众加以变革的。而不能够变革的也是有的，亲属的亲爱关系，尊长的尊卑关系，长者的辈份关系，男女间的分别，这是不能为民众加以变革的。

凡是同姓的人就随从着宗子，聚合成一个族属；异姓的人就根据称呼确定彼此的辈份关系。称呼确定清楚，男女就有了分别。丈夫属于父辈，妻子就属于母辈；丈夫属于儿子辈，妻子就属于媳妇辈。如果称呼弟弟的妻子为媳妇，那么嫂子也就可以称为母亲了吗？名份，是确定人伦关系的重要方面，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到第四代人就穿缌麻丧服，这是丧服中的最后一级；到第五代人就服袒免，这是减弱同姓的关系；到第六代人，亲属关系就没有了。当姓氏和上代有区别而无亲属关系时，彼此可以通婚吗？族人以本姓相联系而不加分别，以饮食礼仪相聚合而不分殊异，即使是百世以后也不相通婚，周代的制度就是这样的。

丧服制度的形式有六种。一是为亲近的亲属，二是为尊敬的尊长，三是为依称呼而定关系的异姓女子，四是为有所进出的同姓女子，五是为旁系的长幼，六是为间接随从的服丧。间接随从的服丧有六种形式。有所随从的人死了仍要随着服丧的，有所随从的人死了就不再随着服丧的，有随从有服而变成没有服的，有随从没有服而变成有服的，有随从重服而变成轻

服的，有随从轻服而变成重服的。

从仁爱出发，按照父系逐级向上，直到祖先，名义上就是轻服；从道义出发，按照祖系顺级而下，直到父亲，名义上就是重服。一种是轻服，一种是重服，丧服的意义就是这样的。

君主有统领全体族人的道义，而族人不能以亲族关系来对待君主，这是因为地位不同。庶子不主持祭祀，就是明确他的宗系。庶子不为长子服丧三年，是因为他不继承祖先。别子为祖先的，继承别子的就是宗子，继承别了庶子的就是小宗。有百世不变动的宗系，有五世就迁易的宗系。百世不变迁的，是别子的后嗣，宗系继承别子后嗣的，就是百世不变迁的。宗系继承高祖后嗣的，是五世就迁易的。因为尊奉先祖所以敬奉宗系，敬奉宗系，就是尊奉祖先的意思。有小宗而没有大宗的，有大宗而没有小宗的，有没有宗系而无可为宗系的，这三种状况的公子都是有的。公子有继承宗系的方式，公子的嫡兄弟是君主的为身为士大夫的庶系确立嫡系，这就是公子继承宗系的方式。绝亲的宗族就没有相当的丧服，有亲属关系的各以亲疏而穿丧服。

从仁爱出发，按照父系逐级向上，直到祖先；从道义出发，按照祖系顺级而下，直到父亲。所以人道就是亲近亲属。亲近亲属所以就尊奉祖先，尊奉祖先所以就敬奉宗系，敬奉宗系所以就团结同族，团结同族所以就宗庙严谨，宗庙严谨所以就重视社稷，重视社稷所以就爱护百姓，爱护百姓所以就刑罚公正，刑罚公正所以就民众安定，民众安定所以就财用富足，财用富足所以就百事成功，百事成功所以礼节风俗于是形成，礼节风俗形成然后就天下欢乐。《诗》中说：“盛德显耀而美好，没

有人厌恶。”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少 仪

闻始见君子者，辞曰：“某固愿闻名于将命者。”不得阶主。敌者曰：“某固愿见。”罕见曰：“闻名”，亟见曰“朝夕”。瞽曰“闻名”。适有丧者曰“比”。童子曰“听事”。适公卿之丧，则曰：“听役于司徒”。

君将适他，臣如致金玉货贝于君，则曰“致马资于有司”。敌者曰“赠从者”。臣致襚于君，则曰“致废衣于贾人”。敌者曰“襚”。亲者兄弟不以襚进。臣为君丧，纳货贝于君，则曰“纳甸于有司”。赕马入庙门。赕马与其币，大白兵车，不入庙门。

赕者既致命，坐委之，殡者举之。主人无亲受也。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则有之矣。

始入而辞，曰“辞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说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长在则否。问品味曰“子亟食于某乎”？问道艺曰“子习于某乎？”“子善于某乎？”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愿于大家，不訾重器。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执箕膺膺。

不贰问。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

尊长于己逾等，不敢问其年。燕见不将命。遇于道，见则面，不请所之。丧俟事不殖吊。侍坐弗使，不执琴瑟，不画地，手无容，不矍也。寝则坐而将命。侍射则约矢，侍投则拥矢。胜

则洗而以请，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马。

执君之乘车则坐。仆者右带剑，负良绥申之面，拖诸臂，以散绥升，执辔然后步。

请见不请退。朝廷曰退，燕游曰归，师役曰罢。

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运笏，泽剑首，还屦，问日之早暮，虽请退可也。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于人，为人从事者亦然。然，故上无怨，而下远罪也。

不窥密，不旁狎，不道旧故，不戏色。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废则扫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

毋拔来，毋报往。毋渎神。毋循枉。毋测未至。

士依于德，游于艺；工依于法，游于说。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质言语。

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

问国君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社稷之事矣；幼，则曰能御，未能御。问大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从乐人之事矣；幼，则曰能正于乐人，未能正于乐人。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

执玉执龟筮不趋，堂上不趋，城上不趋。武车不式，介者不拜。

妇人吉事，虽有君赐，肃拜。为尸坐，则不手拜，肃拜。为丧主则不手拜。

葛经而麻带。

取俎进俎不坐。

执虚如执盈，入虚如有人。

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

未尝不食新。

仆于君子，君子升下则授绥。始乘则式；君子下行，然后还立。

乘贰车则式，佐车则否。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

有贰车者之乘马服车不齿。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弗贾。

其以乘壶酒，束修，一犬赐人，若献人，则陈酒执脩以将命，亦曰乘壶酒，束修，一犬。其以鼎肉，则执以将命。其禽加于一双，则执一双以将命，委其余。犬则执，继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牛则执紉，马则执鞚，皆右之。臣则左之。车则脱绥，执以将命。甲若有以前之，则执以将命；无以前之，则袒囊奉冑。器则执盖。弓则以左手屈镞执拊。剑则启楛盖袭之，加夫褱与剑焉。笏、书、修、苞苴、弓、茵、席、枕、几、颖、杖、琴、瑟、戈有刃者楛、莢、薶，其执之皆尚左手。刀却刃授颖。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则辟刃。

乘兵车，出先刃，入后刃。军尚左，卒尚右。

宾客主恭，祭祀主敬，丧事主哀，会同主诩。军旅思险，隐情以虞。

燕侍食于君子，则先饭而后已。毋放饭，毋流歠。小饭而亟之，数噍毋为口容。

客自彻，辞焉则止。客爵居左，其饮居右，介爵、酢爵、僎爵

皆居右。

羞濡鱼者进尾，冬右腴，夏右鳍，祭肫。凡剂，执之以右，居之以左。

赞币自左，诏辞自右。

酌尸之仆，如君之仆。其在车则左执轡，右受爵。祭左右轨范乃饮。

凡羞有俎者，则于俎内祭。君子不食豕腴。小子走而不趋，举爵则坐祭立饮。凡洗必盥。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凡羞有谄者，不以齐。为君子择葱薤，则绝其本末。羞首者，进喙祭耳。

尊者以酌者之左为上尊。尊壶者面其鼻。饮酒者，衺者、醢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尝羞。

牛与羊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麋鹿为菹，野豕为轩，皆聂而不切。缕为辟鸡，兔变宛脾，皆聂而切之。切葱若薤，实之醯以柔之。

其有折俎者，取祭肺，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则坐。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为罔。

其未有烛而有后至者，则以在者告。道瞽亦然。

凡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抱燹，客作而辞，然后授人。执烛不让，不辞，不歌。

洗盥执食饮者勿气，有问焉，则辟咤而对。

为人祭曰致福，为己祭而致膳于君子曰膳，祔、练曰告。

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阶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礼，大牢则以牛左肩臂臠折九个，少牢则以羊左肩七个，犝豕则以豕左肩五个。

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縢，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

丝屨，马不常秣。

【译文】

据说：初次拜见卿大夫的人要说：“我早就想把我的姓名通报给您的传达人了。”而不可以直接进见主人。爵位相当的人要说：“我早就想拜见您了。”不常见面的人要说：“请通报我的姓名吧。”常见面的人要说：“经常在早晚麻烦您通报我的姓名。”盲眼的人要说：“请通报我的姓名。”前往有丧事的人家要说：“我是来和执事们一同帮忙的。”孩童要说：“听从执事的差遣吩咐。”去参加公卿的丧事要说：“听候管家的差遣。”

国君将要前往他国时，臣下如果送金玉货币给国君，就要说：“以此作为车马费用给您的执事们吧。”爵位相当的人说要说：“赠送给您的随从们吧。”臣下送给国君赠予死者的寿衣时，就要说：“送此没用的衣服交给掌管献物的贾人吧。”爵位相当的人说要说：“这是赠给死者的寿衣。”亲族兄弟就不用传话，直接把寿衣送去。臣下为国君的丧事致送助丧财物时，就要说：“这是交纳田赋给主管官员的。”赠送给死者的马，可以进入祖庙的大门；送给活着的人的马和币帛，以及插有白旗的兵车，不可以进入祖庙的大门。送助丧财物的人在致辞以后，就跪着把财物摆在地上，主人没有亲自领受的。接受助财物的人站立时，送的人也站立而不用跪着。身材高大的人在致送时也有跪着致送的。

宾客刚进门时，招待人要辞谢说：“不敢当。”当宾客走到坐席时，招待人要说：“您可以坐下。”开门进入室内而脱掉鞋

子的,只能是最尊贵的一个人。有尊长在室内,就不能进去脱鞋。询问别人的口味时要说:“您经常吃的是某某食物吗?”询问别人的学问技艺时要说:“您研究的是某某学问吗?您擅长的是某某技艺吗?”不要使人对自己有所猜疑,不要算计别人家里的器具械备,不要羡慕富贵的人家,不要打人家宝器的主意。

打扫整个房间的叫做“扫”,打扫坐席前面的叫做“拵”。打扫席前不要用扫帚,用簸箕撮垃圾时簸箕口要向着自己。

在问卜的时候,不要三心二意;卜筮前要自问:是出于公家的道义呢?还是出于私人的意志呢?出于公家的道义就可以问卜,出于私人的意志就不可以问卜。

对比自己辈份高的尊长,就不敢探问他的年龄。闲暇时拜见的就不用让人传话。在路上相遇时,就要上前请安,不要探问对方的去向。在丧礼上要等丧主早晚哭悼时再去吊问,不要单独吊问。在陪伴尊长坐着时,尊长不指派,就不要操弄琴瑟,不要指天画地,不要弄手作态,不要摇扇。尊长安寝时就要坐在旁边听候传话。陪伴尊长射箭时,要在尊长取完箭后再取箭;陪伴尊长投壶时,要用手抱着箭。胜了尊长以后,就要洗好酒杯请尊长喝酒,对待客人也是如此。不要用罚酒专用的酒杯,也不要立马状的筹码。

驾国君的车要坐着驾驶。驾车的仆人要把剑带在右边腰上,将国君上车的引手绳从左腋下搭到左肩,绕过背后,从右腋下伸到前面,引手绳的末端就搭在车栏杆上,让国君用来登车。驾车的仆人要用副引绳上车,上车以后拉好缰绳,然后试驾前行。

对于尊长，可以请求会见而不可以请求退下。在朝廷上叫做“退”，宴饮游玩叫做“归”，战事劳役叫做“罢”。

陪伴尊长坐着时，当尊长打呵欠，伸懒腰，转弄笏板，摩擦剑柄，拖过鞋子，询问时间早晚的时候，即使请求退下也是可以的。

在事奉君主时，要先衡量自己的能力，然后再接受任命，而不要在接受任命以后才衡量自己的能力。凡是对别人有所乞求、借贷以及替别人做事的时候，也要如此。这样，就会使君上没有怨怒，臣下远离过失。

不要窥探别人的隐秘，不要在陪坐时与他人狎昵，不要谈论以往的旧事，不要嬉皮笑脸。

作为臣下的人，要对君上有当面的劝谏而没有背后的讥讽，有卸任离去而没有心怀怨恨；称颂而没有谄媚，劝谏而没有骄横；君上怠惰就鼓励而加以辅导，制度废弛就整顿而加以改良。这就叫做对社稷国家的服务。

不要仓促地到来。也不要匆忙地离去，不要亵渎神明，不要奉行歪门邪道，不要妄加揣测将来的事情。

士人要遵循道德，熟习六艺；工匠要依据法度，熟习规矩道理。不要想得到衣服和好的东西，不要出面证明流言蜚语。

言语中辞令的美，在于意喻深远，含义丰富；朝廷中举止的美，在于仪态齐整，庄重恭敬；祭祀中礼仪的美，在于虔敬谨慎，诚惶诚恐；驾驭中车马的，在于运动不息，轻便迅捷；车饰中鸾铃和鸣的美，在于清脆悦耳，和谐动听。

有人问及国君的儿子们的长幼时，已经长大了，就要说“已经能够从事国家的政事了”；尚年幼，就要说“能够侍奉国君”，

或“还不能侍奉国君”。有人问及大夫的儿子的长幼时，已经大长了，就要说“已经能够从事大司乐的事项了”；尚年幼，就要说“能够接受大司乐的指导”，或“还不能接受大司乐的指导”。有人问及士的儿子长幼时，已经长大了，就要说“已经能够从事耕种了”；尚年幼，就要说“能够担柴了”，或“还不能担柴”。

手里拿着玉器或龟策时不要快步行走，在堂上不要快步行走，在城上不要快步行走，在武装的兵车上不用扶轼行礼；身穿铠甲的人不用下跪行礼。

妇人参加吉礼时，即使有君主的赏赐，也是行低头垂手的肃拜礼。在做代为受祭的人时坐着，就不行扶手到地的拜礼，也是行低头垂手的肃拜礼。在做丧主时就不行扶手到地的拜礼。妇人在丧事的虞祭、卒哭祭以后，就改用葛经而仍用麻腰带。

在祭祀时，取俎案和进上俎案都不坐下。拿着空着的器皿，要像拿着装满东西的器皿一样；进入空着的房间，在像进入有人的房间一样。

凡祭祀时，在室内、在堂上，都没有脱鞋赤足的；宴饮时可以脱鞋赤足。在没有进献给宗庙新熟的物产时，就不能吃这些新熟物产。

在为尊长驾车时，尊长上车下车都要递上引手绳；尊长上车，就要扶轼行礼；尊长下车离去，就要转过车来等候。

在乘坐朝觐祭祀的副车时，要扶轼行礼；在乘坐戎猎的副车时，不用扶轼行礼。朝觐祭祀的副车，诸侯有七辆，上大夫有五辆，下大夫有三辆。

对拥有副车的人的车马不要评论新旧和年龄。在观看尊

长的衣服、配剑、乘马时，不要评估价钱。

尊长以四壶酒、十条干肉、一只食用的狗赐予属下，或属下进献给尊长时，要把酒陈列在堂下。手提着干肉上堂致辞，也说是“四壶酒、十条干肉、一只食用的狗”。赠送的是切开的肉时，要手提着上堂致辞。赠送的是禽类超过一对时，手提着一对上堂致辞，其余的放在堂下。赠狗时，就手拉牵狗绳，是看家狗或田猎狗，就交给接待宾客的人，接待人接受以后要问狗的名字。赠牛时，就牵着牛绳，赠马时，就牵着马缰，都要右手牵着。送的是俘虏，就要左手牵拉着。赠车时，就解下引手绳，拿着上堂致辞。赠铠甲时，如果还是其他东西，就先拿进去上堂致辞，没有其他东西，就打开甲衣奉上头盔。赠器皿时，就拿着器盖。赠弓时，就用左手翻开弓衣提着弓背中间。赠剑时，就打开剑盒盖放在盒下，把剑衣盖在剑上。赠笏板、书籍、干肉、包着鱼和肉的蒲包、弓、褥垫、席子、枕头、几案、警枕、手杖、琴、瑟、盒装的锋刃戈、书策、书篇时，都要以左手为上手拿着。送刀时，要刀锋向后，递给人刀环。递曲刀时，要递给人刀柄。凡是有刺、有刃的器械，递给人时都要避免刺、刃向人。

乘兵车，出城时要刀锋向前，入城时向刀锋向后。军队的将领以左边为上位，兵卒以右边为上位。

做宾客态度要以谦恭为主，举行祭祀态度要以虔敬为主，办理丧事态度要以哀伤为主，诸国集会态度要以炫耀国威为主。军事行动要考虑艰险，要隐藏自己的情况而提防敌人。

平时陪伴尊长吃饭时，要先尝而劝尊长吃完后再停止，不要吃得满嘴喷饭，不要喝得满嘴流汤，要小口吃而快点咽，要快嚼而不要在嘴里慢嚼。

做客的人要亲自收拾餐具，当主人辞谢时就停止。劝客人的酒杯要放在左边。敬献客人的酒杯要放在右边。敬献陪同的酒杯、客人回敬的酒杯、敬献乡神的酒杯都放在右边。

上菜肴时，是带汁的鲜鱼就要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要以鱼腹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要以鱼背向着宾客的右方。祭食时要用鱼腹切下的大块肉。凡是上盐梅调制的羹酱时，要用右手端着而托在左手上。

助礼的人替主人授与币帛时，要从主人的左边出去；替主人传达辞令时，要从主人的右边出去。

在向代为受祭人的驾车人敬酒时，就和向君主的驾车人敬酒一样。驾车人在车上时，就要左手执缰绳，右手接过酒杯，用酒祭过车的左右轮轴及车轼前面，然后再喝。

凡上的菜肴是有俎案盛的，就在俎案内祭食。君子不吃猪狗的内脏。未成年的弟子参加宴会时要来往跑动，而不要作急步行走的仪容；得到赐酒时，就举着酒杯坐下祭酒，然后站着喝。凡在洗酒杯时必须先洗干净手。牛羊的肺脏，切割时不要切断中间。凡是菜肴有汤汁的，不再加盐梅调味。在为尊长择葱韭时，要择掉根叶。

上的菜是牲头，就把嘴部向着尊长，而用耳朵来祭食。在摆设酒尊时，以酌酒人的左边为上尊。用壶做尊时，就以壶嘴向着人。凡是平时饮酒、洗头之后饮酒、向始冠的人敬酒的时候，有折叠牲肢体为俎案摆设就不坐下来饮酒。在没有到行杯令饮而随意饮酒时，就不能尝菜肴。

牛和羊、鱼的生肉，切成薄片后再切成细丝。麋鹿的肉要切成片，野猪的肉也是切成片，都是切成薄片，不再切成细丝。

麋子肉切成细丝，兔肉也是切成细丝，都是切成薄片后再切成细丝。再切好葱和薤菜，渍在醋里以调和肉类。

有折叠祭牲肢体为俎案的，就取祭肺，祭完再放回到俎案上，都不坐着进行；炙肉时也是如此。做代为受祭人的就坐着。

衣服穿在身上而不知道它的各种名目就是无知。

在尚未点灯烛而有后到的人时，就要把在坐的人介绍给他。引导盲人也是如此。凡饮酒时做献主的人，到天黑时就要拿着点亮的灯烛，抱着没点亮的灯烛来留客，客人起身辞谢，然后就把灯烛交给仆人。拿着灯灶的人，不避让，不搭话，不唱歌。

在为尊长洗酒杯、倒水洗手、端送饭食时，不要嘴上喷气。尊长有话问询时，就要侧头避开嘴来回答。

代替别人主持祭祀，送祭祀剩余的物品给人时，就叫做“致福”；为自己祭祀，把剩余的膳食送给尊长时，就叫做“膳”；是丧祭中的祔祭、练祭，就叫做“告”。

凡是致膳或给尊长告祥时，主人要亲自检查清点致送的物品。在庙堂主阶的南边交授给使者，面向面两拜叩头而送行；在使者返回来时，主人又要两拜叩头加以迎接。礼品的规格：太牢的祭祀，就送牛的左肩、左臂、左腿，斫成九段；少牢的祭祀，就送羊的左肩、左臂、左腿，斫成七段；特猪的祭祀，就送猪的左肩、左臂、左腿，斫成五段。”

国家财政耗损疲敝的时候，乘车就不加刻雕刻装饰，盔甲不加组带装饰，饮食器皿不加镂装饰，君子不穿丝制的鞋子，马不要经常以谷物为饲料。

学 记

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箠，孙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弗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

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兑命》曰：“敬逊务时敏，厥修乃来。”其此之谓乎。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逊，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所由废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导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

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古之学者，比物丑类。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学无当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

【译文】

考虑问题依据法度，招求贤良辅助，足以小有声名，而不足以感动民众；礼贤下士，体察边远，足以感动民众，而不足以教化民众。君子如果想教化民众而形成礼俗，不就必须从教育

开始吗？玉不雕琢，不能成为器物；人不学习，不能懂得道理。所以古时候的圣王建立国家君临百姓，教学是最首要的。《兑命》中说：“自始至终都要考虑教学的事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即使有佳肴，不去吃，就不知道它的味道美好；即使有最好的方法，不学习，就不知道它的益处。所以学习以后就会知道不足，教授以后就会知道困难。知道不足，然后就能反过来要求自己；知道困难，然后就能自强不息。所以说：教学相长。《兑命》说：“在教学中学习能增长一半学识。”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古时候的教学，家里有私塾，乡党有庠校，遂里有序校，国家有学校。每年都有新生入学，年中有考核。一年考查分析经典章句，辨别志趣意向；三年考查专心学业，乐于合群；五年考查博闻强识，亲敬师长；七年考查论证学说，选择朋友；这就叫做小成。九年就要触类旁通，遇事不困惑而且不违背师道，这就叫做大成。然后教化人民，改变风俗，近者心服，远者归顺，这是大学的规则。古记上说：“蚍蜉的幼虫也时时在学习呢。”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大学开始教授的是，穿戴朝服皮弁，用芹藻菜类来祭奠先圣先师，表示敬奉师道。学习《小雅》三篇，是以做官的标准开始要求学生；进到学校要在击鼓以后打开书筐，是使学生恭顺学业；棍棒、荆条两种物件，是用于收敛学生的威仪的；在没有卜定举行祔祭以前，天子就不视察学校，是让学生有空闲发展志向；经常加以观察而不讲解，是要保持学生的自觉思考；年幼的学生要细听讲而不乱提问，是要让学习不能超越进度。这

七个方面,是教学的主要原则。古记上说:“凡是学习,要做官就先要学习处理政事,要做士人就先要坚定志向。”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大学的教育,日常教学必须有正常的课程,放学休假必须有家庭作业。不学习拨弄弦索,就不能熟习弹弦;不学习广泛的比喻,就不能熟习诗歌;不学习各种服饰制度,就不能熟习礼仪;不喜欢六艺,就不能乐于学习。所以君子对待学习,就是要积累、修身、休息、游乐,这样,才能够安心学习而亲敬师长,乐于交友而自信正道,所以即使离开了老师同学,也不会违背道义。《兑命》中说:“恭敬、谦逊而努力抓紧学习,所学的东西就会有所进展。”讲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现在的教学,嘴里念着书本,提问很多,讲述又多有歧义;加快学习进度,而不顾学生的承受(能力);指派教师不激发他的诚心,教授学生不考虑适合他的才能;使施教的人有悖于师道,求教的人有悖于学道。这样,就是老师隐瞒自己的学识而学生怨恨自己的师长,老师用心刻苦而学生不知道益处,即使完成了学业,忘记得也会很快。教育不能成功,就是由此产生的。

大学教育的方法是:禁止邪恶在尚未萌发阶段就叫做预防,在正当学生可以教诲时而施教就叫做时宜,不超越程度而施教就叫做顺序,相互观摩而有益处就叫做切磋。这四个方面,就是使教育兴盛的方法。

在发生以后再加禁止,就会相互抵触而不能克制;时机错过再加学习,就会苦于辛勤而难以成功;杂乱施教而不按顺序,就会流于混乱而不成学业;独自学习而没有学友,就会孤

陋寡闻；对朋友轻慢就会违逆师长；言谈轻慢就会荒废学业。这六个方面，就是使教育荒废的原因。

君子既知道能使教育兴盛的方法，又知道会使教育荒废的原因，然后就可以做别人的老师了。所以君子的教育方式在于晓喻，就是引导而不加强迫，勉励而不加抑制，启发而不尽意讲授。引导而不强迫就会关系和谐，勉励而不加抑制就会自由轻松，启发而不尽意讲授就会勤于思考。和谐、轻松加上勤于思考，可以说是善于晓喻的了。

学习的人会有四种失误，教授的人必须知道。人们的学习，有的失误在于学得多，有的失误在于学得少，有的失误在于学得轻易，有的失误在于浅尝辄止。这四个方面，心理上都是不相同的。知道学习的人的心理，然后才能够挽救他的偏失。教育，就是为了增进优点而挽救偏失的。

善于唱歌的人，能使别人承继自己的歌声；善于教学的人，能使别人继承自己的志向。所讲的话简略而通达，含蓄而精当，少用比喻而清楚明了，可以说是能使人继承志向的了。

君子知道学习的人所学到的难易程度，又知道他的资质优劣，然后才能够广泛地加以晓喻；能够广泛地加以晓喻，然后才能够做老师；能够做老师，然后才能够做长上；能够做长上，然后才能够做君主。所以做老师就是学做君主的。因此选择老师是不可以不慎重的。古记上说：“夏商周的三王，加上虞为四代，唯有选择老师是最慎重的。”

凡学习的人奉行的原则，尊敬老师是难以做到的。老师受尊敬然后师道就会受到尊重，师道受尊重然后民众就知道敬重教育。所以君主不以臣下来对待的有两种人：一是当臣下做

代为受祭的人时，就不以臣下来对待；二是当臣下做老师时，就不以臣下来对待。大学中的礼仪，即使是接受天子的诏问，也没有面向北的。就是表示尊敬老师。

善于学习的人，老师轻松而功效成倍，又能随着加以应用；不善于学习的人，老师勤苦而成效减半，又会随时加以埋怨。善于提问的人，如同砍伐坚硬树木一样，先从容易的地方开始，然后是关节部位，时间长了，就自然会脱落分解了；不善于提问的人与此相反。善于回答的人，如同撞钟一样，叩动得轻，声音就小，叩动得重，声音就大，等着钟声余韵从容，然后才尽量让它发声；不善于答问的人就与此相反。这些都是增进学识的方法。

只是记述、答问而没有自己见解的学问，不足以担任别人的老师。必须能够细听学生的提问而加以解答；学生的能力不能提出问题时，然后才加以解说；加以解说而学生仍不能明白时，即使暂时停止指导也是可以的。

好铁匠的儿子，必须学习缝制皮衣；好弓匠的儿子，必须学习编制畚箕；刚开始学驾车的小马，要反牵在车后，车在马前。君子观察到这三种情况，就可以有志于学习了。

古时候的学习是比较事物的异同而加以归纳。鼓的声音并不相当于五音中的一音，但五音中没有鼓的调节就不能和谐；水的颜色并不相当于五色中的一色，但五色中没有水的调和就不能鲜明；教学的职能并不相当于五官中的一官，但五官中没有教学的培养就不能治理政事；与老师的关系并不相当于五服中的一服，但五服中没有老师的教诲就不能亲近和睦。

君子说：伟大的德行不在于具体的官职，真正的道义不拘

于具体的事物，真正的信义不需要约定，自然的天时并不整齐划一。观察到这四个方面的人，就可以有志于学习了。

夏商周三代王者举行的祭祀河川，都是先祭河然后祭海；有源头，也有汇集，这就叫做务本。

乐 记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

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懣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

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飧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

大飧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飧，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

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

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褻，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熟烹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

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謦，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

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啍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滌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遂，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各以其类相动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形。奸声杂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还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

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

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听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

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龙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宝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负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訢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翼奋，角觫生，蛰虫昭苏，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殒，而卵生者不殪，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辨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辨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制于天下也。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獠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何如？”子夏对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云：‘慕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

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鞀鼓柷敔夔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枪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早，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

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早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

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橐。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

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是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铍钺者，先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敬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远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

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译文】

音调的发源，是由人们心中产生的。人们心中的活动，又是由事物所引起的，有感于事物而产生活动，因而就表现在声音上。声音相互呼应，因而就产生变化，变化而形成旋律，就叫做音调。排列音调而加以演奏，再配合上舞动干戈、羽毛，就叫做音乐。

音乐，是音调产生出来的，它的根本就在于人们的心情对事物的感触，所以，哀痛的心情所感触的，声调就急促；快乐的心情所感触的，声调就和缓；喜悦的心情所感触的，声调就宣畅；愤怒的心情所感触的，声调就奋急；恭敬的心情所感触的，声调就正直；亲爱的心情所感触的，声调就柔和。这六种表现都不是生来就有的，是有感于事物而产生的活动。

所以先王慎重对待引起感触的事物。因而礼仪用来引导人们的志向，音乐用来融和人们的声音，政令用来统一人们的行动，刑罚用来防止人们的奸邪。礼仪、音乐、政令、刑罚，目的

都是一样的，就是用来协同民心而引起治理方法的。

音调，是感生于人心的。感情活动于心中，因而体现在声音上。声音有条理，就叫做音调。所以治平的社会，音调安乐，政治平和；动乱的社会，音调怨怒，政治乖戾；灭亡的国家，音调哀思，民众忧困。声音的形式是和政治相通的。

宫音代表君，商音代表臣，角音代表民，徵音代表事，羽音代表物。五者不相混乱，就没有不和谐的音调了。宫音乱就会荒散，就是君主的骄奢；商音乱就会倾颓，就是官员的败坏；角音乱就会忧困，就是民众的愁怨；徵音乱就会哀伤，就是事功的勤苦，羽音乱就会危败，就是财用的匮乏。五音都混乱，交相侵陵，就叫做慢音。国家的灭亡也就没有几天了。郑卫地方的音乐，是乱世的音调，就相当于慢音了；桑林间、濮水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调，就是政治散乱，民众流离，欺瞒长上，营私舞弊，而不能制止了。

音调，是产生于人心的。音乐，是通于人伦物理的。所以懂得声音而不懂得音调的，就是禽兽；懂得音调而不懂得音乐的，就是普通民众。只有君子能够懂得音乐。所以，分辨声音以懂得音调，分辨音调以懂得音乐，分辨音乐以懂得政治，而治国的方法也就完备了。所以，不懂得声音的人，就不能和他谈论音调；不懂得音调的人，就不能和他谈论音乐；懂得音乐，就接近于懂得礼了。礼乐都能掌握的，就称为有德。德的意思就是得。

所以，音乐的隆重，并不在于最动听的音调；饮食飨宴的礼仪，并不在于最讲究的口味。演奏《清庙》乐章的瑟，朱红的弦和稀疏的音孔，一人歌唱而三人相和，是因为有余音；大飨

的礼仪，崇尚水酒而案中摆放生鱼，羹汤不加调和，是因为有遗味。所以先王制作礼乐，并不是用来满足人们口腹耳目的欲求的，而是要指导民众调整好恶而恢复人性的正道。

人生来很平静，这是天生的本性。有感到事物而活动，这是本性的欲求。与事物接触而懂得去认识，然后好恶就体现出来，好恶在内心中没有切制，知识在外部加以诱惑，不能反过来要求自身，天生的理智就泯灭了。事物感动人没有穷尽，而人的好恶没有节制，就是与事物接触而人融化在事物中了。人融化在事物中，就是泯灭天理而穷尽人欲的。于是就有背逆诈伪的心思，有淫佚作乱的事情。因而强者威胁弱者，众多的压迫寡少的，狡猾的欺诈迟钝的，勇敢的欺负怯懦的，疾病的人得不到照顾，老幼孤独不能各得其所，这就是大乱的表现。

所以先王制礼作乐，就是人为的节制。衰麻丧服哭泣的礼仪，是用来节制丧葬限度的；钟鼓干戚的乐舞，是用来调和安乐的；婚姻冠笄的礼仪，是用来分别男女的；射乡食飧的礼仪，是用来端正人际往来的。用礼仪来调节民心，用音乐来调和民声，用政令来加以推行，用刑罚来加以防范，礼仪、音乐、政令、刑罚，四个方面共同作用而不相违背，王道政治就完备了。

音乐是为了协调一致，礼仪是为了区别差异。协同就会相互亲近，别异就会相互尊敬。音乐过度了就会造成沉湎，礼仪过度了就会造成隔阂。合乎情理而文饰仪表，就是礼乐的作用。礼仪确立，就会使贵贱有等；音乐同调，就会使上下和睦；好恶显明，就会使贤能不贤能区别开来。刑罚禁止暴侵，爵位荐举贤良，就会使政治安定了。用仁心加以爱护，用道义加以端正，像这样，就会使民众得到治理了。

音乐是由内心发出的,礼仪是由外部制作的。音乐由内心发出,所以安静平和;礼仪由外部制作,所以矫情文饰。盛大的音乐必定平易,盛大的礼仪必定简约。音乐通达就没有怨怒,礼仪通达就没有争斗。恭敬谦让而治理天下,就是对礼乐而言的。不会有暴民作乱,诸侯都来臣服,兵戈甲冑不必动用,各种刑罚不必施行,百姓没有忧患,天子不会震怒,像这样,就是礼乐的通达了。团结父子的亲属,辨明长幼的秩序,以普及天下诸国,天子能够做到这样,就是礼仪的通行。

盛大的音乐与天地一样相和谐,盛大的礼仪与天地一样有节制。相和谐,所以才百物不失本性;有节制,所以才祭祀天地。显明就有礼乐,幽暗就有鬼神。像这样,四海之内就会相互尊敬,一致亲爱了。礼仪,是形式有别而协同尊敬的;音乐,是音调不同而协同亲爱的。礼乐的意义相同,所以圣明王者都加以沿用。所以,礼仪制度与时代相适应,音乐名称与功绩相符合。

所以钟鼓管磬的乐器,羽籥干戚的舞具,都是音乐的器具;屈伸俯仰的姿态,进退缓急的动作,都是音乐的形式;簠簋俎豆的祭器,制度文章的标准,都是礼仪的器具;升降上下的行动,周还裼裘的装束,都是礼仪的形式。所以懂得礼乐意义的人,就能够加以制作;认识礼乐形式的人,就能够加以讲述。制作的人叫做圣,讲述的人叫做明;明和圣,就是对进述和制作而言的。

音乐是天地的和谐,礼仪是天地的秩序。相和谐,所以百物都能生化;有秩序,所以万物都有分别。音乐是依据天而制作的,礼仪是依据地而确立的;超越秩序而确立,就会混乱;超

越和谐而制作，就会暴侵。辨明天地的关系，然后就能够兴起礼乐了。

论说伦理没有患害，是音乐的作用；欣喜欢爱，是音乐的功能。中平正直没有邪恶，是礼仪的本质；庄敬恭顺，是礼仪的规范。如果将礼乐施加在金石钟磬上，激发在声音曲调中，用于祭祀宗庙社稷，祭事山川鬼神，这就是与民众共同实行了。

帝王功业成就而制作音乐，政治安定而确立礼仪，功业盛大的音乐就齐整，政治清明的礼仪就完备。干戚的舞蹈，并不就是完备的音乐，熟烹的祭祀，并不就是通达的礼仪。五帝时代不同；不相沿用音乐；三王世代有别，不相承袭礼仪。音乐至极就会有忧患，礼仪粗放就会有偏失。那么有够达到音乐淳厚而没有忧患，礼仪完备而没有偏失的，不是只有伟大的圣人才行吗？

天在上，地在下，万物散乱而有区别，而礼仪的确立是通行的。流动不息，合同变化，音乐就兴起了。春生夏长，就是仁；秋收冬藏，就是义。仁近于乐，义近于礼。音乐的淳厚平和，遵循神灵而顺从天道；礼仪的分别适宜，安处鬼魂而遵从地理。所以圣人制作音乐以对应天，确立礼仪以配合地。礼乐显明完备，天地就各得所主了。

天尊地卑，君臣就确立了；高低已经成列，贵贱就定位了。动静各有常理，大小就各有分别了。万方以种类相聚，万物以群属区分，就是性命不同了。在天成为天象，在地成为形体，像这样，作为礼，就是天地的分别了。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擦，天地相激荡，以雷霆相鼓动，以风雨相奋发，以四时相流动，以日月相照耀，而百物化生其间，像这样，作为乐，就是

天地相和谐了。

变化不合时节就不会产生万物,男女没有分别就会胡乱结合,这是天地间的情况。达到礼乐能至极于天而遍及于地,推行于阴阳而通达于鬼神,穷高极远而尽至深厚。音乐处于万物的最开始,而礼仪处于形成物体的状态中。处在永不停息的就是天,处在永不运动的的就是地,一动一静,就在天地之间了。所以圣人就称之为“礼乐”。

从前,舜弹奏五弦琴,以歌唱南风;夔开始制作音乐,以赏赐诸侯。所以天子制作音乐就是用来赏赐诸侯中有德行的人的。德行昌盛而教化通行,五谷按时成熟,然后就赏赐音乐。因此,所治理的民众辛劳,乐舞的行列就稀疏;所治理的民众安逸,乐舞的行列就密集。所以,观看所举行的乐舞,就知道所拥有的德行;听到所领受的谥号,就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大章》乐,就是表彰的意思;《咸池》乐,就是德行完备的意思;《韶》乐,就是继承的意思;《夏》乐,就是盛大的意思。殷周时代的音乐,更是极尽盛德的了。

天地的法则是:寒暑不时就会发生疾疫,风雨不调就会发生饥荒。教化,就是施于民众的寒暑,教化不合时节就支损伤世道人心;事功,就是施于民众的风雨,不顺调就会劳而无功。因而先王制作音乐,是效法政治的,功效良好就会在实行中体现德性了。养猪、造酒,并不是在制造灾祸的,而纠纷诉讼日益繁多,就是饮酒过度而产生灾祸的。所以先王由此而制定酒礼,一次劝酒的记仪,就要宾主多次行拜礼,于是整天饮酒也不会醉了。这就是先王用以防范酒祸的。所以酒食是用来一同欢乐的;音乐是用来表现德性的,礼仪是用来限制过分行为

的。因而先王有丧葬大事，必定有礼仪来表现悲哀；有吉庆大事，必定有礼仪来表现欢乐；哀乐的程度，都以礼仪为依归。音乐，是圣王所喜欢的，而可以改善民心，它能感人至深，它能移风易俗，所以先王是非常注重音乐教化的。

人们都有着血气心智的本性，却没有喜怒哀乐的常性，适应感情接触外物而产生活动，然后心志的动向性质就体现出来。所以，细微急促的音调出现，就会使民众感到忧虑；舒缓、平易、丰富、简洁的音调出现，就会使民众安康欢乐；粗犷、猛烈、急收、怒放的音调出现，就会使民众刚强勇毅；廉明正直、强劲端正、庄严诚恳的音调出现，就会使民众严肃恭敬；宽广、圆润，顺畅齐整、平和活泼的音调出现，就会使民众慈善仁爱；过分怪异、邪恶散漫、轻狂浮躁、烦滥曲折的音调出现，就会使民众淫邪混乱。

所以先王根据人们的情性，参考音律的度数，制定礼义的规范，协调生气的和谐，遵循五行的转换，阳明而不流散，幽阴而不郁结，刚强之气不暴怒，柔顺之气不怯懦，阴阳刚柔四者顺畅交汇于内而表现在外，都安于其位而不相侵袭；然后确定人们学习的次第，扩充学习的节奏，审查音调的文采，以衡量品德的优劣，约束音律度数的匀称，排列章节终始的次序，以象征事功的过程，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伦理，都形象地表现在音乐中。所以说，音乐，就是要观察它的深远的。

土地贫瘠，草木就不会生长；水泽杂乱，鱼鳖就不会长大；生气衰竭，生物就不能生成；世道混乱，就会使礼仪邪恶，音乐淫靡。因而所发出的声调，悲哀而不庄重，欢乐而不安详；缓慢平易而超过限度，过于沉湎而忘掉本性；缓慢就包藏着奸邪，

急促就激发着情欲；感受的是跌宕的气质，而减灭了平和的德性。所以君子是鄙视这种音乐的。

凡是奸邪的声调感触人心，就会有悖逆的气质加以呼应，悖逆的气质形成事象，而淫靡的音乐就出现了。纯正的声调感触人心，就会有顺畅的气质加以呼应，顺畅的气质形成事象，而和谐的音乐就出现了。一唱一和有所呼应，乖戾、邪僻、扭曲、正直，各归于善恶的分界，而万物的原理是各以自己的种类相触动的。所以君子纠正情性以迎和自己的志向，比较品类以成就自己的行为；奸邪的声调、杂乱的色彩不留在视听之间，淫靡的音乐、邪恶的礼仪不接触心志意向，怠惰傲慢、邪恶怪僻的气质不施加在身上，使耳目鼻口心智各种感觉器官都随从和顺端正以实践道义。然后用声音来表达，用琴瑟来点缀，用干戚来舞动，用羽毛来装饰，用箫管来伴奏。发扬最高德性的光辉，调动四季气息的和谐，以表现万物的原理。所以清明象征着天，广大象征着地，终结开始象征着四季，周转回旋象征着风雨；五色缤纷而不紊乱，八音合律而不奸邪；百调合拍而有常数；高低音相辅相成，终结开始相继相生，起唱应和清悠沉浊，交替重迭互为主调。所以音乐流行而伦理清明，耳聪目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都安宁。

所以说：音乐，就是欢乐。君子为得到道德修养而欢乐，小人为得到欲望满足而欢乐。以道德抑制欲望，就欢乐而不混乱；因欲望而忘记道德，因困惑而不欢乐。所以君子纠正情性以符合自己的意志，推广音乐以成就自己的教化。音乐流行而民众向着正道，就可以观察出德行了。德行是本性的端绪，音乐是德行的光华；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器具。诗，是抒发自己心

志的；歌，是咏唱自己心声的；舞，是振奋自己仪容的；三者都是发源于内心，然后有乐器相伴奏的。所以，感情深厚而音调清明，意气旺盛而变化神妙；和顺的情感积蓄在心中，而光华表露在外面；只有音乐是不可以作假的。

音乐是内心的触动，声音是音乐的表象。文采、节奏是声音的装饰。君子体会音乐的根本，喜欢音乐的表象，然后调理音乐的装饰。所以先用鼓来警戒，三步以后才看到舞蹈的开始，一曲结束再开始循环，重复舞到终结就停止乐舞而退去。振奋疾促而不慌乱，极尽深幽而不隐蔽；独自娱乐自己的心志，而不厌弃自己的道义；全然推广自己的道义，而不私专自己的欲求。所以情感表现以后而道义得以确立，音乐终了以后而德行变得尊贵。君子用以增进好善的心志，小人用以听审情欲的过失。所以说：养育民众的方式，音乐是最重要的。

作为音乐，是体现施与的；作为礼仪，是体现报答的。音乐是娱乐自己所产生的心境的，礼仪是返求自己所由来的起始的。音乐是彰明德行的，礼仪是报答恩情、返求本始的。

大辂，是天子的车乘；龙旗九条饰带，是天子的旗帜；青黑甲缘的龟，是天子的宝龟；附加上牛群羊群，就是用来赠与诸侯的。

作为音乐，是感情的表露而不可改变的；作为礼仪，是义理的体现而不可变易的；音乐是统一协调的，礼仪是辨别差异的。礼乐的意义，就是包摄人情的。穷究到根本而知道变化，是音乐的情理；表现出诚信而去除虚伪，是礼仪的原则。礼乐依顺天地的情理，通达神明的德行，升降上下的鬼神，而凝结成精细、粗放的礼仪和统摄父子、君臣的规范。所以大人物兴

办礼乐,天地就会加以昭示了。天地气蒸息合,阴阳相得益彰,吹拂覆盖养育万物,然后草木茂盛,萌芽发育,羽翅伸张,角骨生长,蛰虫复苏,羽禽孵卵,毛兽怀胎,胎生的不会胎死腹中,卵生的不会卵破地上,这就是音乐道义的归属了。

音乐,并不是指黄钟、大吕的声律和弹弦歌唱、持盾舞蹈,这些都是音乐的末节;所以有由孩童进行歌舞的。铺设筵席,陈列尊俎,摆设笾豆,以及登堂下堂作为礼的,都是礼的末节,所以由执事来掌管。乐师负责辨明声律歌辞,所以面向北而为人演奏;宗人祝官负责宗庙的礼仪,所以跟随在代为受祭的人的后面;商祝官负责丧礼,所以跟随在丧主后面。因此,德行有成就的就地位在上,技艺有成就的就地位在下,作为有成就的就地位在先,办事有成就的就地位在后。所以先王明辨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制礼作乐于天下。

魏文侯向子夏请教说:“我穿着礼服戴着礼帽而欣赏古乐,就唯恐会睡着;听郑卫的音乐时,就不知道疲倦。请问古乐为什么是那样的呢?新乐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子夏回答说:“现在所说的古乐,是要进都进,要退都退,平和纯正而宽广,弦、匏、笙、簧的乐器都合于拊、鼓节奏;开始演奏时击鼓,最后收场时鸣钟;调节收场歌舞时用乐器‘相’,调节快速动作时用乐器‘雅’;君子于是加以解说,讲述古代的故事,包括着修身、齐家、安定天下的内容。这就是古乐所表现的。现在所说的新乐,是各自弯腰屈背,奸邪的声调泛滥,沉溺不止,及至俳優丑角、男女混杂,不分父子;乐舞终了而不能加以解说,不能够讲出古代的故事。这就是新乐所表现的。现在国君您所问的是音乐,所爱好的是音调,作为音乐,与音调相近而不同。”

魏文侯说：“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古时候，天地顺和而四季适时，民有德行而五谷丰登，疾病不发作而没有妖孽灾异，这就叫大当。然后圣人出现，确立父子君臣来作为纲纪；纲纪确立以后，天下就太平安定；天下太平安定，然后就校正六律，调和五音，演奏歌唱诗歌、颂歌；这就叫做德音，德音就叫做音乐。《诗》中说：‘广泛传布他的德音，他的德行得以显明；能够显明能够善行，能够做长上，能够为君王；统领这个大国家，能够遵顺，能够比配；比配于周文王，他的德行不会有懊悔；领受了上帝的福祉，施及于后代子孙。’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国君您所喜好的不就是那些令人沉溺的音调吗？”

魏文侯说：“请问令人沉溺的音调是从何而来的呢？”子夏回答说：“郑国的音调轻佻奸邪，使人心志放荡；宋国的音调安乐柔媚，使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调急促快速，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调傲僻激越，使人心志骄狂；这四种音调，都是沉溺于情色而有害于德行，所以祭祀上是不加采用的。《诗》中说：‘虔敬和美的乐声，正是先祖所要听的。’肃肃，是虔敬的意思；雍雍，是和美的意思。有了虔敬与和美，什么事不能做到呢？作为君主就是要谨慎自己的好恶的。君子喜好的，臣下就会去实行；长上所做的，民众就会去随从。《诗》中所说：‘诱导民众是很容易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有圣人出现，制作小鼓、大鼓、柷、敔、埙、篪等乐器，这六种乐器奏出的音调，都是德音的音调。然后以钟、磬、竽、瑟来和奏，以盾牌、斧子、旄尾、羽毛来舞动。这就是用来祭祀先王庙堂的，用来调节进献、应酬、酌酒、回敬等礼仪的，用来使官爵次序、贵贱等级各得适宜的，用来向后人展示有着尊卑长幼秩序的。

钟声铿锵，铿锵可以确立号令，号令可以使人振奋，振奋可以使人勇武；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起勇武的臣下。石声磬磬，磬磬可以确立明辨，明辨了就可以牺牲生命；君子听到磬声，就会想起誓死保卫疆土的臣下。丝弦声哀婉，哀婉可以使人廉正，廉正可以使人志气；君子听到琴瑟的声音，就会想起志气忠义的臣下。竹管声收敛，收敛可以表明会合，会合可以聚集民众；君子听到竽笙箫管的声音，就会想起安抚民众的臣下。大鼓、小鼓的声音喧嚣，喧嚣可以引起鼓动，鼓动可以促进民众；君子听到大鼓小鼓的声音，就会想起统率民众的臣下。君子听音调，并不是只听音调的铿锵作响的，在另外的方面也有着所相应合的内容。”

宾牟贾陪伴孔子坐着，孔子与他谈论到音乐，说：“在武舞前的击鼓警戒要很长的时间，那是为什么呢？”宾牟贾回答说：“那是怕得不到众人支持。”又问：“歌声长叹，动作迟缓，是为什么呢？”宾牟贾回答说：“那是怕来不及发动战事。”又问：“忽然间又手舞足蹈起来，是为什么呢？”宾牟贾回答说：“是要及时发动战事。”又问：“武舞的跪姿是右腿跪下，左腿蹲着，为什么呢？”宾牟贾回答说：“那不是武舞的跪姿。”又问：“声调中充满商声杀伐气，是为什么呢？”宾牟贾回答主：“那不是武舞的音调。”孔子说：“如果不是武舞的音调，又是什么音调呢？”宾牟贾回答说：“那是典乐官们失去了原来的正传吧。如果不是典乐官们失去了原来的正传，就是周武王的心志迷乱了。”孔子说：“是的，我从苌弘那里听到的，也和你说的是一样的。”

宾牟贾起身，避席向孔子请教说：“武舞前的击鼓警戒要很长的时间，您已经问过我了，请问：迟缓而又很长的时间，是

为什么呢？”

孔子说：“请坐下，我来告诉你。作为音乐，是象征成功的业绩的。持盾牌而正立不动，是象征周武王的起事；奋起而手舞足蹈，是象征姜太公的主张；武舞的末章，全体都跪下，是象征周公、召公的政治。武舞，开始是向北出发，到第二阕就灭掉了商朝，第三阕就向南，到第四阕就把南方国家收入疆土，到第五阕就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到第六阕就恢复原来的队伍，以表示推崇天子。队形成为双摇铃，四击四刺，是显示盛大威武在中国；又分开双列行进，是表示战事早已成功；长久地站在原来的位置上，是表示等待诸侯到来。

“况且，你真的没有听过牧野之战的故事吗？周武王打败了商纣以后，到了商地，还没等下车就封黄帝的后裔于蓟，封帝尧的后裔于祝，封帝舜的后裔于陈；下车以后而封夏后氏的后人于杞，迁徙殷商的后人于宋；为殷王子比干的墓加上筑坟；释放被囚禁着的箕子，让他推行商人的礼乐而恢复他的官位；使庶民的赋役有所减轻，庶士的俸禄加倍。”

“然后渡过黄河向西，战马都散放在华山南面的原野不再骑乘，役牛散放在桃林的原野不再役使；车乘铠甲都涂上牲血收藏在府库中，而不再使用；倒装起盾牌戈戟，用虎皮包上。做将帅的士人都分封为诸侯。这就命名为‘键橐’。然后天下就知道武王不再动用武力了。解散军队而举行郊射礼，左射按照《狸首》乐的节奏，右射按照《驹虞》的节奏，而那些贯穿皮革的猛射也就停止了；大家都穿戴礼服礼帽，腰插记事用的笏板，勇猛的武士也解除了刀剑；在太庙的明堂举行祭祀，然后民众就知道孝顺了；举行朝觐的礼仪，然后诸侯就知道要做好臣下

了；举行亲耕藉田的礼仪，然后诸侯就知道要做到恭敬了。这五个方面是天下最重要的教化。在大学宴请三老五更的乡官，天子亲自袒露臂膊割取牲肉，端着酱碟献食，端着酒杯敬酒漱口；然后戴着冕冠，手持盾牌进行舞蹈。这就是用来教导诸侯悌顺的。像这样，周人的教化就通达四方，礼乐交相通行。那么武舞的迟缓长久不就是应该的吗？”

君子说：礼乐是不可以有片刻离开人们身心的。求得乐理以调节心绪，就会使人有平易、爽直、慈爱、善良的心绪油然而生了。平易、爽直、慈爱、善良的心绪产生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定，安定就能持久，持久就能像天一样自然，像天一样自然就能像神一样不露形迹。像天一样自然就能不用说话而有信用，像神一样不露形迹就能不用发怒而有威严，这就是利用乐理进行调节心绪。求得礼仪以调节身体姿态，就会使人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能严肃而有威仪。心中有片刻的不和谐不快乐，就会有卑鄙虚伪的心绪侵入，外表有片刻的不庄重不恭敬，就会有轻视怠慢的心绪侵入。所以音乐是调动内心的，礼仪是调动仪表的。音乐的极至是和谐、礼仪的极至是恭顺。一个人的内心和谐而外表恭顺，民众就会瞻顾他的神色而不敢与他抗争，观望他的仪容而民众就不会产生轻视怠慢的念头。所以德性的光辉映照在内心中，而民众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行为的有条理体现在外表上，而民众没有不顺服的。所以说：求得礼乐的道理，加以实施运用，天下就没有难事了。作为音乐是调动内心的，作为礼仪是调动仪表的；所以礼仪的主旨是减省，音乐的主旨是充盈。礼仪减省了而要有所增进，就以增进为美；音乐充盈了而要有所抑制，就以抑制为美。礼仪减省而

不有所增进,就会消亡;音乐充盈而不有所抑制,就会放肆。所以礼仪有鼓励的作用,而音乐有抑制的作用。礼仪得到鼓励就会使人快乐,音乐得到抑制就会使人安宁。礼仪的鼓励,音乐的抑制,二者的意义是一样的。

作为音乐,就是快乐,是人情中不可免除的。音乐必定发源于声音,而体现在动静上,就是人所制作为。声音的动静,心性心术的变化,都完全表现在这里了。所以人不能没有音乐,音乐不能没有表现,表现而不合乎正道,就不能没有混乱。先王耻恶人们的这种混乱,所以就制作了《雅》、《颂》的声乐加以引导,使发出的声调足以使人快乐而不致放肆,使咏唱的歌辞足以使人领悟而不致停息,使音调的曲直、繁简、清脆圆润、节奏足以感动人们的善心就够了,而不使放肆的心绪、邪恶的气息得以接续,这就是先王确立音乐的宗旨。所以音乐在宗庙中演奏,君臣上下共同欣赏,就没有不和睦恭敬的;在家族乡里演奏,长幼共同欣赏,就没有不和睦恭顺的;在家门内演奏,父子兄弟共同欣赏,就没有不和睦亲爱的。所以音乐是根据一个基调以确定和声,根据乐器的配合以调整节奏,节奏和谐而形成一段乐曲。用以调和融洽父子君臣的关系,而使万民相互亲近,这就是先王确立音乐的宗旨。因而,听到《雅》、《颂》的声乐,人们的心志就会变得广阔;舞动起盾牌、斧子练习舞蹈的俯仰屈伸,人们的仪表就会变得庄重;站在舞蹈队列,跟随着节奏,人们的行列就会整齐,进退就会一致。所以音乐就是天地的性命,中和的条理,人情中所不可免除的。

作为音乐,是先王用来表达喜悦的;军队、斧钺,是先王用来表示愤怒的。所以先王的喜怒都是能够得到响应的。喜悦

时,天下就会应和;愤怒时,天下就会畏惧。先王治理天下的方式中,礼乐可以说是最盛行的。

子赣见到师乙,就请教他说:“我听说唱歌是各有适宜的,像我这样的人适宜唱什么歌呢?”师乙说:“我只是个微贱的乐工,哪里配被人请教所适宜唱的歌呢?也就告诉您我所听说的,由您自己去选择吧。宽和而安静,温柔而公正的人,适宜唱《颂》歌;志气广大而安静,疏朗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宜唱《大雅》;恭顺节俭而爱好礼仪的人,适宜唱《小雅》;正直而安静,廉洁而谦和的人,适宜唱《风》歌;率直而慈爱的人,适宜唱《商》歌;温良而又果断的人,适宜唱《齐》歌。作为唱歌,就是端正自己,而且颂扬德行,感动自己,而且达到天地应和,一年四季和谐,天上星辰协理,而万物孕育生长。所以《商》歌,它是五帝遗留下来的声调,为商人所牢记着,因而就称为《商》;《齐》歌,是三代遗留下来的声调,为齐人所牢记着的,因而就称为《齐》。明辨于《商》歌的人,临理就常常能够果断;明辨于《齐》歌的人,见到利益就会谦让。临事而常常能够果断,就是勇敢;见利而能够谦让,就是仗义。有勇敢又仗义,不是唱歌又怎么保持这些呢?所以唱歌,向上的高音就如同高举,向下的低音就如同坠落,转折就如同中断,终止就如同静中枯木,直曲合乎矩尺,弯转合乎环钩,累累连贯就如同串起的珠子。所以以唱歌来说话的,就是拉长音来说的。喜悦的时候,就要说出来;说的不够,就拉起长音来说;拉长音说还不够,就嗟叹起来;嗟叹还不够;就会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了。”

杂记上

诸侯行而死于馆，则其复如于其国。如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轂，以其绥复。其辒有褌，缁布裳帷素锦以为屋而行。至于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殡，唯辒为说于庙门外。

大夫士死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轂，以其绥复。如于馆死，则其复，如于家。大夫以布为辒而行。至于家而说辒，载以輶车，入自门至于阼阶下而说车，举自阼阶，升适所殡。士辒，苇席以为屋，蒲席以为裳帷。

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长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太子之丧，曰：寡君之适子某死。大夫讣于同国，适者，曰：某不禄。讣于士，亦曰：某不禄；讣于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讣于适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实。讣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实。士讣于同国大夫，曰：某死。讣于士，亦曰：某死。讣于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讣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讣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士次于公馆，大夫居庐，士居堊室。

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大夫之嫡子，服大夫

之服。大夫之庶子为大夫，则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与未为大夫者齿。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无子，则为之置后。

大夫卜宅与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带，因丧屨，缁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则史练冠长衣以筮。占者朝服。

大夫之丧，既荐马。荐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读书。大夫之丧，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龟，卜人作龟。

内子以鞠衣，褰衣，素沙。下大夫以褴衣，其余如士。复，诸侯以褰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税衣揄狄，狄税素沙。复西上。大夫不揄绞，属于池下。

大夫附于士，士不附于大夫，附于大夫之昆弟。无昆弟，则从其昭穆。虽王父母在，亦然。妇附于其夫之所附之妃，无妃，则亦从其昭穆之妃。妾附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亦从其昭穆之妾。男子附于王父则配，女子附于王母则不配。公子附于公子。君薨，太子号称子，待犹君也。

有三年之练冠，则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有父母之丧，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殯则练冠附。于殯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

凡异居，始闻兄弟之丧，唯以哭对，可也，其始麻，散带踞。未服麻而奔丧，及主人之未成踞也疏者与主人皆成之，亲者终其麻带踞之日数。

主妾之丧，则自祔至于练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君不抚仆妾。女君死，则妾为女君之党服；摄女君，则不为先女君之党服。

闻兄弟之丧，大功以上，见丧者之向而哭。适兄弟之送葬

者弗及，遇主人于道，则遂之于墓。凡主兄弟之丧，虽疏亦虞之。凡丧服未毕，有吊者，则为位而哭拜踊。大夫之哭大夫，弁经；大夫与殡，亦弁经；大夫有私丧之葛，则于其兄弟之轻丧，则弁经。

为长子杖，则其子不以杖即位。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赠也拜。违诸侯之大夫，不反服；违大夫之诸侯，不反服。

丧冠条属，以别吉凶。三年之练冠，亦条属，右缝，小功以下左。缙冠纁纁。大功以上散带。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缙，加灰，锡也。

诸侯相禭，以后路与冕服。先路与褻衣，不以禭。遣车视牢具。疏布綌。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载柩，有子曰：非礼也。丧奠，脯醢而已。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端衰，丧车，皆无等。

大白冠，缙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纁而后蕤。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士弁而亲迎，然则，士弁而祭于己可也。

畅曰以掬，杵以梧。枇以桑，长三尺，或曰五尺。毕用桑，长三尺，刊其柄与末。率带，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彩。醴者，稻醴也。瓮瓶筭衡，实见间而后折入。重，既虞而埋之。

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小敛，大敛，启，皆遍拜。朝夕哭，不帷。无柩者不帷。君若载而后吊之，则主人东面而拜，门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子羔之裘也，茧衣裳与税衣纁衲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升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裘妇服。

为君使而死，公馆复，私馆不复。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为也。私馆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妇人居间，士三踊，妇人皆居间。

公裘，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积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褻衣一。朱绿带，申加大带于上。

小歛环经，公大夫士一也。公视大歛，公升，商祝铺席，乃斂。鲁人之赠也，三玄二纁，广尺，长终幅。

吊者即位于门西，东面。其介在其东南，北面西上，西于门。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请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吊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吊者升自西阶，东面，致命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吊者降，反位。

含者执璧将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殡东南，有苇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丧屨升自西阶，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阶以东。

禭者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禭者执冕服，左执领，右执腰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子拜稽顙。委衣于殡东。禭者降，受爵弁服于门内霤，将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阶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将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举以东，降自西阶，其举亦西面。

上介赍，执圭将命，曰：寡君使某赍。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须矣。陈乘黄大辂于中庭，北辔。执圭将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殡东南隅。宰举以东。凡将命，向殡

将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举璧与圭，宰夫举褻。升自西阶，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阶。赗者出，反位于门外。

上客临，曰：“寡君有宗庙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执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须矣。临者入门右，介者皆从之，立于其左东上。宗人纳宾，升，受命于君，降曰：孤取辞吾子之辱，请吾子之复位。客对曰：寡君命某，毋敢视宾客，敢辞。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辞吾子之辱，请吾子之复位。客对曰：寡君命，某毋敢视宾客，敢固辞。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辞吾子之辱，请吾子之复位。客对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视宾客。是以敢固辞。固辞不获命，敢不敬从。客立于门西，介立于其左，东上。孤降自阼阶，拜之，升哭，与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门外，拜稽顙。其国有君丧，不敢受吊。

士丧有与天子同者三：其终夜燎，及乘人，专道而行。

【译文】

诸侯出国旅行而死在宾馆时，为他招魂就和死在他自己国家一样。如果死在道路上，就登上他乘车的左轂，用他的引手绳来招魂。枢车上的赤红车盖四周有垂边，用缁布做帷幕，用素锦做成屋室的样子而载尸前行。到了殡宫庙门时，不用拆毁庙墙而进入殡宫，停在殡位上，只是在庙门外掀去车盖。

大夫士死在道路上的，就登上他乘车的左轂，用他的引手绳来招魂。如果是死在宾馆里，为他招魂就和死在他自己家里一样，大夫用布做枢车的顶盖而载尸前行，到家后就掀掉车盖，换上輶车；从门进入，来到东阶下就抬下车；从东阶上堂抬

到殡宫，停在殡位上。土的柩车顶盖用苇席做成屋室的样子，用蒲席做帷幕。

凡臣死而讣告给他的国君时，就要说：“君主的臣下某某死了。”如果是臣下的父母、妻子、长子死，就说：“君主的臣下某某的某亲属死了。”国君死而讣告给他国国君时，就要说：“寡君不禄，敢告于左右执事。”是国君夫人死，就说：“寡小君不禄。”是太子的丧事，就说：“寡君的嫡子某某死了。”大夫死而讣告给同国大夫时，就要说：“某某不禄。”讣告给士时，也说：“某某不禄。”讣告给他国国君时，就说：“君主的外臣寡大夫某某死了。”讣告给他国大夫时，就说：“您的外国好友寡大夫某某不禄，特派我来报丧。”讣告给他国的士时，也说：“您的外国好友寡大夫某某不禄，特派我来报丧。”士死讣告给同国大夫时，就说：“某某死了。”讣告给同国的士时，也说：“某某死了。”讣告给他国国君时，说：“君主的臣某某死了。”讣告给他国大夫时，就说：“您的外国好友某某死了。”讣告给他国的士时，也说：“您的外国好友某某死了。”

国君的丧事，大夫要在公馆里守丧到丧期终了，士守丧到练祭就可以回家；士也在公馆里守丧。大夫住在草庐，士住在垩室。

大夫为自己的父母兄弟中没有成为大夫的人服丧时，就穿士的丧服；士为自己的父母兄弟中成为大夫的人服丧时，就穿士的丧服。大夫的嫡子要穿大夫的丧服。大夫的庶子是大夫的，就为自己的父母穿大夫的丧服，站位时就与没有成为大夫的人按年龄排定。士的儿子是大夫，他的父母就不能为他主持丧事，而让他的儿子主持；没有儿子的就要为他安排个后

人。

大夫的丧事，卜定墓地和葬期时，执事们要穿麻衣、布衰、布带，穿丧鞋，戴没有冠带的缁布冠。占卜的人要戴皮弁冠。如果是用筮卜，筮人就要戴白练冠，穿长衣，进行筮卜。占卜的人就要穿朝服。

大夫的丧事，在牵运灵柩的马进庙以后，牵马人要哭悼，跳脚顿足。迁出灵柩以后，要包裹祭奠的余食放在车上，并宣读随葬品的清单。大夫的丧事，大宗人做主人的辅助，由小宗人述命求问，由卜人灼龟占兆。

招魂，诸侯用赐衣、礼服、爵服；国君夫人用礼服，边缘绘有飞鸟图案，素白里子；卿大夫的妻子用鞠衣、赐衣、素纱里子；下大夫用白礼服；其余的人都和士一样，用黑衣有缘饰。招魂以西方为上。大夫的柩车不把车盖上画有鸟纹的垂带系在池饰的下面。

大夫可以附祭于士，士不可以附祭于大夫，而可以附祭于大夫的兄弟中是士的人，先辈大夫没有兄弟，就附祭于同辈中为士的人。即使祖父母健在的也是如此。妇人要附祭于丈夫所附祭的人的妻子，丈夫所附祭的人没有妻子，也就附祭于丈夫同辈人的妻子。妾附祭于为妾的祖婆婆，没有为妾的祖婆婆的，也就附祭于丈夫同辈人的妾。男子附祭祖父，就要配享祖母；未嫁妇子附祭于祖母，就不用配享祖父。庶子就附祭于庶子。国君死，太子号称子，待遇则如同国君了。

戴有丧期三年丧事的练冠，又遇到大功丧服的丧事，就改戴大功的麻经，只有丧杖、丧鞋不变。有父母的丧事，又有功衰的丧服，而为未成年的兄弟举行附祭时，就戴练冠；为未成年

人举行附祭时，就称“阳童字某某”，不用名，因为是神事。

凡是异处居住的人，刚听到兄弟的丧讯，只以哭泣来回答是可以的。开始为死者戴丧麻时，要散垂着麻经、麻带。如果没有戴丧麻而奔丧，正赶上丧主未成丧服时，是远亲兄弟就和主人一起穿好丧服，是近亲兄弟就要戴麻经、麻带到日期终了。

主妾的丧事，以附祭到练祭、祥祭，都派她的儿子主持；举行殡仪时，也不在正室。君主不在敛尸时抚摩仆臣、贱妾的尸体。主妇死，妾就要为主妇的亲属服丧。代为主妇的人，就不为前任主妇的亲属服丧。

听到兄弟的丧讯，是大功丧服以上的亲属，就望着死者所在的方向哭悼。前去为兄弟送葬而没有赶上的，遇到丧主在路上，就直接去墓地。凡是主持兄弟的丧事，即使是远亲也要到为他举行虞祭为止。凡是丧服没有除去，有人来吊问时，要设位而哭悼，拜谢，跳脚顿足。大夫哭悼大夫时，要在爵弁冠上加环经；大夫参加殡仪时，也是在爵弁冠上加环经。大夫为妻子的丧服已换成葛衣时，又遇到自己远亲兄弟的轻丧，就在爵弁上加环经。

为长子持丧杖时，长子的儿子就不再持丧杖就位了。为妻子的丧事，父母健在时，就不用丧杖，拜谢宾客不叩头到地，母亲健在时，拜谢宾客也不叩头到地。需要叩头到地的，是对有所馈赠的人的拜谢。离开诸侯而投奔大夫，就不再返回来服丧；离开大夫而投奔诸侯，也不再回去服丧。

丧冠上有纓带叫做条属，以区别吉凶的。三年丧服的练冠，也有条属，缝在右边。小功丧服以下的丧冠，条属是缝在左

边。缁麻丧服的丧冠，用麻布做纓带。大功丧服以上都是散开麻带的。朝服用十五升的细布，减去一半，就是缁麻丧服；加上石灰锻治的，就是锡衰丧服了。

诸侯相互赠送敛葬用的物品，就送次辒辌车和冕服；座车和天子的赐服不用来赠送别人做敛葬用。送葬用的遣车要根据备办的奠品数量而定，用疏布做车顶盖，四面有障蔽，奠品包就放在椁中的四角。遣车载有粮食，有子说：“这是不合乎礼的。丧奠只是用肉干肉酱的。”在祭祀时，要自称孝子孝孙；在丧事上，就自称哀子哀孙。丧服、丧车，都没有贵贱的等差。大白布帽，缁布帽，都不加垂纓饰；卷边帽，黑帽，白帽，才有垂纓饰。大夫戴冕冠参加国君的祭事，戴弁冠进行家祭。士戴弁冠参加国君的祭事，戴玄冠进行家祭。士戴弁冠去迎亲，那么戴弁冠进行家祭也是可以的。

丧祭中，捣郁金香的臼用柏木制作，杵用梧桐木制作，捞牲肉的勺用桑木制作，长三尺，有的说是五尺；叉肉的叉子用桑木制作，长三尺，削去叉柄和叉尖。装饰大带，诸侯大夫都用五彩的，士用二彩的。甜酒，是用稻米甜酒。把装有酒肉粮食的瓮、罐、筩，都放在木架子上，填放在棺衣和椁壁之间，然后搭起支架放进墓圻。代为神主的重牌，在虞祭以后就埋掉。

凡是妇人的丧事，都依从她丈夫的爵位行礼，小敛、大敛、移棺停殓，都要遍拜来吊问的宾客。早晚的哭奠，就不围上帷幕；移走棺柩后，就不留帷幕。国君如果在棺柩载上车以后来吊问时，主人应面向东来拜谢，再到门右边面向北而哭悼，跳脚顿足；先出来等候着国君，送国君离去回来以后再进行祭奠。

子羔小敛时所穿的衣服，有绵衣绵裳与红滚边的黑衣裳为一套，有素色礼服一套，皮弁服一套，爵弁服一套，玄冕服一套。曾子说：“不应穿红滚边的妇人衣服。”

作为国君的使者的死，死在公馆的就为他招魂，死在私馆的就不为他招魂。公馆，就是国君的宫室和国君所建置的馆舍。私馆，就是自卿大夫以下的家宅。国君的丧事要哭悼、跳脚顿足七次，大夫的丧事要哭悼、跳脚顿足五次，妇人是在宾主的间歇进行；士的丧事要哭悼、跳脚顿足三次，妇人都在宾主的间歇进行。

国君的敛服是：卷衣礼服一套，玄端礼服一套，朝服一套，素积衣服一套，黻裳一套，爵弁服二套，玄冕服一套，褙衣一套，朱绿带，又加上大带。

参加小敛时戴环细，国君、大夫、士都是一样的。国君视察大敛时，国君登上堂后，由商祝来铺席，然后开始举行大敛。鲁人赠送给死者的是三黑色二绋色的帛，一尺宽，一幅长。

吊问的人在门口西边就位，面向东；他的陪同在他的东南，面向北，以西边为上位，全都在门口西边。丧主、孝子站在主阶上面向西。助礼的人受主人的命令对宾客说：“孝子某某派我来接待的。”宾客就说：“敝国君主派我来转达他的深感不幸。”助礼的人进去报告主人，出来时说：“孝子某某恭候您了。”吊问的人进去，主人登到堂上，面向西；吊问的人从西阶上堂，面向东，转达君命说：“敝国君主听到您家的丧讯，特派我来转达他的深感不幸。”孝子拜谢叩头到地，吊问的人走下堂，出门回到原来的位置。

致送饭含的人端着玉璧通报说：“敝国君主特派我来行致

含礼的。”助礼的人进去报告主人，出来时说：“孝子某某恭候您了。”致送饭含的人就进去，登上堂转达君命，孝子拜谢叩头到地；致送饭含的人就在停殡的东南，跪坐着把玉璧放在苇席上；已经安葬的就用蒲席。然后下堂，出门回到原位。由宰官穿上朝服，换上丧鞋，从西阶上堂，面向西跪坐着取过玉璧，再从西阶下堂，向东边走去。

致送敛用衣服的人通报说：“敝国君主特派我来送赠给死者的衣物的。”助礼的人进去报告主人，出来时说：“孝子某某恭候您了。”致送敛用衣物的人就捧着冕服，左手托衣领，右手托腰身进去，登上堂后转达君命说：“敝国君主特派我来送赠给死者的衣物的。”孝子拜谢叩头到地，使者就把衣服放在停殡的东边。然后使者下堂，在门内正檐下接过爵弁服，转达君命，孝子拜谢叩头到地和前面一样。又在中庭接过皮弁服，在西阶接受朝服，在堂上接过玄端礼服，转达君命，孝子拜谢叩头到地和前面一样。然后使者下堂，出门回到原位。由宰夫五人举着赠送的衣服到停殡的东边，然后从西阶下堂。抬衣服时也面向西。

首席副官进送赠给死者家属的礼品时，手执玉圭转达君命说：“敝国君主特派我来送赠给死者家属的礼品的。”助礼的人进去报告主人，出来时说：“孝子某某恭候您了。”副官就陈列黄马祭车在中庭上，车辕朝北，手执玉圭转达君命，然后从车西边下堂。孝子拜谢叩头到地，使者跪坐着将玉圭放在停殡的东南角，由宰官举着玉圭向东走去。凡是转达君命，都向着停殡转达，孝子拜谢叩头到地，使者就面向西跪坐着放置赠物。由宰官举着玉璧玉圭、宰夫举着敛用衣服，从西阶上堂，面

向西跪坐着拿取，再从西阶下堂。然后进送赠给死者家属礼品的使者出门，回到门外的原位上。

吊问的使者临丧，就说：“敝国君主有宗庙祭事，不能前来参加办理丧事，特派老臣我某某来协助牵拉柩车的。”助礼的人报告主人出来传话说：“孝子某某恭候您了。”吊问的人从门右边进去，陪同就都跟随在后面，站在吊问使者的左边，以东边为上位。由宗人接待来宾，先登堂，向主人请示，然后代主人传话说：“孝子某某不敢担当诸位的厚意，请诸位回到原来的位置吧。”来宾就回答说：“敝国君主特派我们来的，不敢当被看作宾客，所以请不要客气。”宗人再出来传话说：“孝子某某不敢担当诸位的厚意，请诸位回到原位吧。”来宾回答说：“敝国君主特派我们来的，不敢当被看作宾客，所以请不要再客气。”宗人再次传话说：“孝子某某实在不敢担当诸位的厚意，请诸位回到原位吧。”来宾回答说：“敝国君主特派我们来，不敢当被看作宾客，请不要再客气。实在不答应，怎敢不恭敬从命呢。”来宾站在门西边，陪同就站在来宾的左边，以东边为上位。孝子从主阶下堂，拜谢宾客，然后登堂，哭悼，和来宾更相跳脚顿足三次。宾客出来，主人就送到门外，拜谢叩头到地。凡国内有国君的丧事，就不敢接受对自己的吊问。

士人的丧事和天子相同的事项有三项，就是出殡的夜晚，彻夜点着灯火；由人来挽拉柩车；专用一条道路出殡。

杂记下

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丧之服，卒事，反丧服。如三年之丧，则既颺，其练祥皆行。王父死，未练祥而孙又死，犹是附于王父也。

有殡，闻外丧，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礼。

大夫士将与祭于公，既视濯，而父母死，则犹是与祭也，次于异宫。既祭，释服出公门外，哭而归。其他，如奔丧之礼。如未视濯，则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诸父昆弟姑姊妹之丧，则既宿，则与祭。卒事，出公门，释服而后归。其他如奔丧之礼。如同宫，则次于异宫。

曾子问曰：“卿大夫将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齐衰内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宫以待事，礼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驱。”

父母之丧，将祭；而昆弟死；既殡而祭。如同宫，则虽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执事者亦散等。虽虞祔亦然。

自诸侯达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啐之；众宾兄弟，则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众宾兄弟皆饮之，可也。凡侍祭丧者，告宾祭荐而不食。

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

戚容称其服。”请问兄弟之丧。子曰：“兄弟之丧，则存乎书策矣。”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庐，堊室之中，不与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时见乎母也，不入门。疏衰皆居堊室不庐。庐，严者也。

妻视叔父母，姑姊妹视兄弟。长中下殇视成人。亲丧外除，兄弟之丧内除。视君之母与妻，比之兄弟，发诸颜色者，亦不饮食也。免丧之外，行于道路，见似目瞿，闻名心瞿。吊死而问疾，颜色戚容必有以异于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丧。其余，则直道而行之，是也。

祥，主人之除也，于夕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虽不当缞者必缞，然后反服。”

当袒，大夫至，虽当踊，绝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袭。于士，既事成踊，袭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祝称卜葬虞，子孙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古者，贵贱皆杖。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其杖关轂而辂轮者，于是，有爵而后杖也。啗巾以饭，公羊贾为之也。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袭以至小敛，不设冒则形，是以袭而后设冒也。

或问于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余。犹既食而裹其余与？君子既食，则裹其余乎？”曾子曰：“吾子不见大飧乎？夫大飧，既飧，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父母而宾客之，所以为哀也。子不见大飧乎？”

非为人丧，问与赐与；三年之丧，以其丧拜；非三年之丧，以吉拜。三年之丧，如或遗之酒肉，则受之必三辞。主人衰经而受之。如君命，则不敢辞，受而荐之。丧者不遗人，人遗之，虽酒肉，受也。从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遗人可也。

县子曰：“三年之丧，如斩。期之丧，如刻。”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丧，虽功衰不吊，自诸侯达诸士。如有服而将往哭之，则服其服而往。练则吊。既葬，大功吊，哭而退，不听事焉。期之丧，未葬，吊于乡人，哭而退，不听事焉。功衰吊，待事不执事。小功缌，执事不与于礼。相趋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问也，既封而退。相见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吊非从主人也，四十者执执紼。乡人五十者从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丧食虽恶必充饥，饥而废事，非礼也。饱而忘哀，亦非礼也。视不明，听不聪，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饮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饮酒食肉，皆为疑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适人，人食之，其党也食之，非其党弗食也。功衰食菜果，饮水浆，无盐酪。不能食食，盐酪可也。孔子曰：“身有疡则浴，首有疮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

非从枢与反哭，无免于垆。凡丧，小功以上，非虞祔练祥，无沐浴。疏衰之丧，既葬，人请见之，则见，不请见人。小功，请见人可也。大功不以执挚。唯父母之丧，不辟涕泣而见人。三年之丧，祥而从政。期之丧，卒哭而从政。九月之丧，既葬而从政。小功缌之丧，既殡而从政。

曾申问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曰：“中路婴儿失其

母焉，何常声之有？”

卒哭而讳。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与父同讳。母之讳，宫中讳。妻之讳，不举诸其侧。与从祖昆弟同名则讳。

以丧冠者，虽三年之丧，可也。即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妇。己，虽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殇之小功，则不可。

凡弁经，其衰侈袂。父有服，宫中子不与于乐。母有服，声闻焉不举乐。妻有服，不举乐于其侧。大功将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绝乐。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矣，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祔于夫之党。

麻者不绅，执玉不麻。麻不加于采。国禁哭，则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庐。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为之也。

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诸侯七。诸侯使人吊，其次含、襚、赠、临，皆同日而毕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问之无算；士一问之。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举乐；为士，比殡不

举乐。升正柩，诸侯执紼者五百人，四紼，皆衔枚，司马执铎，左八人，右八人，匠人执羽葆御柩。大夫之丧，其升正柩也，执引者三百人，执铎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鉉，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梲。贤大夫也，而难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

妇人非三年之丧，不逾封而吊。如三年之丧，则君夫人归。夫人，其归也以诸侯之吊礼，其待之也，若待诸侯然。夫人至，入自闾门，升自侧阶，君在阼。其他如奔丧礼然。嫂不抚叔，叔不抚嫂。

君子有三患：未之闻，患弗得闻也；既闻之，患弗得学也；既学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耻：居其位，无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无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众寡均而倍焉，君子耻之。

孔子曰：“凶年则乘驂马，祀，以下牲。”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献子为之也。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外宗为君夫人，犹内宗也。

既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

孔子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

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尔也。”

过而举君之讳，则起。与君之讳同，则称字。内乱不与焉，外患弗避也。

《赞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彩六等。”

哀公问子羔曰：“子之食奚当？”对曰：“文公之下执事也。”

成庙则衅之。其礼：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纯衣。雍人拭羊，宗人视之，宰夫北面，于碑南，东上。雍人举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刳羊，血流于前，乃降。门，夹室，皆用鸡。先门而后夹室。其衅，皆于屋下。割鸡，门当门，夹室中室。有司皆向室而立，门则有司当门北面。既事，宗人告事毕，乃皆退。反命于君曰：“衅某庙事毕。”反命于寝，君南向于门内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寝成则考之而不衅。衅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豶豚。

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国，以夫人之礼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将命曰：“寡君不敏，不能从而事社稷宗庙，使使臣某，敢告于执事。”主人对曰：“寡君固前辞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须以俟命。”有司官陈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从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于侍者。”主人对曰：“某之子不肖，不敢避诛，敢不敬须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则称舅；舅没，则称兄；无兄，则称夫。主人之辞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称之。

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殯，作而辞曰：‘疏食也，不敢以伤

吾子。’”

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妇见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见已。见诸父，各就其寝。女虽未许嫁，年二十而笄，礼之，妇人执其礼。燕则髻首。

髻，长三尺，下广二尺，上广一尺。会去上五寸，紕以爵韦六寸，不至下五寸。纯以素，紕以五彩。

【译文】

有父亲的丧事，如果丧期还没有结束，而母亲又死了，到为父亲除去重丧服时，就穿除丧服，在祥祭结束后，再为母亲穿重丧服。即使是诸叔父、伯父、兄弟的丧事，如果正当父母的丧事，到为诸叔父、伯父、兄弟除去丧服时，就穿除丧服，在祭事结束后，再为父母穿重丧服。如果有丧期三年的丧事，在为后丧者穿颀麻丧服时，前丧者的练祭、祥祭都是要举行的。祖父死，在未到练祭、祥祭时，而又有孙子死了，仍然要附祭于祖父。

家有殯事，而听到异居兄弟的丧讯时，就在另一屋室去哭悼他。在进入殯宫祭奠，祭奠结束出来后，就改换为异居兄弟的丧服，就位，如同开始就位哭悼的礼仪。

大夫士将要参加国君举行的祭典，在视察洗濯祭器、祭品的仪式以后，而逢父母死，就仍要参加祭祀，但要呆在另外的屋室。到祭事结束后，就脱去礼服，出于公门外，哭着回去。其他礼节和奔丧礼一样。如果没有视察洗濯祭器、祭品的仪式时，就派人去报告国君，报告人回来以后就哭悼死去的父母。

如果是诸叔父、伯父、兄弟、姑姑、姊妹的丧事，就仍留宿斋戒以后参加祭事；到祭事结束后，就出公门，脱去礼服，然后回去赴奔。其他礼节和奔丧礼一样。如果是在同一宫室参加祭事的，就要到另外的宫室去。

曾子问：“卿大夫将要担任国君的代为受祭的人时，已经受命斋戒了，而有齐衰丧服的丧事，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就出去留宿在国君的公馆等待着举行祭事，是合乎礼的。”孔子说：“代为受祭的人要戴弁冕而出门，卿大夫士都对他下拜。代为受祭的人必须扶车轼行礼，必须有人为他驱车开道。”

父母的丧事，将要祭奠时而有兄弟死了，就在兄弟停殡以后再为父母祭奠。如果是在同一宫室住的，即使是为臣妾，也要在安葬后再为父母祭奠。祭奠时，主人上下堂要一阶阶地上下台阶，执事们也要一阶阶地上下台阶。即使是虞祭、附祭也是这样。

从诸侯以下到士，在小敛的祭事上，宾客回敬酒给主人时，主人就沾一下嘴唇，众宾客、兄弟就都尝一口；在大敛的祭事上，主人就尝一口，众宾客、兄弟就都喝掉也是可以的。凡是帮助举行丧事祭奠的人，在主人告诉宾客祭进献的肉干肉酱时，都不真吃。

子贡请教丧礼，孔子说：“恭敬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悲哀，最次是形容枯槁憔悴。脸色要符合他的哀情，哀戚要符合他的丧服。”“请问兄弟的丧礼呢？”孔子说：“兄弟的丧礼，就记录在书籍上了。君子不剥夺别人的丧礼，也不可被别人剥夺丧礼。”孔子说：“少连、大连二人能够很好地守丧，父母刚死的三天内不怠惰，三个月内不怠懈，周年后仍抱有悲哀，三年后仍怀有

忧伤，他们是东夷人的子弟。”

有丧期三年的丧事，就应声而不说话，答话而不发问；住在倚墙搭起的草庐和不加涂饰的屋室守丧时，就不和别人坐在一起；住在不加涂饰的屋室守父丧时，不是进见母亲，就不进家门。凡是服期年疏衰丧服时，都住在不加涂饰的屋室，而不住在倚墙搭起的草庐中。住在草庐中是要求更严格的。

妻子的丧礼就参照叔父、叔母，姑姑、姊妹的丧礼就参照兄弟，未成年人的长殇、中殇、下殇的丧礼就参照成年人。为父母服丧，到除丧时是外面除去丧服而内心不忘悲哀；为兄弟服丧，到除丧时是内心的悲哀随着丧服除去。为国君的母亲和妻子服丧，就参照为自己的兄弟，凡是会影响脸色表情的饮食就不吃喝。在除丧以后，走在道路上，见到和亲人形貌相似的人，仍会神色惊动；听到和亲人名字相同的称呼，仍会神色惊动；在吊问死丧和问候病人时，悲戚的表情一定不同于别人的地方。这样，然后就可以服丧服三年的丧事了。其余的丧事，就以直率地表示为是。

祥祭，就是丧主除丧服的祭祀，在祭祀的前夕请定祭期，穿上朝服，祥祭时就继续穿朝服。子游说：“在祥祭以后，即使不适当穿白麻丧服的，也必须穿白麻丧服，然后再恢复别的丧服。”

正当丧主袒露臂膊哭悼时，有大夫前来吊问，即使正当跳脚顿足，也要停止跳脚顿足而拜谢大夫；等到送宾回来，再重新完成哭悼跳脚顿足，然后穿上衣服。对士来吊问的，就先完成祭事哭悼跳脚顿足的礼仪，穿上衣服，然后再拜谢来吊问的士，而不再进行哭悼跳脚顿足。

上大夫的虞祭，用猪羊二牲的少牢；在卒哭祭和附祭时，就都用牛羊猪三牲的大牢。下大夫的虞祭，用一特猪；在卒哭祭和附祭时，就都用猪羊二牲的少牢。祝辞中称卜问葬日、虞祭日的主人，是子孙就称“哀子”、“哀孙”，是丈夫就称“乃某”，是兄弟就称“某”。为自己的兄弟卜问葬日就称“叔伯子某”。

古时候，无论贵贱都用丧杖。叔孙武叔上朝，看到有制作车轮的工匠用丧杖穿进车毂来转动车轮，于是就有爵位的人才许用丧杖了。至于剪开死者的盖脸巾来放置饭含，是公羊贾开始做的。小敛用的“冒”是什么呢？就是用来掩藏死者形体的布袋。从为死者穿衣服到小敛，不用冒就会暴露着死者的形象，所以在为死者穿好衣服以后仍用冒来掩藏。

有人问曾子说：“在丧礼的遣奠以后而包起剩余的食物，不就像在吃酒宴后而裹带剩下的食物一样吗？君子在吃了酒宴以后还要带走剩下的食物吗？”曾子说：“您是不曾见过大飧礼的宴会吧？在大飧礼上，宴会结束后，要卷起其中的三牲肉食送到宾馆去。对死去的父母视如宴会宾客，是表示悲哀的。您不曾见过大飧礼吗？”

（不是为了别人的丧事，是问候疾病的呢？还是有所赠与的呢？）服丧期三年的丧事，就用丧拜礼来拜谢；不是服丧期三年的丧事，就用吉拜礼来拜谢。服丧期三年的丧事，如果有人赠与酒肉，接受时必须再三推辞；由丧主穿丧服戴麻经而接受。如果是君主的赠与，就不敢推辞，接受后供祭起来。守丧的人就不馈赠东西给别人。别人馈赠他的，即使是酒肉，也要接受。如果是叔父、伯父、兄弟以下的丧事，在卒哭祭以后，就可以馈赠别人东西了。

县子说：“丧期三年的丧事，就如同刀斩一样的哀痛；丧期一年的丧事，就如同削割一样的哀痛。”丧期一年的丧事，到十一个月就举行练祭，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丧期三年的丧事，即使到改穿功衰丧服时，也不去吊问别人，从诸侯到士都通行。如果是要服丧期的亲属，准备前往哭悼时，就穿上相应的丧服。在练祭以后就可以吊问别人。在安葬以后，穿大功丧服的就可以吊问别人，哭悼以后就退下，不等候丧祭事项的进行。有丧服一年的丧事，还没有下葬而去吊问乡人时，哭悼后就退下，不等候寺祭事项的进行。穿功衰丧服而吊问别人时，就等候丧祭事项进行，而不参加办理。穿小功、缌麻丧服的，就参加办理，而不参加行礼。

慕名而来的人吊问时，到棺枢出殡宫以后退去；有点头之交的人吊问时，在棺枢出门经过哀悼的站位以后退去；有互相馈赠交往的人吊问时，在下棺封土以后退去；有互相拜见交往的人吊问时，在反回来哭悼以后退去；是朋友的人，在虞祭、附祭以后退去。吊问，并不是跟随着主人的，四十岁的吊客就要拉着引枢车的绳索，同乡中五十岁的人就在下葬后随主人回去哭悼，四十岁的人要帮助填满墓坑再回去。

守丧时的食物即使不好吃，也必须用来充饥，因饥饿废止丧事，是不合乎礼的；因饱食忘记悲哀，也是不合乎礼的。因守丧致使视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行动不正常，已不知道悲哀，是君子所忧虑的。所以有疾病的就可以饮酒吃肉，五十岁的人就不必致于形容枯槁，六十岁的人就不必致于形容损伤，七十岁的人就可以饮酒吃肉，都是担心为丧事而致死。有丧服在身，别人请吃饭就不前往。有大功丧服以下的丧事，在安葬以

后前往别人家，别人请吃饭，是亲属的就可以吃，不是亲属的就不可以吃。穿功衰丧服时，可以吃蔬菜水果，喝清水，没有盐、酪佐餐；不能吃下饭的，就可以用盐、酪佐餐。孔子说：“守丧时，身上发痒就要洗浴，头上生疮就要洗头，有病就可以饮酒吃肉。哀伤憔悴导致大病，君子是这样的。哀伤耗损而致死的，君子称做是绝后无子。”

如果不是随着柩车送葬和返回家哭悼，就没有戴着免头饰的丧冠走在路上的。凡丧事，小功以上的亲属，如果不是在虞祭、附祭、练祭、祥祭，就没有进行沐浴的。疏衰丧服的丧事，在下葬以后，有人请见面就可以见，而不可请见别人。小功丧服的丧事，请见别人是可以的。大功丧服的丧事，就不可以送见面礼给别人。只有父母的丧事，不必掩饰涕泪而见人。守丧期三年的丧事，在祥祭以后就可以从事公事；丧期一年的丧事，在卒哭祭以后就可以从事公事；丧期九个月的丧事，在下葬以后就可以从事公事；小功、缌麻丧服的丧事，在停殡以后就可以从事公事。

曾申问曾子说：“哭悼父母有一定的声音吗？”曾子说：“就如同路途中小孩子和母亲失散了，怎么会有一定的哭声呢？”

在卒哭祭以后就要避讳死者的名字。祖父母、兄弟、伯父、叔父、姑姑、姊妹的名字都要避讳。儿子和父亲一同避讳。母亲所避讳的，家中人都要避讳。妻子所避讳的，就不在她身边提起。和从祖兄弟同名的，就要避讳。

举行冠礼时遇到丧事就用丧冠，即使是丧期三年的丧事也是可以的。在守丧位上加冠以后，进入殡宫哭悼跳脚顿足，一哭三跳进行三次，然后出来。在大功丧期的末尾，就可以为

儿子举行冠礼，可以嫁女儿。作为父亲，在小功丧期的末尾，就可以为儿子举行冠礼，可以嫁女儿，可以娶儿媳。作为自己，即使是小功的丧事，在卒哭祭以后，就可以举行冠礼，可以娶妻。对未成年的下殇的小功丧事，就不可以这样。

凡是戴弁冠麻经吊服的人，所穿的衰衣要是大袖子。父亲有丧服在身，家中同住的子弟就不能弹奏音乐。母亲有丧服在身，就听别人奏乐而自己不能奏乐。妻子有丧服在身，就不在她身边奏乐。有穿着大功丧服的人来访，就要回避琴瑟乐器；有穿着小功丧服的人来访，就不必停止弹奏音乐。

对于姑姑、姊妹，她的丈夫死了，而丈夫亲属中没有兄弟，就让丈夫的族人主丧，作为妻子的亲属，即使是近亲也不能主丧。丈夫如果没有族人了。就让前后的邻居、左右的邻居来主持；如果没有邻居，就由里尹官吏来主持。有人说：别人可以主持丧事，但要附祭于丈夫的亲属。

GGG 戴麻经的人就不戴绅带，执玉行礼的人就披麻服，麻衣不可以套在玄 * 4 的礼服上。国家有祭事就要停止哭丧，朝夕的丧祭仍要就位而自行其事。小孩童哭悼时不用有余声，不用跳脚顿足，不用丧杖，不穿丧鞋，不住草庐。孔子说：“对伯母、叔母的丧事，穿疏衰丧服，跳脚顿足不离地。对姑姑、姊妹的大功亲属的丧事，跳脚顿足就一跳一顿。如果知道这些，就能行礼仪了，就能行礼仪了。”

泄柳的母亲死时，助礼的人都从左边进出；泄柳死时，他的弟子都从右边进出助礼。从右边进出助礼，就是泄柳的弟子做出来的。

天子的饭含用九个贝，诸侯用七个贝，大夫用五个贝，士

用三个贝。士死后三个月下葬；在当月进行卒哭祭；大夫死后三个月下葬，五个月后进行卒哭祭；诸侯死后五个月下葬，七个月后进行卒哭祭。士进行三次虞祭，大夫进行五次虞祭，诸侯进行七次虞祭。诸侯派人吊问时的次序是：致送饭含，赠送敛用衣物，赠送给死者家属的礼品，临丧吊问，都在同一天进行完毕，次序就是如此。卿大夫有病，国君问候没有一定次数；士有病，国君就问候一次。国君对于卿大夫的丧事，在到下葬前就不吃肉食，在卒哭祭前就不演奏音乐；对于士的丧事，在到停殡前就不演奏音乐。

诸侯出殡朝拜祖庙正棺柩后，为他牵拉柩车的有五百人，有四条牵引绳索，每个人都嘴上衔枚，由司马手持铎铃，左边八人，右边八人，驱路开道，由匠人手持羽毛扇盖护卫着灵柩。大夫的丧事，朝拜祖庙正棺柩后，为他牵拉柩车的有三百人，手持铎铃的左右各四个人，驱路开道，护卫灵柩用白茅草编成的扇盖。

孔子说：“管仲用雕镂的祭簋和朱红色的冠冕饰带，树木屏风和反还爵杯的站台，房屋梁柱雕画山纹水藻，他是个贤能的大夫，但是难以做他的君上；晏平仲祭祀自己的先人，用的小猪蹄不足满盘，他是个贤能的大夫，但是难以做他的属下。君子是对上不僭越君上，对下不刻薄属下。”

妇人如果不是丧期三年的父母丧事，就不出国吊问别人；如果是丧期三年的父母丧事，就是国君夫人也要回国奔丧。国君夫人回国奔丧，就用诸侯的吊丧礼；接待她的礼仪也如同接待诸侯一样。国君夫人回到母国，就从侧门进入，从侧面的台阶上堂，国君就在主阶上。其他的礼仪和奔丧礼一样。嫂子不

抚摩着小叔子的遗体哭悼，小叔子也不抚摩着嫂子的遗体哭悼。

君子有三种担忧，就是没有听到过的，担心不能够听到；听到过的，担心不能够学习到；学习到的，担心不能够做到。君子有五种以为耻辱，就是身居一定官职而没有自己的主张，是君子以为耻辱的；有自己的主张而没有自己的行动，是君子以为耻辱的；已经有收获而又失去的，是君子以为耻辱的；土地有余裕而民众贫困不足，是君子以为耻辱的；众人平均分配而他人功绩比自己多倍，是君子以为耻辱的。

孔子说：“在凶荒的年成，就要乘骑劣马，祭祀用下牲少牢。”在恤由的丧事时，哀公派孺悲到孔子那里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有了记载。子贡参观年终蜡祭，孔子问他：“端木赐，你觉得快乐吗？”子贡回答说：“整个国家的人都像疯狂了一样，我还不知道其中的快乐呢。”孔子说：“民众有百日的辛苦，才享有一日的恩泽欢乐，不是你所能知道的。紧张而不松弛，周文王、周武王也是不能做到的；松弛而不紧张，周文王、周武王是不会做的。有张有弛，才是周文王、周武王治理民众的方式。”

孟献子说：“在正月的冬至日，可以祭祀上帝；在七月的夏至日，可以祭祀祖庙。”七月举行禘祭，就是孟献子开始做的。诸侯的夫人不经过天子的受命，是从鲁昭公开始的。外姓宗妇为国君、国君夫人服丧，和内宗妇人一样。

马厩失火，孔子拜谢乡人中为火灾前来慰问的人，拜谢时，对士是一拜，对大夫是两拜，也就是相吊问的礼节。

孔子说：“管仲遇到盗贼，而从盗贼中选出二人，推荐给国

君委任他们做公臣，说：‘他们是因为和邪恶的人相交往才犯罪的，还是可以适就成人的。’到管仲死时，齐桓公就让这两人为管仲服丧。以后服役于大夫而为大夫服丧的，就是从管仲死后开始的，这是有国君命令的。”

一时出错而说出君主的避讳就要起身改正，名字与君主的避讳相同就要称字。内乱不要参与，外患不要逃避。

《赞大行》中说：“圭，公用的是长九寸，侯伯用的是长七寸，子男用的是长五寸。宽三寸，厚半寸，削去上端两角，左右各一寸半，是玉制的。垫玉的彩板用三彩，分六等。”

哀公问子羔说：“你的先人开始做官吃俸禄是相当哪一代君主呢？”子羔回答说：“是在文公时开始做下级执事的。”

庙堂建成以后要举行血祭，具体礼仪是：祝官、宗人、宰夫、雍人，都戴爵弁冠，穿纯衣礼服。由厨师雍人把牲羊拭抹干净，宗人加以检查，宰夫面向北，站在拴牲石碑的南侧，靠东面的上位。雍人举着羊登上屋顶，从中间上去，到屋正中的位置，面向南，宰羊，等血流到屋前，就下来。祭庙的门和夹室都用鸡，先祭门而后祭夹室，都在屋下拔掉鸡耳边毛；宰鸡时，是门就在门当中，是夹室就在夹室当中。执事们都向着屋室站立，祭门时执事们就在门当中，面向北。在血祭结束后，由宗人通告祭事完毕，才都退下去。报告给国君说：“血祭某庙的礼事已经完毕。”报告国君就到寝宫，国君面向南站在寝门内，穿着朝服。报告完以后，就退下去。如果是宅寝建成，就举行落成典礼而不用血祭。血祭屋室是交接神明的方式。凡是宗庙所用的器具，有重要的制成后，就用小公猪来血祭。

诸侯和夫人离婚，夫人回自己母国前，就仍以诸侯夫人的

礼仪送行。到了母国，就以诸侯夫人身份进门。使者转达君命说：“敝国君主很迟钝，不能再在一起事奉社稷宗庙了，特派使臣某向执事来报告的。”主人回答说：“敝国君主早就推辞过是不得调教的，敝国君主怎敢不敬从贵国君主的命令呢？”于是由执事们把夫人的陪嫁、器用陈列出来，主人一方的执事也就各按职掌接受过来。

士人和妻子离婚，丈夫就派人送妻子回娘家说：“我家主人某某很迟钝，不能再在一起供奉祖先了，特派我来报告给左右的侍者。”主人回答说：“我家的孩子某某不很贤惠，不敢逃避惩罚，怎敢不敬从贵主人的命令呢？”使者退出时，主人要拜送。如果公公健在，就称是公公的命令；公公不在，就称是兄长的命令；没有兄长的，就称是丈夫的命令。主人的说法是：“我家的孩子某某很不贤惠。”如果是姑姑、姊妹，也都称她的名字。

孔子说：“我在少施氏家吃饭能够吃饱，是因为少施氏对我以礼相待。当我祭食时，他就起身推辞说：‘粗陋的饭食是不足以供祭的。’当我要吃时，他又起身谦逊地说：‘粗陋的饭食，真不敢用来伤了您的胃口。’”

婚礼的定聘纳币帛，用一束，一束是两个一卷的有五卷，每两个是五寻长。

新媳妇见公婆时，婆家兄弟、姑姑、姊妹都要站在堂下，面向西，以北边为上位。就是已经见过了。见诸叔父、伯父时，就到他们各自的房间去。女子即使没有订婚，到二十岁也要把头发簪起来，为她行礼，由主妇来主持；平日闲居时就分开梳扎，垂在两侧。

古人用的蔽膝，长三尺，下宽二尺，上宽一尺，领上打带用的缝距上端五寸；两边用微黑色的，有六寸，距下端五寸；滚边用白绢，带子用五彩的。

丧大礼

疾病，外内皆扫。君大夫撤悬，士去琴瑟。寝东首于北牖下。废床，撤衾衣，加新衣，体一人。男女改服。属纆以俟绝气。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嫡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士之妻皆死于寝。

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小臣复，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妇以襜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卷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荣。其为宾，则公馆复，私馆不复。其在野，则升其乘车之左轂而复。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妇人复，不以衾。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唯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东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东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内命妇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妇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大夫之丧，主人坐于东方，主妇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妇则坐，无则皆立。士之丧，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东方，主妇姑姊妹

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丧，未小敛，为寄公国宾出。大夫之丧，未小敛。为君命出。士之丧，于大夫不当敛则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阶。君拜寄公国宾于位。大夫于君命，迎于寝门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于大夫亲吊则与之哭，不逆于门外。夫人为寄公夫人出，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

小敛，主人即位于户内，主妇东面，乃敛。卒敛，主人凭之踊，主妇亦如之。主人袒，脱髦，括发以麻；妇人髽，带麻于房中。撤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

君拜寄公国宾，大夫士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泛拜众宾于堂上。主人即位，袭带经踊。母之丧，即位而免，乃奠。吊者袭裘，加武带经，与主人拾踊。

君丧，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壶，雍人出鼎，司马县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县壶，士代哭不以官。

君堂上二烛、下二烛，大夫堂上一烛、下二烛，士堂上一烛、下一烛。宾出撤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东方，由外来者在西方，诸妇南向。妇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寝门见人不哭。其无女主，则男主拜女宾于寝门内；其无男主，则女主拜男宾于阼阶下。子幼、则以衰抱之，人为之拜。为后者不在，则有爵者辞，无爵者，人为之拜。在竟内则俟之，在竟外则殯葬可也。丧有无后，无无主。

君子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妇杖。子、大夫寝门之外杖、寝门之内辑之；夫人世妇在其次则杖，即位则

使人执之。子有王命则去杖，国君之命则辑杖，听卜有事于尸则去杖。大夫于君所则辑杖，于大夫所则杖。大夫之丧，三日之朝既殡，主人主妇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则去杖，大夫之命则辑杖；内子为夫人之命去杖，为世妇之命授人杖。士之丧，二日而殡，三日之朝，主人杖，妇人皆杖。于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于大夫世妇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殡则杖，哭枢则辑杖，弃杖者，断而弃之于隐者。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士并瓦盘无冰，设床襢第，有枕。含一床，衾一床，迁尸于堂又一床，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始死，迁尸于床，帛用敛衾，去死衣，小臣楔齿用角枲，缀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脱繻、屈之，尽阶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拊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余水弃于坎。其母之丧，则内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为垆于西墙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撤庙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盘，拊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须，濡濯弃于坎。

君之丧，子大夫公子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纳财，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无算；士疏食水饮，食之无算；夫人世妇诸妻皆疏食水饮，食之无算。大夫之丧，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众士疏食水饮；妻妾疏食水饮。士亦如之。

既葬、主人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妇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练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于盛不盥，食于簋者盥。食

菜以醯酱，始食肉者先食干肉，始饮酒者先饮醴酒。期之丧，三不食，食蔬，食水饮，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饮酒。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父在为母，为妻。九月之丧，食饮犹期之丧也，食肉饮酒，不与人乐之。五月三月之丧，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饮酒，不与人乐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饮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饮酒可也。五十不成丧，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则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则食之矣，不避梁肉，若有酒醴则辞。

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

小敛，布绞，缩者一、横者三。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君陈衣于序东，大夫士陈衣于房中，皆西领北上，绞纷不在列。

大敛，布绞，缩者三，横者五，布纷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陈衣于庭，百称，北领西上；大夫陈衣于序东，五十称，西领南上；士陈衣于序东，三十称，西领南上。绞纷如朝服，绞一幅为三、不辟，纷五幅、无紬。

小敛之衣，祭服不倒。君无襚，大夫士毕主人之祭服；亲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陈。小敛，君大夫士皆用复衣复衾；大敛，君大夫士祭服无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犹小敛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谓之一称。凡陈衣者，实之筐，取衣者亦以筐升，降者自西阶。凡陈衣、不衾，非列采不入，绋纆纆不入。凡敛者袒，迁尸者裘。君之丧，大胥是敛，众胥佐之；大夫之丧，大胥侍之，众胥是敛；士之丧，胥为侍，士是敛。小敛大敛，祭服不倒，皆左衽结绞不纽。敛者既敛必哭。士与其执事则敛，敛焉则为

之一不食。凡斂者六人。君锦冒黼杀，缀旁七；大夫玄冒黼杀，缀旁五；士缁冒赭杀，缀旁三。凡冒质长与手齐，杀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质杀之，裁犹冒也。

君将大斂，子弁经，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东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妇尸西东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铺席，商祝铺绞纷衾衣，士盥于盘，上士举迁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凭之踊，夫人东面亦如之。

大夫之丧，将大斂，既铺绞纷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门右，巫止于门外，君释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东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妇尸西东面。迁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抚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冯之，命主妇冯之。

士之丧，将大斂，君不在，其余礼犹大夫也。铺绞纷、踊，铺衾、踊，铺衣、踊，迁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绞纷、踊。君抚大夫，抚内命妇，大夫抚室老，抚侄娣。君大夫凭父母妻长子，不凭庶子。士凭父母妻长子庶子，庶子有子，则父母不凭其尸。凡凭尸者，父母先，妻子后。君于臣抚之，父母于子执之，子于父母凭之，妇于舅姑奉之，舅姑于妇抚之，妻于夫拘之，夫于妻于昆弟执之。凭尸不当君所。凡凭尸，兴必踊。

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君为庐宫之，大夫士檀之。既葬拄楣，檀庐不于显者。君大夫士皆宫之。凡非嫡子者，自未葬以于隐者为庐。既葬，与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国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经带，金革之事无避也。既练、居垩室，不与人居。君谋国政，大

夫士谋家事。既祥，黝垕。祥而外无哭者？禫而内无哭者，乐作矣故也。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

期居庐，终丧不御于内者，父在为母为妻。齐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于内。妇人不居庐。不寝苫。丧父母，既练而归；期九月者，既葬而归。公之丧，大夫俟练，士卒哭而归。大夫士父母之丧，既练而归。朔月忌日，则归哭于宗室。诸父兄弟之丧，既卒哭而归。父不次于子，兄不次于弟。

君于大夫，世妇大敛焉，为之赐，则小敛焉。于外命妇，既加盖而君至。于士，既殡而往；为之赐，大敛焉。夫人于世妇，大敛焉；为之赐，则小敛焉。于诸妻，为之赐，大敛焉。于大夫外命妇，既殡而往。

大夫士既殡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礼，俟于门外。见马首，先入门右，巫止于门外，祝代之先，君释菜于门内。祝先升自阼阶，负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执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后。殡者进，主人拜稽顙。

君称言，视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则奠可也，士则出俟于门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门外，君退，主人送于门外，拜稽顙。君于大夫疾，三问之；在殡，三往焉。士疾，一问之，在殡，一往焉。君吊则复殡服。

夫人吊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门外，见马首，先入门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妇降自西阶，拜稽顙于下。夫人视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礼。夫人退，主妇送于门内，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门之外不拜。

大夫君不迎于门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众主人南面。妇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妇之命，四邻宾客，其

君后主人而拜。君吊，见尸柩而后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土棺六寸。君裹棺用朱绿，用杂金饬。大夫里棺用玄绿，用牛骨饬；士不绿，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髻爪，实于绿中，土埋之。

君殡用輶，櫨至于上，毕涂屋。大夫殡以幬，櫨置于西序，涂不暨于棺。士殡见衽，涂上帷之。熬，君四种八筐，大夫三种六筐，士二种四筐，加鱼腊焉。

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锦褚，加伪荒。纁纽六。齐，五彩五贝。黼翬二，黻翬二，书翬二，皆戴圭。鱼跃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画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纁纽二，玄纽二。齐，三彩三贝。黻翬二，画翬二，皆戴绶。鱼跃拂池。大夫戴前纁后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绞。纁纽二，缁纽二。齐，三彩一贝。画翬二，皆戴绶。士戴前纁后缁，二披用纁。

君葬用輶，四綯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綯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国车，二綯无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綯去碑负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咩，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杂木槨。棺槨之间，君容祝，大夫容壶，士容瓶。君里槨虞筐，大夫不里槨，士不虞筐。

【译文】

在病重的时候,就要把住所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是诸侯、大夫就要撤掉悬挂钟磬的架子,是士就要撤掉琴瑟。要让病人头向东躺在北侧窗下。撤去寝床,脱掉内衣,换上新衣,四肢各有一人扶持。男女主人也要换衣服。把丝绵放在将要死的人的鼻孔、嘴上,等着他咽气。男人不能死在妇人的手下,妇人不能死在男人的手下。(都由同性来处理。)国君夫人必须死在国君的正寝,大夫的世妇必须死在大夫的正寝,卿的妻子必须死在自己的居室,然后迁尸到正寝,士的妻子就都死在士的正寝。

在招魂的时候,封有山林的人就由掌管山林的虞人设置登屋顶的梯子,没有山林的人就由掌管招魂的狄人设置登屋顶的梯子。由近臣来招魂,招魂的人要穿朝服。招魂用的衣服,国君用卷冕服,国君夫人用屈狄服;大夫用玄纁服,大夫的世妇用襜衣;士用爵弁服,士的妻子用税衣。招魂的人都是从东南角登上屋顶,上到屋脊正中的最高处,扬起衣服,面向北,呼喊三声死者的名字,然后卷起衣服掷到屋前,由掌管衣服的家臣接住,招魂的人从西北角下来。作为宾客,死在公馆里的就为他招魂。死在私人家里的就不为他招魂。死在野外的,就站在他的乘车的左车轂上为他招魂。招魂用过的衣服不能穿在尸体上,不能用做敛衣。为妇人招魂,不能用衾衣。凡是招魂,为男子就称名,为妇人就称字。只有哭丧是先于招魂的,招魂以后才开始办理丧事。

人刚死时，丧主就要啼哭，兄弟们就要号哭，妇人要又哭泣又跳脚顿足。国君的丧事，在迁尸到南窗下摆正以后，世子坐在东边；卿大夫、父辈、兄弟、子辈都站在东边；执事、庶士都在堂下面向北而哭泣；国君夫人坐在西边；家内命妇、姑姑、姊妹、女儿辈都站在西边；家外同姓的命妇率领家外同宗的妇人在堂下面向北而哭泣。大夫的丧事，丧主坐在东边，主妇坐在西边，有爵服的男女就坐着，没有爵服的男女就站着。士的丧事，丧主、父辈、兄弟、子辈都坐在东边，主妇、姑姑、姊妹、女儿辈都坐在西边。凡是在房里哭尸，丧主都要两手托着盖尸的被子而哭。

国君的丧事，没有举行小敛时，主人要为寄居本国的诸侯、聘问的国宾而出迎；大夫的丧事，没有举行小敛时，主人要为国君派来吊问的使者而出迎；士的丧事，有大夫来吊问而不正逢小敛时，就要出迎。凡是主人的出迎，都要光着脚，把衣襟收进腰带里，捶捣着胸口，从西阶走下来。国君拜迎寄居的诸侯、聘问的国宾，就到他们所站的位置上去；大夫对国君派来的使者，就迎接在寝门外，使者登堂转达国君的旨意，主人就在堂下拜谢；士对大夫的亲自前来吊问，就和他一起哭悼，而不在门外迎接。国君夫人要为寄居的诸侯夫人而出迎，大夫的命妇要为国君夫人而出迎，士的妻子在不正逢小敛时就为大夫的命妇而出迎。

在举行小敛时，主人在门户内就位，主妇面向东，然后开始小敛。小敛结束以后，主人要倚扶着遗体哭泣、跳脚顿足，主妇也是这样。主人要袒露臂膊，脱掉头上的幼儿髦饰，用麻束拢起头发；妇人要露出发髻成髻饰，在房屋中戴上麻经，系上

麻带。然后撤去敛尸时的帷幕,和主人夫妇一起抬起尸体陈放在堂上,下堂拜宾。

国君拜谢寄居的诸侯、聘问的国宾,就在堂上;大夫、士拜谢卿大夫就到他们的站位上,对士就向着他们的方位拜三拜。国君夫人拜谢寄居的诸侯夫人,也在堂上;大夫的御妻、士的妻子要特拜卿大夫的命妇,泛拜众宾,都在堂上。然后主人就丧位,穿上衣服,系上麻带,戴上麻经。对母亲的丧事,就丧位后头戴免饰,然后举行奠祭。吊问的宾客要掩起皮裘罩衣的上襟,在冠结带上加上麻经,系上麻带,和主人交替着跳脚顿足。

国君的丧事,由主管山林的虞人提供薪柴、水勺,由主管招魂的狄人提供计时的漏壶,由主管烹饪的雍人提供鼎锅,司马负责悬挂起漏壶计时,然后由下官代为哭泣。大夫的丧事有下官代为哭泣,不悬壶计时;士的丧事不由下官代为哭泣。

国君堂上设二根灯烛,堂下设二根灯烛;大夫堂上设一根灯烛,堂下设二根灯烛;士堂上设一根灯烛,堂下设一根灯烛。在宾客退出后,就撤掉敛尸时的帷幕。在堂上哭尸时,主人在东边,从外面来的宾客在西边,妇人都面向南。妇人在迎宾送宾时不下堂,下堂就不哭泣;男子出寝门见到人就不哭泣。没有女主人的,就由男主人在寝门内拜迎女宾客;没有男主人的,就由女主人在主阶下拜迎,宾客。嫡子年幼的,就用丧服包裹着他,让人代为拜迎。嫡子不在家,有爵位的就要向来宾说明缘由,没有爵位的就让人代为拜迎。嫡子在国内的就要等他回来,嫡子在国外的就可以举行殡葬。丧事可以没有后人而不能没有主人。

国君的丧事,三天后嫡子、国君夫人就开始丧杖;五天后

举行殡仪，才授给大夫和世妇丧杖。嫡子、大夫在寝门以外就拄着丧杖，在寝门以内就提起丧杖；国君夫人、大夫世妇在自己居丧的房里就拄着丧杖，就位行礼时就让人拿着。嫡子在接受王命时就去掉丧杖，在接受他国国君吊问时就提着丧杖，在听卜问和对代为受祭的人举行祭事时就去掉丧杖。大夫在国君的处所就提着丧杖，在大夫的处所就拄着丧杖。大夫的丧事，第三天早晨举行殡仪以后，主人、主妇、老家臣都开始拄丧杖。大夫接受君命时就去掉丧杖，在接受大夫吊问时就提着丧杖。大夫的夫人在接受国君夫人吊问时就去掉丧杖，在接受大夫的世妇吊问时就让人拿着丧杖。士的丧事，第二天举行殡仪，第三天早晨，主人拄丧杖，妇人也都拄丧杖。对于国君、国君夫人来的吊问和大夫一样，对于大夫、大夫的世妇来的吊问和大夫一样。嫡子都要拄丧杖，而不能拄着丧杖的就位行礼。大夫、士哭殡时就拄着丧杖，哭枢时就提着丧杖。到弃丧杖时，就折断后丢弃在隐僻的地方。

人刚死时，要迁尸到床上，用敛被覆盖，脱去死时穿的衣服，由近臣用角质的匙勺撑开死者的牙齿，用平日用的几案拘束住腿脚，国君、大夫、士都是一样的。

在浴尸时，由管人汲水，不必解开汲水用的绳索，团弄在手里，走到台阶顶而不上堂，把水交给侍者。由侍者端着水进去浴尸，由四个近臣举起盖尸被，由二个侍者来浴尸，洗浴水用盆盛着，浇水洗用杓子，洗澡巾用细葛巾，擦干尸体用浴衣，就像平常日子一样。由近臣为死者修脚，洗浴剩下的水就倒在阶下的坎坑里。如果是母亲的丧事，就由内侍婢女来举起盖尸被，然后浴尸。

管人汲水交给侍者后，侍者就在堂上淘米作洗头水。国君用淘粱米水洗头，大夫用淘稷米水洗头，士用淘粱米水洗头。由甸人在西墙下搭起土灶，由陶人提供悬挂着烧水的陶罐。管人接过淘好的洗头水，加以烧煮；由甸人取来正寝西北隐蔽处的旧木料作烧柴。烧好以后，由管人把洗头水交给侍者，然后为死者洗头。洗头时用瓦盘，擦干头发用丝巾，就像平常日子一样。由近臣为死者修指甲剪胡须，洗头水就倒在坎坑里。

为国君设置大盘，用来装冰；为大夫设置夷盘，用来装冰；士用并列的两个瓦盘装水，没有冰。设床，有光垫子而没有席，有枕头。进饭舍时用一张床，穿衣服时用一张床，迁尸到堂上又用一张床，国君、大夫、士都是一样的。

国君的丧事，嫡子、大夫、庶子、众士都要三天不吃东西。以后，嫡子、大夫、庶子、众士就吃稀粥，先交纳谷米，早晨十两米，晚上二十两米。顿数没有限制。士要吃粗饭喝白水，顿数没有限制。国君夫人、大夫世妇、士妻都是粗饭白水，顿数没有限制。大夫的丧事，主人、家臣、子辈都吃稀粥，众士是粗饭白水，妻妾也是粗饭白水。士的丧事也是如此。在埋葬以后，主人就吃粗饭喝白水，不吃蔬菜水果，妇人也是如此。国君、大夫、士的丧事上都是一样的。练祭以后可以吃蔬菜水果，祥祭以后可以吃肉食。用碗盛稀粥吃时，不用洗手；用手从竹编圆簋中抓饭吃时，就要洗手。吃菜要用醋酱调和，开始吃肉要先吃干肉，开始饮酒要先喝甜酒。有丧期一年的丧事，要三顿不吃饭，以后要吃粗饭喝白水，而不吃蔬菜水果。三个月安葬以后，才可以吃肉饮酒。还有的丧期一年的丧事，在除丧以前不能吃肉，不能饮酒，是因父亲健在而为母亲为妻子的降等服丧

的。服丧期九个月的丧服,饮食和丧期一年的丧事一样,到可以吃肉饮酒时而不能与人同乐。服丧期五个月、三个月的丧服,一顿不吃饭、两顿不吃饭都可以;到下葬前就可以吃肉饮酒,但不能与人同乐。为叔母、伯母、旧君、宗子服丧,可以吃肉饮酒。守丧而不能吃稀粥的,可以吃蔬菜做的羹汤。守丧而有病的,吃肉饮酒是可以的。五十岁的人服丧就不要求完备,七十岁的人只穿衰麻在身就可以了。在安葬死者以后,如果是国君给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大夫、父亲的朋友给吃的东西就可以吃。不必推辞粱米、肉食,如果有酒、甜酒就要推辞。

小敛在寝门内进行,大敛在堂前主阶进行。国君用竹席,大夫用蒲草席,士用苇席。

小敛时用来束扎尸体的布带是纵一道,横三道。国君用织锦的裹尸被,大夫用白绢的裹尸被,士用黑帛的裹尸被,都是用一条被子。衣服有十九套,国君的衣服陈列在东廊下,大夫、士的衣服陈列在房室里,都是衣领向西,以北为上。布带和单被不在陈列中。

大敛时用来束扎尸体的布带是纵三道,横三道,单布敛被两条,国君、大夫、士都是一样的。国君的衣服陈列在庭里,有一百套,衣领向北,以西为上;大夫的衣服陈列在东廊下,有五十套,衣领向西,以南为上;士的衣服陈列在东廊下,有三十套,衣领向西,以南为上。布带、单被的质料和朝服一样。布带是用一幅布裁成三条,不裁开末端。单被用五幅布拼成,没有丝带装饰。

小敛的衣服中,祭服不可以颠倒。国君不用宾客赠送的衣服,大夫士要先用尽自己的祭服,对亲戚赠送的衣服接受以

后,不用来陈列。

小敛时,国君、大夫、士都用棉衣棉被。大敛时,国君、大夫、士用的祭服没有固定数目;国君用夹衣夹被,大夫、士仍和小敛一样。袍子必须有罩衣,不能是单衣;上衣必须配有下裳,才称做一套。凡陈列衣服时要把衣服装进箱子,取衣服时也要用箱子,上下都从西阶走。凡陈列衣服不可以卷折,不是正色的衣服不可以陈列,细葛布、粗葛布、苎麻布做的衣服不可以陈列。凡在举行小敛、大敛时都要袒露着臂膊,迁尸时就都穿好衣服。国君的丧事,由太祝主持敛尸,由众祝官加以协助;大夫的丧事,由太祝在旁边指导,众祝官加以敛尸;士的丧事,由祝官在旁边指导,士人加以敛尸。

在小敛、大敛时,祭服都不能颠倒,都是衣襟向左开着,用带子打结而不用纽扣。进行敛尸的人在敛尸以后必须哭悼,士和帮忙的人都要参加敛尸,参加敛尸就要为死者一顿不吃饭。参加敛尸的共有六个人。

国君用的掩尸囊袋,上截用织锦,下截画着斧形纹,旁边有七个结;大夫用的掩尸囊袋,上截用玄色帛,下截画着斧形纹,旁边有五个结;士用的掩尸囊袋,上截用黑帛,下截用浅红帛,旁边有三个结。凡是掩尸的囊袋,上截长与手相齐,下截长三尺。从小敛以后就用夷衾裹尸。夷衾也分上下两截,形制和掩尸的囊袋一样。

国君的丧事将要举行大敛时,嫡子要戴弁冠加环纆,在东廊的南端就位;卿大夫在堂上南侧楹柱的西边就位,面向北,以东边为上位;父兄辈们在堂下,面向北;国君夫人、命妇在尸体西边,面向东;家外同宗妇人在房屋中,面向南。由近臣铺

席，由丧祝铺束带、单被、敛被、衣服，士在盆里洗手，由士抬起尸体迁到敛衣上。敛尸以后，由宰官报告主人，嫡子就扶着尸体跳脚顿足，国君夫人面向东，也是这样。

大夫的丧事将要举行大敛时，在铺好束带、单被、敛被、衣服以后，国君前来吊问，主人就要出迎，先从门右边进来，随行的巫师就留在门外。国君放下祭门神的祭品，祝官先进去登上堂；国君就在东廊南端就位，卿大夫在堂上南侧楹柱的西边就位，面向北，以东边为上位。主人在房外面向南，主妇在尸体西边面向东。然后迁尸。在敛尸以后，由宰官报告主人，主人下堂，面向北站在堂下，国君上来抚摩死者遗体，主人拜谢叩头到地；国君下堂，请主人上堂扶抱遗体，命令主妇上堂扶抱遗体。

士的丧事将要举行大敛时，国君不在，其余的礼仪就和大夫一样。

铺好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敛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铺好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迁尸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衣服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被子时，孝子要跳脚顿足；束敛束带、单被时，孝子要跳脚顿足。

国君抚摩大夫的遗体，抚摩国君世妇的遗体；大夫抚摩家臣的遗体，抚摩贵妾的遗体。国君、大夫扶抱自己父母、妻子、长子的遗体，而不扶抱庶子的遗体；士扶抱自己父母、妻子、长子、庶子的遗体；庶子有儿子的，父母就不扶抱他的遗体。凡扶抱遗体的次序是父母在先，妻子、儿子在后。国君对臣下是只抚摩他的遗体，父母对儿子是抓紧死者的衣服，儿子对父母是扶抱着父母的遗体，媳妇对公婆是托捧着公婆的遗体，公婆对

媳妇是抚摸媳妇的遗体，妻子对丈夫是拉住死者的衣服，丈夫对妻子、对兄弟是抓紧死者的衣服。扶抱死者遗体时不要当国君的面进行。凡扶抱死者遗体，起身时必须跳脚顿足。

父母的丧事，孝子就住在殡宫外倚墙搭起的草庐里，不加涂饰，睡草垫，枕土块，不涉及丧事就不说话。国君的草庐，就用墙围起来；大夫、士的草庐就暴露着。在下葬以后，就可以支起门楣，在不显眼的地方加以涂饰。国君、大夫、士都可以用墙围起来。凡不是嫡子的，从没有下葬时，就在隐蔽处搭起草庐。在下葬以后，和别人站在一起时，国君可以谈论天子的事，不可以谈论国事；大夫、士可以谈论国君的事，不可以谈论家事。国君下葬以后，天子的政令就可以下达到国内。在卒哭祭以后人们就要从事天子的政事了。大夫、士下葬后，国君的政令就可以下达到死者家族，在卒哭祭以后就戴上弁冠、麻经腰带，有兵役战事就不能逃避了。在练祭以后，孝子就住在不加涂饰的房屋里，而不和别人住在一起。这时，国君就可以规划国内政事，大夫、士就可以计划家内事务。在祥祭以后，就住到殡宫，粉刷成黑地白墙。祥祭以后在外面就没有哭声了，禫祭以后在屋子里也没有哭声了，因为已经可以举奏音乐了。禫祭以后就可以让妇人侍夜，吉祭以后就可以搬回到正寝。

服丧期一年的丧事，就住在草庐里，在终丧以前不要妇人侍夜，这就是父亲健在而为母亲、妻子的服丧。服齐衰丧服一年的，服大功布衰丧服九个月的，都在三个月内不要妇人侍夜。妇人守夜，不住草庐，不睡草垫；有父母的丧事，到练祭以后就可以回夫家；在娘家亲属丧期一年、九个月的丧事，到下葬以后就可以回夫家。国君的丧事，大夫要等到练祭以后回

家，士在卒哭祭以后回家。大夫、士有父母的丧事，在练祭以后回己家，在月初朔日、忌日要回到宗子家去哭悼；有诸叔伯父、兄弟的丧事，在卒哭祭以后回己家。父亲不为庶子而住在丧居，哥哥不为弟弟而住在丧居。

国君对大夫、世妇、要参加大斂；特有恩赐的，就参加小斂；对卿大夫的命妇，就在加上棺盖以后国君才到；对士，就在殡仪以后再去，特有恩赐的，就参加大斂。国君夫人对于世妇，要参加大斂；特有恩赐的，就参加小斂；对众妻妾，特有恩赐的，就参加大斂；对大夫的命妇，就在殡仪以后才去。

在大夫、士的殡仪以后国君前往吊问的，就先派人通服；主人要准备隆重的祭奠礼仪，等候在门外，见到国君车乘的马头后，就先进门站在右边。国君的巫师就留在门外，由祝官在前面引路，国君把祭门神的祭品放在门内，祝官先从主阶登上堂，背靠墙面向南站着。国君在主阶就位，两个小臣执戈在前站着，两个小臣在后站着。主持礼仪的人进来，主人拜谢叩头到地。国君致吊辞，然后跟着祝官跳脚顿足，主人也跳脚顿足。是大夫的丧事，主人举行奠礼就可以了；是士的丧事，主要就要出来等在门外，国君命令返回去进行奠礼，才回去进行奠礼。奠礼结束后，主人就先等候在门外，国君退出时，主人就送到门外，拜谢叩头到地。

国君对大夫有病，应探问三次；在殡仪中，就前去吊问三次；对士有病，就探问一次；在殡仪中，就前去吊问一次。国君来吊问时，主人就要恢复殡服。

在国君夫人吊问大夫、士时，主人要到门外出迎，见到车乘的马头后，就先进门站在右边。国君夫人进门后，登上堂就

位,主妇就从西阶下堂,在堂下拜谢叩头到地。国君夫人跟着世子跳脚顿足,奠礼就和国君到来一样的礼仪。国君夫人退出时,主妇就送到门内,拜谢叩头到地;主人要送到大门以外,不用下拜。

大夫到家臣的处所,家臣不必到门外出迎;大夫进门后在堂下就位,主人面向北站着,众主人面向南站着,妇人在房里就位。如果有君命,以及命夫、命妇的使者、四邻宾客前来吊问时,大夫就让主人陪在后面来加以拜谢。国君前往吊问时,见到遗体、棺柩后才跳脚顿足。大夫、士在国君没有通告而到来时,就不用准备隆重的奠礼,在国君回去时就必须举行奠礼。

国君有大棺厚八寸,属棺厚六寸,椁棺厚四寸;上大夫有大棺厚八寸,属棺厚六寸;下大夫有大棺厚六寸,属棺厚四寸;士有棺厚六寸。国君的里棺用朱色、绿色的缁布贴里,用金属钉钉住;大夫的里棺里玄色、绿色的缁布贴里,用牛骨钉钉住;士不用绿缁布。国君的棺盖用漆涂接缝,有三个接榫,三条束棺皮带;大夫的棺盖也用漆涂接缝,有二个接榫,二条束棺皮带;士的棺盖不用漆涂,有二个接榫,二条束棺皮带。国君、大夫头发、指甲,就放在棺中绿缁布的四角;士的头发、指甲就单埋掉。

国君的殡仪用载车放棺柩,四周围起丛木直到棺顶,全都涂饰起来像屋顶一样;大夫的殡仪是用棺衣覆盖棺柩,停放在西墙下,用丛木围起来,涂饰时不涂棺;士的殡仪是挖好坑停放棺柩,露出接榫以上,只涂饰露出的部分,用帷幕围起来。煎熬谷物放在殡柩的四周诱虫,国君是用黍、稷、稻、粱四种八筐,大夫是有黍、稷、粱三种六筐,士是用黍、稷两种四筐,还要

加上干鱼、腊肉。

装饰棺柩：国君是用画有龙纹的帷幔，挂三个像承溜的竹池，悬挂帛制的幡状垂饰，上面盖着边缘画有斧形纹、中间画有三行半环形火纹和三行相背的“弓”字纹的顶罩，加盖的素锦成屋顶状，加在帷幔上，连接上下有六枚绛色的纽扣；车顶上用五彩的缁做垂饰，挂五串贝壳，边上的扇形障饰有画斧纹的两把，画两“弓”字相背的两把，画云气纹的两把，上面都挂着圭璧，有铜鱼挂在池下拂动；国君的柩车有六条绛色帛带捆绑棺柩，有六条绛色披带伸在帷外。大夫是用画有云气纹的帷幔，挂两个竹池，不悬挂帛制的幡状垂饰，上面盖着边缘画有云气纹、中间画有三行半环形火纹和三行相背的“弓”字纹的顶罩，加盖的素锦成屋顶状，加上帷幔上，连接上下有二枚降色、二枚玄色的纽扣；车顶上用三彩的缁做垂饰，挂三串贝壳，边上的扇形障饰有画两“弓”字相背的两把，画云气纹的两把，上面都挂着垂带，有铜鱼挂在池下拂动；大夫的柩车上捆绑棺柩的帛带，前面是绛色的，后面是玄色的，披带也是一样。士是用布帷幔布顶罩，挂一个池，池上挂着画雉的垂带，连接上下有二枚绛色、二枚缁色的纽扣；车顶上用三彩的缁做垂饰，挂一串贝壳，边上的扇形障饰是画云气纹的两把，都挂着垂带；士的柩车上捆绑棺柩的帛带，前面是绛色的，后面是缁色的，有两条披带，用绛色的。

国君送葬时用载柩车，下棺时用四条引绳，两个绕引绳用的木碑柱，指挥棺柩的进退用头上插着羽毛的竿子；大夫送葬时用载柩车，下棺时用两条引绳，两个绕引绳用的木碑柱，指挥棺柩的进退用茅旗；士送葬时用国车，下棺时用两条引绳，

没有木碑柱，到出殡宫时，指挥棺枢进退用头上挂着大功布块的竿子。凡是下棺，都是背对着木碑柱牵拉引绳，国君下棺用衡木，大夫、士下棺用皮带。国君下葬时要宣告不许喧哗，按击鼓声下棺；大夫下葬时要宣告不再哭泣；士下葬时，要相互劝止哭泣。

国君用松木槨，大夫用柏木槨，士用杂木槨；棺和槨之间，国君的要能容下柩，大夫的要能容下壶，士的要能容下甗。国君的槨有衬里，安有筐子，大夫的槨不做衬里，士的槨更不安筐子。

祭 法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尝，祖颡顓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颡顓而宗禹。殷人禘尝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尝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时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余不变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墀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墀。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盲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墀。坛墀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墀曰鬼。

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墀。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墀。坛墀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墀为鬼。

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

嫡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

官师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曰鬼。

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

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王下祭殇五：嫡子嫡孙适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嫡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

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尝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颡项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困。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译文】

祭祀的礼法：有虞氏禘祭黄帝郊祭帝尝，以颡项为祖而以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而郊祭鲧，以颡项为祖而以禹为宗。殷人禘祭帝尝而郊祭冥，以契为祖而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帝尝而郊祭后稷，以文王为祖而以武王为宗。

在高大的祭坛上架柴焚烧祭品，是用来祭天的。把祭品埋在祭坛下，是用来祭地的。祭牲用小黄牛。埋猪羊二牲在祭坛下，以祭四季。相近于祭坎、祭坛的，是用来祭寒暑的。王宫祭坛，是用来祭日的。夜明祭坛，是用来祭月的。幽宗祭坛，是用来祭星辰的。雩宗祭坛，是用来祭水旱神的。四个祭坎、祭坛，是用来祭四方的。山林、川谷、丘陵，凡是能出现云雾、形成风雨、出现怪物的，都叫做神。有天下的王者祭百神。诸侯在自己的国土就祭神，失去国土的就不祭神。

凡是生存在天地之间的万物，都叫做命；这些万物的死都

叫做折，人死叫做鬼，这是从唐、虞、夏、商、周五代所不曾改变的。颛顼、帝喾、唐、虞、夏、商、周七代所重新确立的祭祀，就是禘、郊、宗、祖，其余的神不曾改变。

天下有王，分邦建国，建置都县，设立采邑，设立庙、祧、坛、墀而进行祭祀，进而确定了亲疏多少的数目。所以王设立七个庙、一个坛、一个墀，有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都是每月进行祭祀；远祖的庙为祧庙，有两个祧庙，只进行享祭、尝祭就不祭了。不在祧庙中祭祀的，就设坛祭祀；不在坛上祭祀的，就设墀祭祀。坛、墀，有祈祷的就祭祀，没有祈祷的就不祭祀。不设墀祭祀的远祖就称做鬼。

诸侯设立五个庙、一个坛、一个墀，有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是每月进行祭祀；显考庙、祖考庙，只进行享祭、尝祭就不祭了。不在祖庙祭祀的，就设坛祭祀；不在坛上祭祀的，就设墀祭祀。坛、墀，有祈祷的就祭祀，没有祈祷的就不祭祀。不设墀祭祀的远祖就称做鬼。

大夫设立三个庙、两个坛，有考庙、王考庙、皇考庙，只进行享祭、尝祭就不祭了。显考、祖考没有庙，有祈祷的就设坛进行祭祀。不设坛祭祀的远祖就称做鬼。

嫡士立两个庙、一个坛，有考庙、王考庙，只进行享祭、尝祭就不祭了。显考没有庙，有祈祷的就设坛进行祭祀。不设坛祭祀的远祖就称做鬼。

官师立一个庙，就是考庙。王考没有庙来进行祭祀。王考以上的祖先就称做鬼。

庶士、庶人没有庙，死后就称做鬼。

帝王为天下百姓设立的社庙，叫做大社；帝王为自己设立

的社庙,叫做王社。诸侯为国内百姓设立的社庙,叫做国社;诸侯为自己设立的社庙,叫做侯社。大夫以下,众人联合设立的社庙,叫做置社。

帝王为天下百姓设立的七种祭祀对象,有司命、中溜、国门、国道、王族厉鬼、门户、灶,帝王为自己也设立了这七种祭祀对象。诸侯为国内百姓设立的五种祭祀对象,有司命、中溜、国门、国道、公族厉鬼,诸侯为自己也设立了这五种祭祀对象。大夫设立的三种祭祀对象,有本族厉鬼、门、道路。嫡士设立的二种祭祀对象,有门、道路。庶士、庶人设立一种祭祀对象,或立门户、或立灶。

帝王下祭未成人而死的后代或五代,有嫡子、嫡孙、嫡曾孙、嫡玄孙、嫡来孙。诸侯下祭到三代,大夫下祭到两代,嫡士及庶人祭到嫡子不祭了。

圣王制作祭祀的礼法,对法令施行于众的就祭祀,为公务而死的就祭祀,以功勋安定国家的就祭祀,能抵御大灾的就祭祀,能防止大患的就祭祀。所以厉山氏统治天下时,他的儿子叫农,能够种植百谷。夏代衰亡,周人弃继承兴起,所以祭祀他配稷神。共工氏称霸九州时,他的儿子叫后土,能平定九州,所以祭祀他配社神。帝喾能序列星辰以安顿民众,尧能公平奖赏,刑法以道义为结局,舜为公众事务勤劳而死在他乡,鲧阻止洪水未成而流放至死,禹能修正鲧的功业,黄帝确定百物名称以教导民众共用财物,颡项能加以改进,契当司徒而民众有所教化,冥勤奋职守而死于水,汤以宽厚治民而除去暴虐,文王以文治国,武王以武功除去民众的灾难,这些都是对民众有功勋的帝王。还有日、月、星辰,是民众所瞻仰的;山林、川谷、

丘陵，是民众所取获财用的；不是这一类的对象，不在祭祀的典章中。

祭 义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禘有乐而尝无乐。

致斋于内，散斋于外。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忼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声不绝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爱则存，致瘳则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其私也。

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飨者，向也。向之，然后能飨焉。是故，孝子临尸而不作。君牵牲，夫人奠盎。君献尸，夫人荐豆。卿大夫相君，命妇相夫人。齐齐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飨之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

称讳如见亲，祀之忠也。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其文王与？《诗》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文王之诗也。祭之明日，明发不寐，飧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乐与哀半，飧之必乐，已至必哀。

仲尼尝，奉荐而进，其亲也慤，其行也趋趋以数。已祭，子赣问曰：“子之言祭，济济漆漆然；今子之祭，无济济漆漆何也？”子曰：“济济者，容也远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远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济济漆漆之有乎？反馈，乐成，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君子致其济济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官既备，夫妇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于是谕其志意，以其恍惚以与神明交，庶或飧之。庶或飧之，孝子之志也。

孝子之祭也，尽其慤而慤焉，尽其信而信焉，尽其敬而敬焉，尽其礼而不过失焉。进退必敬，如亲听命，则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诹；其进之也，敬以愉；其荐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将受命；已彻而退，敬齐之色不绝于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诹，固也；进而不愉，疏也；荐而不欲，不爱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彻而退，无敬齐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执玉、如奉盈，洞洞属属然，如弗胜，如将

失之。严威俨恪，非所以事亲也，成人之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

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教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

郊之祭也，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牵牲，穆答君，卿大夫序从。既入庙门，丽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鸾刀以割，取腍膋，乃退。烝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暗。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东，祭月于西，以别外内，以端其位。日出于东，月生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

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子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

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圣人以是为未足也，筑为宫室，设为宗祧，以别亲疏远迩，教民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众之服自此，故听且速也。

二端既立，报以二礼。建设朝事，燔燎膋芼，见以萧光，以报气也。此教众反始也。荐黍稷，羞肝肺首心，见间以侠飧，加以郁鬯，以报魄也。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

君子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是故，昔者，天子为藉千亩，冕而朱紘，躬秉耒；诸侯为藉百亩，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为醴酪斋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斋戒沐浴而躬朝之。牺牲祭牲，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纳而视之，择其毛而卜之，吉，然后养之。君皮弁素积，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于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岁既殫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祔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及良日，夫人缶，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缶。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

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不与争也，望其容貌，而众不生慢易焉。故德辉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众莫不承顺。故曰：‘礼乐之道，而天下塞焉，举而错之无难矣。’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减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公明仪问于曾子：“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参，直养者也！安能为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烹熟膾芎，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众之本教曰孝，其行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

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谓礼终。”

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廖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善如尔之问也！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忧色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恶言不出于口，愤言不反于身，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

昔者，有虞氏贵德而尚齿，夏后氏贵爵而尚齿，殷人贵富而尚齿，周人贵亲而尚齿。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乎事亲也。是故，朝廷同爵则尚齿。七十杖于朝，君问则席。八十不俟朝。君问则就之。而弟达乎朝廷矣。行，肩而不并，不错则随。见老者则车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达乎道路矣。居乡以齿，而老穷不遗，强

不犯弱，众不暴寡，而弟达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为甸徒，颁禽隆诸长者，而弟达乎棫猗矣。军旅什伍，同爵则尚齿，而弟达乎军旅矣，孝弟发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棫猗，修乎军旅，众以义死之，而弗敢犯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孝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诸侯之养也；朝覲，所以教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食三老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酹，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是故，乡里有齿，而老穷不遗，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大学来者也。

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大子齿。天子巡守，诸侯待于境。天子先见百年者。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西行东行者弗敢过。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族，三命不齿；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与之揖让，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于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存诸长老，禄爵庆赏，成诸宗庙，所以示顺也。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善则称人，过则称己。教不伐以尊贤也。

孝子将祭祀，心有齐庄之心以虑事，以具服物，以修宫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颜色必温，行必恐，如惧不及爱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温，身必诎，如语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静以正，如将弗见然。及祭之后，陶陶遂遂，如将复入然。是故，

愬善不违身，耳目不违心，思虑不违视。结诸心，形诸色，而术省之。孝子之志也。

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

【译文】

祭祀不需要太繁琐，繁琐就会使人厌烦，厌烦就会不恭敬；祭祀也不要太简疏，简疏就会使人怠惰，怠惰就会忘记。所以君子之祭合于天道。春天举行禘祭，秋天举行尝祭。秋天霜露降落，步入这个时节，君子必定怀有凄怆之情，这并不是自身寒冷所引起的；春天雨露滋润，步入这个时节，君子必定怀有戒惧的心情，如同将要见到祭祀对象一样。欢乐用以迎接亲人的到来，哀伤用以致送亲人的逝去，因此禘祭有乐舞而尝祭没有乐舞。

祭祀前的致斋是指内心感觉，散斋是指外部行为。在斋戒的日子，要想到先人的居处，想到先人的笑语，想到先人的意志，想到先人的欢乐，想到先人的嗜好。这样斋戒三日以后，就可以见到为其而斋戒的先人了。

在祭祀的日子，进到祭室，就仿佛一定见到有先人在位；转身出门时，肃然间感到一定听到有先人的声音；出门以后再听，慨然间觉得一定听到有先人的叹息声。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颜不会在眼前忘记，先人的声音不会在耳边消失，先人的意志、嗜好不会在心中忘却。致以爱敬，先人就会像活着一样，致以诚挚，先人就会显现在眼前。先人显现着像活着一样，而不在心中忘却，那怎么会不敬畏呢？

君子对于父母，活着就恭敬地供养，死后就恭敬地祭享，想着终身都不辱没名声。君子有着终身的丧事，就是指忌日说的。在忌日不用来做其他事，并不是这个日子不吉祥，而是说这一天，心志早有所系，就不敢尽办自己的私事了。

只有圣人能够祭享上帝，孝子能够祭享父母。飧，就是向往的意思，有所向往然后才能够祭享。所以孝子面对父母的遗体而不会有不调和的表情。祭祀时国君牵着祭牲，国君夫人陈设祭酒；国君献飧给代为受祭的人，国君夫人进献祭食；由卿大夫协助国君，卿大夫的妻子协助国君夫人。整齐庄重，表现出他们的恭敬；愉悦和谐，表现出他们的忠诚；殷勤不息，表现出他们希望鬼神多加享用的心情。

周文王举行的祭祀，敬奉死者就像敬奉活人一样，思念死者就像自己不想活了一样，在忌日里，必定有所哀伤，提到死者的名讳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祭祀的忠诚，就像见到亲人所喜爱的东西，就像想得到一样，这不是文王吗？《诗》上说：“直到天明仍不能入睡，就是因为思念着双亲。”就是写文王的诗。祭祀以后的第二天，直到天明仍不能入睡，是因为祭献供口给了父母，从而又想念起他们。在祭祀的当日，欢乐与哀伤各半，亲人前来享用时必定是欢乐的；亲人享用完而离去时必定是哀伤的。

仲尼举行尝祭时，端着祭品进献给鬼神，亲自执行十分诚心，行走急促步子很快。祭祀结束后，子赣就问：“先生您讲的祭祀是要整齐庄重，虔诚恭敬的，现在您举行的祭祀，而没有整齐庄重，虔诚恭敬，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整齐庄重，是表情疏远的样子；虔诚恭敬，是表情反复修整的样子；表情显

得疏远和表情反复修整,那怎么能和神明相交接呢?又怎么能有整齐庄重、虔诚恭敬呢?尝祭中,在返回而行馈食礼时就奏起音乐,宾客各自进献馈食祭品,安排礼乐的顺序,预备助祭的百官,诸位百官致以整齐庄重、虔诚恭敬,又怎么会有见到听到神明后的恍惚呢?作为一句话哪能只有一个方面,而是各有适当的意义的。”

孝子将要举行祭祀时,考虑事情不可以不有预先准备,及时应用财物不可以不置办齐全,并专心一致地加以办理。在宫室修缮完成,墙屋间隔完毕,助祭百官安排齐备以后,主人夫妇就斋戒沐浴,穿上礼服盛装,端奉着祭品进献上来,恭恭敬敬,专心致志,就好像不能胜任的样子,就好像将要失手的样子,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极至的表现。陈列进献的祭品,排定礼乐的顺序,预备助祭的百官,端奉着进献祭品。于是就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的恍惚的感觉而与神明交接,期望着供养神明。期望着供养神明,就是孝子的心愿。孝子举行祭祀时,须极尽虔诚而表达虔诚,极尽信义而表达信义,极尽自己的恭敬而表示恭敬,极尽自己的礼仪而不过失。进退必定恭敬,如同亲身倾听神明的命令,而有所指使一样。

孝子的祭祀是可理解的,站立以鞠躬表示恭敬,进前以愉悦表示恭敬,进献祭品以希望鬼神享用表示恭敬。退后站立时,如同将要受命一样;撤下祭品而退下时,恭敬整齐的表情仍不在脸上消失。孝子举行的祭祀,站着而不鞠躬,就是粗鲁的表现;进前而不愉悦,就是疏远的表现;进献祭品而不希望鬼神享用,就是不爱鬼神的表现;退后站立而不如同受命一样,就是傲慢的表现;撤下祭品而退下时没有恭敬整齐的表

情,就是忘本的表现。像这样的祭祀,就是有过失的了。

孝子怀有深厚的爱,就必定有温和的心气;有温和的心气,就必定有愉悦的表情;有愉悦的表情,就必定有委婉的仪容。孝子就如同拿着玉器一样,如同端着满杯的水一样,恭恭敬敬,专心致志,如同不能胜任一样,如同将要失手一样。严肃、庄重、恭敬,并非仅用来事奉父母,而是成年人应有的态度。

先王用以治理天下的有五个方面,就是重视有德行的人,重视尊贵的人,重视年老的人,敬重长者,慈爱幼小后辈。这五个方面,就是先王用以安定天下的。重视有德行的人,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德行的人是近于道义的;重视尊贵的人,因为尊贵的人是近于君主的;重视年老的人,因为年老的人是近于父母的;敬重长者,因为长者是近于兄长的;慈爱幼小后辈,因为幼小后辈是近于子女的。所以,最极至的孝敬近于王,最极至的悌顺近于霸。最极至的孝敬近于王,就是说即使是天子也必定有父亲在上;最极至的悌顺近于霸,就是说即使是诸侯也必定有兄长在上。对先王的教化就是加以承袭而不改变,用以领导天下国家。

孔子说:“树立爱心就从对待父母开始,是教导人们和睦的;树立恭敬就从对待长者开始,是教导人们恭顺的。教导人们和睦,民众就会重视拥有父母双亲;教导人们尊敬长者,民众就会重视服从政令。以孝敬来事奉父母,以恭顺来听从政令,这样推行于整个天下,就没有行不通的事了。”

在举行郊祭时,有丧事的人不敢哭泣,穿凶服的人不敢进入国门,就是恭敬的极至。在郊祭的当日,国君牵着祭牲,国君

子辈面对着国君来协助，卿大夫按次序跟在后面；进入庙门以后，把祭牲拴在庙碑上，卿大夫袒露着臂膊，割取牛毛献祭，以耳毛为上，用鸾刀割取肠间脂肪祭献，然后退下；在祭毛、祭生肉以后退下，是恭敬的极至。

举行郊祭，就是报答上天的赐与，主祭太阳，配祭月亮。夏后氏是在天黑时举行，殷人是在天亮时举行，周人祭祀太阳是从早晨到晚上。祭祀太阳在坛下，祭祀月亮在坛内，以分别幽阴和阳明，以限定上下分界。祭祀太阳向着东方，祭祀月亮向着西方，以分别内外，以端正各自的位置。太阳出升在东方，月亮初现在西方，阴阳昼夜的长短，始终相互循环往复，以达到天下的和谐。

天下的礼仪，是使人达到反求本始的，达到通于鬼神的，达到民和、物用的，达到合于道义的，达到崇尚谦让的。达到反求本始，是为了深厚自己的根本；达到通于鬼神，是为了尊敬长上；达到民和、物用，是为了树立人伦纲纪；达到合乎道义，就会使上下不相悖逆了；达到崇尚谦让，是为了去除争斗的。综合这五个方面来治理天下的礼仪，即使有奇邪而得不到治理的就很少了。

宰我说：“我听到鬼神的名称，而不知道它的含义。”孔子说：“气，就是神的充盈；魄，就是鬼的充盈；结合鬼和神，就是教化的极至了。”众生物都必定有死，死后都必定归于土中，这就叫做鬼。骨肉腐烂在地下，逐渐化为土壤，它的灵气都散发飞扬在世上，化作光辉，气味蒸发，凄怆可知，这就是万物的精灵，神的体现。依据万物的精灵，而确立为是至高无上的，就命名为鬼神，以作为百姓的崇拜对象，使百姓敬畏、万民顺服。

圣人以为这还是不够的，所以建筑起宫室，设置起宗庙祧庙，以分别亲疏远近，教导民众追溯祖先的历史而纪念自己的先辈，从而不忘记自己是从何而生来的。民众的顺服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会听从而且很快。

鬼和神的两个名称确立以后，就报以两种礼仪，建立朝事的礼仪，焚烧放在萧艾草上的牛羊肠脂，夹杂着放出的萧香火光，用以报神气，这就是教导民众反求本始的。献上黍稷谷物、肝肺、头、心，夹在两壶酒的中间，加上香酒，用以报鬼魂。教导民众相互亲爱，上下交流感情，就是礼的极至。

君子追忆祖先纪念先辈，不忘记自己从何生来，因而极尽自己的恭敬，抒发自己的感情，竭尽能力来办事，以报答自己的父母，而不敢不尽心竭力。所以从前天子要举行藉田千亩的礼仪，头戴冕冠朱红色冠带，亲自手执耒耜耕作；而诸侯要举行藉田百亩的礼仪，头戴冕冠青色冠带，亲自手执耒耜耕作；以收获来供献给天地、山川、社稷和先祖享用，所用的酒浆饭食，都是出自这里，就是敬的极至。

所以说，古时候，天子诸侯必定设有养兽的官吏，每年到了一定的日子，天子诸侯要斋戒沐浴，亲自前往巡视所畜养的牲兽，凡祭祀用的牛、羊，都必定从这里选取，就是敬的极至。君主选择牺牲用牛，交给畜养官来观察，选取根据毛色问卜决定，卜得吉兆，然后就加以特殊饲养。君主要穿戴皮弁素帨朝服，在每月的初一、十五亲自去巡视，以表示尽心竭力，就是孝的极至。

古时候，天子诸侯必定设有自己的桑园和养蚕室，建在靠近水边的地方，筑起宫室高一仞三尺，在墙上树直棘刺，而从

外面将门反锁住。到三月初一的早晨,君主穿戴皮弁素帻朝服,卜选三宫中吉利的夫人世妇,让她们进蚕种到蚕室中,端着蚕种到河水中冲洗一下;然后到桑园去采桑叶,晒干桑叶上的露水,用来喂蚕。在三月末,世妇就停止喂蚕,端着蚕茧请君主查看,接着献蚕茧给国君夫人,夫人说:“这就是用来为国君做礼服的吗?”然后穿着副袂礼服接受过来,并以猪羊二牲的少牢礼来接待。古时候的献茧礼,大概都是用少牢礼吧。到了良辰吉日,夫人率领着进行缫丝,亲自在水盆中浸泡三次手,然后把蚕茧分配给三宫的夫人世妇中吉利的人,让她们去缫丝,然后染成朱绿、染成玄黄,以织出黼黻花纹图案,做成礼服后国君就穿着来祭祀先王先公,就是敬的极至。

君子说:礼乐是不可以有片刻离开人们身心的。求得乐理以调节心绪,就会使人有平易、爽直、慈爱、善良的心绪油然而生了。平易、爽直、慈爱、善良的心绪产生就会快乐,快乐就会安定,安定就能持久,持久就能像天一样自然,像天一样自然就能像神一样不露形迹。像天一样自然就能不用说话而有信用,像神一样不露形迹就能不用发怒而有威严,这就是求得乐理以调节心绪的。求得礼仪以调节身体姿态,就会使人庄重恭敬,庄重恭敬就能严肃而有威仪。心中有片刻的不和谐不快乐,就会有卑鄙虚伪的心绪侵入,外表有片刻的不庄重不恭敬,就会有轻视怠慢的心绪侵入。所以音乐是调动于内心的,礼仪是调动外表的。音乐的极至是和谐,礼仪的极至是恭顺。一个人的内心和谐而外表恭顺,民众就会瞻顾他的神色而不敢与他抗争,观望他的仪容而民众就不会产生轻视怠慢的念头。所以德性的光辉映动在内心中,而民众没有不听从指挥

的；行为的有理体现在外表上，而民众没有不顺服的。所以说：求得礼乐的道理，就是天下的关口，加以实施运用就没有难事了。音乐是调动于内心的，礼仪是调动于外表的；所以礼仪的主旨是减省，音乐的主旨是充盈。礼仪减省了而要有所增进，就以增进为和美；音乐充盈了而要有所抑制，就以抑制为和美。礼仪减省而不有所增进，就会消亡；音乐充盈而不有所抑制，就会放肆。所以礼仪有鼓励的作用，而音乐有抑制的作用。礼仪得到鼓励就会使人快乐，音乐得到抑制就会使人安宁。礼仪的鼓励，音乐的抑制，二者的意义是一样的。

曾子说：“孝有三等，大孝是能令人尊敬自己的父母，其次是不辱没父母的名声，再次是能供养父母。”公明仪问曾子说：“先生您可以称为是孝的吧？”曾子说：“哪儿的话呢？哪儿的话呢？君子所说的孝，是能够预先意识到父母的心愿而加以奉行，又能够晓谕父母于正道。我曾参，不过是供养而已，怎么能称为孝呢？”

曾子说：“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以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而行事，敢不敬慎吗？居处不庄重，就不是孝；事奉君主不忠诚，就不是孝；居官不敬慎，就不是孝；交朋友不讲信用，就不是孝；战阵上没有勇武，就不是孝。这五个方面做不到，灾祸就会连及父母，敢不敬慎吗？”烹饪做熟鲜肉香饭，品尝以后进献给父母，这不是孝，而是供养。君子所说的孝，就是国人都称赞说：‘真是幸福啊！有这样的好儿子。’这就称得上是孝了。众人最基本的教化就是孝，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供养。供养是可以做到的，恭敬就很难；恭敬是可以做到的，让父母乐意就很难；乐意是可以做到的，持久就很难；持久是可以做到的，终生

如此就更难。父母不在以后,自身谨慎地做事,不给父母留下坏的名声,就称得上是能够尽终的了。仁,就是仁爱地对待这些的;礼,就是履行这些的;义,就是合乎这些的;信,就是信守这些的;强,就是努力做到这些的。快乐就是由顺从这些而产生,刑罚就是因违犯这些而设立。”

曾子说:“作为孝,确定它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普及它就会流行于四海之内,施行于后世就会不分朝夕,推广传播到东海而成为准则,推广传播到西海而成为准则,推广传播到南海而成为准则,推广传播到北海而成为准则。《诗》上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不服从。’讲的就是这些。”

曾子说:“树木要按照季节来砍伐,禽兽要按照季节来捕杀。孔夫子说过:‘砍伐一棵树,杀死一只野兽,不按照季节,就不是孝。’孝有三等,小孝是运用体力,中孝是用心侍奉,大孝是不致匮乏。思念父母的慈爱而忘记自身的劳苦,可以称为是运用体力了;尊崇仁德,安守道义,可以称为是用心侍奉了;广施仁德,而使庙堂祭物得以齐备,可以称为是不致匮乏了。被父母所喜爱时,高兴而不会忘记;被父母所厌恶时,畏惧而没有怨恨。父母有过失时,加以劝谏而不违逆;父母死后,必须求得合于仁道的收获用来祭祀他们。这就叫做以礼尽终。”

乐正子春下堂时伤了脚,数月不出门,仍然带着忧郁的神情。门人弟子就问他:“先生您的脚不是好了吗?数月不出门,仍然带有忧郁的神情,这是为什么呢?”乐正子春说:“你问得好,你问得好!我听曾子讲过,曾子听孔夫子讲过,说:‘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没有比人更伟大的了。人是父母完完整整地生下的,完完整整地把自己归还给父母,这就可以称做孝了。不

缺损自己的肢体，不辱没自己的身心，这就可以称做完整了。所以君子在半步之间而不敢忘记尽孝的。’现在我忘记了孝道，所以才有忧郁的神色。每一抬脚而不敢忘记父母，每一出言而不敢忘记父母。每一抬脚而不敢忘记父母，所以走路而不走小径，乘船而不游水，不敢以父母所遗留下的我们的身体去冒险；每一出言而不敢忘记父母，所以恶言恶语不会说出口，怨言谩骂不会招致身上。不辱没自己的身心，不辱没自己的父母，可以称做是孝了。”

从前，有虞氏是注重德行而尊崇年长的人，夏后氏是注重官爵而尊崇年长的人，殷人是注重富贵而尊崇年长的人，周人是注重亲情而尊崇年长的人。虞、夏、商、周四代，都拥有天下的伟大帝王，而没有遗忘年长的尊贵的。尊贵年长的在天下已是很久了，仅次于事奉父母的重要。所以在朝廷上，官爵相同就尊崇年长的人。七十岁的人可以持杖在朝廷上，国君有所请教，就特设坐席；八十岁的人可以不上朝听政，国君有所请教，就到他的家中去；这样就是悌顺的德行通行于朝廷之上了。走在路上，而不和长者并肩，不是错肩在后，就是跟随在后；见到老年人，无论是乘车还是徒步都要避让；是斑白头发的人就不要让他担着东西走在路上；这样就是悌顺的德行通行于道路上了。居处在乡里而凡事以年长为先，年老穷困的人不被遗忘，强者不侵犯弱者，众多的不欺负寡少的，这样就是悌顺的德行通行于州巷中了。古时候的规定，五十岁的人就不再充任田猎中的走卒，分配猎物时多分给年老的人，这样就是悌顺的德行通行于狩猎中了。在军旅队伍中，官爵相同就尊崇年长的人，这样就是悌顺的德行通行于军旅中了。孝悌的德行兴起于

朝廷上,通行于道路上,到达于州巷中,传播到狩猎中,奉行于军旅中,民众就会至死奉行孝悌,而不敢有所违犯了。

在明堂里举行祭祀,是为了教导诸侯奉行孝道的;在大学中宴请三老五更乡官,是为了教导诸侯奉行悌顺的;在西学中祭祀已死的贤人,是为了教导诸侯奉行应有的德行的;举行亲耕藉田的礼仪,是为了教导诸侯供养祭奉先人的;举行朝覲的礼仪,是为了教导诸侯臣服天子的。这五个方面,是天下最重要的教化了。

在大学里宴请三老五更的乡官时,天子亲自袒露臂膊来割取牲肉,手端着酱醋来劝食,手持着酒杯来劝酒,戴着用绢做帽沿的冕冠,是为了教导诸侯奉行悌顺的德行的。所以,居住在乡里而凡事以年长者为先,年老穷困的人不被遗忘,强者不侵犯弱者,众多的不期负寡少的,这就是从大学中传播出来的德行。

天子设有四个学校,在应当入学时,太子要根据年龄大小来安排。天子巡守时,诸侯要等候在自己国家的边境上;天子到诸侯国,就先看望百岁的老人。八十岁、九十岁的人在道路东边行走,而在西边行走的人就不敢超过他们;当他们在道路西边行走,而在东边行走的人就不敢超过他们。当他们要发表政治意见时,可以请国君前往聆听。官拜一命的人在乡里论定年辈,官拜二命的人在族人中论定年辈,官拜三命的人不用和族人论定年辈,而对族人中七十岁的人还是不敢争先的。七十岁的人,不是有大事就不用进朝听政;如果有大事而进朝时,国君必须对他揖让行礼,然后轮到对高官爵的人。

天子有了善行,就归功于天;诸侯有了善行,就归功于天

子；卿大夫有了善行，就归功于诸侯；士和庶人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父母，归功于长辈。有了俸禄、官爵的奖赏，就祭告成功于宗庙，用以表示恭顺。从前，圣人根据阴阳天地的情形，而设立易官。易官持抱着宝龟面向南站立，天子穿着卷冕礼服面向北站立，即使自己拥有聪明智慧，也必须进前请求神明决断，以表示不敢专断，而尊崇天意。有了好处就称是别人的功劳，有了过失就称是自己的错误，就是教导人们不自我夸耀，而尊敬贤能的。

孝子将要举行祭祀时，必须抱有恭敬庄重的心情来考虑事情，从而备办祭服祭品，修葺宫室，办理各种事项。至临祭之日，神情必须温柔和善，步调必须敬畏小心，就像唯恐来不及致以爱心的样子。在举行祭奠时，表情必须温柔和善，身体必须躬屈，就像亲人要说话还没有说的样子。在助祭的宾客都退出时，自己还是静心端正地站立，就像将见不到亲人的样子。到祭祀完毕以后，仍然思绪万千，就像亲人还会重新进来的样子。所以，诚挚善良不离开自身，所见所闻不离心中，思虑心绪不离开亲人。郁结在心中，表现在神情上，而加以回忆反省，这就是孝子的心愿。

建立国家的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

祭 统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

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

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言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上则顺于鬼神，外则顺于君长，内则以孝于亲。如此之谓备。唯贤者能备，能备然后能祭。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明荐之而已矣，不求其为。此孝子之心也。

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既内自尽，又外求助，昏礼是也。故国君取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所以备外内之官也。官备则具备。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长，苟可荐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外则尽物，内则尽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供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及时将祭，君子乃斋。斋之为言斋也，斋不斋以致斋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斋。不斋则于物无防

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斋七日以定之，致斋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斋。斋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君致斋于外，夫人致斋于内，然后会于大庙。君纯冕立于阼，夫人副祔立于东房。君执圭瓚裸尸，大宗执璋瓚亚裸。及迎牲，君执紼，卿大夫从士执刍。宗妇执盎从夫人荐浼水。君执鸾刀羞哂，夫人荐豆，此之谓夫妇亲之。

及入舞，君执干戚就舞位，君为东上，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与天下乐之；诸侯祭也，与境内乐之。冕而总干，率其群臣，以乐皇尸，此与境内乐之之义也。

夫祭有三重焉：献之属，莫重于裸，声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于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与志进退，志轻则亦轻，志重则亦重。轻其志而求外之重也，虽圣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尽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礼，以奉三重，而荐诸皇尸，此圣人之道也。

夫祭有俊，俊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终者如始。”俊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俊鬼神之馀也，惠术也，可以观政矣。”是故，尸谥，君与卿四人俊。君起，大夫六人俊。臣俊君之余也。大夫起，士八人俊。贱俊贵之余也。士起，各执其具以出，陈于堂下，百官进，彻之，下俊上之余也。凡俊之道，每变以众，所以别贵贱之等，而兴施惠之

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见其脩于庙中也，庙中者，境内之象也。祭者，泽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惠必及下，顾上先下后耳，非上积重而下有冻馁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泽，则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将至也，由俊见之矣。故曰：“可以观政矣。”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铺筵设同几，为依神也。诏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别嫌也。尸在庙门外则疑于臣，在庙中则全于君；君在庙门外则疑于君，入庙门则全于臣，全于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义也。

夫祭之道，孙为王父尸。所使为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伦也。

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尸饮七，以瑶爵献大夫；尸饮九，以散爵献士及群有司，皆以齿。明尊卑之等也。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 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此之谓亲疏之杀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赐爵禄于大庙，示不敢专也。故祭之日，一献，君降立阼阶之南，南向，所命北面，史由君右执策命之。再拜稽首，受书以归，而舍奠于其庙。此爵赏之施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东房。夫人荐豆执校，执醴授之执铎。尸酢夫人执柄，夫人授尸执足。夫妇相授受，不相袭处，酢必易爵。明夫妇之别也。

凡为俎者，以骨为主。骨有贵贱，殷人贵髀，周人贵肩，凡前贵于后。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贵者取贵骨，贱者取贱骨；贵者不重，贱者不虚，示均也。惠均则政行，政行则事成，事成则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为政者如此。故曰见政事之均焉。

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与穆齿，凡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有序。夫祭有畀焘胞翟阍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为能行此，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畀之为言与也，能以其余畀其下者也。焘者，甲吏之贱也；胞者，肉吏之贱者也；翟者，乐吏之贱者也；阍者，守门之贱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此此四守者，吏之至贱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贱，而以其余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则境内之民无冻馁者矣，此之谓上下之际。

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蜡。禴禘，阳义也；尝蜡，阴义也。禘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尝”。古者于禘也，发爵赐服，顺阳义也；于尝也，出田邑，发秋政，顺阳义也。故《记》曰：“尝之日，发公室，示赏也。”草艾则墨，未发秋政，则民弗敢草也。

故曰：禘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义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义，君人不全；不能其事，为臣不全。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义章。其义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则竟内之子孙莫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亲莅之，有故则使人可也。虽使人也，君不失其义者，君明其义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轻，疑于其义，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为民父母矣。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

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

故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耆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鞶彝鼎。’”此卫孔悝之铭也。

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

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夫大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子孙纂之，至于今不废，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国也。

【译文】

凡是治理民众的方式，没有比礼更紧要的；礼有五种形式，没有比祭礼更重要的。作为祭礼，并不是事物从外部施加的，而是由人们心中发生出来的，是内心有所感触而以礼仪加以奉行的。所以只有贤能的人能够极尽祭礼的意义。

贤能的人所举行的祭礼，是必定能够领受到赐福的。并不是世人们所说的福；福，就是完备；完备，就是百事顺利的总名。没有不顺利的就叫做完备，讲的就是在内尽求于自己，在外顺从于道义。忠臣用以事奉君主，孝子用以事奉父母，其根本都是一致的。对上就顺从于鬼神，在外就顺从于君长，在家就孝顺于父母，像这样才算完备。只有贤能的人能够做到完备。能够做到完备，然后才能够奉行祭祀。所以贤能的人所举行的祭祀，致以自己的诚信和自己的忠敬，奉上祭用的礼物，实行祭祀的典礼，安排祭祀的声乐，检查祭祀的时令，明心洁身而奉献礼品就可以了，而不求有其他的表现。这就是孝子的

心意。

作为祭祀，就是用以追加供养、继续尽孝的。孝，就是“蓄”；顺从人道而不悖逆人伦，就称为“蓄”。所以孝子事奉父母有三个原则，父母活着时就要供养，父母去世时就要守丧，丧期结束后就要祭祀。供养时就要看孝子的顺从，守丧时就要看孝子的悲哀，祭祀时就要看孝子的恭敬和守时。极尽这三个方面，就是孝子的行为。

在自己内部尽心尽力以后，又要向外部求助，这就是婚礼。所以国君娶夫人时的言辞是：“请您的玉女和寡人我共同拥有敝邑，事奉宗庙社稷吧。”这就是求助的根本所在。作为祭祀，必须夫妇亲自举行，就是使内外的职守齐备。职守齐备，供祭的物品就能够齐备；水草做的腌菜，陆产的酱菜，小物品等就齐备了；俎案上的牛羊猪三牲，八簋中的黍稷谷物，美味珍肴就齐备了；昆虫的珍异，草木的果实，阴阳的物品就齐备了；凡是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要是可以进献的，无不陈设在祭祀上，以表示极尽所有物品。在外部极尽物品，在内部须极尽心意，这就是祭祀的用心。

所以天子亲自在南郊耕作，以供应祭用的饭食；王后亲自在北郊养蚕，以供应祭用的礼服。诸侯在东郊耕作，也是用来供应祭用的饭食；国君夫人在北郊养蚕，也是用来供应祭用的礼服。天子诸侯，并不是没有人为他们耕作；王后夫人，并不是没有人为她们养蚕；而是为了亲身表达自己的诚信。诚信就是尽心尽力，尽心尽力就是恭敬。恭敬尽心，然后可以事奉神明，这就是祭祀的原则。

当举行祭祀的时候，君子就先斋戒，斋戒就是说要齐整身

心,就是齐整自身不够齐整的地方,以达到齐整。所以,君子不是有大事,不是要恭敬,就不斋戒。不戒斋就会对事物没有防范,嗜好欲望就会没有止境。到将要斋戒时,就要防范邪恶的事物,抑制嗜好欲望,耳不听音乐。所以有记载说:“斋戒的人不接触音乐。”讲的就是不敢散乱自己的心志。心中不胡乱考虑,必须依从道义;手足不胡乱举动,必须依从礼仪。所以君子进行斋戒的时候,专心致志,极尽自己精明的德行。因而散斋七天以稳定情绪,致斋三天以齐整身心,稳定就是齐整,齐整就是精明的极至,然后就可以和神明相交接了。

所以在祭祀前的十一天,宫内宰官就要让国君夫人斋戒,国君夫人也进行散斋七天,致斋三天。国君在外进行致斋,夫人在内进行致斋,然后在太庙里会面。国君穿戴纯冕祭服站在主阶上,夫人穿戴副袼祭服站在东房里;国君手执圭瓚的灌酒器向代为受祭的人行灌礼,由大宗手执璋瓚的灌酒器代国君夫人行灌礼。到迎接祭祀的时候,国君牵着缰绳,卿大夫跟随在后面,士拿着草料,宗妇端着盎齐酒跟随着夫人进献水酒。国君手执鸾刀割取祭牲,进献给代为受祭的人来尝;夫人就进献豆盘中的熟食。这就叫做夫妇亲自从事祭祀。

到举行乐舞时,国君手执着盾牌、斧子站在舞位上。国君靠在东边的上位,戴着冕冠,手执盾牌,率领群臣进行舞蹈,以娱乐先王的代为受祭的人。所以天子的祭祀,是与天下人同乐;诸侯的祭祀,是与国人同乐。戴着冕冠,手执盾牌,率领群臣进行舞蹈,以娱乐先王的代为受祭的人,这就是与国人同乐的意思了。

祭祀有三个重要的节目,在进献的节目里,没有比灌礼更

重要的；在声乐的节目里，没有比登堂歌唱更重要的；在舞蹈的节目里，没有比《武宿夜》更重要的。这是周人的方式。凡是这三个节目，都是用来凭借外部的行为而加强君子的心志的，所以是和心志一同进退的；心志轻慢，举止也就轻慢；心志庄重，举止也就庄重。轻慢自己的心志而要求得外部举止的庄重，即使圣人也是不能做到的。所以君子举行祭祀，必须自身尽心尽力，用来显示出庄重。以礼仪相引导，进行三个重要的节目，以进献给先王的代为受祭的人，这就是圣人之道了。

凡是祭祀都有分吃鬼神余食的仪式，分吃余食的仪式，是祭祀的最后节目，不可以不知道它的意义。所以古时候的人有句话说：“好的结束就像好的开始一样。”分吃余食就是这样的。所以古时候的君子说：“代为受祭的人也吃鬼神剩下的祭品的。”这是施惠的方式，可以从中看出施政的含义。所以在代为受祭的人起身以后，由国君和卿四人分吃代为受祭的人的余食；国君起身以后，由大夫六人分吃余食，就是臣下分吃国君的余食；大夫起身以后，由士八人分吃余食，就是贱位的人分吃尊贵的人的余食；士起身以后，各自端着剩余的食品，陈列在堂下，百官就上前分吃，然后撤下去，就是下属分吃长上的余食。凡是分吃余食的方式，每变换一次分吃余食的人就增多，借以分别贵贱的等差，而显出施惠的原则。所以用四簋盛的黍稷，来表示治理庙中的祭事。作为庙中，就是国内的象征。作为祭祀，就是恩泽的最大表现。所以君上有大恩泽，恩惠就一定会施及于下民，所看到的就会是君上先有所施与而下民后有所获得，而不是君上多有积聚而下有冻饿的民众。所以君上有大恩泽，民众就会一个个地等待在下面，知道恩惠一定会

到来的，因为从分吃余食中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分吃余食是可以体察政治的。”

作为祭祀的礼仪是很盛大的，而祭祀的供献物品是很齐备的。大顺和齐备，不就是教化的根本吗？所以君子所施行的教化，在外就教诲人们尊敬自己的君长，在内就教诲人们孝顺自己的父母。所以圣明的君主在上，群臣就会服从；崇奉祭祀宗庙社稷，子孙就会孝顺。极尽正道，端正道义，教化就产生了。因此君子事奉君主，必须身体力行，不适合于君上做的事，就要让臣下去办，臣下不愿办的，就不要让君上受理。批评别人，而自己去做的，不是教化的正道。所以君子所施行的教化，必须从自己的根本出发，就是顺的极至；祭祀不就是这样的吗？所以说：“祭祀，就是教化的根本。”

祭祀有着十种意义：体现着事奉鬼神的道理，体现着君臣的道义，体现着父子的关系，体现着贵贱的等差，体现着亲疏的减弱，体现着官爵赏赐的施与，体现着夫妇的区别，体现着政事的公平，体现着长幼的次序，体现着上下的分际，这就是祭祀的十种意义。安排宴席设置一个几，是供鬼神倚靠用的；让祝官在室内告神，又到门外告神，这是与神明交接的方式。君主迎接祭牲，而不迎接代为受祭的人，是为了避嫌疑的。代为受祭的人在庙门外，就会被怀疑还是臣下，在庙中就会被视为神君了；君主在庙门外，就会被怀疑还是君主，在庙中就会被视为是臣下，是孝子了。所以君主不迎接代为受祭的人，就是为明确君臣的道义的。

作为祭祀的方式，由孙子作为祖父的代为受祭的人，所以被指定做代为受祭的人的，必须是主祭人的子辈。父辈的主祭

人要面向北而祭拜子辈的代为受祭的人，就是用以明确儿子事奉父亲的道理的。这就是父子的关系。

代为受祭的人饮五献酒以后，国君就要洗玉爵杯献卿；代为受祭的人饮七献酒以后，国君就要用瑶爵杯献大夫；代为受祭的人饮九献酒以后，国君就用散爵杯献士和众执事。都按照年龄的大小进行。这就是明确尊卑的等差的。

作为祭祀有着昭穆辈份的区别，昭穆，就是用来区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秩序而没有混乱的。所以凡是在太庙中举行祭事时，就是群昭辈和群穆辈都聚在一起却不会搞乱了他们的辈份关系，这就叫做亲疏的减弱。

古时候，圣明的君主封官爵给有德行的人而颁俸禄给有功劳的人，就一定在太庙中封赐官爵俸禄，以表示不敢自己独断专行。所以在祭祀的当日，一献酒以后，国君就走下堂来站在主阶的南边，面向南，所受爵禄的人面向北，由主管文书的史官在国君的右边拿着册书赐给受封的人，受封赐的人要两次拜谢叩头到地，接受册书后回去，在自己的家庙中举行祭奠礼，报告祖宗。这就是官爵赏赐的施予。

国君穿戴着卷冕祭服站在主阶上，国君夫人穿戴着副衿礼服站在东房中。国君夫人进献豆器时，手握豆柄；执醴酒的执事递豆器给国君夫人时，手托豆足盘。代为受祭的人回敬酒给国君夫人时，手执爵杯的柄；国君夫人接受代为受祭的人敬酒时，手执爵杯的足。夫妇相互接递时，不能手执同一部位，回敬酒时必须换一个爵杯，就是明确夫妇的区别的。

凡是分配俎肉时，以带骨肉为主。骨也有贵贱的不同，殷人以髀骨为贵，周人以肩骨为贵。凡是牲体的前部都比后部贵

重。分俎肉，就是用以表明祭祀必定有所恩惠的。因而尊贵的人取用贵重的骨肉，卑贱的人取用低贱的骨肉；尊贵的人不得取用双份的，卑贱的人不会空无所有，以表示公平分配。施惠公平，政事就会通行；政事通行，事业就会成功；成功所以能够确立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分配俎肉，借以明确施惠必须公平。善于施行政治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体现着政事的公平。

凡是赐与爵位，昭辈的为一系列，穆辈的为一系列。昭辈与昭辈按年龄排定，穆辈与穆辈按年龄排定。凡众执事都以年龄为次序。这就叫做长幼有序。

凡祭祀有分祭食给皮匠、屠夫、舞师和守门人的，就是施惠于天下的表示，只有拥有德行的君主才能做到这样的。贤明足以发现这些人，仁爱足以赐与这些人，“鬯”的意思就是给与，就是能把自己的剩余给与自己的下人。烋，是掌管甲冑的官中微贱的小官；胞，是掌管屠宰的官中微贱的小官，翟，是掌管乐舞的官中微贱的小官；阍，是守门中的微贱小官。古时候不使用受过刑罚的人守门。这四种职守的人，是官吏中最微贱的。代为受祭的人又是最尊贵的，以最尊贵的人在祭祀的最后而不忘记最微贱的人，以自己剩余的祭品给与们。因此圣明的君主在上，国内的民众就没有受冻饿的了。这就叫做上下的分际。

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禘，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尝，冬天的祭祀叫做烝。禘和禘，是阳的意思；尝和烝，是阴的意思。禘是阳的极盛，尝是阴的极盛。所以说：“没有比禘祭、尝祭更重要的祭祀了。古时候在禘祭时，要颁发爵位，赏赐车乘衣服，是顺于阳的意思；在尝祭时，要离开田里

举行军事训练,开始施用刑罚,是顺于阳的意思。所以有记载说:“在禘祭、尝祭的日子分发公室的财物,以表示奖赏的。在割草的时节,就从墨刑开始施用刑罚;没有开始施用刑罚,民众也就不敢割草。”

所以说,禘祭、尝祭的意义是很大的,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不可以不知道的。能够明辨它的意义的是君主;能够奉行它的祭事的是臣下。不能明辨它的意义,是做君主的不健全;不能奉行它的祭事,是做臣下的不健全。作为它的意义,就是用来增强意志的,是各种德行的体现。所以富于德行之人,他的意志就深厚;意志深厚的人,他的行为意义就显明;行为意义显明的人,他举行的祭祀就虔敬;祭祀虔敬,国内的子孙就没有敢不虔敬的了。所以君子举行的祭祀,必须亲自到场;如有变故,就可以派人代表主持;即使是派人代表,国君祭礼无缺,于君无损,因为国君是明辨祭祀的意义的。德行浅薄的人,他的意志就轻慢;对自己行为的意义有怀疑,而要求他在祭祀上做到虔敬,是不可能的。祭祀而不虔敬,又怎么能做民众的父母呢?

祭祀用的铸鼎有铭文,铭,就是刻下自己的名,留下自己的名以颂扬先祖的美德,清楚地展示给后世。作为先祖的人,没有不拥有美德的,没有不拥有恶行的,铭的意思就是称颂美德而不记录恶行。这就是孝子孝孙的心意,只有贤能的人能够做到。

作为铭文,就是论述自己先祖所拥有的美德善行、功勋业绩、奖赏名声,罗列在天下人眼前,而加以斟酌后刻铸在祭器上,附上自己的名字,用来祭祀自己的先祖。显扬先祖,是用

以崇尚孝心的。把自己附加在上面，是顺应情理的。明确地展示给后世，是用来教育后人的。作为铭文，刻颂一次则使先祖后人皆有所得。所以君子观看铭文时，既会赞美铭文中的称颂，又会赞赏制作铭文的行为。制作铭文的人，圣明足以发现先祖的美德，仁爱足以奉献给先祖以美名，智慧足以有利于先祖，可以说是贤能的了；贤能而不自行夸耀，可以说是谦恭的了。

所以卫国的孔悝铸鼎的铭文说：“六月丁亥，卫庄公来到太庙祭祀，对孔悝说：‘舅舅，你的祖先庄叔，在我的祖先成公左右奉事。成公曾命令庄叔跟随逃难到汉阳，后来又跟随到宗周，一路奔走没有厌倦。上天保佑我的先祖献公，献公就命令你的先祖成叔继承祖上的职事。你的父亲文叔，振奋旧有的愿望，起来率领卿士们，为卫国而操劳；他勤奋地为国家效力，日夜不懈，民众都称颂他说：‘多么善良的人哪！’庄公又说：‘舅舅，我来为你写铭文，你要继承你父亲的事业。’孔悝拜谢叩头，说：‘我答应您，一定采纳您的厚意，殷勤地铭刻在冬天犒祭用的鼎上。’”这就是卫国的孔悝铸鼎上的铭文。

古时候的君子，论述自己先祖所拥有的美德，而清楚地展示给后世的人，而附加上自己的名字，以推重自己的国家就是这样的。子孙中守持宗庙社稷的人，自己的先祖没有美德而加以称颂的，就是欺骗；有善行而不知道的，就是不明智；知道而不加传述的，就是不仁。这三种表现，是君子所耻恶的。

从前，周公对天下拥有功勋，周公死后周成王、周康王追思周公所建立的功勋，而打算尊崇鲁，所以就赐与鲁国以隆重的祭礼。外祭就是郊祭、社祭，内祭就是大尝祭、禘祭。作为大

尝祭、禘祭，登堂歌唱《清庙》诗歌，下堂而有管乐奏起《象》乐，以朱红盾牌、玉制斧子跳起《大武》舞，以八列舞队跳起《大夏》舞；这是天子的乐舞，为了褒扬周公，赐与鲁国的。子孙们继承着它，直到现在不曾废止，用以宣扬周公的德行，又用以推重周公的国家。

经 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

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故衡诚悬，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

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败起矣。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

【译文】

孔子说：“进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教化是可以知道的。

其国民的为人，温柔而宽厚，是《诗》的教化；通今而博古，是《书》的教化；达理而顺情，是《乐》的教化；静心而细致，是《易》的教化；谦逊而庄敬，是《礼》的教化；运用文辞而罗列事迹，是《春秋》的教化。所以学《诗》的偏失是愚拙，学《书》的偏失是诬误，学《乐》的偏失是奢靡，学《易》的偏失是执迷，学《礼》的偏失是烦琐，学《春秋》的偏失是混乱。其国民的为人，温柔宽厚而不愚拙，就是深知《诗》义的；通今博古而不诬误，就是深知《书》义的；达理顺情而不奢靡，就是深知《乐》义的；静心细致而不执迷，就是深知《易》义的；谦逊庄敬而不烦琐，就是深知《礼》义的；运用文辞罗列事迹而不混乱，就是深知《春秋》义的。”

作为天子，与天地相配合，所以德行比于天地，恩泽普及万物，像日月一样发出光芒，光明照耀四海而无微不至。天子在朝廷上就倡导仁圣、礼义的秩序，在闲居的时候就欣赏《雅》、《颂》的音乐，在行走的时候就有佩环佩玉的声响，在登车的时候就有鸾铃、和铃的声音。起居行动都有礼仪，进退往来都有节度，百官各得其位，万事各有次序。《诗》中说：“善良的君子，仪容没有过失，仪容没有过失，四方国家得行正道。”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发号施令而能使民众欢悦的叫做和，上下相互亲爱的叫做仁，民众不用追求所想要的东西而能够得到的叫做信，消除天地间的祸害的叫做义。义与信，和与仁，是霸王的工具。有统治民众的意志而没有必要的工具，就不能够成功。

礼对于治理国家，如同秤用于称量轻重，墨线用于校对曲直，规矩用于确定方圆。所以秤准确地悬垂，就不能以轻重来

欺骗；墨线准确地弹画，就不能以曲直来欺骗；规矩准确地摆放，就不能以方圆来欺骗。君子通晓礼，就不能以奸诈来欺骗。所以，重视礼，遵循礼，就是懂得道理的人；不重视礼，不遵循礼，就是不懂得道理的人，指的就是恭敬谦让的道理。所以用来崇奉宗庙就会恭敬，用来进入朝廷就会贵贱有等，用来居家生活就会父子亲爱、兄弟和睦，用来居处乡里就会长幼有序。孔子说：“安顿君主，治理民众，没有比礼更好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朝觐的礼仪，是用来明确君臣的名分的。聘问的礼仪，是用来使诸侯相互尊敬的。丧祭的礼仪，是用来明确臣下子女的感恩的。乡饮酒的礼仪，是用来明确长幼的次序的。婚姻的礼仪，是用来明确男女的分别的。作为礼，消除祸乱所以产生的原因，如同堤防阻挡洪水的来路一样。所以认为旧的提防没有用处而加以毁坏，必有水灾发生，以为旧的礼仪没有用处而加以废弃，必有祸乱发生。所以，婚姻的礼仪废止，夫妇关系就会痛苦，而淫乱苟合的罪过就增多。乡饮酒的礼仪废止，长幼的次序就会失位，而争斗的诉讼就频繁。丧祭的礼仪废止，臣下子女的感恩就会淡薄，而背叛祖先、忘记父母的人就众多。聘觐的礼仪废止，君臣的地位就会错乱，诸侯的行为就会败坏，而背叛、侵犯的战乱就发生。

所以，礼的教化作用就在细微的地方体现，阻止邪恶在尚未发生的时候，使人们每天都趋向善良而远离罪恶，可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先王就很重视礼。《易》中说：“君子慎重对待万事的开始，开始有毫厘的差错，以后就会有远至千里的过失。”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哀公问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也，不足以知礼。”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既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嗣。其顺之也。然后言其丧葬，备其鼎俎，设其豕腊，修其宗庙，岁时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处，节丑其衣服，卑其宫室，车不雕几，哭不刻镂，食不贰味，以与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礼者如此。”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行之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实无厌，淫德不倦。荒怠傲慢，固民是尽，午其众以伐有道；求得当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后。今之君子，莫为礼也。”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公曰：“寡人虽无似也，

愿闻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闻乎？”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昏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人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亲；弗敬不正。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公曰：“寡人愿有言然。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后，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闻此言也。寡人欲问，不得其辞，请少进！”孔子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昏，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庙之礼，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礼，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大为。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忤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则国家顺矣。”

公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公曰：“敢问何谓成亲？”孔子对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

身。”

公曰：“敢问何谓成身？”孔子对曰：“不过乎物。”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

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烦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对曰：“仁人不过乎物，孝子不过乎物。是故，仁人之事亲也如事天，事天如事亲，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闻此言也，无如后罪何！”孔子对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大礼是什么样子呢？君子谈到礼时，为什么那样尊重呢？”孔子说：“我孔丘是个平凡的人，还未完全知道礼。”哀公说：“不，先生尽管讲吧。”孔子说：“孔丘我听说过，在民众所赖以生存的事物中，礼是最重要的。没有礼就不能有节制地崇奉天地的神灵，没有礼就不能辨明君臣、上下、长幼的名分地位，没有礼就不能分别男女、父子、兄弟的亲戚关系和婚姻、亲疏的交际。君子因此才尊敬礼的。然后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礼来教育百姓，不致搞乱聚会行礼时的品级关系。到有所成效的时候，再确定雕镂器具、色彩装饰、礼服纹饰来完善仪规。在民众顺从教育以后，再教授他们丧葬时间的计算，置备鼎、俎礼器，设置牲猪、猪肉祭品，修建宗庙，按照岁时恭敬地进行祭祀，来排定宗族的次序。自己又要适应居处的生活，穿俭省朴素的衣服，住简陋的宫室，车乘不加雕饰，器用不

加刻镂，食物不吃多种品 口味，以此和民众同甘共苦。古时候的君主遵行礼仪就是这样的。”

哀公问：“现在的君主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孔子说：“现在的君主，贪得无厌，过于奢侈而不加收敛，怠惰荒废而傲慢骄横，收刮民财竭尽所有，违背民心讨伐正道，追求私欲不择手段。古时候治理民众，采用的是前面的做法，现在治理民众，采用的是后面的做法。现在的君主没有遵行礼的。”

孔子陪哀公坐着，哀公说：“请问在人道中什么最重要呢？”孔子忽然严肃起来回答说：“君主您谈到这个问题，真是百姓的福气了。所以臣下我怎敢不给予回答呢，在人道中政治是最重要的。”哀公说：“请问怎么叫做实行政治呢？”孔子回答说：“政治，就是公正的意思，君主做得公正，百姓就会遵从政治。君主所做的，就是百姓所遵从的。君主所不做的，百姓还遵从什么呢？”哀公说：“请问实行政治应该怎样做呢？”孔子回答说：“夫妇有别，父子亲爱，君臣相互尊敬，三方面端正，其他事情就顺从了。”哀公说：“我虽然不是很贤明的，还是愿意听一听实行这三个方面的方法，可以讲一讲吗？”孔子回答说：“古时候实行政治，爱人是重要的。要实现爱人，礼是最重要的。要实现礼，恭敬是最重要的。恭敬的最高体现，天子诸侯的婚姻是最重要的。既然天子诸侯的婚姻是恭敬的最高体现，所以要穿着冕服亲自去迎娶，这是亲近新娘的表现。亲近就是亲爱的表现。所以君子以恭敬表现亲爱，离开了恭敬，就是遗弃亲爱。不爱就不亲，不敬就不正。爱和敬，不就是政治的根本吗？”哀公说：“我还想问的是，穿着冕服亲自去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忽然严肃起来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姻缘，以

继承先祖的后嗣,以担负天地、宗庙、社稷的主持,君主您怎么能说太隆重了呢?”哀公说:“我很固陋,不固陋又怎么能听到这些话呢?我想询问,不知道从哪说起,请您继续讲吧。”孔子说:“天地不相配合,万物就不能生长。天子诸侯的婚姻,是万代的接续,君主您怎么能说太隆重了呢?”孔子继续说:“对内主持宗庙的礼仪,完全能够以配天地的神明;对外主持发号施令的礼仪,完全能够确立上下的恭敬。遇到失职坏事的耻辱,完全能够振作起来;遇到国家衰弱的耻辱,完全能够兴盛起来。实行政治先要实行礼,礼不就是政治的根本吗?”

孔子继续说:“从前夏商周三代圣明君王的政治,必定敬重自己的妻子,这是合乎道义的。作为妻,是亲族的主体,怎么敢不敬重呢?作为子,是亲族的后继,怎么敢不敬重呢?君子没有不敬重的,敬重自身是最重要的。自身是亲族的支脉,怎么敢不敬重呢?不能敬重自身,就是伤害自己的亲族;伤害自己的亲族,就是伤害自己的根本;伤害自己的根本,支脉从而就消亡了。这三个方面正是百姓的象征。对自身敬重及于百姓的身心,对儿子敬重及于百姓的子弟,对妻子敬重及于百姓的妻室,君主推行这三个方面,就能够遍及天下了,这正是周太王所施行的。如果能这样,国家就安顺了。”

哀公说:“请问怎么叫做敬身呢?”孔子回答说:“君主有错误的言语,民众就会跟着说;有错误的行为,民众就会跟着做。君主讲话不出错误、行动不违原则,百姓不用发号施令就会恭敬顺从。如能这样,就能够敬重自己的身心,能够敬重自己的身心,就能够成全父母的名誉。”哀公说:“请问怎么叫做成全父母的名誉呢?”孔子回答说:“君子,是有所成就的人的名誉。

当百姓赋予一个人名誉，而称他为君子的子弟，就是将他的父母视为君子，这样就是成全父母的名誉了。”孔子继续说：“古时候实行政治，爱人是重要的。不能爱人，就不能保有自身；不能保有自身，就不能安居乐土；不能安居乐土，就不能乐天安命；不能乐天安命，就不能成就自身。”

哀公说：“请问怎么叫做成就自身呢？”孔子回答说：“不要越过事物的界限。”哀公说：“请问君子为什么崇尚自然的法则呢？”孔子回答说：“崇尚自然的运动不息。比如太阳月亮从东向西相互跟随而不停息，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不以闭塞作为长久的存在，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无所作为而万物生成，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万物生成而功效可见，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哀公说：“我的愚笨、烦乱，您一定记在心上了。”孔子急忙离开坐席回答说：“仁人不逾越事物的界限，孝子不逾越事物的界限。所以仁人事奉父母就如同事奉天一样，事奉天就如同事奉父母一样。所以孝子能够成就自身。”哀公说：“我虽然听到这些话，恐怕以后还是会有过错的。”孔子回答说：“君主您能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臣下的福气了。”

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遍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

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给夺慈仁。”

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子产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

子贡退，言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子曰：“然。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禘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飧之礼，所以仁宾客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禘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时，乐得其节，车得其式，鬼神得其飧，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得其宜。”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制，宫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式，鬼神失其飧，丧纪失其哀，辨说失其党，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错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于众也。”

子曰：“慎听之！女三人者，吾语女，礼犹有九焉。大飧有四焉。苟知此矣，虽在畎亩之中事之，圣人已。两君相见；揖让

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升堂，升尝而乐阼。下管《象》、《武》、《夏》龠序兴。陈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规，还中矩，和鸾中《采齐》，客出以《雍》，彻以《振羽》。是故，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子曰：“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人乎？”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夔其穷与？”子曰：“古之人与？古之人也。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谓之偏。夫夔，达于乐而不达于礼，是以传于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张问政，子曰：“师乎！前，吾语女乎？君子明于礼乐，举而错之而已。”子张复问。子曰：“师尔以为必铺几筵，升降酌献酬酢，然后谓之礼乎？尔以为必行缀兆，兴羽龠，作钟鼓，然后谓之乐乎？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目巧之室，则有奥阼，席则有上下，车则有左右，行则有随，立则有序，古之义也。室而无奥阼，则乱于堂室也。席而无上下，则乱于席上也。车而无左右，则乱于车也。行而无随，则乱于涂也。立而有序，则乱于位也。昔圣帝明王诸侯，辨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外内，莫敢相逾越，皆由此途出也。”三子者，既得闻此言也于夫子，昭然若发矇矣。

【译文】

孔子闲居时，有子张、子贡、子游陪伴着，纵横漫谈而涉及到礼，孔子就说：“坐好了，你们三个人。我来给你们讲一讲礼，使你们能够按照礼去办事，周旋流转而无不遍及。”子贡越过上席抢先说：“请问是怎么样的？”孔子说：“敬而不合乎礼就叫做鄙野，恭而不合乎礼就叫做捷给，勇而不合乎礼就叫做逆乱。”孔子又说：“捷给就会丧失慈爱仁义。”

孔子说：“子张，你做得有些过分，而子贡又做得不够。郑国的子产就像民众的母亲一样，能够养活他们，而不能够教育他们。”子贡又越过上席抢着说：“请问该用什么来做到适中呢？”孔子说：“是不是用礼呢？是用礼。作为礼，就是用来保持适中的。”

子贡退后，子游上前说：“请问作为礼，就是治理邪恶而成全善良的吗？”孔子说：“是这样。”子游问：“那么是怎样的呢？”孔子说：“郊祭、社祭的礼仪，是用来厚爱鬼神的；尝祭、禘祭的礼仪，是用来厚爱昭穆的；馈食、享奠的礼仪，是用来厚爱死亡的；射礼、乡礼的礼仪，是用来厚爱乡里的；聚食、飨宴的礼仪，是用来厚爱宾客的。”

孔子说：“明白了郊祭、社祭的礼仪和尝祭、禘祭的礼仪，治理国家就会如同自己指自己的手掌一样（容易）了。所以用来达到居处有礼，长幼分别就明辨了；用来达到家族内部有礼，父子孙三族就和睦了；用来达到朝廷有礼，官职爵位就有秩序了；用来达到田猎有礼，军事活动就能娴熟了；用来达到

军旅有礼，武功就能成就了。因而宫室就能得到相应的规模，铸鼎容量就能得到相应的规格，嘴就能吃到相应时令的美味，音乐就能得到相应的节奏，车乘就能得到相应的形制，鬼神就能得到相应的供飧，丧葬就能得到相应的哀伤，辩论就能得到相应的同党，官职就能得到相应的职能，政事就能得到相应的施行，施加在身上而陈设在面前，凡是各种行为就能得到相应的好处。”

孔子说：“礼是什么呢？就是事物得到治理。君子有了事情就必定要治理。治理国家没有礼，就如同盲人没有人搀扶，茫茫然向哪里走呢？又如同彻夜在黑暗的屋室中寻找，没有灯烛怎么看得见呢？没有礼，就会手足无措，耳目无方，进退揖让没有规矩。这样在家生活，就会长幼失去分别；在家族中，就会父子孙三族失去和睦；在朝廷，就会官职爵位失去秩序；在田猎，就会失去谋划；在军旅，就会军事失去法度。宫室就会失去规模，铸鼎容量就会失去规格，口味就会失去时令，音乐就会失去节奏，车乘就会失去形制，鬼神就会失去供飧，丧葬就会失去哀伤，辩论就会失去同党，官职就会失去职能，政事就会失去施行，施加在身上而陈设在面前，凡是各种行为就会失去好处。这样，就无从号召团结民众了。”

孔子说：“认真听着，你们三个人。我告诉你们，礼有九项，大飧礼占四项。只要知道这些，即使是在田亩中而身体力行，也就是圣人了。两国国君相见，作揖谦让着进门，进门后就鸣金奏乐；又作揖谦让着登上大堂，登堂后音乐停止；堂下管乐队奏起时，舞起《象》舞、《武》舞、《夏》舞，而依次进行；摆设供飧的食品，排列礼乐的顺序，召集百官，像这样，然后君子就知

道相互仁爱了。行动转身都合于规矩，车乘的鸾铃和铃都合于《采齐》乐的节奏；宾客出门时奏以《雍》乐，撤席时奏以《振羽》乐；所以君子就没有什么不合乎礼的了。进门后钟鼓奏起，是表示欢迎之情的；登堂而唱《清庙》诗，是表示颂扬德行的；堂下管乐奏起《象》乐，是表示祖先功业的。所以古时候的君子，不必亲自相互讲客套话，就是以礼乐来相互表示的。”

孔子说：“礼的意思，就是理；乐的意思，就是节。君子没有理就不行动，没有节就不做事。不懂得《诗》，就会在礼仪上出现错误；不懂得音乐，就会在礼仪上显得单调；德行很差，就会在礼仪上显得虚伪。”孔子说：“一切制度都在礼的范围内，一切仪节都在礼的范围内，具体实行不是就在人的方面吗？”子贡越过上席抢着说：“请问先生，夔这个人是不是很通达呢？”孔子说：“是古时候的人吗？是古时候的人。通达于礼而不通达于乐的，就叫做‘素’，通达于乐而不通达于礼的，就叫做‘偏’。那么夔是通达于乐而不通达于礼，所以才传下这个名字的，他是古时候的人。”

子张请教政治，孔子说：“子张呀，上前来，我来告诉你吧。君子对于礼乐能够明了，把礼乐交相应用在政治上就行了。”子张进一步请教，孔子说：“你子张以为必须摆设几案筵席，上下一一酌酒劝饮，然后才称得上是礼吗？你以为必须排列舞队，舞动羽龠，奏起钟鼓，然后才称得上是乐吗？凡是说了就加以履行的，就是礼；履行而觉得快乐的，就是乐；君子能够努力做到这两个方面而君临天下，那么就会天下太平了。诸侯都来朝拜，万物各得其所，而百官就没有不承担职守了。礼所兴盛的地方，就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地方，礼所废弃的地方，就是社

会秩序混乱的地方。被看作是设计巧妙的房屋，有着室内西南宾位和堂前东侧主阶，席位有上下，车乘有左右，行走有前后，站立有次序，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房屋没有室内宾位和堂前的主阶，就会在堂室中出现混乱；席位没有上下，就会在席位上出现混乱；车乘没有左右，就会在车乘上出现混乱；行走没有前后，就会在道路上出现混乱；站立没有次序，就会在位置上出现混乱。从前圣明的帝王、诸侯，辨别贵贱、长幼、远近、男女、内外，而没有敢相互逾越的，都是从这个道理上推出的。”子张等三个人在听完老师讲的这番道理后，就明白得如同迷糊的眼睛一下子见到光明一样了。

孔子闲居

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曰：“敢问《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

“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子夏曰：“三无既得略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逮逮，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

子夏曰：“言则大矣！美矣！盛矣！言尽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犹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其在《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齐。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是汤之德也。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开降时雨，山川出云。其在《诗》曰：‘嵩高唯岳，峻极于天。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令闻，《诗》云：‘明明天子，令闻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协此四国’。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译文】

孔子闲住在家里，子夏在身边陪伴。子夏说：“《诗》中说：‘凯悌君子，民之父母。’请问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民众的父母呢？”孔子说：“你是问做民众的父母吗？那就必须通晓礼乐的根本，达到五至，再推行三无，以纵横于天下。四方有了祸患，必须最先知道。这样才称得上是民众的父母。”

子夏说：“民众的父母是怎样的，我听明白了，请问什么叫做五至呢？”孔子说：“心志所达到的，诗也达到了；诗所达到的，礼也达到了；礼所达到的，乐也达到了；乐所达到的，哀也达到了；哀乐相互产生。所以正眼观看，并不能够看见；侧耳倾听，并不能够听到。志气充满了整个天地，这就叫做五至。”

子夏说：“五至是什么我听明白了，请问什么叫做三无呢？”孔子说：“没有声音的音乐，没有仪式的礼仪，没有丧服的丧礼，这就叫做三无。”子夏说：“三无是什么我大体听明白了，请问哪些诗的意思是相近的呢？”孔子说：“比如‘白天黑夜都承受着深秘的天命’，这句诗就是讲没有声音的音乐；‘威严而又安和，没有可挑剔的地方’，这句诗就是讲没有仪式的礼仪；‘凡是民众有了丧事，就急忙加以救助’，这句诗就是讲没有丧服的丧礼。”

子夏说：“这些话讲得真伟大、真美妙、真充分，讲到这里就讲完了吗？”孔子说：“怎么会是那样呢？君子所做到的，还有五个方面。”子夏问：“是哪些呢？”孔子说：“没有声音的音乐，是气志不相违背；没有仪式的礼仪，是威严而又从容；没有丧

服的丧礼,是内心充满同情。没有声音的音乐,是气志的满足;没有仪式的礼仪,是威严而又谨慎;没有丧服的丧礼,是施礼于四方。没有声音的音乐,是气志的融洽;没有仪式的礼仪,是上下和睦同心;没有丧服的丧礼,是用以容纳万国。没有声音的音乐,是每天传往四方;没有仪式的礼仪,是日积月累;没有丧服的丧礼,是德行纯正光明。没有声音的音乐,是气志的风发;没有仪式的礼仪,是施礼于天下;没有丧服的丧礼,是施德于子孙。”

子夏说:“夏商周的三王,和天地相比配,请问怎样才可以称得上和天地相比配呢?”孔子说:“奉行三无私以安抚天下。”子夏说:“请问什么叫做三无私呢?”孔子说:“天没有私下的覆盖,地没有私下的承载,日月没有私下的照耀,这就叫做三无私。体现在《诗》中,就是‘上帝的命令不相违背,直到商汤统一天下。商汤降世正逢时机,圣明虔敬日益增进。明正而又宽容,一心敬奉上帝。上帝命令他统治九州’。这就是商汤的德行。天时有四季,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不具有教化的意义。地上承载着神气,神气化为风雷,风雷流动变化,万物吐露生长,无不具有教化的意义。清明保持在身,气志如同神明,嗜欲将要体现,必有预兆先出。天空按时下雨,山川吐出云雾。体现在《诗》中,就是‘嵩山居于五岳,高耸至于天际,山岳出现神明,降生甫侯和申伯,只有甫侯和申伯,才是周朝的辅翼,四方国家成为屏障,四方国家成为墙垣’。这就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三代的圣王,美名必定早已传颂,《诗》中说‘英明的天子,美名不断传颂’,这就是三代圣王的德行。‘施行自己的文德,团结四方的国家’,这就是周太王的德行。”子夏听到这里急忙

站起来,背靠墙站着,说:“弟子怎敢不接受这些教诲呢?”

坊 记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故君子礼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子云:“小人贫斯约,富斯骄;约斯盗,骄斯乱。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

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

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

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

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犹得同姓以弑其君。”

子云:“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故君子与其使食浮于人也,宁使人浮于食。”

子云:“觴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

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

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故称人之君曰君，自称其君曰寡君。”

子云：“利禄，先死者而后生者，则民不偯；先亡者而后存者，则民可以托。《诗》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犹偯死而号无告。”

子云：“有国家者，贵人而贱禄，则民兴让；尚技而贱车，则民兴艺。故君子约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犯也；下不天上施，则乱也。故君子信让以莅百姓，则民之报礼重。《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刳莛。’”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诗》云：‘尔卜尔筮，履体无咎言。’”

子云：“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让善，诗云：‘考卜惟王，度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

子云：“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忠。《君陈》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于乎！是惟良显哉！’”

子云：“善则称亲，过则称己，则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子云：“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诗》云：‘孝子不匮。’”

子云：“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诗》云：‘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

子云：“于父之执，可以乘其车，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广孝也。”

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书》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戏而不戏。君子以此坊民，民犹有薄于孝而厚于慈。”

子云：“长民者，朝廷敬老，则民作孝。”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庙之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

子云：“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废礼，不以美没礼。故食礼，主人亲馈，则客祭，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

子云：“七日戒，三日斋，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醕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饮三，众宾饮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观乎室，堂下观乎上。《诗》云：‘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子云：“宾礼每进以让，丧礼每加以远。浴于中霤，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远也。殷人吊于圻，周人吊于家，示民不偯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从周。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

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犹有弑其父者。”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故君子有君不谋仕，唯卜之日称二君。丧父三年，丧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

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财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其馈。《易》曰：‘不耕获，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

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彼有遗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妇之利。’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

子云：“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诗》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芝麻如之何？横纵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

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阳侯犹杀缪侯而

窃其夫人。故大飧废夫人之礼。”

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

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男女授受不亲。御妇人则进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坐。寡妇不夜哭。妇人疾，问之不问其疾。以此坊民，民犹淫佚而乱于族。”

子云：“昏礼，壻亲迎，见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婿，恐事之违也。以此坊民，妇犹有不至者。”

【译文】

孔子说：“君子所奉行的道，用比喻来说不就是堤防吗？就是防范民众所不足的地方的。大力防范，民众仍然会有所逾越，所以君子以礼义来规范道德，以刑罚来防范淫邪，以政令来防范欲求。”

孔子说：“小人贫穷时就显得窘迫，富有时就显得骄奢；窘迫就会盗窃，骄奢就会作乱。礼，就是根据人的性情所确立的礼节文饰，作为对民众的防范的。所以圣人限制富贵，就是使民众富有而不足以骄奢，贫穷而不至于窘迫，尊贵而不至于对长上不满，因而患乱就日益消亡。”

孔子说：“贫穷而喜好音乐，富有而喜好礼仪，家人众多而能安宁，这样的人，天下又有几个呢？《诗》中说：‘不良之人贪心作乱，宁愿制造祸害。’因此规定诸侯国不能拥有超过一千

辆兵车的兵赋，都城的围墙不能超过一丈高三百丈长，大夫家富有不能超过一百辆兵车的兵赋。以此来防范民众，诸侯还是有背叛的。”

孔子说：“作为礼，就是用来明确嫌疑，辨别隐微，作为民众的防范的。所以贵贱有等差，衣服有区别，朝廷有位序，就会使民众有所谦让了。”

孔子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家里没有两个主人，至尊没有两个长上。这就是向民众显示有君臣的分别的。《春秋》中不记载楚王和越王的下葬，按照礼法，对国君不称天，对大夫不称君，是因为怕民众迷惑的。所以《诗》中说：‘看着那盍旦鸟，人们尚且讨厌它。’”

孔子说：“君主不和同姓的人同乘一辆车，和异姓的人同乘一辆车而不穿同一种衣服，是显示给民众没有嫌疑的。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同姓而杀害自己国君的。”

孔子说：“君子辞让显贵而不推辞卑贱，辞让富有而不推辞贫穷，这就会使患乱日益消亡。所以君子与其使俸禄超过本人的能力，宁愿使本人的能力超过俸禄。”

孔子说：“对一杯酒一盘肉，再三谦让后而接受最差的一份，民众还是有侵犯长者的；在衽席上，再三谦让后而坐在下位，民众还是有侵犯尊贵的。《诗》中说：‘民众没有善良的德性，彼此埋怨相对的一方，接受官爵不加谦让，最终导致国家败亡。’”

孔子说：“君子尊重别人而贬抑自己，先让别人而后是自己。这就会使民众崇奉谦让，所以称呼别国的君主为君，自称本国的君主为寡君。”

孔子说：“利益俸禄，先献给死去的人，而后再封给活着的人，这就会使民众不致背弃死去的人了。先给逃亡的人，而后再给留存的人，这就会使民众能有所寄托了。《诗》中说：‘对于先君的思念，用来勉励自己。’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背弃死去的人而使孤弱呼号无处诉告的。”

孔子说：“掌握国家的人，重视人才而轻视爵禄，就会使民众崇尚谦让，重视技能而轻视车马衣服，就会使民众崇尚技能。因此君子是谦让讲话，小人是抢先讲话。”

孔子说：“长上能够选择民众的意见，就会使民众感到有上天的施惠；长上不能选择民众的意见，就会发生冲突；民众不能感到有上天的施惠，就会发生变乱。所以君子以信义谦让来对待民众，而民众回报的礼就会隆重。《诗》中说：‘先民曾有句话说，请教要问及于樵夫。’”

孔子说：“有好事就称是别人的功劳，有过失就说是自己的错误，民众就不会争执；有好事就称是别人的功劳，有过失就称是自己的错误，怨恨就会日益消亡。《诗》中说：‘所进行的卜筮，本来没有坏话。’”

孔子说：“有好事就称是别人的功劳，有过失就称是自己的错误，民众就会在好事上推让。《诗》中说：‘武王占卜已成，测度营建镐京。龟卜占验吉庆，武王建都成功。’”

孔子说：“有好事就称是君主的功劳，有过失就称是自己的错误，民众就会崇尚忠诚。《君陈》中说：‘你有好的计划和谋略，就进去告诉你的君主，当你出来以后，对外就说，这些计策和谋略，都是我们君主的功德。呜呼，君主的德行通过贤良得到了显现。’”

孔子说：“有好事就称是父母的功劳，有过失就称是自己的错误，民众就会崇尚孝道。《太誓》中说：‘我战胜商纣，并不是我的勇武，只是我父亲周文王没有罪过；如果商纣战胜我，并不是我父亲周文王有罪过，只是我没有贤能。’”

孔子说：“君子忘却自己父母的过错，而敬重他们的优点。”《论语》中说：“父亲死后三年而没有改变父亲的主张，就可以称为孝了。殷高宗说：‘父亲死后三年不发布政令，一旦发布政令，就会使民众欢迎。’”

孔子说：“遵从命令指使而不忿怒，含蓄劝谏而不怠倦，勤劳不埋怨，就可以称为孝了。《诗》中说：‘孝子没有匮乏之时。’”

孔子说：“与父母的亲属和睦相处，就可以称为孝了。所以君子以和睦来使族人聚合。《诗》中说：‘家有善良的兄弟，生活充足富裕；家有不良的兄弟，交相加以侵害。’”

孔子说：“对于父亲的挚友，可以乘用他的车子，而不可以穿用他的衣服，君子是推广孝道的。”

孔子说：“小人都能够供养父母，君子却不恭敬父母，那还有什么区别呢？”

孔子说：“父子不处于同等的位置，是为了加重尊敬的。《尚书》中说：‘作为君主而不像君主，就是有辱自己的祖先了。’”

孔子说：“父母健在，就不敢自称老；只讲求自己的恭敬而不讲求父母的慈爱，在住处门内只有戏笑而不忧叹。君子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尽孝道的少而求慈爱的多。”

孔子说：“作为民众的长上，在朝廷而尊敬老人，民众就会

崇尚孝道。”

孔子说：“祭祀中有代为受祭的人，宗庙中有神主，是向民众表示有所事奉的。修缮宗庙，敬重祭事，是教导民众追求孝道的。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忘记自己父母的。”

孔子说：“表示敬重待客，就用祭器的器皿。所以君子不以物品的菲薄而废弃礼仪，不以物品的丰美而超过礼仪。所以饮食的礼仪，主人亲自馈请时，宾客就进行祭食；主人不亲自馈请时，宾客就不进行祭食。所以君子如果没有受到礼遇，即使很丰美也不会食用的。《易》中说：‘东邻杀牛祭祀，不如西邻杀猪的禴祭能够实在地领受赐福。’《诗》中说：‘美酒使人醉了，美德使人饱了。’以此来指示民众，民众还是有争利而忘义的。”

孔子说：“举行七天的散斋，三天的致斋，事奉一个代为受祭的人，凡是经过他的人都要快步走过，是用来教导民众恭敬的。甜酒摆在室中，浅清红酒摆在堂上，清酒摆在堂下，是向民众显示不沉溺于酒的。代为受祭的人饮三次，众宾客饮一次，是向民众显示有上有下的。用祭祀的酒肉来聚会自己的宗族，是用来教导民众和睦的。所有堂上的人观望着室中的人，堂下的人观望着堂上的人。《诗》中说：‘礼仪都有尺度，谈笑都有收获。’”

孔子说：“宾礼是每到前进一段都要加以谦让，丧礼是每到一阶段就离家更远，丧礼的浴尸在中溜下，进饭含在窗下，小敛在门户内，大敛在堂上主阶，停殡在客位，祖奠在庙庭，埋葬在墓地，就是表示离得越来越远的。殷人吊问是在墓边上，周人吊问是在家里，是向民众显示不背弃死者的。”孔子说：

“死，是民众最后的事情了，我依从周人的礼仪。以此来防范民众，诸侯还是有死后得不到安葬的。”

孔子说：“从西边客阶上堂，在宾位接受吊问，是教导民众追行孝道的。还没有终丧时就不称为君，是向民众显示不争君位的。所以鲁国的《春秋》记载晋国的丧事时就说：‘杀了自己君主的儿子奚齐以及自己的君主卓。’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杀死自己父亲的。”

孔子说：“以孝敬来事奉君主，以恭顺来事奉长上，是向民众显示不抱二心的。所以君主的儿子在君主健在时，就不谋取官位，只有在占卜的时日才自称是‘二君’。为父亲守丧三年，为君主服丧三年，是向民众显示不疑惑的。父母健在就不敢专有自己的身体，不敢私有自己的财物，是向民众显示有上有下的。所以天子在四海之内没有做宾客的礼仪，没有敢做天子的主人的。所以君主到臣下家里，就从主阶上堂，在堂上就主位，是向民众显示臣下不敢私有自己的房屋。父母健在，馈送别人就不能包括有车马，是向民众显示不敢私自专有。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忘记自己的父母，而对自己的君主抱有二心的。”

孔子说：“行礼而先于进献布帛物品，是希望民众能够先行礼而后送礼物的。先进献财物而后行礼仪，民众就会贪图利益；没有来往的辞令而用财物表达情谊，民众就会喜好争夺。所以君子在有人馈赠财物时，不能见到来人，就不去看赠送的财物。《易》中说：‘不耕种而有收获，不经贫田而成肥田，这是凶兆。’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重视财物而轻视行礼的。”

孔子说：“君子不急功近利，而是有所遗留给民众的。《诗》中说：‘那边有剩下的禾秆，这边有不收获的禾穗，这是留给寡妇的财利。’所以君子做官就不种田，种田就不捕鱼，饮食按照时令而不求珍美，大夫不杀羊，士人不杀狗。《诗》中说：‘采摘葍菜韭菜，没有连根拔掉，德行美名不加以违背，等到与你同生共死。’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忘掉道义而争夺利益，以至丧失生命的。”

孔子说：“礼，是防范民众贪婪，明确民众的分别，使民众没有嫌疑，作为民众的法纪的。所以男女之间没有媒妁就不相来往，没有纳币就不能相见，这是怕男女之间没有分别。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自行献身的。《诗》中说：‘怎样砍制斧柄，不用斧子就砍不下；怎样娶妻子，不靠媒人就得不到；怎样种植麻，必须耕好田垄沟；怎样娶妻，必须先告父母亲。’”

孔子说：“娶妻不娶同姓的女子，是为加深男女的区别。所以买妾而不知道她的姓时，就用占卜来定吉凶。以此来防范民众，鲁《春秋》中还是有因是同姓而隐去国君夫人的姓，只称‘吴人’，到死后称‘孟子死’。”

孔子说：“按照礼，不是在祭祀时，男女不能交相敬酒，以此来防范民众，阳侯还是杀掉了缪侯而夺走了他的夫人。所以大飨礼中就废弃了有国君夫人参加的礼仪。”

孔子说：“寡妇的儿子，不是有才艺发现就不结交为朋友，君子是要加以回避疏远的。所以朋友间的交往，主人不在时，不是有大事，就不进他的门。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重色而不重德行。”

孔子说：“爱好德行应该像爱好美色一样。诸侯不应在本

国民间寻求美色。所以君子就以远离美色而作为民众的模范。所以男女不亲手传递东西；为妇人驾车就左手在前，姑姑、姊妹等女性亲属出嫁后回娘家，男子就不和她们同席而坐。寡妇不在夜晚哭泣。妇人有病，问候时不问是什么病。以此来防范民众，民众还是有淫佚放肆而扰乱家族的。”

孔子说：“婚礼，新郎亲自去迎娶，拜见新娘的父母，新娘父母拉着女儿交给新郎，就是怕将来会有失妇道的。以此来防范民众，妇人还是有不嫁到婆家的。”

表 记

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

子曰：褐裘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渎也。

子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掩，恭以远耻。

子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终日。

子曰：斋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
《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大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憺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云：“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今不阅，皇恤我后。”终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小雅》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诗之好仁如此，向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

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一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经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冑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鹄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诗》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一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

子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谓便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不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慝，贼而蔽。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

周之质不胜其文。

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

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

子曰：迓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

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瑕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

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

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

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

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鹄之姜姜，鹄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讎。”

子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困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

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

子曰：牺牲礼乐齐盛，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处大庙。

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是以上不渎于民，下不褻于上。

【译文】

孔子说：“还是回去吧！君子幽隐而能显明，不矜持而更庄重，不厉色而有威严，不多言而有信用。”

孔子说：“君子的举止对人不会有失体面，表情对人不会有失体面，言谈对人不会有失体面。所以君子的仪表足以令人敬畏，表情足以令人惧怕，言语足以令人信服。《甫刑》中说：‘只有恭敬和畏惧，而没有人对自己说坏话。’”

孔子说：“行礼时，有时露出裼衣，有时加上裘衣，而不是一直到终了（不加改变），是想使民众对礼不要相互褻渎的。”

孔子说：“祭祀时要极尽恭敬，不能到后来就表现出欢乐；在朝廷时要极尽明辨，不能到后来就表现出倦怠。”

孔子说：“君子以谨慎来避免祸患，以笃行善道而避免困迫，以恭敬来远离耻辱。”

孔子说：“君子庄重恭敬就会日益坚强，安乐放肆就会日益偷安。君子不会使自己的身心有一天的不严肃，好像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孔子说：“斋戒以事奉鬼神，选择日期以朝见君主，就是怕民众有所不恭敬的。”

孔子说：“狎昵侮慢的人，死亡都不会使他畏惧。”

孔子说：“没有辞令就不相接待，没有礼物就不相见面，是想使民众不要相互轻慢的。《易》中说：‘初次筮占问卜就会有所奉告，再三卜问就是轻慢，轻慢就不会奉告了。’”

孔子说：“仁是天下的表率，义是天下的裁断，回报是天下的利害。”

孔子说：“以恩惠回报恩惠，民众就会有所劝勉；以怨恨回报怨恨，民众就会有所戒备。《诗》中说：‘没有说话而不予以回答的，没有恩惠而不予以回报的。’《太甲》中说：‘民众没有君王就不能相互安宁，君王没有民众就不能君临四方。’”

孔子说：“以恩惠回报怨恨，就是宽厚容身的仁人；以怨恨回报恩惠，就是必遭刑戮的民人。”

孔子说：“没有欲求而喜好仁德，没有畏惧而厌恶不仁，天下只有一人能够这样吧。所以君子议论正道就从自己开始，制定法令而从民众出发。”

孔子说：“仁有三种，效果相同而表现不同。与仁的效果相同，所行的仁德就不知道；与仁的过失相同，然后所行的仁德就可以知道。仁德的人实行‘安仁’，智慧的人实行‘利仁’，惧怕罪过的人实行‘强仁’。仁是右，道是左。仁本于人情，道出于道义。重仁而轻义的，就亲近而不尊敬；重义而轻仁的，就尊敬而不亲近。道有至道，有义道，有考道。奉行至道可以为王，奉行义道可以称霸，奉行考道可以没有过失。”

孔子说：“仁有程度上的数目多少，义有程度上的长短大小。心中感到忧伤哀痛，这是爱人的仁；遵从法度而勉强实行的，是借用仁的。《诗》中说：‘丰水长有枸杞树，武王怎能不理政事，留下良策给子孙，帮助他们得安宁，武王多么伟大。’这

是惠及后代数世的仁。《国风》中说：‘我现在尚不能安身，又何必担心以后的事呢？’这是随身而终的仁。”

孔子说：“仁作为器具是很沉重的，作为道路是很长远的，抬举的人没有能够胜任的，行走的人没有能够走完的。只是取做得多的人，就称为仁。那么努力做到仁不就是很难的吗？所以君子要以义来衡量人，就很难做人了；以人来比较人，谁是贤能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孔子说：“心中安于仁德的，天下只有一个人吧。《大雅》中说：‘德行轻得像羽毛一样，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我反复思考才发现，只有仲山甫能举起它，可他也是爱莫能助。’”《小雅》中说：“高山为众人所仰望，大路为众人所行走。”孔子说：“诗的爱好仁德就是这样，向着大道而走，走到半路力气用尽而停下，忘记了自身的衰老，也不知道年数已经不多，努力向前，每天都不懈怠，直到死才停止。”

孔子说：“仁德难以成就是由来已久的。人人都失去了自己美好的德行，所以仁德的人的过失是很容易辩解的。”

孔子说：“恭敬接近于礼，节俭接近于仁，诚信接近于人情，能够做到恭敬谦让，即使有过失，也不会太严重。恭敬而少有过失，近于人情而可以信任，节俭而容易收留，因为这样而有过失的，不是很少有吗？《诗》中说：‘温柔恭敬的人才是德行的根本。’”

孔子说：“仁德难以成就是由来已久的，只有君子才能够做到。所以君子不以自己所能做到的来讥讽别人，不以别人所不能做到的来羞愧别人。所以圣人制定行为规范，不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来确定，而是使民众有所劝勉，知道羞愧和耻辱，从

而奉行他的教导。用礼仪来约束他们,用信义来团结他们,用仪表来修饰他们,用衣服来改变他们,用朋友关系来匡正他们,就是要使民众专心向善的。《小雅》中说:‘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所以君子穿上了君子的衣服,就要以君子的仪容来加以修饰;有了君子的仪容,就要以君子的谈吐来加以修饰;养成了君子的谈吐,就要以君子的德行来加以充实。所以君子耻于穿着君子的衣服而没有君子的仪容,耻于有君子的仪容而没有君子的谈吐,耻于有君子的谈吐而没有君子的德行。所以君子穿戴丧服麻经,就有悲哀的表情;穿戴朝服冕冠,就有恭敬的表情;穿戴铠甲头盔,就有不可侮辱的表情。《诗》中说:‘鸛鵒捉鱼在渔坝上,不会打湿自己的翅膀,那些贪婪的官吏们,不配穿那身好衣裳。’”

孔子说:“君子所说的义,就是使天下尊贵和卑贱的人都有事做。天子举行亲自耕田的仪式,用谷物、香酒来供奉上帝,所以诸侯都勤奋地辅助天子。”

孔子说:“臣下事奉君上,即使拥有庇护民众的大德,也不敢有君临民众的心思,这就是仁德的深厚体现。所以君子恭敬节俭而希望服务于仁,诚信谦让而希望服务于礼;不妄自抬高自己的职事,不妄自尊崇自己的身份;在职位上务求谦卑,在欲求上尽力减少;对贤能的人谦让,贬抑自己而尊敬别人,小心谨慎而敬畏道义,以此求得事奉君主,得意时是这样,不得意时也是这样,以听天由命。《诗》中说:‘茂密的葛藤,攀缘在树干,平易近人的君子,遵循正道,福自天降。’这不就是讲的舜、禹、文王和周公吗?既拥有君临民众的大德,又拥有事奉君主的小心。《诗》中说:‘只有周文王,小心又谨慎,胸襟坦白尊

事上帝，领受很多福佑，不违背道德规范，方国都拥戴。”

孔子说：“先王为死去的人加封谥号，以尊崇死者的名誉，只节取死者生前的一种惠德，是耻于声名超过行动。所以君子不妄自夸大自己的职事，不妄自推崇自己的功绩，以求保持实在；有超常的行动，而不加遵循，以求保持敦厚；表彰别人的好处而赞美别人的功绩，以求下交贤能。所以君子即使自己贬抑自己，而民众都尊敬他。”

孔子说：“后稷，为天下创立了农耕的功业，受益的人岂止是一手一足。他只想使行动超过名声，所以只自称是提供便利的人。”

孔子说：“君子所说的仁，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诗》中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以和悦地勉励教导人们，平易地愉悦安定人们。欢乐而不荒废，有礼而相亲近，威严庄重而安宁，孝顺慈爱而相尊敬，使民众怀有对父亲的尊敬，怀有对母亲的亲爱。这样，就可以作为民众的父母了。不是拥有极高德行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现在父亲亲近儿子，是亲近贤能的而鄙视没有能力的；母亲亲近儿子，是贤能的就亲近，没有能力的就怜惜。作为母亲，亲近而没有尊严；作为父亲，有尊严而不亲近。水对于民众，是亲近而没有尊严，火是有尊严而不亲近。土对于民众，是亲近而没有尊严，天是有尊严而不亲近。政令对于民众，是亲近而没有尊严，鬼神是有尊严而不亲近。”

孔子说：“夏代的政治原则是尊崇政令，敬奉鬼神而使其远离它们，近人情而尽忠心，重俸禄而轻威严，重奖赏而轻惩罚，亲近而没有尊严；其百姓的弊端就是蠢笨而愚拙，骄傲而

放肆，质朴而不加修饰。殷人是尊崇神明，率领民众事奉鬼神，重鬼而轻礼，重惩罚而轻奖赏，有尊严而不亲近；其百姓的弊端就是放荡而不安静，务求争胜而没有羞耻。周人是尊崇礼法而崇尚施舍，敬奉鬼神而远离它们，近人情而尽忠心，实行赏罚按照爵位的高低序列，亲近而没有尊严；其百姓的弊端就是贪利而取巧，文饰而不惭愧，奸诈而欺骗。”

孔子说：“夏代的政治原则，政令不烦渎，不求全责备，不对民众多有期望，民众没有厌弃政道的亲近。殷人是礼不烦渎，而对民众求全责备。周人是强迫民众，对神不烦渎，奖赏官爵、实施刑罚无所不用。”

孔子说：“虞夏时的政治原则是使民众少有怨恨，殷周时的政治原则有不少弊端。”

孔子说：“虞夏时的质朴，殷周时的文雅，都是到极至了。虞夏的文雅比不上它的质朴，殷周的质朴比不上它的文雅。”

孔子说：“后世即使有兴起的王者，虞帝是不可能被赶上的了。君临天下，活着没有私心，死后不优待自己的儿子，爱护民众就像父母一样，有哀伤的爱护，有忠实利民的教导，亲近而有尊严，安乐而恭敬，威严而有爱心，富贵而有礼节，有恩惠而能布施。作为君子，尊敬仁德，敬畏道义，耻于浪费，轻视货财，忠诚而不侵犯，仗义而恭敬，文明而稳重，宽容而有分寸。《甫刑》中说：‘德行的威严令人敬畏，德行的明正令人尊敬。’不是虞帝，有谁能做到这样呢？”

孔子说：“事奉君主要先报告自己的计划，受命后就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实现自己所讲的话，所以君主有对自己的臣下加以责备的，臣下有为实现自己的诺言而牺牲的。所以接受的

俸禄就没有欺骗，遭受的罪过就越来越少。”

孔子说：“事奉君主，进献大的计划，人们就会期望带来大的收益；进献小的计划，人们就会期望带来小的收益。所以君子不以小的献言成功而接受大的俸禄，不以大的献言成功而接受小的俸禄。《易》中说：‘不在家里供养臣下，才是吉利的。’”

孔子说：“事奉君主，不追求私利，不尽讲大话，不是适当的人推荐就不由此进身。《小雅》说：‘恭敬地奉行职守，与正直的人相交往，神明知道以后，就会赐福给你。’”

孔子说：“事奉君主，远臣而越级进谏的，就是谄媚，近臣而不加进谏的，就是像代为受祭的人一样，只吃饭不做事。”

孔子说：“近臣负责调和君主的言行，宰相负责总理百官政事，大臣负责考虑四方大事。”

孔子说：“事奉君主，对君主的过失要加以劝谏，不要加以宣扬。《诗》中说：‘心里真的爱护他，怎能不去忠告他，心中怀着劝谏的话，哪有一天忘掉它。’”

孔子说：“事奉君主，晋升难而辞退容易，就会官位有序；晋升容易而辞退难，就会出现混乱。所以君子做客时，三次作揖后才进门，而一次告辞就退出了，就是避免混乱。”

孔子说：“事奉君主，三次意见相违背而不离职出境，就是贪图利禄的；人们即使说他不是企求，我是不相信的。”

孔子说：“事奉君主，要谨慎地开始，而恭敬地坚持到底。”

孔子说：“事奉君主，作为臣下可以尊贵，可以卑贱，可以富有，可以贫穷，可以生存，可以杀戮，却不能作乱。”

孔子说：“事奉君主，在军旅中不逃避艰难的事，在朝廷上

不推辞卑贱的事；处在自己的职位而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乱事。所以当君主使用自己的臣下时，能够担当的，臣下就要谨慎考虑而遵从君命；不能够担当的，臣下就要深思熟虑而遵从君命；完成君命后就退下，这就叫臣下的忠厚。《易》中说：‘不是事奉王侯，而是尊崇自己的事业。’”

孔子说：“天子是受上天赐命的，士是受君王赐命的。所以君王的政令顺于天理，臣下就会顺利从命；君王的政令有悖于天理，臣下就会违逆君命。《诗》中说：‘喜鹊双双相随，鹳鹑对对相从，那个人品行不端，何以称为小君主？’”

孔子说：“君子是不以言语来判断人的好坏的。所以，天下政治清明，人们的行动就多如枝叶；天下政治昏暗，人们的言语就多如枝叶。所以君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不能加以资助，就不要问及他的花费；在有疾病的人旁边，不能有所馈赠，就不要问及他的需要；有宾客到来，不能留宿，就不要问及他住在哪里。所以君子的交往清淡如水，小人的交往浓厚如甜酒；君子以清淡而相辅相成，小人以浓厚而相败坏。《小雅》中说：‘坏话总是十分甜美，祸乱却会因此增多。’”

孔子说：“君子不以言语来讨好别人，民众就会崇尚忠实。所以君子问到别人的寒冷，就给他衣服穿；问到别人的饥饿，就给他食物吃；问到别人的优点，就给他爵位。《国风》中说：‘真令人心中心中忧虑，跟我回去安居吧。’”

孔子说：“口施恩惠而实际做不到，怨恨就会落到身上。所以君子与其有了承诺而遭遣责，宁愿不做许诺而受埋怨。《国风》中说：‘有说有笑和颜悦色，赌咒发誓表示诚心，并不考虑结果如何，想不到是事与愿违，一切都是早已注定。’”

孔子说：“君子不以装模作样来亲近别人，感情疏远而外表亲近，这对小人来说不就是穿墙的盗贼了吗？”

孔子说：“情理要力求真实，言辞要力求技巧。”

孔子说：“从前夏商周三代圣明君主都事奉天地的神明，没有依靠卜筮来决定的，不敢以自己的私意来冒犯上帝。所以不冲犯吉凶的日子，不违背卜筮的决定。卜、筮是不相重复的，大事有固定的时日，小事没有固定的时日，就靠筮定。祭外神就用刚日，祭内神就用柔日，不敢违背龟筮的决定。”

孔子说：“纯色的祭牲、礼仪乐舞、谷物祭品，是用来使鬼神不降患害、使百姓没有怨恨的。”

孔子说：“对后稷的祭祀是很容易完备的，因为他的言辞恭敬，欲求节俭，他的福禄施及子孙。《诗》中说：‘从后稷开始的祭祀，几乎没有过失缺憾，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孔子说：“大人物所用的器具是拥有威严庄重的。天子不单用筮占，诸侯有守国的就用筮占。天子出行在道路上就用筮占，诸侯不在自己的国内就不用筮占，而用卜占决定寝居处所。天子到诸侯国不必用卜问，就居处在太庙里。”

孔子说：“君子对敬重的人就用祭祀的器具。所以不废改日期月份，不违背龟筮的决定，以此敬事自己的君长。所以君上不对民众有所轻慢，臣下不对君长有所轻慢。”

缁 衣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诗》云：“有棣德行，四国顺之。”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一德。”《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子曰：有国者章善显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贰。《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轻爵。《康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

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我不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一，行无类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是故迓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诗》云：“君子好仇。”

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

也。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

子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诗》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子曰：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人苟或言之，必闻其声；苟或行之，必见其成。《葛覃》曰：“服之无射。”

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译文】

孔子说：“作为君上而容易事奉，作为臣下而容易了解，刑狱就不至于繁多了。”

孔子说：“爱护贤能的人能够像《缁衣》诗中所说的那样，痛恨邪恶的人能够像《巷伯》诗中所说的那样，就能官爵不滥授而民众谨慎老实，刑罚不动用而民众全都顺服。《大雅》中说：‘效法周文王，就能取信天下！’”

孔子说：“对待民众，用道德来教育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

们，民众就会有向往善道的心境，用政令来教育他们，用刑法来约束他们，民众就会有逃避惩罚的心理。所以，统治民众的人像对待子女一样来爱护他们，民众就会亲近；以信义来招纳他们，民众就会不相背叛；以恭敬来对待他们，民众就会有顺服的心理。《甫刑》中说：‘苗民不肯听从政令，就用刑罚加以制裁，制定了五种酷刑而称为法。’所以民众有败坏的道德，就会导致断绝自己的后嗣。”

孔子说：“臣下事奉君上，不是遵循君上所发出的政令，而是随从君上所做出的行动；君上喜欢这样东西，臣下就一定会更过甚的。所以君上所抱有的好恶是不可以不谨慎的，因为这是民众的表率。”

孔子说：“禹登位三年后，百姓都奉行仁德而有所成就，难道就一定是百姓极尽仁德了吗？《诗》上说：‘赫赫有名的左师尹氏，民众都在看着你呢。’《甫刑》中说：‘天子一人拥有善德，千百万民众就信赖他。’《大雅》中说：‘周成王的诚信，是士人的楷模。’”

孔子说：“君上爱好仁德，臣下就会为实行仁德而争先恐后。所以作为民众的长上，能够表明志向、匡正教化、尊崇仁德、爱民如子，民众就会努力奉行正道，以求得长上的欢悦。《诗》中说：‘拥有正直的德行，四方民众就会顺服。’”

孔子说：“君王所说的话像丝缕一样细微，传出以后就会像绶带一样粗大；君王所说的话像绶带一样粗细，传出以后就会像缆索一样粗大。所以君王不说浮夸的话。可说而不可行的，君子就不说；可行而不可说的，君子就不做。这样民众就会说的不超过做的，做的不超过说的。《诗》中说：‘使你的言行善

良而谨慎，不要触犯了礼仪规范。’”

孔子说：“君子用话语来引导别人向善，用行动来制止别人作恶。所以说话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而行动时必须估价它的弊端。这样民众就会说话谨严而行动慎重了。《诗》中说：‘你的说话要慎重，你的威仪要恭敬。’《大雅》中说：‘庄重恭敬的文王，心地光明，敬慎自谦。’”

孔子说：“作为民众长上的人，衣服不是变换无常，仪容保持常有的形式，从而来约束他的民众，民众的德行就会稳定持久。《诗》中说：‘那方都城的人们，身穿黄色的狐皮裘；仪容不加变换，说话有章有法；行为归于忠信，万民所以敬仰。’”

孔子说：“作为君上可以被观望而有所了解，作为臣下可以被谈论而有所认识，这样，君上就不会对于自己的臣下有所怀疑，臣下就不会对于自己的君上有所迷惑。尹氏曾说过：‘只有尹氏和商汤都拥有稳定持久的德行。’《诗》中说：‘善良的君子，仪容不出差错。’”

孔子说：“拥有国家的君主，表彰善良而痛恨邪恶，向民众显示自己重视善良的德行，这样民众就不会三心二意。《诗》中说：‘安分地恪守你的职位，喜好的只有正直的德行。’”

孔子说：“君上好恶不明，就会使百姓感到困惑；臣下难以了解，就会使君上格外操劳。所以作为民众的上级，能够宣扬自己的爱好以指示民俗的趋向，谨慎自己的厌恶以防止民众的淫邪，这样民众就不会困惑了。臣下效法君长行事，不务空谈，不勉强引向自己力所不能的事项，不烦心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项，这样君上就不会操劳了。《诗》中说：‘君王乖戾无常，民众全都痛苦。’《小雅》中说：‘没有臣下的恭敬守礼，就是君

王心中的忧患。’”

孔子说：“政令不能施行，教化不能养成，就在于官爵俸禄不足以劝勉，刑罚惩处不足以止耻。所以君上不可以滥用刑罚而轻授官爵。《康诰》中说：‘要敬慎而明正地施用刑罚。’《甫刑》中说：‘刑罚要施予不受开导的人。’”

孔子说：“大臣不亲和，百姓不安宁，就会忠实恭敬还不足，而富贵已经超过了；大臣不理政事，而近臣结党营私。所以对大臣不可以不恭敬，因为他是民众的表率；对近臣不可以不审慎，因为他是民众的引导。君主不要用小臣来商议大臣的职事，不要用远臣来讨论近臣的职责，不要用内臣来计划外臣的职事。这样就会使大臣不怨恨，近臣不妒嫉，而远臣不受埋没了。叶公的遗嘱说：‘不要使用小臣的谋略而败坏大臣的作为，不要因为宠爱的妃妾而嫉害庄重的王后，不要使用宠信的近臣而嫉害庄重的士大夫、卿、士。’”

孔子说：“君长不亲近贤能的人，而信任卑贱的人，民众就会因此亲近丧失德行的人，而教化就会因此混乱。《诗》中说：‘他想求得我，就像得不到我，留着我不放，又不任用我。’《君陈》中说：‘未曾见到圣道，就像自己不能够得到，见到圣道以后，又不能遵从圣道。’”

孔子说：“小人会陷溺于水，君子会陷溺于嘴，君主会陷溺于民众，都是由于自己亲近的方面。水亲近于人就会陷溺人，德行容易轻忽而难以亲近，因而就容易使人陷溺；说话胡乱而烦琐，容易说出而难以后悔，因而就容易使人陷溺；民众不通于人情而有卑鄙之心，可以恭敬而不可以怠慢，因而就容易使人陷溺。所以君子是不可以不谨慎的。《太甲》中说：‘不要颠

倒了政令而导致自己的倾覆。要像猎人架好弓箭的机关，来回仔细观察，在瞄准目标时发射。’《兑命》说：‘只有口舌才招引羞辱，只有甲冑才招引战事，只有衣裳才要放在箱里，只有动起干戈才要反省自己。’《太甲》中说：‘天降落的灾祸，可以躲避；自己造的灾祸，不可能逃避。’《尹诰》中说：‘只有尹氏亲自看到西邑夏朝的政治，自行忠信而有善终，辅政的臣子也都有善终。’”

孔子说：“民众以君主作为心脏，君主以民众作为身体；心胸宽广就会身体安舒，心情严肃就会仪容恭敬；心所喜好的，身体就必定要适应；君主所喜好的，民众就必定想得到。心脏因身体而保全，也因身体而伤害；君主因民众而存在，也因民众而灭亡。《诗》中说：‘从前我们有先贤，他们的言语圣明而清正，国家因此而安宁，都邑因此而筑成，百姓因此而安生。谁能主掌国家而成功？不能自行正道，最终辛劳百姓。’《君雅》中说：‘夏天暑热多雨，小民只有抱怨；冬天寒冷袭来，小民也只有抱怨。’”

孔子说：“臣下事奉君上，身心不端正，说话不讲信用，就会道义不专一，行为无法形容。”孔子说：“说话有内容而行为有法度，因而活着不能被强迫改变志向，死后不能被剥夺美名。所以君子就多加听取，证实以后而加以恪守；多加记录，证实以后而努力接触；精心考察，简略地加以奉行。《君陈》中说：‘支出收入都要听取你的众臣的考虑，而使众议统一起来。’《诗》中说：‘善良的君子，行为标准始终如一。’”

孔子说：“只有君子能够喜欢正直的德行，小人则讨厌正直的德行。所以君子的朋友有一定的取向，好恶有一定的标

准。《诗》中说：‘君子喜欢相匹配的人。’”

孔子说：“轻易地断绝与贫贱人的交往，而郑重地断绝与富贵人的交往，就会喜好贤能而不坚决，厌恶邪恶而不明确。人们即使称他不是为了利益，我也是不相信的。《诗》中说：‘朋友之间相互约束，约束靠的就是威仪。’”

孔子说：“私人的恩惠而不合于道德，君子就不会自行接受的。《诗》中说：‘人们真的喜欢我，就要指示我以大道。’”

孔子说：“如果有车乘，就必定能看到车轼；如果有衣服，就必定能看到遮蔽。人们如果有说话的，就必定能听到声音；有行动的，就必定能看到成绩。《葛覃》中说：‘穿着的衣服就不厌弃。’”

孔子说：“在说过以后随着就做的，所说的话就不能掩饰了；在做过以后随着就说的，所做的心就不能掩饰了。所以君子少言寡语地办事，以成全自己的信用，就会使民众不能夸大他们的优点而减轻他们的缺点。《诗》中说：‘白玉圭上的污点，是可以磨掉的；话语中的缺点，是不可以有的。’《小雅》中说：‘信实的君子，真诚而有大成就。’《君奭》中说：‘从前上帝曾全面周详地观察了周文王的德行，从而集中了伟大的天命在他的身上。’”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可以为他卜筮占卦。’这是古时候传下的话吧？龟筮占卜都不能知道，何况人呢？《诗》中说：‘我的卜龟已经厌烦，不再告诉我吉凶了。’《兑命》中说：‘官爵没有授给德行恶劣的人的，为民众立官爵而要奉行正道。单纯的祭祀，就是不恭敬；事情烦琐就会混乱，事奉鬼神就很难了。’《易》中说：‘不能保持恒久的德

行,就会受到羞辱。恒久保持美德,追求正道,对妇人则吉,对男人则凶。’”

奔 丧

奔丧之礼。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若未得行,则成服而后行。过国至竟,哭尽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国竟哭。

至于家,入门左,升自西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括发袒,降堂东即位,西乡哭,成踊,袭经于序东,绞带。反位,拜宾成踊。送宾,反位。有宾后至者,则拜之,成踊送宾皆如初。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止,阖门,相者告就次。

于又哭,括发,袒,成踊。于三哭,犹括发,袒,成踊。三日,成服,拜宾送宾皆如初。奔丧者非主人,则主人之为之拜宾送宾。

奔丧者自齐衰以下,入门左中庭北面哭尽哀,免麻于序东,即位袒,与主人哭成踊。于又哭三哭皆免袒,有宾,则主人拜宾送宾。丈夫妇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无变也。

奔母之丧,西面哭尽哀,括发袒,降堂东即位,西乡哭,成踊,袭免经于序东,拜宾送宾,皆如奔父之礼,于又哭不括发。

妇人奔丧,升自东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东髻,即位,与主人拾踊。

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坐,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括发，东即主人位，经绞带，哭成踊，拜宾，反位，成踊，相者告事毕。遂冠归，入门左，北面哭尽哀，括发袒成踊，东即位，拜宾成踊。宾出，主人拜送。有宾后至者，则拜之成踊，送宾如初。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止，相者告就次。

于又哭，括发成踊；于三哭，犹括发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毕。

为母所以异于父者，一括发，其余免以终事，他如奔父之礼。

齐衰以下不及殡，先之墓，西面哭尽哀，免麻于东方，即位，与主人哭成踊，袭。有宾，则主人拜宾，送宾。宾有后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毕。遂冠归，入门左，北面哭尽哀，免袒成踊，东即位，拜宾成踊。宾出，主人拜送。于又哭，免袒成踊，于三哭，犹免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相者告事毕。

闻丧不得奔丧，哭尽哀；问故，又哭尽哀。乃为位，括发袒成踊，袭经绞带即位拜宾反位成踊。宾出，主人拜送于门外，反位，若有宾后至者，拜之成踊，送宾如初。

于又哭，括发袒成踊，于三哭，犹括发袒成踊，三日成服，于五哭，拜宾送宾如初。若除丧而后归，则之墓，哭成踊，东括发袒经，拜宾成踊，送宾反位，又哭尽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无变于服，与之哭，不踊，自齐衰以下，所以异者，免麻。

凡为位，非亲丧，齐衰以下，皆即位哭尽哀，而东免经，即位，袒、成踊、袭，拜宾反位，哭成踊，送宾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宾，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哭止，相者告事

毕。成服拜宾。若所为位家远，则成服而往。

齐衰望乡而哭，大功望门而哭，小功至门而哭，缙麻即位而哭。哭父之党于庙，母妻之党于寝，师于庙门外，朋友于寝门外，所识于野张帷。凡为位不奠。哭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大夫哭诸侯，不敢拜宾。诸臣在他国，为位而哭，不敢拜宾。与诸侯为兄弟，亦为位而哭。

凡为位者一袒。所识者吊，先哭于家而后之墓，皆为之成踊，从主人北面而踊。

凡丧，父在父为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丧。亲同，长者主之；不同，亲者主之。

闻远兄弟之丧，既除丧而后闻丧，免袒成踊。拜宾则尚左手。

无服而为位者，唯嫂叔及妇人降而无服者麻。

凡奔丧，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袭；于士，袭而后拜之。

【译文】

奔丧的礼仪是：最初听到亲人的丧讯，就以哭泣来回答报丧的人，极尽悲哀；在询问原因以后，又极尽悲哀；接着就动身上路，每天走一百里，不走夜路。只有奔父母的丧事，才早晨顶着星星上路，晚上见到星星后停歇。如果不能及时上路，就先办好丧服，然后再上路。每经过一个国家，到了边境就哭泣一番，极尽哀痛以后停止。哭悼时要避开市场、朝堂；望到自己的

祖国后就停止哭泣。

到了家里，要从门左边进去，由西阶登上堂，到殡柩的东边，面向西而坐，哭泣极尽哀痛；接着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然后下到殡堂东边就位，面向西而哭泣，跳脚顿足；在东廊下穿上衣服，戴上麻经，系上苴麻带。回主位，拜谢宾客，跳脚顿足，拜送宾客，再回原位。有宾客后来的，就拜谢、跳脚顿足、拜送，都和前面一样。众位主人、兄弟都先出殡宫门，出门后哭声就停止；然后关上门，助礼的人就告诉丧主该到殡宫外倚墙搭起的草庐去守丧了。

在第二天哭悼时，又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跳脚顿足；在第三天哭悼时，依然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跳脚顿足；到三哭的翌日，就穿好丧服；拜谢宾客，拜送宾客和前面一样。奔丧的人不是主人时，就要由主人拜谢宾客，拜送宾客。

奔丧的人，自服齐衰丧服以下的亲属，都从门左边进入，在中庭面向北，哭悼极尽哀痛；然后在东廊下戴上免饰，系上麻带，就位而袒露臂膊，与主人一起哭悼，跳脚顿足；在第二天、第三天哭悼时，都是戴免饰，袒露臂膊。有宾客来，就由主人拜谢宾客、拜送宾客。丧事主人夫妇等待来奔丧的人，都如同朝夕哭悼的礼仪，位置没有改变。

奔赴母亲的丧事，就在殡宫前面向西，哭悼极尽哀痛；接着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然后下堂在东边就位，面向西哭悼，跳脚顿足；在东廊下穿上衣服，戴上免饰、麻经。拜谢宾客，拜送宾客，都和奔赴父亲的丧事一样的礼仪。在第二天哭悼时，就不束拢起头发。

妇人奔赴丧事，从东阶上堂，在殡柩东面向西而坐，哭悼

极尽哀痛；在东廊下把头发改成髻髻，然后就位，和主人更相跳脚顿足。

奔丧的人来不及赴殡礼的，就先到墓地，面向北而坐，哭悼极尽哀痛；主持丧事的人等待着他，就位在墓左边，妇人在墓右边就位，跳脚顿足，极尽哀痛，束拢起头发；然后奔丧的人到东边就主人位，戴上麻经，系上苴麻带，哭悼，跳脚顿足，拜谢宾客，回到主人位，再跳脚顿足，助礼的人就宣告行礼结束。于是，就戴上帽子，回家从门左边进去，面向北，哭悼极尽哀痛，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跳脚顿足；在殡宫东边就位，拜谢宾客，跳脚顿足；宾客出门时，主人要拜送；有后来的宾客，就拜谢、跳脚顿足、拜送，和前面一样。众位主人、兄弟都先出殡宫门，出门后哭声就停止；助礼的人就告诉丧主说该到倚庐去守丧了。

第二天哭悼时，仍束拢起头发，跳脚顿足，在第三天哭悼时，还是束拢起头发，跳脚顿足。三哭的翌日，就穿好丧服；在第五天哭悼时，助礼的人宣告礼事完毕。

为母亲奔丧不同于为父亲奔丧的地方，就是仅一次束拢起头发，其它时候就戴免饰，直到终礼，其它礼仪和为父亲奔丧一样。

服齐衰丧服以下的亲属，来不及赴殡礼的，就先到墓地，面和西哭悼极尽哀痛，在墓东边戴上免饰，系上麻带，袒露臂膊，然后就位，和主人一起哭悼，跳脚顿足，穿好衣服。有宾客来，就由主人拜谢宾客，拜送宾客；有后来的宾客，拜谢拜送和前面一样。然后助礼的人宣告礼事完毕。于是，戴上帽子，回家从门左边进去，面向北哭悼，极尽哀痛；戴上免饰，袒露臂

膊，跳脚顿足；在殡宫东边就位，拜谢宾客，跳脚顿足；宾客出门时，由主人拜送。在第二天哭悼时，戴上免饰，袒露臂膊，跳脚顿足；在第三天哭悼时，依然戴免饰，袒露臂膊，跳脚顿足。三哭的翌日，各穿丧服；在第五天哭悼时，助礼的人宣告礼事完毕。

听到丧讯而不能奔丧时，就极尽哀痛哭悼，向报丧的人问明缘由，又极尽哀痛哭悼；然后排列序位，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跳脚顿足，穿好衣服，戴上麻经，系上苴麻带；就主位，拜谢宾客，回到主位，跳脚顿足；宾客出门时，主人拜送到门外，再回到主位。如果有宾客后来的，就拜谢、跳脚顿足、拜送，和前面一样。在第二天哭悼时，仍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跳脚顿足；在第三天哭悼时，还是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跳脚顿足；三哭的翌日，就穿好丧服；在第五天哭悼时，拜谢宾客，拜送宾客和前面一样。

如果是在除丧以后回来的，就先到墓上，哭悼，跳脚顿足，在墓东边，束拢起头发，袒露臂膊，戴上麻经，拜谢宾客，跳脚顿足，拜送宾客，然后回到主位，又哭悼极尽哀痛，然后除丧，回到家后就不再哭悼。主持人等待回来的人，无须改变所穿的衣服，和他一起哭悼时，就不跳脚顿足。自服齐衰丧服以下的亲属，有所不同的就在戴免饰和系麻带上。

凡是排列亲疏的顺序，不是父母的丧事时，服齐衰丧服以下的亲属就都就位哭悼，极尽哀痛，而在东廊下戴免饰、麻经；就丧位，袒露臂膊，跳脚顿足；然后穿上衣服，拜谢宾客，再回到原位，哭悼，跳脚顿足，拜送宾客，回到原位后，助礼的人就宣告丧主该就倚庐守丧了。在第三天五哭结束后，主人出来拜

送宾客，众位主人、兄弟都先出门，哭声就停止，助礼的人宣告礼事完毕。在穿好丧服以后，就拜谢宾客。如果被排定序位的亲属家远，就在穿好丧服以后再前往。

服齐衰丧服的人在望到家乡的方向时哭悼，服大功丧服的人在望到家门时哭悼，服小功丧服的人在到门口时哭悼，服缌麻丧服的人在就位时哭悼。

哭悼父亲的同姓亲族，就在祖庙里；哭悼母亲或妻子的亲族，就在寝室里；哭悼老师，应在庙门外；哭悼朋友，就在寝室门以外；哭悼相识的人，就在野外搭起的帷幔里。凡排列序位不用致奠祭。哭悼天子要九次，哭悼诸侯要七次，哭悼卿大夫要五次，哭悼士要三次。

大夫哭悼诸侯时，不敢拜谢宾客；诸臣在他国排定序位而哭悼时，不敢拜谢宾客。和诸侯是兄弟的人在外时也要排定序位而哭悼。凡在外国排定序位而哭悼时，只袒露臂膊一次。

相识的人吊丧时，就先在丧家中哭悼，然后再到墓上，都要进行跳脚顿足，跟随着主人面向北而跳脚顿足。

凡是丧事，父亲健在的就由父亲做丧主；父亲没有了而兄弟同居的，就各自主持家中的丧事。亲疏关系相同时，就由年长者主持；亲疏不同时，就由亲近的人主持。

听到远房兄弟的丧事，在除丧后而听到的，就戴免饰，袒露臂膊，跳脚顿足，拜谢宾客以左手为上手。

不服丧服而排定了序位的人，只有嫂子、小叔子以及出嫁了的族内女子以下的亲属，但是要戴麻经。

凡是奔丧，有大夫到来，主人就袒露臂膊，拜谢，跳脚顿足，然后穿好衣服；对于士，就在穿好衣服以后再拜谢。

问 丧

亲始死，鸡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干肝焦肺，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变于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三日而敛，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动尸举柩，哭踊无数。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气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动体安心下气也。妇人不宜袒，故发胸击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坏墙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求而无所得之也，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亡矣！丧矣！不可复见已矣！故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矣。心悵焉、怵焉、愀焉、忼焉，心绝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庙，以鬼飨之，侥幸复反也。

成圻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哀亲之在外也；寝苫枕块，哀亲之在土也。故哭泣无时，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

或问曰：死三日而后敛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

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是故圣人为之断决以三日为之礼制也。

或问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体也，故为之免以代之也”。然则秃者不免，伛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锢疾，不可以备礼也。故曰：“丧礼唯哀为主矣。”女子哭泣悲哀，击胸伤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颡触地无容，哀之至也。

或问曰：免者以何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礼》曰：“童子不绌，唯当室绌。”绌者其免也，当室则免而杖矣。

或问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为父苴杖，苴杖，竹也；为母削杖，削杖、桐也。

或问曰：杖者以何为也？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则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处也。堂上不趋，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译文】

父母刚死的时候，就要去掉帽子而留着簪子和束帛，打赤脚，把下裳的前襟收在腰带里，双手交叉在胸前表示痛苦。当时悲痛的心情、哀伤的思绪，使得肾伤、肝枯、肺焦，汤水都不沾口，三天不生火做饭，因而靠邻里为他煮些稀粥作为饮食。有悲哀在心里，所以使得外表形体都有了变化；有伤痛在心

里，所以就口不知甘味，身不安于舒服。

死后三天入敛。死人在床上叫做尸，装进棺材叫做柩。每当移动尸体，抬举棺柩时，就要哭泣，跳脚顿足无数次。悲痛的心情，哀伤的思绪，由悲哀而导致烦闷、气盛，所以袒露臂膊，而跳脚顿足，就是要运动身体，安定心情、平和血气的。妇人不宜袒露臂膊，所以就敞开些胸口，捶击胸心，像鸟雀一样地跳脚顿足，砰砰咚咚的，如同墙垣的崩坏，尽情表达悲痛哀伤。所以叫做“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悲哀地为死者送行，而迎接死者精神回来”。

在前往送葬时，远望前方，心情焦急，如同对死者有所追随之而不能赶上的样子；在返回来哭悼时，彷徨不安如同对死者有所祈求而没有应允的样子。所以前往送葬时就如同追慕死者，返回来时就如同心有迟疑，像对死者的祈求而无所得的样子。

进到家门而不见死者的踪影，走上堂去仍不见死者的踪影，进到寝室还是不见死者的踪影。亡故了，丧失了，不可能再见到了。所以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极尽哀痛以后才停止。心里满怀怅惘、凄怆、恍惚和慨叹，就是心情绝望而思绪悲伤。在宗庙中祭祀死者，以鬼神相供奉，就是希望死者能够侥幸地返回来。

下葬后等墓坑填平再回来，不敢进到平时住的居室，而住在门外倚墙搭起的草庐，是哀思亲人的孤魂在外。睡草垫，枕土块，是哀思亲人葬身在地。所以哀悼哭泣没有定时，服丧忧劳三年。思慕亲人的心情，是孝子的意愿，是人情的真实体现。

有人问：“在死后三天入敛，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孝子死了父母，悲哀而忧闷，所以趴在死者身上哭泣，好像亲人还能够复生一样，这时候怎么可能强迫着入敛呢？所以在死后三天入敛，就是等待着死者活过来，三天以后还不活过来，也就是不能活过来了。孝子的期望也就更加减弱了，而且家庭的计划安排，衣服的制办准备，也都能够办齐了，亲戚中住得远的也可以赶到了。因而圣人就为入敛确定了以三天为期限的礼制。”

有人问：“戴着帽子时就不能袒露臂膊，是为什么呢？”回答：“帽子，是象征至尊的，不能戴在袒露着皮肉的人身上，所以就要脱掉帽子，用‘免’饰来代替。然而秃头的人就不戴免饰，驼背的人就不袒露臂膊，跛足的人就不跳脚顿足，并不是不悲痛，而是因为身上有锢疾，不能够完成这些礼仪。所以说，丧礼只是以悲哀为主的。女子以哭泣表示悲哀，以捶胸表示伤心；男子以哭泣表示悲哀，以额头磕地不露出脸来，表示悲哀到极点。”

有人问：“戴免饰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做的呢？”回答说：“就是不戴帽子的时候所服的丧服。《礼》书上说：‘童子不服缌麻丧服，只有当家的人服缌麻丧服。’缌麻丧服，就要戴免饰，当家的人就戴免饰而持丧杖。”

有人问：“丧杖是什么材料做的呢？”回答说：“竹子、铜木都是一样的意义。所以为父亲的丧事，就用粗糙的竹杖，叫苴杖，是竹子做的；为母亲的丧事，就用削制的桐木杖，叫削杖，是桐木做的。”

有人问：“丧杖是做什么用的呢？”回答说：“孝子失去了父

母，时常哭泣，服丧忧劳三年，身体很病弱，就是用丧杖来支持病体的。所以有父亲在是不敢拄杖的，因为是在尊者的面前。在堂上不拄杖，是为了回避尊者所在的地方的。在堂上不快步行走，是表示不急促的。这就是孝子的意愿，人情的真实体现，礼仪的道理所在，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地下冒出来的，而是出于人情。”

服 问

《传》曰：“有从轻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有从重而轻”，为妻之父母。“有从无服而有服”，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有从有服而无服”，公子为其妻之父母。《传》曰：“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

三年之丧，既练矣，有期之丧，既葬矣，则带其故葛带，经期之经，服其功衰。有大功之丧，亦如之。小功，无变也。麻之有本者，变三年之葛。既练，遇麻断本者，于免，经之；既免，去经。每可以经必经，既经，则去之。小功不易丧之练冠，如免，则经其缙小功之经，因其初葛带。缙之麻，不变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变大功之葛。以有本为税。

殇长、中，变三年之葛。终殇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为其无卒哭之税。下殇则否。

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嫡妇。大夫之适子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唯近臣及仆骖乘从服，唯君所服，服也。公为卿大夫锡衰以居，出亦如之。当事则弁经。大夫相为，亦然。为其妻，往则服之，出则否。

凡见人无免经，虽朝于君，无免经。唯公门有税齐衰。《传》曰：“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传》曰：“罪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译文】

《传》上说“有应穿轻丧服而要随着穿重丧服的时候”，比如国君庶出公子的妻子为国君的正室夫人就要穿重丧服。“有应穿重丧服而要随着穿轻丧服的时候”，比如为妻子的父母就要穿轻丧服。“有应不穿丧服而要随着穿丧服的时候”，比如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表兄弟要穿丧服。“有应穿丧服而随着不穿丧服的时候”，比如公子为妻子的父母就不穿丧服。

《传》上说：“母亲离婚了，就要为继母的亲属穿丧服；母亲死了，就仍为母亲的亲属穿丧服。”就是说，为母亲的亲属穿丧服，就不为继母的亲属穿丧服。

守丧期三年的丧事练祭变服以后，又遇到丧期一年的丧事，到下葬以后，就仍带着以前的葛带，加上期丧的麻经，而穿功衰丧服。有穿大功丧服的丧事也是如此。有穿小功丧服的丧事也没有什么改变。有穿麻根做的大功以上丧服的丧事，就要改带三年丧服的葛带。在过了练祭以后，又有穿去麻根做的

小功丧服的丧事，就在戴免饰时加上小功的麻经，去免饰时就脱去麻经。每到该用经的时候，就必须加经，用过后就脱去。小功丧服就不用改变三年丧服练祭变服后的丧冠，到用免饰时，就加上缙经或小功的麻经，而仍用起初的葛带。用缙服的麻带时就不改变小功的葛带；用小功的麻带时就不改变大功的葛带，在是麻根做的大功以上的丧服时，才要改变。

在遇到未成年人的长殇、中殇的丧事时，就要改变三年丧服的葛带，以截止殇服丧期的月份计算，以后就改用三年丧服的葛带。这并不是重视麻服，因为殇服没有卒哭祭的变换。至于下殇丧事就不是这样。

国君为天子穿丧期三年的丧服，国君夫人就按照国君的外戚为国君穿丧服的标准为天子穿丧服。国君的世子不为天子穿丧服。国君所主持的丧事，包括自己的夫人、大夫的妻子、太子的正室。大夫的嫡子要为国君、国君夫人、太子穿丧服，标准和士人穿的丧服一样。

国君的母亲不是正室夫人的，群臣就不为她穿丧服，只有近臣和驾车马的人、驾车副手才随着国君所穿的丧服而穿丧服。国君为大臣们的丧事要穿最轻的锡衰丧服，居处、出门都是如此，前往参加丧祭时就要加上弁经。大夫相互之间也是这样。为大夫妻子的丧事，前去吊丧时就穿丧服，出来就脱下来。

凡是居丧的人，见人时没有免去丧经的，即使是朝见国君没有去掉丧经的，只有在进公门理事时才要脱去齐衰丧服。《传》上说：“君子不剥夺别人的丧礼，也不可被别人剥夺丧礼。”《传》上说：“犯罪的形式多，而刑罚有五等。丧事的形式多，而丧服有五种，轻重上下各有依据，各从等差。”

间 传

斩衰何以服苴？苴，恶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见诸外也。斩衰貌若苴，齐衰貌若皐。大功貌若止，小功、缌麻容貌可也。此哀之发于容体者也。

斩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齐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缌麻，哀容可也。此哀之发于声音者也。

斩衰，唯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议；小功缌麻，议而不及乐。此哀之发于言语者也。

斩衰、三日不食，齐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缌麻、再不食，士与斂焉，则一不食。故父母之丧，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齐衰之丧，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功之丧，不食醯酱；小功缌麻，不饮醴酒。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

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酱；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干肉。

父母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说经带；齐衰之丧，屋垩室，芻剪不纳；大功之丧，寝有席；小功缌麻，床可也。此哀之发于居处者也。

父母之丧，既虞卒哭，柱楣剪屏，芻剪不纳；期而小祥，居垩室，寝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复寝；中月而禫，禫而床。

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纁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纁、无事其布曰纁。此哀之发于衣服者也。

斩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带三重。期而小祥，练冠繅缘，要经不除，男子除乎首，妇人除乎带，男子何为除重首也？妇人何为除乎带也？男子重首，妇人重带。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轻者。又期而大祥，素缟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纁，无所不佩。

易服者何？为易轻者也。斩衰之丧，既虞卒哭，遭齐衰之丧，轻者包，重者特。既练，遭大功之丧，麻葛重。齐衰之丧，既虞卒哭，遭大功之丧，麻葛兼服之。斩衰之葛与齐衰之麻同，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与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与纁之麻同，麻同则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则易轻者也。

【译文】

斩衰的丧服为什么用结子的苴麻呢？结子的苴麻，颜色枯黑的样子，就是用来表示发于内心的悲哀而体现在外表上的。服斩衰丧服的人，面貌就像结子的苴麻一样；服齐衰丧服的人，面貌就像没结子的苴麻一样；服大功丧服的人，面貌就像静止的一样；服小功、纁麻丧服的人，面貌保持平常的样子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悲哀在面貌体态上的体现。

服斩衰丧服的人哭悼，如同一发而不能收；服齐衰丧服的人哭悼，如同发出而有回旋；服大功丧服的人哭悼，三次转折而有余音；服小功、纁麻丧服的人哭悼，只显出悲哀就可以了。

这就是悲哀在声音上的体现。

服斩衰丧服的人，只应声而不答话；服齐衰丧服的人，答话而不找话；服大功丧服的人，讲话而不议论；服小功、缌麻丧服的人，议论而不谈及快乐的事。这就是悲哀在言语上的体现。

服斩衰丧服的人，三天不吃饭；服齐衰丧服的人，两天不吃饭；服大功丧服的人，三顿不吃饭；服小功、缌麻丧服的人，两顿不吃饭；士参加小敛时，一顿不吃饭。所以办父母的丧事，在停殡以后就吃稀粥，早晨用二十两米，晚上用二十两米；服齐衰丧服的人，粗饭白水，不吃蔬菜水果；服大功丧服的人，不吃醋、酱，服小功、缌麻丧服的人，不饮甜酒。这就是悲哀在饮食上的体现。

父母的丧事，在虞祭、卒哭祭以后，就是粗饭白水，不吃蔬菜水果；周年举行小祥祭以后，可以吃蔬菜水果；两周年举行大祥祭以后，就可以吃醋、酱；中间隔一个月就举行禫祭，禫祭以后就可以饮甜酒了。开始喝酒先喝甜酒，开始吃肉要先吃干肉。

父母的丧事，要住在殡宫外倚墙搭起的草庐里，睡草垫枕土块，有脱去麻经麻带；齐衰的丧事，就住在不加涂饰的房子里，睡剪齐边而不扎缘的蒲草席；大功的丧事，就睡平日的寝席；小功、缌麻的丧事，睡在床上是可以的。这就是悲哀在居处上的体现。

父母的丧事，在虞祭、卒哭祭以后，就可以撑起草房的门楣，剪齐屋檐的屏草，睡剪齐边而不扎缘的蒲草席；周年举行小祥祭以后，就住在不加涂饰的房子里，睡平日的寝席；两周

年举行大祥祭以后,就搬回到寝室里住;中间隔一个月就举行禫祭,禫祭以后就睡在床上。

斩衰丧服用三升的麻布制作,齐衰丧服用四升的、五升的、六升的麻布制作,大功丧服用七升的、八升的、九升的麻布制作,小功丧服用十升的、十一升的、十二升的麻布制作,缙麻丧服用十五升的半数的麻布制作。对线缕有所加工,对布没有加工的就叫做缙。这就是悲哀在衣服上的体现。

斩衰丧服用三升的麻布制作,在虞祭、卒哭祭以后,接着就穿六升的成布丧服,戴七升的麻布丧冠;为母亲服的疏衰丧服用四升的麻布制作,接着就穿七升的成布丧服,戴八升的麻布丧冠。除去麻经带以后就改服葛经葛带,葛带是四股三重的。周年举行小祥祭以后,就戴白练冠,穿红滚边练服,腰经不去掉。男子去掉头上的经,妇人去掉腰上的带。男子为什么去掉头上的经,妇人为什么去掉腰上的带呢?这是因为男子重要的是头,妇人重要的是腰带,除去丧服是先去重要的部分,变换丧服是变换轻微的部分。两周所举行大祥祭以后,就戴素边白绢冠,穿麻布衣。中间隔一个月就举行禫祭,禫祭以后就戴黑经白纬的纤冠,没有不可以佩带的饰物了。

怎样变换丧服呢?就是变换丧服轻微的部分。斩衰的丧事,在虞祭、卒哭祭以后,而遇到齐衰的丧事,轻微的部分就是新丧服包着本丧服,重要的部分就是显露着本丧服。在练祭以后,而遇到大功的丧事,就服重麻、重葛。齐衰的丧事,在虞祭、卒哭祭以后,而遇到大功的丧事,就麻、葛兼服。斩衰丧服的葛,与齐衰丧服的麻等同;齐衰丧服的葛,与大功丧服的麻等同;大功丧服的葛,与小功丧服的麻等同;小功丧服的葛,与缙

麻丧服的麻等同。与麻等同的就麻葛兼用。兼用丧服就仍服本服重要的部分，而变换轻微的部分。

三年问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则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者有已，复生有节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踟躅焉，踟蹰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将由夫患邪淫之人与，则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从之，则是曾鸟兽之不若也，夫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将由夫修饰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骝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焉为之立中制节，一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

然则何以至期也？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为隆，缙小功以

为杀，期九月以为间。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

【译文】

丧期三年的丧礼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这是适合感情而制定的礼仪，用来表明亲属关系，区别亲疏、贵贱的界限，而不可以有所增减的。所以说：“这是无可改变的原则。”创伤严重的，就会拖得日子久；病痛深重的，就会痊愈得慢。三年丧期，就是适合感情制定的礼仪，作为表达哀痛的极限的。穿着不缝边的麻衣丧服，执着竹制的丧杖，住着倚墙搭起的草房，吃着稀粥，睡草垫、枕土块，作为表达哀痛的形式。丧期三年的丧礼，在二十五个月时就结束，哀痛还没有消去，思念还没有忘却，可是丧服的期限就在这这时中断，这不就是表明葬送死者而有限度，恢复活人的生活而有节制的吗？凡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生物，有血气的种类一定拥有智能，有智能的种类没有不知道爱护自己同类的。比如大的鸟兽一旦失群，过了一个月或一季，就必定会返回巡绕，经过自己的故乡时，就来回飞翔，鸣叫呼号，徘徊不前，犹豫不定，然后才肯离去，小的鸟兽比如燕雀，也有哀啼悲鸣的时候，过后才肯离去。所以有血气的生物没有比人类更有智能的，因而人类对于自己的亲属，至死情意也不会穷尽。怎么能放任邪恶放荡的人呢？他们对待亲人是早晨死去

的晚上就忘记了,如果放纵他们,就是连鸟兽都不如了。这样怎么能使人们相互群居而不发生混乱呢?怎么能跟随修饰礼仪的君子呢?对他们来说,三年的丧期在二十五个月而结束,就如同从门缝看跑马一样快,如果随从他们,就会没有穷尽了。所以先王对此确立折中、制定限制,使人们完全能够做到合乎情理,然后就让除去丧服了。

那么为什么要以一周年做为丧期呢?回答说:最为亲近的亲属就以周年为阶段。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天地已经有所变化,四季已经有所交替,在天地之间的事物,没有不重新开始的,就是以此来象征人事的。那么为什么要以三年做为丧期呢?回答说:是为了更加隆重的对待,就使丧期加长一倍,所以要满两周年。那么从九个月以下的丧期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是为了不同于亲近的亲属。所以三年的丧期是用来表示隆重对待,缌麻三个月、小功五个月是用来表示简省,一周年和九个月是用来表示折中的。上模仿天、下效法地、中间依据人情,这样人类所以能够群居生活、和睦团结的道理就充分体现出来了。所以三年的丧期,是人事中最完善的礼仪,所以就称为最隆重的。是百代圣王共同遵行,古今统一的标准,没有人知道这种礼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孔子说:“子女出生三年以后,就离开父母的怀抱。”那么子女为父母守三年的丧期,就是天下通行的丧礼了。

深 衣

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肋，当无骨者。

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圜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纯以纁；具父母，衣纯以青。如孤子，衣纯以素。纯袂、缘、纯边，广各寸半。

【译文】

古时候闲居所穿的深衣，有一定的尺寸样式，以合乎规、矩、绳、权、衡的标准。深衣短不能露出肌肤，长不能拖盖地面，两旁的衣襟掩边钩曲，腰身宽是下摆的一半；腋口的宽窄，要能回转肘臂；袖子的长短，回叠部分要到肘臂；腰带宽，下面不要压到盆骨，上面不要压到肋骨，正在腰间没有骨骼的部位。

根据制度，深衣用布要十二幅，以对应一年有十二个月，袖筒合于圆规，交领如同尺矩合于方正，背缝垂直到脚踝合于直线，下摆如同秤杆和秤砣的平衡合于水平。所以袖筒合于圆规，是要举手行礼以表现仪容；背缝合于直线、交领合于方正，象征公正的政治、公正的道义，所以《易》说：“坤卦的六二爻的变动，直而且方。”下摆如同秤杆和秤砣的平衡，是象征安定意志，平衡心情。五种标准都已用于制作，所以圣人才加以穿着。所以取用规、矩的无私，取用线绳的正直，取用权、衡的公平。所以先王很珍重深衣。所以可以在文事中穿，可以在武事中穿，可以在做宾、相时穿，可以在统率军队时穿。结实而又不费材料，是仅次于朝服、祭服的服装。

父母、祖父母俱在，衣服的镶边用绘彩。父母俱在，衣服的镶边用青色。如果是父亲亡故，衣服的镶边用白色。袖口、下缘、侧缘的镶边，各宽为一寸半。

投 壶

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宾再拜受，主人般还，曰：辟。主人阼阶上拜送，宾般还，曰：辟。已拜，受矢，进即两

楹间，退反位，揖宾就筵。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面，执八算兴。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正爵既行，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请奏《貍首》，间若一。大师曰：诺。左右告矢具，请拾投。

有入者，则司射坐而释一算焉。宾党于右，主党于左。

卒投，司射执算曰：左右卒投，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算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贤于某若干纯。奇则曰奇，钧则曰左右钧。命酌曰：请行觴。酌者曰：诺。当饮者皆跪奉觴，曰：赐灌。胜者跪曰：敬养。正爵既行，请立马。马各直其算。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备，请庆多马。宾主皆曰：诺。正爵既行，请彻马。

算多少视其坐。筹，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长尺二寸。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鲁令弟子辞曰：毋怗，毋敖，毋偕立，毋逾言，偕立逾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辞曰：毋怗，毋敖，毋偕立，毋逾言。若是者浮。

鼓：○□○○□□○○□□，半；○□○□○○○□□○○□○：鲁鼓：○□○○○○□□○○□○○□□○○□□○，半；○□○○○○□□○：薛鼓。取半以下为投壶礼，尽用之为射礼。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皆属宾党；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鲁鼓：○□○○□□○○，半；○□○○□○○○○□○□○；薛鼓：○□○○○○○□○□○□○○○□○□○○□○，半；○□○□○○○○○□○。

【译文】

投壶的礼仪是：主人捧着投壶用的箭，由司射捧着计算数目的中，再派一个人拿着壶。主人要对宾客说：“我有不直的箭，歪口的壶，想用来使客人们娱乐娱乐。”宾客就说：“您招待的美酒佳肴，我们已经领受了，又加上娱乐，很不敢当。”主人就说：“弯箭、歪壶，不值得推辞，我还是要请你们娱乐的。”宾客又说：“我们已经领受了您的招待，又加上娱乐，我们还是不敢当的。”主人又说：“弯箭、歪壶，不值得推辞，我还是要请你们娱乐的。”宾客便说：“既然我们不能再推辞，怎敢不恭敬地服从呢？”宾客再拜而接受邀请，主人就转身侧对着宾客说：“回避了。”主人从主阶上拜送箭给宾客，宾客也转身侧对着主人说：“回避了。”

相拜完毕，宾主都进到两楹柱间受箭，然后退回到原位，主人揖请宾客就座。司射上来测量壶的位置，距离有两个半箭身长，然后回到座位，摆好中，面向东，拿起八枝算筹站好，然后告诉宾客说：“顺着箭头投进的才算进；连续投的不算；胜方要对输方罚酒。罚酒以后就给胜方立一个马壮的筹码，得一个马的一方就并入得两个马的一方，立了三个马，就请胜方饮酒庆贺。司射把同样的话也告诉主人。然后吩咐弦乐师说：“请奏《狸首》乐，节奏要一致。”乐师回答说：“是。”又向左右的宾主报告投箭已经准备好，请宾主轮流投壶。

当有投进时，司射就坐下来放一个算筹在中里。宾客一方在右边，主人一方在左边。投完以后，司射就拿着算筹说：“左

右双方都投完了,现在要计算一下。”每两个算筹为一纯,一纯一纯地取出来,一个算筹为奇。然后就以多出的算筹报告说:“某方胜过某方多少纯。”是单数的就说“奇”,不分胜负的说“左右均等”。接着就吩咐酌酒人说:“请来为输方斟酒。”酌酒人答应说:“是。”受罚的一方都跪坐着捧着酒杯说:“承蒙赐予酒喝。”胜方也跪坐着说:“敬请享用。”罚酒以后,司射吩咐立马,马就立在胜方的算筹前。得一个马的一方就并入得二个马的一方而加以庆贺。庆贺时,司射就说:“三个马都齐了,请为多马的一方斟酒庆贺。”宾主都说:“好。”饮酒以后,就把马撤下去。

算筹的多少要视在坐的人数而定。箭的长度,在室中投壶,就用二尺长的;在堂中投壶,就用二尺八寸长的;在庭中投壶,就用三尺六寸长的。算筹长一尺二寸。壶的形制是:颈长七寸,腹长五寸,口径二寸半,容积二斗五升。壶中装着小豆,为的是防止投箭反弹出来。壶的位置离坐席两个半箭身长的距离。箭用柘木或棘条制成,不去掉外皮。

在鲁国,司射吩咐宾主双方年幼的子弟时说:“不要怠慢,不要骄傲,不要背对着堂前站立,不要过多讲话。背对堂前站立,过多讲话,就按常规罚酒。”在薛国,司射吩咐宾主双方年幼的子弟时说:“不要怠慢,不要骄傲,不要背对着堂前站立,不要过多讲话。如有触犯,就要受罚。”

投壶时击鼓的节奏谱是(下面圆圈表示击鼙,方块表示击鼓):

○□○○□□○□○○□半,○□○□○○○□□○□
○,这是鲁鼓的节奏;○□○○○○□□○□○○□□○□○○

□□○半,○□○○○□□○,这是薛鼓的节奏。取半以下的谱子用于投壶礼,全都用的是射礼。司射、庭长以及站着的成年人,都属于宾客一方;乐人以及仆人、孩童,都属于主人一方。又有鲁鼓的谱子是:○□○○□□○○半,○□○○□○○○○□○□○;薛鼓的谱子是:○□○○○○□○□○□○○○□○○□○○□○○半,○□○□○○○○□○。

儒 行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哀公问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

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溇；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櫓；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箴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授，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者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

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之，粗而翹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思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说：“先生您所穿的衣服是儒服吗？”孔子回答说：“孔丘我小时候住在鲁国，穿的是大袖子的衣服；长大以后住在宋国，戴的是章甫的帽子。孔丘我听说过：君子的学问要渊博，所穿的衣服要入乡随俗。孔丘我不知道什么是儒服。”

哀公问：“请问儒者的行为是怎样的呢？”孔子回答说：“匆匆忙忙地挨着讲是不能全讲完的，一一顺着讲就要花费时间。讲到仆人更换了也还是不能讲完。”

哀公命人摆设坐席，孔子陪坐，讲道：“儒者是好像席上的珍宝等待着被用一样，日夜努力学习等待被请教，心怀忠信等待被荐举，身体力行等待被录取。他们的自立就是这样的。

“儒者衣冠装束合乎礼度，举止行为谨慎小心，大的谦让有如傲慢，小的谦让有如虚伪，大事有如畏惧，小事有如惭愧，他们难于进取而易于退让，好像柔弱无能的样子。他们的仪容外表就是这样的。

“儒者居处齐整庄重令人难以做到，他们站和坐都很恭敬；讲话必定先有信用，行动必定合乎正道；在道路上不与人争避险阻走平坦的路径，冬天夏天不与人争处阴冷或暖和的地方；爱惜自己的性命以有所期待，保养自己的身体以有所作为。他们的准备工夫就是这样的。

“儒者不看重金玉，而以忠信为宝贵；不希求土地，而以确立道义为土地；不希求多有积蓄，而以多有文才为富有。难以得到而容易供养，容易供养而难以容留；不是在适当的时候就不出现，这不是很难得到的吗？不是合乎道义就不共事，这不是很难容留的吗？先劳作而后取俸禄，这不是很容易供养的吗？他们的待人接物就是这样的。

“儒者是即使赠送他们以财货，陷溺他们于玩乐喜好中，他们也是见到利益而不损害道义；即使以众人来胁迫他们、以武器来恐吓他们，他们也是见到死亡而不改变操守；遇到猛兽就上前搏斗而不考虑自己的勇气，抬举重鼎而不考虑自己的

力量；做过的事不后悔，未做的事不预谋；说错的话不再重复，流言蜚语不究根问底；不放弃自己的威严，不反复研究自己的谋略。他们的独特立身表现就是这样的。

“儒者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威逼；可以接近而不可以胁迫；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侮辱。他们的居处不奢侈，他们的饮食不重口味，他们有过失可以委婉地指出，而不可以当面数落。他们的刚毅就是这样的。

“儒者是以忠信作为甲冑，以礼仪作为盾牌；遵循仁义而行动，胸怀道义而居处；即使有暴虐的政治，也不改变自己居处的地方。他们的自立就是这样的。

“儒者住着只占地一亩的房子，房间周围只有一土墙，院子是荆竹扎成的柴门和圭形的小旁门，房间是蓬草编成的房门和破瓮做成的窗户；家里体面的衣服是谁出门才换上，两天只吃一天的食物；长上提拔时不敢有疑虑，长上不提拔时不敢有谄媚。他们的做官就是这样的。

“儒者是和现在的人生活在一起，而行为与古人相合；在今世的作为，能被后世当做楷模；如果生不逢世，上面不加取用，下面不加推举，又有谗言取媚的人，结党营私加以陷害，但是身体可以加害，而志向不可以强迫改变；即使日常生活受到妨害，终究要发展自己的志向，依然不忘记百姓的困苦。他们的满怀忧思就是这样的。

“儒者学问广博而无终止，行为笃实而不怠倦；隐居独处而不淫邪，通达长上而不困惑；奉行礼义中的以和为贵，以忠信为美，以从容自得为法则；仰慕贤能而宽容众人，待人接物而随方就圆。他们的宽容就是这样的。

“儒者是对内荐举不排除亲属,对外荐举不排除冤家;衡量功绩,积累实事,推举贤能使其得到录用,不期望别人的报答,而使君主的志向得以实现;只求有利于国家,而不求富贵。他们的荐贤举能就是这样的。

“儒者听到有益的话就相互转告,见到有益的事就相互指示;有爵位而相互谦让,有患难就争相赴死;对久居低位的人就希望他晋升,对远在他国的人就相互招致录用。他们的荐贤举能就是这样的。

“儒者洁净身心而沐浴道德,陈述自己的主张而俯首听用,静心地加以纠正;君上有所不知,就委婉地加以指出,而不急于去做;不面对在下的众人显示自己的高贵,不夸大小小的成绩显示自己的功劳;社会安定而不怠惰轻慢,社会动乱而不沮丧悲观;观点相同而不亲附,观点不同而不排斥。他们的特立独行就是这样的。

“儒者上不做天子的臣属,下不事奉诸侯;谨慎平静而崇尚宽厚,刚强勇毅以待人,广泛学习以知道畏服;接近文章而磨砺气节;即使分封国家给他们,也是视如微末,不为臣不做官。他们的行为规范就是这样的。

“儒者寻求志向上的追求相同和经营道艺上的方法一致,同有成功就彼此欢乐,同处卑位而不相厌弃;长久不相见面,听到流言蜚语也不轻言信;行为本于方正而立于道义,志向相同就接近,志向不同就退避。他们的交友就是这样的。

“温柔善良,是仁的根本;恭敬谨慎,是仁的基础;宽容余裕,是仁的体现;谦逊亲切,是仁的能力;礼节,是仁的外表;言谈,是仁的文饰;歌曲音乐,是仁的和谐;分散,是仁的传播。儒

者兼有着这些德行，还是不敢说合于仁了。他们的尊敬谦让就是这样的。

“儒者在贫贱时不会堕落颓废，在富贵时不会傲慢骄奢，不为君王所困辱，不为长上所拖累，不为官吏所忧困。所以就称为‘儒’。现在众人对儒的观念是不确实的，常以儒来开玩笑。”

孔子回到自己家时，鲁哀公招待他住公馆，得以听到这番话，以后说话就更讲信用，行为就更守道义，还说：“我这辈子到死，也不敢拿儒者开玩笑了。”

冠 义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故冠于阼，以若代也。醯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摯于君，遂以摯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

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

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圣王重礼。故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得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译文】

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有礼义。礼义的开始，就在于端正人们的仪容体态，严肃人们的神情态度，通顺人们的言语辞令。仪容体态端正，神情态度严肃，言语辞令通顺，然后礼义才能具备。在此使君臣正位，使父子亲爱，使长幼和睦。君臣正位，父子亲爱，长幼和睦，然后礼义才能确立。所以举行冠礼以后服饰规格才能具备，服饰规格具备然后才能仪容体态端正，神情态度严肃，言语辞令通顺。所以说：冠礼，就是礼仪的开始。因此古时候的圣王都重视冠礼。

古时候举行冠礼，要用蓍草占卜选择吉日和宾客，是因为敬重冠礼。敬重冠礼是因为重视礼仪。重视礼仪是因为把它当作国家的根本。

所以在堂前主阶上进行加冠，是表明受冠的人将代为家长。请到客位上敬酒，加冠三次越来越尊贵，是勉励受冠的人将来有所成就。加冠以后就称呼受冠人的字，是以成人相对待了。见到母亲，母亲要答拜，见到兄弟，兄弟要答拜，是因为对

成人就以礼相对待了。要穿戴黑色的朝服衣冠，拜见国君而将礼物摆放在地上；然后带着礼物拜见乡大夫、乡先生等官吏，是以成人的身份拜见的。

要使一个人长大成人，就要用成人的礼仪来要求。用成人的礼仪来要求，就要求遵行作为别人的儿子、作为别人的兄弟、作为别人的臣下、作为别人的后辈的礼仪。想要求一个人做到这四个方面，怎么可以不重视相应的礼仪呢？

所以，孝悌、忠顺的行为确立，然后才可以做人；可以做人，然后才可以统治别人。因而圣王都重视礼仪。所以说：冠礼就是礼仪的开始，是嘉庆的事情中最重要。所以古时候很重视冠礼。重视冠礼，所以就在宗庙里举行。在宗庙里举行，是因为尊敬重要的事情。尊敬重要的事情就不敢专断重要的事情。不敢专断重要的事情，是因为自身卑微而尊崇先祖。

婚 义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

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

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婿受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酹，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礼者，礼之本也。”

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

夙兴，妇沐浴以俟见。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妇执笄、枣、栗、段脩以见，赞醴妇，妇祭脯醢，祭醴，成妇礼也。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厥明，舅姑共飧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以著代也。

成妇礼，明妇顺，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责妇顺焉也。妇顺者，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是故妇顺备而后内和理，内和理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

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未毁，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妇顺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内外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

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见于天，日为之食；妇顺不修，阴事不得，适见于天，月为之食。是故日食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阳事；月食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

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犹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义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义也。

【译文】

婚礼，是结合两姓的姻缘，上用以事奉宗庙，下用以延续后代。所以君子很重视婚礼。

每当婚礼中向女方家交纳彩礼、询问女方姓名、通告吉兆、纳财定婚、确定婚期的时候，女方父母都以主人身份在庙中设筵，在门外拜迎使者。进门后，彼此作揖谦让着登上庙堂，听从男方的安排。所以恭敬谨慎、庄重端正的体现就是婚礼。

父亲向儿子敬酒，吩咐他去迎娶新娘，是表示男方先于女方行动。儿子接受父命去迎亲，女方父母要以主人身份在庙中设筵，在门外拜迎。新郎提着雁进门，作揖谦让登上庙堂，再次下拜摆好雁，是表明亲奉父母之命而来的。然后走下堂，出门驾好新娘坐的车马，把上车的引绳交给新娘上车，驾车让车轮转过三圈，再改由车夫驾驭。新郎乘车先到家门外等候。新娘到达后，新郎向新娘作揖，请新娘进门。吃饭时，夫妻共享同一牲牢的食物，合用一个杯子饮酒，以表示合为一体、尊卑同等、

结为亲属。

恭敬、谨慎、庄重、端正，然后对新娘加以亲爱，是婚礼的主要内容，以体现男女的分别，确立夫妇的道义。男女有所分别，然后夫妇才有道义；夫妇有道义，然后父子才亲近；父子亲近，然后才会摆正君臣的地位。所以说，婚礼是礼的根本。

作为礼，以冠礼为开始，以婚礼为根本，重在丧祭，尊在朝聘，和睦在乡射。这就是礼的主要内容。

早晨起来，新媳妇要梳洗打扮，等着进见公婆。天明的時候，有人领着新媳妇拜见公婆，新媳妇要带上竹篮装好枣、栗、干肉进见公婆。有人代公婆赐甜酒给新媳妇，新媳妇要祭肉脯、祭肉酱、祭甜酒，这就完成了做媳妇的礼仪。公婆回寝室后，媳妇要献上一只小猪，以表明作媳妇的孝顺。

第二天早晨，公婆共同进行赐予媳妇饮酒的仪式，公婆接受回敬后就不再劝饮。然后公婆从西台阶上下堂，新媳妇从东边的主阶下堂，以表示新媳妇接替婆婆为主妇了。

完成作媳妇的礼仪，表明作媳妇的孝顺，又进一步表示新媳妇接替为主妇，这就是着重要求作媳妇的孝顺。媳妇的孝顺，就是孝顺公婆，和睦家人，然后才能适合于丈夫，料理丝麻布帛的事情，保管家中堆积储存的财物。所以媳妇孝顺得周到，然后就会家庭内部和睦而有条理；家庭内部和睦而有条理，然后家族就可以长久存在了。所以圣王很重视媳妇的孝顺。

所以古时候，女子出嫁前三个月，祖庙没有迁毁的，就在宗子的庙堂接受婚前教育；祖庙已经迁毁的，就在旁支的庙堂接受婚前教育。教给她妇女的德行、妇女的言辞、妇女的仪容、

妇女的手工。学成以后要祭告祖先，祭牲用鱼，羹汤用苹菜。以此培养成媳妇的孝顺。

古时候天子在王后以下立有六官、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掌管天下的家内事务，以明确表彰妇女的和顺，所以天下内部和睦而家有条理。天子设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掌管天下的家庭外部的任务，以明确表彰男子的德教，所以天下外部和睦而国家长治。所以说，天子掌管男子的德教，王后掌管妇女的和顺；天子治理阳道，王后治理阴德；天子掌管外部的治理，王后掌管内部的治理。德教和顺流行成俗，内部外部和睦安顺，国家家庭治理安定，这就叫做盛德。

所以男子的德教不加修饬，阳事不能得当，谴责体现在天上，就会发生日食；妇女的和顺不加修饬，阴事不能得当，谴责体现在天上，就会发生月食。所以，出现日食，天子就穿上素服，而整顿六官的职守，整治天下的阳事；出现月食，王后就穿上素服，而整顿六官的职守，整治天下的阴事。所以天子和王后，就如同太阳和月亮、阴和阳一样，相辅相成。

天子修饬男子的德教，是父道的体现。王后修饬妇女的和顺，是母道的体现。所以说，天子和王后，就如同父亲和母亲。所以为天子穿斩衰的丧服，就是为父亲服丧的意思；为王后穿资衰的丧服，就是为母亲服丧的意思。

乡饮酒义

乡饮酒之义。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盥洗扬觶，所以致洁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让洁敬也者，君子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

乡人、士、君子，尊于房户之间，宾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贵其质也。羞出自东房，主人共之也。洗当于东荣，主人之所以自洁，而以事宾也。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让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时也。

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仁义接，宾主有事，俎豆有数曰圣，圣立而将之以敬曰礼，礼以体长幼曰德。德也者，得于身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

祭荐、祭酒，敬礼也。济肺，尝礼也。啐酒，成礼也。于席

末，言是席之正，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此所以贵礼而贱财也。卒觶，致实于西阶上，言是席之上，非专为饮食也，此先礼而后财之义也。先礼而后财，则民作敬让而不争矣。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主人亲速宾及介，而众宾自从之。至于门外，主人拜宾及介，而众宾自入。贵贱之义别矣。

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拜至、献、酬、辞让之节繁。及介省矣。至于众宾升受，坐祭，立饮，不酢而降。隆杀之义别矣。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一人扬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长而无遗矣。降，说屦升坐，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暮不废夕。宾出，主人拜送，节文终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乱也。

贵贱明，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矣。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烹狗于东方，祖阳气之发于东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东，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宾必南乡，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南方者夏，夏之为言假也，养之，长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愁之以时察，守义者也。北方者冬，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圣向仁，右义侑藏也。

介必东乡，介宾主也。主人必居东方，东方者春，春之为言蠢也，产万物者也。主人者造之，产万物者也。

月者三日则成魄，三月则成时，是以礼有三让，建国必立三卿。三宾者，政教之本，礼之大参也。

【译文】

乡饮酒礼的礼仪是：主人在乡学的门外拜迎宾客，进门后三次作揖行礼，走到阶前，再三谦让后登上台阶，这是表示尊重谦恭的。洗手、洗酒杯，是为了清洁。客人到来主人要拜迎，主人洗酒杯客人要拜谢，主人敬酒客人要拜受，客人接酒主人要拜送，客人干杯主人要拜敬，这都是表示敬意。尊敬谦让、清洁、恭敬，是君子相交往的规矩。君子尊敬谦让就不会争抢，清洁恭敬就不会怠慢，不怠慢、不争抢就会远离打斗争讼，不打斗、不争讼就没有暴乱的灾祸，这就是君子所以能够免于人祸的原因。所以圣人用道义来加以控制。

乡人、士、君子，都将酒尊放在房门之间，为的是宾主共同饮用的。酒尊里有水酒，是以水酒的品质为尊贵的。菜肴从东房里送出，是表示由主人提供的。洗涮的器皿放在房屋东侧，

是为主人自己洗涮而给宾客用的。

宾主,象征着天地。陪客和乡绅,象征着阴阳。三位长宾,象征着房、心、尾三星。谦让三次,象征着月亮亏缺三日而复明。摆成四面的坐席,象征着四季。

天地威严凝结的气象,开始于西南方向而兴盛于西北方向,这就是天地的尊严气象,这就是天地的义气。天地温和敦厚的气象,开始于东北方向而兴盛于东南方向,这就是天地的盛德气象,这就是天地的仁气。主人要尊敬宾客,所以让主宾坐在西北,让陪客坐在西南以辅助主宾。宾客是以道义待人的,所以要坐在西北;主人是以仁爱、厚道待人的,所以要坐在东南;让乡绅坐在东北,是来辅助主人的。仁义相互交接,宾主各得其所,俎、豆器皿合乎礼数,这就叫做圣明。圣明确立而用恭敬来衡量就叫做礼,通过礼来体现长幼就叫做德,德的意思,这是在身上得到体现。所以说,古时候学习道术的人,就是要在身上得到体现。因此圣人才要加以贯彻。

祭肉肴、祭酒,是表示敬重礼仪的。咬一口牲肺,是表示品尝的礼仪。浅饮一口酒,是表示完成礼仪。处在席位的末端,表示这一席位的正席不是专为饮食,而是为了行礼的,这就是重视礼而轻视财用。干杯的时候,要在西台阶上进行,表明这一席位的上位不是专为饮食,而是为了行礼的,这就是先礼而后财的意思。先礼后财,民众就会崇尚恭敬谦让,而不会争抢的。

乡饮酒的礼仪,六十岁的人坐着,五十岁的人站着侍陪,以听候差遣支使,这是为了明确尊敬长上的。六十岁的人用三个豆器,七十岁的人用四个豆器,八十岁的人用五个豆器,九

十岁的人用六个豆器,这是为了明确敬养老人的。民众懂得了尊敬长上,敬养老人,然后就能在家里孝敬恭顺;民众在家里孝敬恭顺,在外尊敬长上、敬养老人,然后就能形成教化;形成教化以后国家就可以安定了。君子所说的孝道,不是要到家里每天观察的,民众集合在乡射礼的仪式上,教授给他们乡饮酒的礼仪,而孝敬恭顺的行为就确立了。孔子说:“我观看了乡饮酒的仪式,就知道王道是很容易推行的。”

主人亲自促请主宾和陪客,众宾客就自行随从;到了主人门外,主人拜迎主宾和陪客,而众宾客就自行进门,身份的贵贱就有所分别了。宾主三次作揖后来阶前,再三谦让后宾客登上台阶,主人拜迎宾客的到来,向宾客献酒,以酒酬宾,辞让的礼节如此繁多,对陪客就减省了。到众宾客上台阶接受拜献时,坐着祭食,站着饮酒,不用回敬主人就走下台阶,礼节的隆重和减省就有所分辨了。

在乐工进门后,登堂歌唱三章结束,主人要向他们献酒。吹笙的进门后,吹奏三章结束,主人要向他们献酒。交替歌唱三章,合奏三章结束,乐队领头通报歌唱吹奏完毕,就退出去。由一人带头举杯准备敬酬,再派人加以监督,这样就可以知道乡饮酒礼能使人和睦快乐而不失礼。主宾向主人劝酒,主人向陪客劝酒,以年龄的长幼为序,一直到负责浇水洗涮的人为止,这样就可以知道乡饮酒礼能使长幼有序而不遗漏。然后宾主下堂,脱掉鞋子,上席就坐,彼此敬酒不计杯数。饮酒的节制就是,早晨不会耽误早朝,晚上不会耽误晚朝。宾客离去时,主人拜送,使礼节全部完成,这样就可以知道乡饮酒礼能使人安乐喜庆而不混乱。

身份的贵贱分明,礼仪的隆重减省有别,和睦快乐而不失礼,长幼有序而不遗漏,安乐喜庆而不混乱,这五个方面,足以端正身心安顿国家了。自己的国家安定了,天下就会安定,所以说:“我观看了乡饮酒礼,就知道王道是很容易推行的。”

乡饮酒礼的意义就是,设立主宾以象征天,设立主人以象征地,设立陪客、乡绅以象征日月,设立三位长宾以象征房、心、尾三星;古时候制定礼仪,以天地为依据,以日月为条理,以三星为参照,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根本。

烹狗在堂的东边,是效法阳气出自东方。盥洗以台阶上,使用的水放在盥洗器皿的东边,是效法天地的东边是海。酒尊里有水酒,是教导民众不要忘本。

主宾必须面向南。东方是春天的方位,春的意思就是活动生长,生产万物的就是圣气。南方是夏天的方位,夏的意思就是壮大,庶养万物,生长万物,壮大万物,就是仁。西方是秋天的方位,秋的意思就是收获。收获万物根据时节,就是严格遵守道义。北方是冬天的方位,冬的意思就是中,中就是收藏。所以天子站立的时候,左边为圣,面向着仁,右边为义,背靠着藏。

陪客必须面向东,表示介于宾客和主人之间。主人必须处于东方,东方是春的方位,春的意思就是活动生长,生产万物。主人进行乡饮酒礼,就是生产万物以供宾客。

月亮变圆三天后就会有亏缺,三个月就成为一季。所以礼仪有三次谦让,建国必须设立三个卿。三位长宾,就是政治教化的根本,也是礼的最大依据。

射 义

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

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其节，天子以《騶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蘋》为节，士以《采芣》为节。《騶虞》者，乐官备也；《狸首》者，乐会时也；《采蘋》者，乐循法也；《采芣》者，乐不失职也。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

也。

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处，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则燕则誉。言君臣相与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则安则誉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而兵不用，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赍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觶而语。公罔之裘扬觶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耄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觶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旃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仅有存者。

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土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谷也。饭食之谓也。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再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中以辞爵者，辞养也。

【译文】

古时候诸侯举行射礼，必须先举行燕礼；卿大夫举行射礼，必须先举行乡饮酒礼。所以，燕礼是用来明确君臣的道义的，乡饮酒礼是用来明确长幼的次序的。

所以射礼，前进，后退，左右转身，都必须合乎礼仪，内心意志端正，外部身体挺直，然后拿起弓箭瞄准，拿起弓箭瞄准以后才可以谈射中目标。在这里是可以看出德行的。

射礼的节奏，天子用歌唱《騶虞》的节奏，诸侯用歌唱《狸首》的节奏，卿大夫用歌唱《采苹》的节奏，士用《采芣》的节奏。《騶虞》，是称颂百官齐备的；《狸首》，是称颂会见天子时事的；《采苹》，是称颂遵循法度的；《采芣》，是称颂不失职守的。所以天子以百官齐备为节奏，诸侯以按时会见天子为节奏，卿大夫以遵循法度为节奏，士以不失职守为节奏。所以明确各自节奏的要求，是为了不失职事，这就事功有成而德行确立。德行确立就没有暴乱的祸患了，事功有成国家就会安定。所以说，射礼，就是用来观察高尚的德行的。

所以古时候天子通过射礼来选定诸侯、卿、大夫、士。射礼,就是男子的事项,因而就用礼乐来修饰。所以诸事之中而能充分表现礼乐,又可以多次进行,并可以兴立德行的,没有比射礼更适合的了,所以圣王都加以推行。

所以古代天子规定,诸侯每年要向天子选派贡士,天子就在射宫中来考核他们。贡士中仪容体态合乎礼,行动节奏合乎乐,而射中目标多的,就可以参加祭礼。贡士中仪容体态不合乎礼,行动节奏不合乎乐,而射中目标少的,就不可以参加祭礼。多次参加祭礼的,国君会有褒奖;多次不能参加祭礼的,国君会有谴责。多次受到褒奖的就会增加封地,多次受到谴责的就会削夺封地。所以说,射礼,就是为了射成诸侯的。所以诸侯的君臣上下都尽心竭力地进行射礼,以练习礼乐。那么君臣练习礼乐而导致流亡的,是从未有过的事。

所以《诗》中说:“作为王者曾孙的诸侯,举行燕礼射礼,宾、公、卿、大夫都献过酒以后,上自大夫君子,下至庶士,无论大小莫不前来;来到国君的处所,参加燕礼、参加射礼,得到了快乐、得到了声誉。”这就是讲君臣都尽心竭力地参加射礼,练习礼乐,就会得到安乐和声誉。所以天子制定射礼,诸侯努力参加。这就是天子所以能够安抚诸侯而不必用武力,诸侯就自行推行正道的工具。

孔子在囿相的园圃举行射礼,参观的人围着像堵墙一样。射礼轮到司马,孔子让子路拿着弓箭,走出行列,对参加射礼的人说:“败军的将领、亡国的大臣、争做后嗣的人,都不得进入园圃,其余的人都可以进来。”于是,离开的人有一半,进来的人有一半。孔子又让公罔之裘和序点二人举着酒杯加以说

明，公罔之裘说：“幼年、壮年时孝敬恭顺，耆老白头时爱好礼仪，不随从不良的习俗，修养自身，至死不改，是不是这样的呢？是才能站在射位上。”于是有一半人离开，一半人站到射位上。序点又举起酒杯说：“爱好学习不知疲倦，爱好礼仪不变心志，八九十岁而能合于正道，不受迷乱，是不是这样的呢？是才能站在射位上。”于是就很少有人留下了。

射的意思就是释放，或者叫做“舍”。释放，就是各自表露自己的意志。所以心情平静，身体端正，就可以手持弓箭瞄准目标，手持弓箭瞄准目标就可以射中目标了。所以说，作为别人的父亲，就以作父亲的标准为目标；作为别人的儿子，就以作儿子的标准为目标；作为别人的君主，就以作君主的标准为目标；作为别人的臣下，就以作臣下的标准为目标。所以射箭的人，就是各自射自己的标准目标。所以天子的大射礼就叫做射侯；射侯，就是射成为诸侯。射中目标的就可以成为诸侯，射不中目标的就不能成为诸侯。

天子将要举行祭祀时，必定先在泽宫练习射箭。泽宫，就是用来选择助祭的士的。在泽宫射完以后，就在射宫里射箭，射中目标的就可以参加祭祀，射不中目标的就不能参加祭祀。不能参加祭祀的士就会受到谴责，被剥夺封地；能够参加祭祀的士就会受到褒奖，被加封土地。也就是有晋升官爵和减削封地的区别。

所以男孩出生时，就用桑木做弓，蓬草箭六支，射向天地四方。天地四方，就是男子所要经营的事项。因此，必须先有志向于所要经营的事项，然后才敢喂他。这是对饮食而言。

射箭，体现着仁的道理。射箭要求是端正自己，自己端正

以后再放箭，放箭而不中就不能埋怨战胜自己的人，而要反过来寻找自己的原因。孔子说：“君子没有所争的东西，要争一定就在射箭上吧。作揖谦让着登上射台，下来后共同饮酒，争也表现出君子的风度。”

孔子说：“射箭的人是怎样一边射箭，一边听音乐的呢？按照音乐的节奏而放箭，射出后而不偏离目标的，只有贤能的人才能这样吧。如果是不贤能的人，那他又怎么能射中呢？”

《诗》中说：“射箭向着自己的目标，以祈求免受罚酒。”祈，就是求，祈求中目标免受罚酒。酒，是用来供养老人的，是用来供养病人的；祈求射中目标以免受罚酒，也就是推辞受供养的。

燕 义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率国子而致于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

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

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礼无不答，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故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献君，君举旅行酬而后献卿，卿举旅行酬而后献大夫，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译文】

古时候，周天子的职官中有庶子官，庶子官负责管理诸侯、卿、大夫、士的众子，掌管诸子的斋戒誓令，参与他们的教学管理，区别他们的等差优劣，确定他们的位置顺序。国家有大事时，就率领诸世子谒见太子，听从任用；如果有军事行动，就发给他们车乘、铠甲，集合起队伍，安排好统领，按照军规加以管理，不受司马的指派。凡是国家的政事，诸子中未有官职的就不加任用，安排他们培养情操、学习道艺，春天集中在大学，秋天集中在射宫，考核他们的德操技艺而加以进荐或辞

退。

诸侯宴请群臣的礼仪是，国君站在堂前台阶的东南，面向南揖请臣卿靠近，臣大夫也都稍向前站，以确定位置。国君的席位在堂前台阶上面，是处于主人的位置。国君独自登上坐席，面向西独自站立，是表示没有人敢和他相匹敌的意思。

设立宾主的席位，是饮酒的礼仪。国君派掌膳食的家臣作为献酒的主人，是因为臣下不敢与国君以平等的礼节相待。不以公卿作为宾客，而以大夫为宾客，是为了避免有与国君同等的嫌疑。当宾客进入中庭时，国君就走下一级台阶揖拜，是以礼相待。

国君举起酒杯与众宾客相互敬酒，以及国君向臣下赐酒时，宾客臣下都要走到堂下，两拜叩头到地，以表明做臣下的礼节。国君要答拜，礼没有不答射的，以表明做君上的礼节。臣下竭尽能力才干为国立功，君上必须以爵位、俸禄作为回报，所以臣下都努力竭尽能力材干为国立功，因而国家安定国君安心。礼没有不答谢的，就是说君上是不会白从臣下那里获取利益的。君上必须申明正道来领导民众，民众遵从正道而有所收获，然后国家就收取十分之一的赋税，所以才会君主财用充足而民众不至匮乏。因而上下就和睦亲爱而不相怨恨。和睦安定，是礼的作用。这是君臣上下的正道所在。所以说，宴饮的礼仪就是用来明确君臣的道义的。

席位的排列：小卿次于上卿，大夫次于小卿，士和庶子依次在台阶下面就位。先向国君献酒，国君举杯向众臣敬酒；然后向卿献酒，卿举杯向众人敬酒；然后向大夫献酒，大夫举杯向众人敬酒；然后向士献酒，士举杯向众人敬酒；然后向庶子

献酒。俎、豆的祭器，祭牲的牲体，进献的食品，都有等级差别，是用来表明身份贵贱的。

聘 义

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劳，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而庙受，北面拜颡，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让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

卿为上宾，大夫为承宾，士为绍宾。君亲礼宾，宾私面、私觐、致饔飧、还圭璋、贿赠、飧食燕，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

故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飧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

主国待客，出入三积，饩客于舍，五牢之具陈于内，米三十车，禾三十车，刍薪倍禾，皆陈于外，乘禽日五双，群介皆有饩牢，一食再飧，燕与时赐无数，所以厚重礼也。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尽之于礼，则内

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诸侯务焉尔。

聘射之礼，至大礼也。质明而始行事，日几中而后礼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饮也；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齐庄正齐，而不敢解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刑罚行于国，所诛者乱人也。如此，则民顺治而国安也。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诶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译文】

凡举行聘礼，上公有七个助手，侯伯有五个助手，子男有三个助手，这是表明贵贱尊卑的。助手逐一传达君命。君子对

自己所尊敬的人不敢正面相对,这就是恭敬的极至了。在宾客谦让三次后就传达君命,再谦让三次然后进入庙门,作揖三次然后走到阶前,谦让三次然后登上庙堂,这是致以尊敬谦让的。

主君派士在国境迎接来宾,大夫在郊野慰劳来宾,主君在大门内亲自拜迎,而在庙堂接受拜见,面朝北拜收来宾带的礼物,拜谢受聘君之命前来的盛意,这是致以尊敬的。尊敬谦让,是君子相互交往接见所必需的。所以诸侯相互交往接见都做到尊敬谦让,就不会相互侵害欺凌的。

接待来宾,卿做上宾,大夫做承宾,士做绍宾。主君亲自礼遇来宾,来宾则以私人的名义会见主国的卿大夫、进见主国的君主;主国则送去肉类、牲口,退还做信物的圭璋,再加以馈赠,举行酒食宴会,这是表明宾客君臣的道义的。

所以天子建立制度,诸侯每年互行小型的聘问礼,每三年互行大型的聘问礼,相互以礼义相勉励。行聘的使者在礼节上有失误,主君就不亲自举行飧食礼来接待,是要使使者感到愧疚。诸侯相互以礼义相勉励,就会外部不相侵害,内部不相欺凌。这就是天子所以能够安抚诸侯,不必用武力而诸侯就自行正道的工具。

用圭璋进行聘问,就是重视礼。聘问结束而退还圭璋,这就是轻视财物而重视礼义的意思。诸侯以轻视财物重视礼义相互勉励,民众就会奉行谦让了。

主国对待宾客,出境入境都送予三次充足的物品,牲口就送到宾客的馆舍,把五种牺牲祭品摆放在宾馆的门内;还有米三十车,禾谷三十车,草料六十车,都摆放在门外;每天送禽类

五对；众陪同也都享有牲口和肉类；还举行一次食礼，两次飨礼，燕礼和随时的赐予没有定数，这就是以丰厚表示重视礼的。古时候动用财物不能每每如此，然而动用财物如此丰厚的，就是表示尽量把财物用在礼仪上的。尽量把财物用在礼义上，就会使内部君臣不相欺陵，而外部不相侵害，所以天子制定规则而诸侯加以施行。

聘礼、射礼的礼仪是最重大的礼仪，天色刚亮就开始行礼，太阳快到正午以后仪式才完成，不是坚强有力的人是不能进行的。所以坚强有力的人在进行仪式时，有清酒，人口渴也不敢饮用；有肉干，人腹饥也不敢食用，天近暮色人感疲倦，仍庄严整齐而不敢懈怠，从而完成礼节，使君臣正位、父子亲爱、长幼和睦。这是众人所难以做到的，而君子能够做到，所以就称君子为“有行。”有行就是有义，有义就是勇敢。所以，以勇敢为可贵的，就可贵在能够树立正义；以树立正义为可贵的，就可贵在有行；以有行为可贵的，就可贵在能够实行礼仪。所以，以勇敢为可贵的，就可贵在敢于实行礼义。所以勇敢而强有力的人，天下没有大事就使用他们在礼义方面，天下有大事就使用他们在战胜敌人方面。用在战胜敌人方面就会天下无敌，用在推行礼义方面就能天下大治。外部没有敌人，内部安定大治，这就叫做盛德。所以圣王就是这样地看重勇敢而坚强有力的人的。勇敢、坚强有力而不用在推行礼义、战胜敌人方面，而用在争斗方面，就叫做乱人。刑罚在国内实行，所诛杀的就是乱人。这样，就会使民众顺从统治而国家安定。

子贡向孔子请教说：“请问君子贵重玉而轻贱似玉的美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玉很少而美石很多吗？”孔子说：“并

不是因为美石多所以才轻贱美石、玉少所以才贵重玉的。是因为从前君子把德性和玉相配比的，玉的温润而光泽，就是仁；玉的致密坚实，就是智。玉的棱角方正而不伤人，就是义；玉的沉重欲坠，就是礼；玉的敲击，声音清越悠长，终了戛然而止，就是乐；玉的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就是忠；玉的色彩四溢，就是信；玉的气质如白虹，就是天；玉的精神体现在山川，就是地；玉制的圭璋用于礼仪，就是德；天下没有不贵重玉的，就是道。《诗》中说：‘想念那位君子，他的温柔如玉。’所以君子就很贵重玉。”

丧服四制

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夫礼，吉凶异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制，变而从宜，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知也。仁义礼知，人道具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亦斩衰三年，以义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日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丧不过三年，苴衰不补，坟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受同。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为母齐衰期者，见无二尊也。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备，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执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秃者不髻，伛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权制者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书》曰：“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贤王也。继世即位而慈良于丧，当此之时，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故善之。善之，故载之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此之谓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谓臣下也。

礼，斩衰之丧，唯而不对；齐衰之丧，对而不言；大功之丧，言而不议；缌小功之丧，议而不及乐。

父母之丧，衰冠绳纆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比终兹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礼以治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贞妇，皆可得而察焉。

【译文】

礼的要礼，是依据天地，取法四时，效法阴阳，顺当人情，所以就叫做礼。凡抵毁礼的人，是不知道礼产生的原因的。作为礼，吉礼凶礼有不同的形式，不能相互错乱，这是取法阴阳的。丧礼有四种服制，变化随着时宜，这是取法四时的。礼仪中有恩情、有理性、有节制、有变通，这是取法人情的。恩情就是仁，理性就是义，节制就是礼，变通就是智。仁、义、理、智，就是人道的完备体现。

对恩情深厚的人就穿重丧服，所以为父亲就穿斩衰丧服、丧期三年，是根据恩情来确定的。家内的丧事恩情重于义理，家外的丧事义理节制恩情。按照对待父亲的礼仪来对待君主，恭敬态度是相同的。敬重尊贵的人，是义的主要表现。所以为君主也是穿斩衰丧服，丧期三年，这是根据道义而确定的。

（父母的丧事）三日后才能进食，三个月后才能洗头，一周年时要举行练祭，形容消瘦而不要毁坏性命，不要为了死者而伤害活着的人。丧服不过三年，粗麻丧服不再加以缝补，坟墓不再培土，在祥祭的日子弹奏素琴，告诉众人哀痛有终止了。这是依据节制的原则来确定的。

按照对待父亲的礼仪来对待母亲，亲爱的感情相同。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帝王，一国没有两个君主，一家没有两个尊长，都是以一统来确定的。所以父亲健在的就为母亲穿齐衰丧服，丧期一年，以体现没有两个尊长。

丧杖是做什么用的呢？是表示爵位的。天子诸侯的丧事，三日授给世子丧杖，五日授给大夫丧杖，七日授给士丧杖。或者说是借以表示丧主的地位，或者说是用来扶持丧主病体的。未笄女子和未冠男子不用丧杖，因为他们不会哀痛致病的，备有百官、拥有百物、不用发话事情就有人办理的人居丧时，要有人扶持着起坐。必须发话事情才有办理的人居丧时，要拄着丧杖起坐。必须亲自办事情才能实行的人居丧时，要做到面带尘垢的哀容才行。秃发的妇人就不留发髻，驼背的就不袒露臂膀，跛足的人就不踊跳，老人、病人就不禁止饮酒吃肉。这八种规定，都是有所变通而制定的。

亲人刚死，三日内要不停地哭丧，三个月内哭祭不懈，到周年时，早晚哭悼以示悲哀；三年时，哀痛就哭悼以示忧伤；这就是感情逐渐减弱的表现。圣人根据感情的逐渐减弱而制定礼节，所以丧期是以三年为限，贤敬的人不得超过，不贤敬的人不能不达到。这是丧礼的折中形式，君王所常常实行的。《尚书》上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讲话。”这是称赞他的。君王没有不遵行这种礼仪的，为什么唯独称赞他呢？回答说：高宗，就是武丁，武丁，就是殷代的贤明君王。他继承王位后，对先人的丧事很恭敬贤良。在这个时候，殷朝从衰落转为复兴，礼仪由荒废转为恢复，所以要称赞他。称赞他，所以记载在史书中就很推崇他，因此称他为高宗。三年的丧期中，君王不曾讲话。《尚书》上说：“高宗守丧，三年不讲话。”就是讲的这件事。但是说“讲话而不文饰”，指的就是作为臣下的人。

按照礼，穿着斩衰丧服的丧事，只应声而不答话；穿着齐

衰丧服的丧事，答话而不先讲话；穿着大功丧服的丧事，讲话而不议论；穿着丝麻、小功丧服的丧事，议论而不谈及快乐的事。

在父母的丧事上，要戴斩衰丧冠，垂着冠缨，穿草编丧鞋，三日后才能吃粥，三个月后才能洗头，周年满十三个月就戴练冠，举行练祭，三年时就举行祥祭。逐一完成三个阶段礼仪的（孝子）是仁爱的人，就可以看出他的爱心，是聪明的人就可以看出他的理智，是强毅的人就可以看出他的意志。用礼来加以约束，用义来加以纠正，孝子、良悌、贞妇，都可以从中考察出来。